

爱情
理想
智谋
命运

勇气
血与火
家与国

李雷 杨雪燕 著

再现红军唯一女将坎坷一生的力作
百年中国史不该被遗忘的巾帼传奇

张琴秋传

花开花落，无街女将的美与痛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入围作品

10年撰著 一生传奇 鲜为人知的革命爱情
扼腕断肠的美与痛
道尽红军唯一女将一生的奋斗与沧桑

一部迟来十年的倾心之作



目 录

引子

第一章

为了保存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机密，张琴秋只能向周总理办公室求救	/003
已有人轻生而去。小车司机对她说：往后，我恐怕是再也不能给您开车了	/009
她那笔记本的毛主席肖像上方有八个大字：夜郎自大，好大喜功	/012

第二章

乖巧聪慧，两岁过目即成诵；成人之日，岂能闺中为秀娘	/016
初识茅盾，爱上了与茅盾长相很相像的一个人	/022
感受向警予。相识刘少奇。嫁给沈泽民	/028

第三章

新婚燕尔，温柔之别。从上海奔向莫斯科	/035
结识秦邦宪、王明、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	
留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阴影	/041
“失踪”五年间，父母谢世。回到祖国时，女儿留在了莫斯科	/045

第四章

王明利用米夫的支持改组中共中央。她和丈夫被派往鄂豫皖	/050
旷继勋、曾中生被张国焘免职，徐向前、陈昌浩接替了	

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	/054
眼见红军名将许继慎惨死在张国焘的马鞭下，她痛苦地捂住了双眸	/059
张国焘落入蒋介石的“口袋”。村道上，	
徐向前默默注视着英姿飒爽的张琴秋	/062
沦陷的苏区遭到血洗，她没能说服丈夫沈泽民一同撤离。	
别离的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天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	/067

第五章

红四方面军向何处去？她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准备	
向中央“告状”的事透露给陈昌浩	/073
新上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只能在梦里牵挂着丈夫和女儿玛娅	/07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张琴秋虽然缺席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081
“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盛传一时，	
街头“龙门阵”里的张琴秋像妖，又像神	/085
秋后算账，张琴秋很快被撤销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091
陈昌浩的出现让她感到意外。巨大的不幸把她还原成一个柔弱的女人	/095

第六章

最后一口粮食送给红军，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的妻子饿死在乞讨路上	/097
徐海东只穿一条裤衩率兵击敌一个旅。	
沈泽民一骨碌从担架上翻了下来，非要等到徐海东再一块上路	/101
沈泽民死前喃喃道：张国焘带走了红军主力，也带走了我的安娜	/104

第七章

“向陈昌浩告密，出卖革命同志”，一个重大的疑点留在了个人历史上	/109
担任红军妇女独立团团团长，激战杂谷脑，受到总部嘉奖	/117
红军大会师后，张国焘忽然提出了领导权问题。	

张国焘接替周恩来担任了红军总政委	/121
南下？北上？毛泽东致电张国焘：	
“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125
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连夜北上。陈昌浩对着话筒	
重复徐向前的话：“不能打，听见没有？无论如何，不能打！”	/127
张国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	
还对刘伯承怒吼：要不是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把你杀了	/129
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中央的决定。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	
美丽迷人的草地，随时都在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	/133
陈昌浩年轻英俊、有勇有谋，张琴秋文武兼备、秀媚多姿，	
他俩的结合在红四方面军传为美谈	/137

第八章

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被国民党重兵截断了首尾。	
黄河之西的部队组成了军政委员会，红军的历史上从此就有了一个西路军	/140
红五军在高台失利，3800名战士捐躯沙场，	
军长董振堂的首级被敌人悬挂在高台城头	/145
她和陈昌浩爱情的结晶，在漫天遍野的厮杀声中降生，	
然而，坠地时就没有一声啼哭	/150
警卫员帮陈昌浩和徐向前换上便装，她眼含泪水目送他们消失在夜幕中	/154
两万多鏖战的西路军打得只剩下不到2000人。	
师长熊厚发被马匪绑在填了炮弹的炮口上，壮烈殉身	/157
她谢绝了苏井观和李先念的好意。	
刘伯承当众宣读一封由西路军发来的电报，会场上一片呜咽声	/160

第九章

王树声一路乞讨，终于过了黄河。张琴秋身处绝境，	
抬起冰冷的枪口抵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162
马匪蜂拥而上。张琴秋和孔繁彬被押往甘州——那是杀害红军的屠场	/166

她从容不迫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叫苟秀英，当伙夫的	/169
每到天黑，都有女战士被强行掳走，	
第二天早上被拖回来时衣破发乱，奄奄一息	/172
敌人对被俘的红军凶残杀戮，但没料到，	
一心要找的张琴秋就是眼皮底下这个“做饭的”	/175
马步芳惊喜异常，急忙下令，要像过筛子那样排查出陈昌浩的夫人	/177

第十章

一场恶战，西路军前进剧团幸存的四十余人被俘。	
马步芳用被俘者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新剧团”	/180
党文秀拉起张琴秋大声说：苟大姐，走吧，我们走吧	/185
得到马步芳赏赐的军官接二连三地前来领人。	
赵仰天提着鞭子，在被相中的女俘面前走着、晃着	/189
为了掩护张琴秋的安全，虎穴里冒出了一对假夫妻	/195
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她一下认出了隐姓埋名的张琴秋	/200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惨杀，大伙儿更为张琴秋担忧。	
假夫妻真离别，从此人各天涯	/204

第十一章

周恩来暗中营救西路军被俘同志，张琴秋见到了护送九世班禅进藏的特使随员	/207
马步芳目送着李晓钟打马而去，张琴秋从他的眼皮下脱出虎口。	
黄光秀失言，被马步芳秘密杀害	/212
李晓钟神秘失踪显原形，张琴秋致信肖克求救	/218
周恩来说，终于找到你们了！叶剑英悄悄塞给了张琴秋一张纸条	/221

第十二章

总算回到了延安，张琴秋最难洗刷的是向张国焘“告密”之嫌	/225
王明总抱以怀疑的眼光，时时提防着努力工作的张琴秋	/229

陈昌浩对延安没有什么留恋，别时只留给她一句“多保重” /234

陈昌浩的发妻寻到延安，张琴秋与她结下了深情厚谊 /236

她一身红妆和稻草人演了一场精彩的交谊舞。

与茅盾一家延安相逢，她禁不住热泪横流 /239

得到陈昌浩与波兰籍女子同居的消息，

这个从刀刃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刚强女人，有一种被深深伤害的难言的痛楚 /242

中央批准了她与陈昌浩的离婚申请。她提醒自己，

婚姻爱情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 /244

第十三章

“两个老家伙，一对新夫妻”，第三次婚姻来之不易，

周恩来、邓颖超特意请他们吃饭 /247

苦闷中想起了王泉媛。毛泽东带头鼓掌赞赏傅钟的发言，

让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252

茅盾夫妇痛失爱女，张琴秋无法原谅自己的失误，

向周恩来请求处分 /259

第十四章

刘少奇见到她非常高兴，当年认识时，

张琴秋还是个热情洋溢的学生。刘少奇说，这些年有点对不起 /266

她问玛娅，你怨恨妈妈吗？母女俩坚信，再相会之日为期不远 /269

开国大典，走向天安门的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张琴秋。

她是共和国第一位女副部长 /272

第十五章

陈明义将军代表西藏军区向张琴秋行了一个军礼 /274

苏井观和张琴秋有了一个难得的六口之家，

这是今生今世弥足珍贵的幸福时光 /277

第十六章

“沈泽民同志之墓”，单是这“同志”两个字，就使她热泪涟涟，泣不成声/280
苏井观被确认患上绝症的那些日子，每时每刻她都承受着心似刀剐的痛苦 /282
历经13年异域风霜的陈昌浩向她道歉：“琴秋，
我对不起你！”天下大乱，陈昌浩自觉地结束了生命 /285

第十七章

张琴秋步履有点蹒跚，将她逼上绝崖的岂止是笔记本上那八个字 /287
怎么办？流水落花春去也。翌日凌晨，张琴秋没有了 /293
玛娅在绝命书中写道：“反正这样坚持真理而死比虚伪地活着好！”
母女俩是一样的刚烈 /296

第十八章

“愿她在天有灵，保佑我们大家吧！”
杜师傅说的话让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 /299
张琴秋逝世11年后，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由79岁的徐向前主持，83岁的茅盾为她送行 /302

后记

引 子

天搓瑞雪兮琼花飞舞，地拥银山兮壮马骏奔。

一百年间，钱塘大潮轮回了一百次。每一次都是那么气势恢宏不可抗御，每一次又是那么真切缠绵情意缱绻，一如人的生命，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饱尝情感和苦难。所不同的是，人类的生命没有轮回，后人对于前人，只能寄期望于退潮后的沙滩，从沙痕里寻觅曾经有过的坎坷与神秘奇迹和短暂的灿烂。

张琴秋三岁那年，与她隔钱塘而居的女侠秋瑾，在一个尚未破晓的凌晨，身着一袭染血白衫，被斩杀于绍兴的古轩亭口。生于桐乡石门镇上的张琴秋，仿佛是缘着秋瑾的足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第一章

○ 为了保存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机密，张琴秋只能向周总理办公室求救

1966年的初夏，上海。

天气有些沉闷，仿佛快下雨的样子。身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正在纺织机械厂领导着搞“四清”，突然接到部党组的紧急通知，要她立刻返京。凭以往的经验，她预料到北京方面一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临行前，她召集机械厂领导开了一个会议，对“四清”工作做了一些安排，便匆匆上了火车。

头发花白的张琴秋坐在软卧车厢里，透过车窗望着窗外，可无心欣赏飞掠而过的秀丽的景色，她一直判断不清的是，部里召她紧急回京，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这样的，党中央的工作暂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一路去视察江南。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公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国内的局势一下子就有些乱起来。为稳住局面，集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领导，刘少奇在中央主持召开了有关会议，在邓小平等人的倡议支持下，决定还是采取由上到下派驻工作组的办法，这是党的一贯做法，多次都被证明是积极有效的。

纺织工业部党组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还是委派党组书记张琴秋带领工作组，深入到该部下属的北京纺织科学研究院去。

张琴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从上海召回北京的。纺织工业部党组认为，北京科研院所情况比较复杂，知识分子成堆，问题也相对比较棘手，张琴秋是纺织工业部的老领导，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又一直分管生产和技术工作，对知识分子熟悉了解，由她带领工作组下去，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张琴秋下了火车，马不停蹄直奔部里。她静静地听完部长的安排。对部里的安排，她没表示异议。尽管她已有很长时间没在办公室里坐一坐了，总是在下面各地跑来跑去，不过，她感到很充实，也很乐意。就这样，张琴秋来到了纺织部所属的北京科学研究所。

到了这个单位，张琴秋并不急于表态，而是从认真听取汇报、了解分析各方面情况入手。经过一个阶段细致的工作，头绪清楚多了，她认为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尽快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及时向部党组作了汇报，并负责做好解释工作，取得群众的谅解。张琴秋没有架子，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日子一长，大家有什么问题都乐意跟她谈，科研所里稳定多了。张琴秋也感到以往的工作之所以有些地方群众不满意，是由于一些政策没有能够做到对大多数人设身处地，这是非常有必要在下一步工作中予以克服和纠正的。

正在工作组的工作越来越顺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形势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刘少奇被莫名其妙地从党内“揪”了出来，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广大群众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上街游行，义愤填膺。顺理成章，刘少奇所派工作组的做法突然间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科研所里一下子沸腾了，有人公开提出让工作组滚出去。张琴秋毫无精神准备，一夜之间又不由分说地被推到了无产阶级对立面。

群众运动汹涌澎湃。根本来不及思考，张琴秋的家就被抄了，而且抄了不止一次。一拨一拨的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来到她家，那阵势，像要挖地三尺。现金和存折拿走了，一共一万多元。衣物、家具、一些日用品也被搬了出去，还有书籍、日记、工作笔记以及私人信件。

张琴秋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场洗劫，不亢不卑，不言不语。漫长的革命生涯使她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党内一系列的斗争，从而也锻炼了她丰富而沉着的党内斗争经验。她任由造反派们当着她的面把她家翻腾得一无是处乱七八糟，对拿走的

现钱、存折以及衣物都表现得很漠然，在她眼里，那些东西有亦可，无亦可，并不值什么。造反派们一个个都像嗅觉灵敏的猎犬，你越是阻止他们干什么，他们越会表现得坚决和彻底。张琴秋心里了解这一点，所以对从她家拿走的东西，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惋惜，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不值得惋惜，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物哪一样不是身外之物？然而，当造反派又试图把一些资料也像其他东西一样搬走的时候，张琴秋却挺身而出，横住身子挡在造反派面前。声音不高，语气却强硬：这些东西你们不能动！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以徐向前元帅为主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张琴秋是指定的委员会成员。这些年，她努力回忆、搜集和整理了这些资料，她觉得这件事情她应该做，有责任尽可能地把红四方面军的真实留下来。在她看来，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无疑也是党史和军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她还没有交给中央军委之前，任何人都无权处置。可造反派们不那么想，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天王老子，他们行将主宰天下，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能逃脱得了他们的掌心？张琴秋据理力争，拿出了威严，说道：这牵涉到军事秘密，不是谁想看就能看、谁想拿走就能拿得走的！

一个造反派头头冷笑了一声，说，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红四方面军又怎么啦，不就是张国焘的队伍嘛！那这些玩意儿就是你们的变天账、黑材料。你霸住这些东西想干什么？是不是还想替张国焘翻案？！

张琴秋无意与他们纠缠，但她却不容许任何人从这里把材料拿走，倘是拿走，那将是她最大的失职。别看她已是满头华发的老太婆，但她挺身于那些材料前，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这令造反派们十分气恼。还是那个小头头说，你难道还以为这会成为你的光荣吗？这是历史罪恶！谁不知道红四方面军是和中央红军唱对台戏的，张国焘就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落下个遗臭万年的下场，你张琴秋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还得要好好查一查呢。

张琴秋跟他们有理说不清，也不想多费口舌争辩什么。而造反派急于快刀斩乱麻，好去向他们的上司报功。张琴秋被强行推到了一边，眼看着有可能保护不了这些材料的时候，她不得不向周总理办公室发出了求救信号，她诚恳地说，搞文化大革命，我没有意见，抄我的家，我也可以忍受，但红四方面军的材料，坚决不能外泄！在战史没有写成之前，我必须向中央军委负责，向徐向前元帅负

责！总理办公室过问了这件事。造反派不得已，答应在三天之内将材料送交国务院。

可三天72小时，不仅足够把这些材料翻检一遍，造反派还别有用心地作了一些断章取义的摘录。当时的中央，除了国务院，还有一个文革小组，造反派在把材料交给国务院的同时，又把摘录的那一部分送给了文革小组。这些情况，张琴秋并不知晓，但她却感觉到了，文革小组分明是造反派的后盾，这个小组显然已将自己凌驾于国务院之上了。

没过几天，在中共中央某个机关大院里，果然出现了一张揭发批判张琴秋政治历史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被转抄到了纺织工业部以及该部驻京直属单位，赫然的大字再加上猩红的渲染，张琴秋的历史仿佛就被掀开了一角。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掀开了纺织工业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别看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多年，但对她的历史，人们并不清楚，刺目的大字报使许多人都大吃一惊，别看张部长这个个头儿不高、其貌不扬的老太婆，居然还会骑马、打仗，而且还带过兵！

确实，张琴秋普普通通的外表一直遮盖着她大半生的传奇经历，人们更不曾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儿的老太婆，在几十年的革命风雨中，曾先后在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毛泽东以及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与党内著名人物博古、朱德、周恩来、徐向前他们都有过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接触，她自己也曾驰骋疆场，赫赫有名，是革命队伍中屈指可数的女将领。

对于自己的历史，张琴秋很坦然，她也去转着看了看贴出的大字报，回来后对她的秘书铁英萼说，老铁，你和我在一起工作了许多年，我从来也没向你谈到过我的历史，这不是保密，而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都是过去了的事情嘛。现在赶上了这场运动，要重新审查我的历史，我就说给你听听吧。一方面，你对我也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请你帮我分析分析，提高我对自己过去的认识。

铁英萼却坚决地摇着头，说，不，张部长，您千万不要对我说什么。现在他们都已经说我是保皇派了。不检举揭发你的问题，我是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没什么可检举的。但是，如果您一旦对我说了，我不是就知道了吗？那样的话，对您、对我都不利，也许会给您惹来更多麻烦的。您还是一如既往，不要对我说

罢。张琴秋理解铁英萼的好心，她和蔼地笑了，铁英萼报以苦笑，彼此算是一种特殊的交流。

进驻到纺织工业部的首席军代表已经签发了查阅张琴秋人事档案的报告，张琴秋专案组也成立起来。专案组立即就在从张琴秋家抄来的私人信件里获得了重大突破。所谓突破，是丈夫苏井观当年在世时写给张琴秋的一封信，信里提到在西柏坡附近见到了朱老总、康克清、刘少奇和傅钟、安子文等，说他们在攀谈中提到了张琴秋。而且刘少奇说，这几年对琴秋不起，没有给她固定的工作，有些同志以为四方面军的错误（不是全部）要由她负责，她怎么能负这个责！信中还说，少奇同志说了，琴秋同志在我们党内女同志中是很能够做工作的，以后要给她一定的任务。苏井观的这封信距离现在已经18年过去了，当时张琴秋心里着实有过一番感动。解放后她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的领导职务，她很感激党中央的关怀，唯一的报答就是下决心把工作做好。苏井观去世后，张琴秋就把他曾经写给她的一共50多封信件小心翼翼地捆扎起来，束之高阁，不是为了忘却，而是要把彼此间的相亲相爱持久地保存起来。没想到，这爱神的羽箭，眼下却被人涂抹上一层毒汁，弯弓反射，射向了张琴秋的灵魂。

纺织工业部机关一时气氛肃杀，人人噤若寒蝉，墙上到处刷满了巨型标语：

张琴秋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得力干将！

张琴秋是刘少奇在纺织工业部的忠实代理人！

坚决打倒大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张琴秋，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张琴秋被粗暴地一次次推到批斗会上去。

专案组成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在他们对部里一些老革命的分析排队中凭直觉感到张琴秋最有搞头。他们抑制不住热血沸腾，激情满怀，什么事情都敢想，什么话都敢说。批斗会上，他们带头高呼一阵口号之后，当众问了张琴秋一个令她哭笑不得的问题：你和刘少奇是什么关系？接下来便是一片声讨。造反派纷纷上阵，既像是要向群众交底，又像是质问张琴秋本人：张琴秋，你早期追随王明，随后又追随张国焘，可见你也是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分子，这其中有着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当年西路军战败河西，那么多女战士舍身保洁，牺

牲了生命，你当时在女兵里是个最大的官，怎么就能毫发未损？张琴秋，老实交待，你是凭什么苟且偷生，保全了自己的这条狗命的？

张琴秋，你明明是地主出身，偏说自己是破落地主，什么叫破落地主？说说你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的？混进来的居心何在？

张琴秋还是个坏女人，她生活腐朽，作风轻浮，革命战争年代那么艰苦的环境，多少人流血和牺牲，她居然先后嫁了三个男人……一个女人连嫁三个男人，这不是典型的破鞋是什么！

此时的张琴秋已年过花甲，她看着台上台下批斗她的那些人，一个个对她义愤填膺地挥舞着拳头，表露出对她的极大愤慨和厌恶，她只有保持着沉默，许多问题，她感到无从说起。对于这般岁数的年轻人，她感到自己生活的年代和他们相距得实在太久远，那么一时半会儿她又如何能说清楚自己？她只能说自己经历得太多，历史上的事情太复杂。这样一想，她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很慈祥的感情来，她甚至想招呼这些造反派们一声“孩子们”。她从和他们差不多年岁就走上革命道路，几十年来腥风血雨，有过付出，有过伤痛，有过牺牲，也有过委屈，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幸还是不幸，让后人去评说吧，她不愿对“孩子们”作任何叙述，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场合？

可是没有谁能准确揣度到张琴秋此时此刻的心理，她缄口不语的态度，只能更加激怒视她为敌的那些人们，接下来便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口号声：

张琴秋必须老实交待！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 已有人轻生而去。小车司机对她说：往后，我恐怕是再也不能给您开车了

张琴秋的小车被停了，只能坐公共汽车上班，于是她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去买了一张月票。工作内容也完全不同于原来。早上，先打扫厕所和走廊卫生，然后写交待材料。下午，时不时会有批斗会，她必须随时和群众见面，接受批斗，随叫随到。那种场合，少不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和方式，她必须接受和忍耐。

战伯勤是张琴秋的小车司机，给张琴秋开车多年，并负责她的安全保卫。自从张琴秋被剥夺了坐车的权利，战伯勤也就无所事事了。并不清闲的是，总有人要让他检举、揭发张琴秋，这使战伯勤的心情很郁闷，有一种怅惘若失的感觉，怎么也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他寻思过来寻思过去，怎么思量，张部长都不像是个坏人。

张琴秋的处境对他刺激也很深，怎么说也是个堂堂副部长啊，居然被整得天天扫厕所，不是批，就是斗。那些大字报，也不知道从哪里翻弄出来的是非，每天都有你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他给张部长开车多年，还真不知道张部长有那么深的资历。仔细想想，出生入死，革命那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现在怎么被搞成这样。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每次批斗，又挂牌子，又架“飞机”，真是太缺德了！他已经看出来了，那些造反派是唯恐天下不乱，心术不正，要置张部长于死地，可张部长不是坏人，不能称了那些人的心。于是他很想找机会跟张部长说一句话，要她多保重，甭管遇上什么，都要想开点。人这一辈子，风风雨雨，什么事遇不上呢？天塌下来地接着，要自己宽待自己。可是战伯勤根本没法儿跟张部长说话，机会倒有，在机关里还时常能见着，可张部长生怕连累别人，特别是她以前的部下，见了面，漠然得就跟不认识似的，马上就闪开了，这使战伯勤心里更加难受。他晓得张部长的心思，可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不久，战伯勤就病倒了。

张琴秋得知战伯勤得病的消息，是在他已经做了手术以后。听说战伯勤得的

是癌症，这使张琴秋非常震惊，也非常痛心，因为她知道癌症对于人的折磨与伤痛，她一定要去看望战伯勤。

战伯勤已经出了医院，回家“静养”了。张琴秋只有选择晚上。她不顾自己被一天的批斗搞得困乏疲惫的身体，由女儿张克宁陪同着。起先，女儿不同意张琴秋去，因为她看到母亲脸色灰黄，腿脚浮肿，她劝说母亲改天再去。张琴秋也不加分辩，拄着拐棍往外便走。张克宁知道母亲的脾气，赶忙跟在她身后。

战伯勤的家在北京东郊，中途要倒几次车。女儿乘机规劝时，张琴秋说，那有什么，我有月票！

躺在床上的战伯勤怎么也没想到张琴秋会大老远地跑了来，当他毫不怀疑站在床前的就是张琴秋时，他叫了一声“张部长”，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张琴秋示意他不要动，自己在战伯勤床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从什么时候得病什么时候发现一直到治疗手段和手术后的恢复，她从根到梢都问得非常仔细。战伯勤一一作了缓慢的回答，显得精神倦怠。张琴秋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对他说，病也没什么可怕，人在世上，谁也不想得病，可既然得了，也不用害怕，最要紧的是精神不能垮，疾病和其他一切困扰人的东西一样，你不战胜它，它就要来战胜你。老战，你要坚强些。

战伯勤点点头，说，我没什么，张部长，大不了是个死，人迟早都会有这一天的。这一点，我看得淡，也早想通了。可是……您要多保重，一定要想开点，这是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的一句话。您看咱们那一位张部长，也是多好的一个人，却去得不明不白，多让人惋惜啊。

战伯勤说的是张永清，纺织工业部当时的另一位副部长，也是一位老党员、老干部，比张琴秋年轻。搞“四清”时和张琴秋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冲击，被逼得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先后在六家宾馆藏过身，他实在是身心疲惫之极。那一天，又通知他，北京某学院的红卫兵要来见他。他是忍受够了批斗会上“坐飞机”、向群众180度低头认罪的种类屈辱，他越想就越感到心寒齿冷，有谁能来解救他呢？部里的每一个部长都是泥菩萨过河，人人自危。不知道张部长最后又想了些什么，总之他把生命交付给了安眠药片。被家人发现的时候，没等送到医院，就魂归西天了。

张琴秋当然不会忘记张部长离去的惨景，张部长的爱人曾俯在张琴秋的怀里

孩子一般放声痛哭。张琴秋淡淡一笑，对战伯勤说，老战，这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我都不会轻生的。

战伯勤连连地点头，这就好，这就好，我也就放心了。

张琴秋还一再感谢战伯勤这些年为她所做的工作。战伯勤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好司机，开车讲究安全，而在张琴秋需要步行的时候，他总是不离左右，忠诚地执行着保卫职能。张琴秋曾说没必要那样。战伯勤却很认真，说那可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有他在，就不能让张部长出半点儿差池。这会儿见张琴秋总是谢他，他反倒伤感起来，说，那有什么呢，张部长。别看大字报上把您说成这样那样的，我压根儿就不信。您是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我能为您这样的人开车，心里感到舒畅。特别是我这病了以后，就更加怀念以前的那些日子。只是……再往后去，我恐怕是再也不能给您开车了……战伯勤说到这里，神色有些黯然，声音也低了。

老战，刚才你不是还劝我凡事要想开点儿吗？你有病，我遭难，我们都一样，都要坚强起来。你的病和我的问题都是暂时的，我们都不要灰心，要有信心迎来光明。

张克宁在一旁听着张琴秋和战师傅的对话，她真很难相信，母亲到了如此地步，居然还有如此的胸怀。母亲每次在被批斗以后，身体和心灵都遭受到无情的伤害，什么侮辱她的话都有，她的头发常常被推搡得披散下来，衣服也是又脏又皱。但即使那样，她回到家对自己稍加整理后，还有心思坐下来学习最新指示，背诵“老三篇”。其实，母亲比以前瘦多了，也老多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脸上突现出来的一道道皱纹使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沧桑感和苦难感，但她自己仿佛丝毫也没有感到。

从战伯勤家出来，张琴秋对张克宁说，以后要替我多来看看战师傅。张克宁点点头，但没有思忖这句话后边更深的含意。后来张琴秋的自由受到了越来越苛刻的限制，张克宁才意识到张琴秋的嘱咐似乎有着某种预感。

癌症终于夺去了战伯勤的生命，张琴秋的痛苦在于没有被允许参加战伯勤的追悼会。张琴秋再三请求过，说战伯勤是她的老部下，她如果不去送一送，感情上不能得到安宁。专案组的人一阵冷笑，认为她这是利用机会笼络人心。这种刺激要比挨批挨斗更令她痛苦寒心，张琴秋禁不住一阵颤抖，双手掩面，失声痛哭……第一次见到张琴秋这样痛苦，专案组的人一下竟呆住了。

○ 她那笔记本的毛主席肖像上方有八个大字：夜郎自大，好大喜功

1968年4月，张琴秋照例买了一张月票，而这张月票只用了三天。到第四天，也就是4月4日，张琴秋就被实行“监护”，实际上就是被关押起来，不允许回家了，于是这张几乎还是崭新的月票，后来就被陈列在张琴秋的家乡——桐乡县烈士纪念馆里。

张琴秋的案子属于重案、要案，中央为此也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中央都是挂了号的，并且一直受到一些人的高度重视。这些人对张琴秋的嫉恨由来已久，早在西路军溃败、张琴秋被俘后几经辗转回到延安，这些人就主张不能便宜了张琴秋，得好好给她补补课。有人当时就发话，就算别人可以宽容，对这个张琴秋却不能不整。张琴秋在延安有一度曾受到粗暴的对待，陷入一片围攻讨伐之中。虽然党组织后来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但一遇风吹草动，这些人就又会跳将出来，重新数落张琴秋的历史，再次抠开她的伤疤，眼前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是不会忘了张琴秋的。中央关于张琴秋的问题就是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授意下立案的，现在又进一步示意要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要求纺织工业部立即对张琴秋实行全天候“监护”。于是，纺织工业部351号办公室就成了张琴秋的临时监护所，张琴秋被囚禁在里面，日夜有人值班轮流看守。

张琴秋要说清楚的问题：1.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2.如何追随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3.被马步芳俘虏后的真相。那么多人牺牲了，特别是年轻的女战士，你怎么就能逃脱出来？4.怎么样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他在纺织工业部的得力干将。你与刘少奇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张琴秋已经交待过许多次，口头的，书面的，这个过程等于是连续不断回过头去回顾自己。她自己也感到的确不能把自己美化得很无辜，她有过幼稚、盲从，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她对党的忠诚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张琴秋一遍遍地审视着

自己，剖析着自己……她不知道，灭顶的灾难正向着她一步一步逼近。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50年代的中国，工作笔记本的扉页上通常都印有毛主席肖像，那是很普遍很平常的事情。不平常的是，在张琴秋那本笔记本的毛主席肖像上方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夜郎自大，好大喜功。翻检从张琴秋家里抄来的材料时，专案组的头头当时一见，真是又紧张、又按捺不住的一阵窃喜。因为张琴秋立案以来，除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除了她那些个早已不新鲜的历史，虽然内查外调搞得兴师动众，几路人马杀向全国各地，说实在话，并没搞到什么过硬的东西。而这八个字的意义可就不同寻常了，她为什么偏偏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上方？说明了什么？她张琴秋反对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八个字一经出现，专案组诸位的眼晴顿时就放光了，他们立即感觉到自己立功的时机到了。张琴秋还被蒙在鼓里。专案组已郑重其事，就像研究一份作战方案，围绕八个字作了周密的部署安排，兵分两路，双管齐下，一面立刻派人去聘请有关专家，对八个字进行笔迹鉴定，负责人自己则亲自坐镇，紧急提审张琴秋，要给她一个当头棒喝，不能让她有喘息和抵赖的机会。

谁也没有料到，张琴秋的坦然令专案组大为吃惊，张琴秋说那就是她亲手所写，记得是一次内部传达毛主席讲话，这八个字是讲话中的内容，她认为讲得很好，对工作很有警示意义和教育意义，当时就飞快地记了下来，作为随时提醒自己的座右铭。

那你为什么非要写在毛主席像的上方？专案组的询问咄咄逼人。

张琴秋说，是为了一目了然，一见到本子就能看见。而记在笔记本里面，往往到用的时候不容易找得到。再说，当时真的一点也没有和毛主席肖像联系起来。

你胡说，狡辩！这明明就是攻击伟大领袖，借机发泄你对毛主席的不满。随着头头的叫喊，专案组里别的人也横眉竖眼，穷追不舍。

张琴秋分辩道，她对毛主席的认识是通过党内一次又一次的复杂斗争才越来越清晰明朗起来的，也越来越坚定不移。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得到了中国革命实践的证实，因此她从心底里拥护毛主席的领导，灵魂深处从来也没有任何对他老人家的丝毫不满。要是硬把她无意中写的这八个字和毛主席扯到一起，那简直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专案组好不容易找到一条铁硬如山的罪证，岂肯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指使人又去找铁英萼，抱着极大的希望。没想到铁英萼回答，我和张部长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见她流露出任何对毛主席的不满情绪，更没有一句怨言。她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来都执行得非常坚决，非常认真，而且，每当她谈到以往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有过的接触，总是情不自禁有一种非常敬佩非常热爱的感情，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使专案组感到失望，同时也很生气，看来铁英萼确实是铁板一块，铁杆一条。他们警告他，你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又派人去找张克宁。张克宁说她在母亲身边的时间比玛娅姐姐还长，她对母亲是很了解的，母亲绝对不会反对毛主席。为了更具有说服力，张克宁想了想，还记起这么一段往事，她认为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有一次，张琴秋拿回来两张票，是梅兰芳的京剧表演，她对玛娅和张克宁说，你们姐妹俩难得空闲，今晚你俩就去看吧。玛娅和张克宁都没有表现出很大兴趣，说京剧看不懂，还是爸爸妈妈一起去吧。张琴秋神秘而喜悦地说，真是两个小傻瓜，别当我只是让你们去看戏，告诉你们，除了梅兰芳，我还想让你们见到一位非常伟大、咱们全家都非常崇拜的人。

张克宁忙问，是谁？

玛娅猜测，难道会是毛主席？

妈妈含笑不语。

那天，果真见到了毛主席，她俩只和毛主席相隔几排座位。整场演出，她俩的眼睛都紧紧盯着毛主席的那个方向，根本没去欣赏梅兰芳的魅力在哪里。那天，她们感到她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回到家，姐妹俩把她们的感受说给张琴秋听，并要求以后再能有这样的机会，还让她们去。张琴秋也很兴奋，她笑着说，得寸进尺，要把机会都给了你们，我怎么办？我到哪里去见毛主席？

还有一次是大型史诗《长征》公开上演，张琴秋带着玛娅去观看。整场演出，她都表现得非常亢奋，演员在台上唱，她在台下唱，散场了，回到家里，张琴秋的热情也冷却不下来，显然，这部作品把她带回了过去。她深有感触地对苏井观说，红军长征，要是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日后陕北的大发展，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成功。苏井观深有同感。于是两个人又议论起来，说到长征途中的许多往事，从心里钦佩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所作的不朽贡献。

张克宁反问专案组，像我母亲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她满心里都是迷茫，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母亲会反对毛主席。

专案组一无所获，但他们不愿意就此罢手。一轮一轮的审问、批斗、谈话，对张琴秋软硬兼施。张琴秋花白着头发，被折腾得头晕眼花，可她却不能违心地编造写那八个字的动机。她要求专案组设法查阅那几年的内部文件，只要能找到那八个字的出处，她的问题也就能够得到澄清了。这个要求使专案组大光其火，专案组的头头使劲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张琴秋，你放明白点，是我们听你的，还是你听我们的？你得放下臭架子，别想要什么花招儿，你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只有老老实实交待，才是唯一的出路！

可是，张琴秋交待什么呢？她搜肠刮肚，想来想去……想不起来就意味着负隅顽抗，她捶着自己的脑袋，脑袋疼起来，不知是捶疼的还是想不出来急疼的。又是一次气氛凌厉的批斗会，专案组认为张琴秋极不老实，决定再杀杀她的威风。

一大帮人围着张琴秋，对着她恶毒谩骂，肆意侮辱，强迫她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别说张琴秋是一个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干部，就是作为一个年逾六旬的普通老太太，她也失去了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格。在这一群人中，她是那么势单力薄，她被他们推推搡搡，扭打踢戳，一绺花白的头发耷拉到了脸上……

这一晚，351号房里的灯一直亮着，看守的人看到，张琴秋一直伏在桌上写呀写呀，一直写到凌晨3点。专案组的人甚为得意，以为是他们的攻坚战有了成效，决定再继续趁热打铁，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二章

○ 乖巧聪慧，两岁过目即成诵；成人之日，岂能闺中为秀娘

清光绪年间，浙江桐乡石门镇上，有一对张氏兄弟开办了一家米行，大约是顺应了当时的经济形势，生意兴旺，铺面越做越大，兄弟俩便由此发家。

石门镇是个景色秀丽、人杰地灵的地方。自从那条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把镇子一分为二，镇子上的日月就一直浸润在流光溢彩之中。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人们插秧收稻，养蚕织锦，“人家住宅都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百姓生活相对富庶，“衣食足而知礼仪”，致使民风淳厚，除种田养蚕，便是读书、经商。

张记米行的兄弟俩在日子富起来以后，相继娶妻生子，米行的后代们超越前辈的地方，便是能够在塾师的文化启蒙下成长。两房弟兄独数弟弟张品山的五公子学得最像模样，所学篇目都能滚瓜烂熟，文章作得虽不惊世骇俗，却也金玉其中，一笔好字更是写得锦上添花，名扬石门，因此，人都尊称五公子为五相公。五相公娶妻冯定珍，生下儿子张桐后又得一女，此女乖巧聪慧，两岁即能过目成诵，每逢五相公兴起挥毫，她在一旁睁着双大眼，似能从中品出无限的乐趣来。五相公为此女起名张梧，乳名唤作凤生，是暗合了“留得梧桐在，自有凤凰来”的寓意。继而

又想到梧桐为造琴之材，梧桐更和细雨，琴声若巧逢秋雨，便益发的音韵动人，因此又为女儿取号为琴秋。

1912年，石门镇上开办了一所女校，叫做振华女校，是专门培育女孩子的。八岁的张琴秋成了石门镇上第一所女校的第一届学生，和她一起入学的，还有她的表妹钱青。

第一天上课，老师款款地走上讲台，拿出名册，嘱咐道，点到谁的名字谁就起立应一声“到”，然后鞠个躬再坐下去。张琴秋记住了坐在她后面一排的女生名叫孔德沚。孔德沚年纪稍长，十三四岁，显得庄重而沉稳。没几天，同学之间就熟识起来，孔德沚和张琴秋性情相投，很合得来。又由于钱青是琴秋的表妹，三人之间你来我往，接触自然多起来。孔德沚天然一副以长为贤的姿态，因此琴秋和钱青都亲切地称她为沚姐。但别的同学明里暗里都称她新娘子，虽没有什么恶意，却总使孔德沚有些不好意思。

孔德沚确实是个新娘子，是刚过门不久的沈家媳妇。乌镇的沈家是个开明的家庭，姑爷自小念书，如今已升中学去了杭州，婆婆无意把媳妇一个小小的人儿拴在家里，恰值振华女校开办，婆婆就撺掇着媳妇，说，去吧，也去念书识字去。既是女校，也就打消了婆婆的顾虑和其他一些不必要的担心，都是女孩子在一起，除了念书认字，能有什么呢？孔德沚当然更加高兴，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对她来说，和婚姻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尽管是个新娘子了，可从年龄上，毕竟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在振华女校，琴秋、孔德沚和钱青三个人亲姐妹似的，每天早上在南皋桥上见面，下午在南皋桥上分手，南皋桥成了她们友谊的见证，留下了她们童年时的记忆。南皋桥建于明朝嘉庆年间，和另一座建成于成化年间的东皋桥都是石门镇上不可不提的风景。两座桥都是单孔石拱桥，桥两侧的石栏上刻着诗词图案。桥高十多米，桥上石阶不下百级。当初建桥的意义主要在于方便水陆交通，久而久之，桥成为无声的文化，成为石门镇上一道别致的人文景观。

自然经济的发展使养蚕和植桑逐渐分化成两个门类，于是石门镇上开始出现了桑秧行和桑叶行的经营。五相公于读书之余也抓住时机，开设了一家桑秧行一家桑叶行，随着儿女渐长，仅靠几十亩地和两口鱼塘的自满自足已经动摇，生活开始在五相公的肩头施加重量。在琴秋之后，张家又添一女张兰，给儿子张桐相

中的一门亲，也需要彩礼下聘。

每天早起，从东皋桥到南皋桥的河面上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有几百条，除了运送客户头年订购的桑叶，也和养蚕人家直接交易，现买现卖，这里每一天的贸易量大约总在一万担左右。清水绿叶，缓缓流动，每逢这时，张琴秋、孔德沚和钱青的心情也格外明媚，下午放学，总要在南皋桥上久久流连。从桥上望出去，波光潋滟，两岸绿树如织，但到下午，毕竟热闹尽去，船舱空了，船只也渐渐散去，河面慢慢恢复着悠静。琴秋这时便会想到韩愈的诗句：“蜂蝶去纷纷，香风隔岸闻。欲知花鸟处，水上觅红云。”

一晃几年过去，琴秋就要升高小了。这期间孔德沚的丈夫已由杭州中学毕业升入了北京大学预科班，预科班毕业之后，由于家境日落，便放弃了继续升学，谋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孔德沚便向琴秋和钱青告别，不久她也将去上海，与丈夫团聚。这当然是好事，琴秋和钱青都向孔德沚道贺。孔德沚对这种变迁感到高兴，同时又有着几分留恋和不舍，这无疑将意味着她生命里程中一个时代的结束，并由此进入另一个人生阶段。她喜欢振华女校，使她的生活丰富而多彩，也喜欢她和琴秋、钱青之间的少女友情，那么自然、纯真，无拘无束。她对琴秋和钱青说，你们以后也到上海来吧，到了上海就找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可对当时的琴秋和钱青而言，上海毕竟不是家门口，说去就能去的。难怪钱青要说，谁能有你那么好的福气，嫁了那么一个女婿。羞得孔德沚举起拳头吓唬她，小毛丫头，越来越没有王法。

三个人再次来到南皋桥上，两岸景色依旧，人却即将分离。钱青说，沚姐，到了上海，你会想念我们吗？德沚说我会给你俩写信的。琴秋望着流淌不息的大运河水若有所思，半晌才说，真不知这世界究竟有多大。我会一辈子不离开石门镇、不离开这南皋桥么？

孔德沚离开了石门镇，追随丈夫去了上海。琴秋和钱青在振华女校一直上到高小毕业，在这里度过了整整8年光阴。当她在毕业典礼上落落大方地走上讲台，神色庄重地从校长丰云手里接过毕业证书，她便感觉到接下来的何去何从将是个重大严肃的问题。按当地风俗，16岁了，接近成人，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出聘论嫁已属当然。可不仅琴秋本人，包括她父亲五相公，在这方面都不肯草率随俗。琴秋不是可以随便给人做媳妇的人，她过目成诵，学识超群，胆识过人，也像她

父亲五相公一样，写得一手好字，这些长处通过她在振华女校的锻炼进一步地显示出来。张琴秋作为振华女校的学生会成员，组织并参与了近几年学校的所有重大事项，校方也认为她具有相当出色的组织和实施才能。

回到家里，琴秋就把毕业证书拿给了父亲。五相公异常高兴，大约因为他自己没有进过正规学堂。他一字不错地看过毕业证书，合上，双手摩挲着，说道，好呀，好呀，凤生居然高小都毕业了，是家里第一个有学历的人了。琴秋很想问问父亲，对她今后的打算，她还能不能继续念书呢？但她忍住了，默不作声地从父亲五相公手里把毕业证书接了过来。五相公当即让张太太吩咐王妈多做两个菜，要庆贺琴秋高小毕业。说，大小也是喜，是喜就别错过去。这话让琴秋的嫂子吴巧娜听见了，她不以为然地撇撇两片嘴唇。

吴巧娜进门三年，她最看不惯的事情就是琴秋念书，认为是公婆偏心眼。张桐不是念书的材料，这一点，真所谓知子莫若父。考虑到张桐今后的生计，五相公将其送到榨油坊去学做生意，张家没有万贯家财，他不学点生存之道怎么行呢？而吴巧娜没有那样想，在她过门第二年，便不让张桐去榨油坊做事了，她撵掇着张桐继承祖业，重开米行。五相公摇头叹气，可以说米行的失败完全在他预料之中。

晚饭时一家人围着一张八仙桌落座了。五相公自然在上首，他的左边是琴秋张兰姊妹俩，右边是张桐吴巧娜小两口，吴巧娜怀里抱着一岁多的锦华。张太太现在也去厨房里忙碌，忙完了，才解了围裙走过来，和五相公面对面地坐了。五相公面前的杯子里已经满斟了绍兴酒，这是他的习惯或者乐趣，顿顿必有酒，但他从不贪杯，因而从没有醉后失态的事情发生。只见五相公端起杯子，说道，今天多炒了几个菜，凤生高小毕业了，也是喜事。我们不请别人，一家人自得其乐。说着，吱咂一声，一口酒下肚，他拿起了筷子，对大家说，吃吧，吃吧。张兰拍着小手，十分高兴，说，我也要像姐姐念到高小毕业，到时候，爹爹也会为我庆贺吗？

不等五相公回话，吴巧娜就把话接了过来，说，当然，这是张家的规矩，女孩儿总是要念书的。幸好我们也有了个女孩儿，将来也是要念书的。噢，听见没有，锦华？长大了要念书，好好地念书！她说话时谁也不看，只对着怀里的孩子。

谁都听出了吴巧娜话里有话，张桐在下面悄悄扯扯吴巧娜的衣袖。为打破尴尬，张桐说道，读书不是易事，又枯燥，又艰深，难得凤生妹妹坚持了八年，真是可喜可贺。吴巧娜狠狠剜了张桐好几眼，他只装做没看见，对妹妹说道，凤生，多吃点。每次听到外人夸奖你，我也感到很荣耀的。五相公笑笑，又为自己斟了一杯。

吴巧娜狠狠瞪了张桐一眼，接过话头，说，女孩子念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一样要嫁人！

张兰为姐姐抱不平了，她今年九岁，已能听出一些话外之音。她对嫂子说，嫁出去又怎么了？嫁出去认下的字就不认得了？

小孩子家，懂什么！吴巧娜不把张兰放在眼里，继续说她的，这样没完没了地念下去，家里的生活还怎么过？

姐姐念书又用不着你来供养。张兰继续为姐姐申辩着。

张太太呵斥张兰道，没你什么事，把嘴闭上！

这时五相公说话了，他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把杯子往桌子上一顿，显出几分下定了决心后的深思熟虑。说，到如今，凤生读书还没有花到旁人一文钱。这家里的事，现在还是我说了算。凤生升不升学暂时还未可知，从今日起，我就把喝了一辈子的绍兴酒戒了，算是表明我的一个态度！说着，一甩袖子站起来，愤愤地离桌而去。

自那日后，不仅琴秋，家里人是谁也不再提及关于琴秋上学念书的话了，这个话题，成了家里的一个禁区。五相公真的滴酒不沾。他是很少大光其火的一介书生，那天当着全家说出那么一番掷地有声的话，琴秋知道，父亲今后决不会轻易违规。吴巧娜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走时恶声恶气，表示了她对张家极大的不满。张太太在中间左右为难，整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放下太太最后的架子，张罗这，操持那。照这样下去，琴秋怀疑总有一日，母亲会为这个家而自己取代了王妈。

打破这种沉闷氛围的是钱青和母亲钱太太的来访。

琴秋记得很清楚，那是个晌午，阳光明媚，树上蝉声嘹亮。但她却没情没绪，拿一本旧书，歪在床上。钱青和母亲钱太太一起来到了张家。母女俩兴致都很好，有说有笑的。张太太迎出门去，说，真是许久没有走动了，整天忙来忙

去，究竟也不知都忙了些什么。钱太太说，亲戚要常走动，才能像流水那样，常有活气。

钱太太是张太太的表妹，琴秋和张兰都叫她小姨。而张太太则是钱青的姨妈。彼此见过礼，钱太太就随张太太进了上屋，钱青和琴秋就在外面拉着手嘀嘀咕咕起来。自毕业典礼之后，小姐妹俩已有些日子没见面了。张兰听到动静跑了出来，热情洋溢地拉着钱青进了她和姐姐的闺房，连说，请坐，快请坐，我去泡茶。钱青看到桌上的绣花绷子和五颜六色的丝线，问琴秋，你就从此做绣娘了？正好张兰端着茶杯跨进门槛，答道，姐姐才不屑于干那些呢，是我跟人学着玩儿。知道琴秋为升学的事正在闷闷不乐，钱青向琴秋透露了她和母亲的来意。原来钱太太就是来动员表姐，让琴秋和钱青一同去报考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与普通中学不同的是，不用缴纳学费，连膳食费学校也给予补助。真有这等好事？琴秋半信半疑，想到家里最近的沉闷都是为自己求学引起，难免灰心，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钱青就说，你别不信，还有一个人也要一起去，这个人的未婚夫沈元就是镇上第三小学教师，沈元的父亲还是崇德县教育局督学呢。沈元已经答应路途上对我们负责护送。真的？琴秋再问一句，眼睛从窗户望向上屋，多么希望母亲能与钱太太互相达到一种沟通，她很想上学。一会儿，就听张太太叫王妈，说要留表妹在这里吃午饭，多弄几个菜。张兰在这面高兴地拍手，说，成了，成了，八九不离十。琴秋心想，留吃饭就算成了？也想得太简单了吧。张兰却眨眨眼睛，说，不信你瞧。随即招呼钱青姐，喝茶，喝茶。

钱青夸奖张兰，说，才没几日不见，怎么就变得这么懂事了？

张兰调皮地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钱青姐总是小看人。

张琴秋和钱青离家的那天，虽然有沈元老师及其未婚妻路上做伴，但琴秋和钱青的两家父母都来相送。渐渐的，父母都被抛到了后面。在琴秋和钱青前面，路很长，看不到头，但她俩满心欢喜。她们就是这样既怀着无限憧憬又有些忐忑不安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 初识茅盾，爱上了与茅盾长相很相像的一个人

杭州，这座历史上有名的古城，曾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裹挟中盛极一时地张扬过，繁华过，西湖歌舞，暖风醉人，留下了许多驰誉中外的风景名胜。然而，张琴秋来到杭州的时日并不长，就不想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了，这主要在于杭州女师的空气过于沉闷，远离时代。

张琴秋感到，杭州女师与这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实在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是一个抱残守旧的孤岛。她不愿把自己囚禁在这样一个孤岛上，她是一个青年，她向往着另一种空间。她选择了上海，毫不犹豫地提起了那只从家里带来的小皮箱。

离开杭州之前，她又去了一个地方，那是岳坟，她认为这是杭州最可看的景点之一。岳飞的故事是她自小就听父亲说过的，岳飞是五相公心目中的忠臣良将，他不顾性命在前方浴血奋战，想不到却被奸臣秦桧设计陷害，致使他屈死风波亭。这就是张琴秋对岳飞的全部了解，相当于一个久远的传说。可当她在岳庙里看到了岳坟，那一个隆起的坟包，她才找到了故事的真实依据。坟对面跪着铁铸的秦桧夫妇和另外两个陷害岳飞的奸臣，游人或者香客在岳飞坟前虔诚地烧香，叩拜，转过身就对着铁铸的秦桧一伙愤愤地吐口水。这一幕深深地印在张琴秋的脑海里，这是最直观的忠奸之分，尽管距离岳飞和秦桧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八九百年，老百姓心中鲜明的爱憎仍然无法抹去。

琴秋也买了香，燃香之后，她没有跪拜，却默默地在坟前低头站立了好大工夫。游客觉得奇怪，闹不清这个清秀的姑娘是怎么回事儿。岳庙里的两副对联，令张琴秋铭记了一辈子，一副写在铸像铁槛上，道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还有一副写在门庭两侧：“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这不仅形成了她对杭州的无从磨灭的记忆，也是她在离开杭州之时心中萌生出来的一种连她自己还说不大清楚的忠忱与正义，也许，那就是人生归宿的取舍。

提着那只小皮箱，张琴秋在上海爱国女校落下了脚。

爱国女校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具有大学预科性质。张琴秋在这里稍作安顿，就去看望孔德沚。她一直记着孔德沚临走时对她 and 钱青说过的话，“到了上海就来找我”。不过她想，当她就这样猛然出现在孔德沚的面前，孔德沚一定会瞪大了眼睛吃惊地不敢相信。这样想着，张琴秋的心情是愉快的，她要给这少年之友一个意外，一个惊喜。

果然如张琴秋所料，当她出现在孔德沚面前，如先前一般地叫了一声沚姐，孔德沚不由自主愣了愣神，但还是随即认出了她。孔德沚一下子喜出望外，说，哎呀，是琴秋，都长成大姑娘了，亭亭玉立，真是越长越漂亮。要在别处，你不先开口，我真是不敢相认呢！孔德沚边说边打量着琴秋，只见张琴秋窈窕的个头，匀称的身段，白皙的银盆脸上一对乌亮的大眼睛，刚过耳根的短发使她比一般闺中女儿多出几分自然和清秀。

孔德沚说，我猜你早晚会的到上海来，果然来了，真好。你不知道，我有时候，真的很寂寞，时常怀念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钱青可好？她现在在哪里？

你呀，我大老远的跑了来，连让都不往门里让，还说怎么样怀念从前呢。琴秋故意这样说。

孔德沚笑起来，说，哦，哦，看我高兴得什么都忘了，快进来坐，快进来坐，我们好好说说话。

多少年不见了，变化真是很大呢。这时的孔德沚已经是一个女儿的母亲，女儿小名叫亚男，一岁多了，已能蹒跚挪步，正在咿呀学语。这一天，张琴秋在孔德沚这里吃了晚饭才回去，以后她便成了这里的常客。孔德沚也很高兴，偌大一个上海，她总算有了一个熟识而相知的人。

去的次数多了，张琴秋就见到了孔德沚的丈夫——沈雁冰。沈雁冰就是茅盾，就是常在《学生杂志》《学灯》上发表文章的那个茅盾。这一发现，琴秋可是吃惊不小，当着茅盾的面，她自然是恭恭敬敬的，背地里就少不了跟孔德沚开玩笑，说，原来你是守着个大文豪啊，也不事先通报一声。惹得孔德沚格格地笑，说，你先别忙抢白我，若再有一个与之相差不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厮守呢？这并非玩笑，没有多久，张琴秋果真见到了一个与茅盾长相很相像的人，同样的身材精干，同样的形容清癯，言谈同样的诙谐风趣，这就是茅盾的胞弟沈泽民。

孔德沚作了介绍，便望着琴秋无声地笑，转身背着沈泽民又问琴秋，像还是不像？琴秋想起孔德沚上次说过的话，禁不住脸就红了。

沈泽民曾在日本留学，去年和张闻天一起回国。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不久，茅盾就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沈泽民回国后，经哥哥介绍也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待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沈氏两兄弟便都在党内担负了重要工作。

爱国女校预科班半年的学习很快结束了，张琴秋抱着将来当一名画家的梦想，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不知该不该算是有缘，即将成行的时候，沈泽民恰巧受党派遣也要到南京去，名义上是去建邺大学当教授，实际上是去建立和发展南京的党组织。这样一来，张琴秋和沈泽民结伴而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茅盾也很赞成张琴秋继续深造，他已经看出这个女孩子内在的素养和潜质。孔德沚是个既善良又细心周到的人，嘱咐张琴秋路上要小心。转而又叮嘱沈泽民，到了南京，先要把琴秋送到学校再去忙你的事情。琴秋是个女孩子，在那里人地两生的，没事你多去看看她，相互也好有个照应。然后又对琴秋说，有什么为难的事，你就去找泽民，不要不好意思。你这是第一次去南京，想来你在南京也不会有比泽民更熟识更可信赖的人了。

这是一个夏季，不断从窗外吹进来的风，缓释了些许车厢里的燥热，掠走了人身上的淋漓热汗。琴秋脸朝着窗外，大地上绿意葱茏，偶尔有清亮亮的荷塘一闪而过，便有几枝粉嫩嫩的荷花玉立着，袅袅轻摆，真像翩翩而行的纤尘不染的荷叶少女。沈泽民坐在张琴秋旁边，大约也是看见了荷花的缘故，他问道，张小姐，偶尔可有吟诗作赋的雅兴？

张琴秋回说，没有一样做得好。

沈泽民说，文言文实在是局限人的，因此在日本，便用白话的多，抒发起来就有了一定的自由度。

张琴秋这是第一次和一个男青年挨得这么近，她能觉出他的呼吸，他的气息，他尽管抑制着，还是那么热情洋溢青春勃荡，直撞得她有点胸闷气短，她下意识地身子往里挪了挪。

沈泽民注意到了，笑了笑。虽然在此之前俩人也不算陌生，由于孔德沚的关系，他俩时而相见，但交往却是收敛拘谨的，打个招呼而已。这会儿见琴秋尴

尬，沈泽民也很知趣地往外欠了欠身子。

这样一来，张琴秋反倒不好意思起来，她无话找话，说，这天，真是太热了，是不是？眼睛却不看沈泽民，望着窗外；沈泽民见她的脸庞红红的，也便回答，正因为天热，窗外那荷花也才分外地艳丽……这些荷花，不由人不想起“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诗句。张琴秋微笑着回答，这好像是王维《山居秋暝》里的诗句……

南京很快到了。沈泽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他和张闻天、杨贤江、杨杏佛并称为“三杰一贤”，对马克思主义在南京的传播，对共产党早期在南京的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偶尔有空，他也去看张琴秋，起初一切尚好，张琴秋对学美术很有兴趣，加上学校的环境和氛围，她快活而有进取心。对沈泽民，渐渐地也不像以往那么拘谨，交流起来自然流畅多了。沈泽民许诺她说，等秋凉时，要抽出一天时间，和琴秋一起好好逛逛南京城，看看玄武湖、莫愁湖，还要到燕子矶看长江去。

没有想到琴秋却病了，得了伤寒，高烧不退。看情形，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好起来的，张琴秋不得不休学回家。这对琴秋是个打击，这时她的心情和她的身体一样，糟透了。沈泽民适时安慰了她，并为她一路上做了细心周到的安排，这使身体虚弱的张琴秋非常感激，临行之际，琴秋满含着晶莹的泪水。

等到病基本痊愈，琴秋就到自己的母校——振华女校去要求代课，一来是缓解家庭矛盾，体谅父母难处，二来也是为自己寻一份清静。振华女校像母亲一样接纳了她。张琴秋站到了讲台上，而她的心情仍然充满对前途的忧虑，她失去了南京美术专科的学习机会，今后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在讲台上站下去么？年轻的张琴秋陷入苦闷之中，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她情不自禁总会走到南皋桥上，走到南皋桥上她就会想到钱青，想到孔德沚，从而有点怜惜形单影只的自己。她倒不是后悔离开杭州，离开南京，可她诅咒自己不合时宜的得病，这一场伤寒无情地击碎了她的画家梦。张琴秋也想到了沈泽民，虽然她和沈泽民交流不是很多，但她感觉到她和他的相通，特别是通过在南京一段时间的交往，她甚至在潜意识中对沈泽民萌发出一种依赖感。她提起笔来给沈泽民写了一封信，诉说她自回来后的的心情，以及对今后的思考和忧虑，也谈到她在家里的境况，家正愈

来愈快地衰败下去，破落下去，而自己不合时宜的归来，只是给家里增加一份败落中的不安宁。

信刚刚发出去，琴秋就感到有点后悔，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沈泽民透露得那么多，说到底，那都是些很体己的事情，只该对贴心的人倾诉才对。那么沈泽民是谁呢？她又把他当成谁了呢？他会不会因此而笑话她呢？

琴秋犹犹豫豫的矛盾着，又在矛盾中担心着，盼望着。沈泽民很快就回信了，琴秋喜出望外，把信紧紧地捂在怀里，一下子竟舍不得拆开。忽然她又想，不知道这信里究竟写了什么，倘若……倘若……琴秋想到了事情的反面，自尊心仿佛先自受到了伤害，她又不敢把信一下子拆开。那一刻，她的那一颗女儿心，折折叠叠，几深几浅，她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轻轻地呼唤道，泽民，泽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她对沈泽民的情感似乎有了一个飞跃，在这之前，她仿佛不明白，沈泽民其实早已装进了她心里。

沈泽民在信中安慰了张琴秋，文字不多，句句话却都体贴入微，情深意重，信里劝说她假如有可能的话，再到上海去。以后，张琴秋和沈泽民之间就经常鸿雁来往。不久沈泽民由南京重回上海，党正在筹办上海大学，他将担任社会学教授，同时兼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有了这样的条件，沈泽民便再次相邀张琴秋去上海，沈泽民的召唤正是张琴秋的预期，一俟学校放假，她就辞去了教职，毫不犹豫，决定重返上海。

家人再次理解了她，这使张琴秋感到，家总是家，再怎么不如意，亲情总含着一缕缕的暖意。父亲、母亲和妹妹对琴秋的再次离去表现出同样的恋恋不舍，张兰拉着姐姐的手，禁不住滴下泪来，说，姐姐这一去，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父亲五相公话比以前明显少了，这时却说，去吧，去吧，琴秋不是一般的女儿家，读了那么些书，总该到外面去闯闯。去年的病是个意外，不能就此淹留下来，只是要记着，父母已然有些老迈，有空时经常捎个信回来，好让我们知道你在外面的情形。母亲小心翼翼地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包了一层又一层，里面是一只金手镯子，一副金耳环，那还是她娘家陪嫁过来的嫁妆，现在，她把这两样东西塞在琴秋手里，说，只剩这两样了，带上吧，兴许有用。你眼见的，家里的景况一日不如一日了，真不知以后还有什么能留给你。琴秋忍不住伤感，她也说不清自己一次次地出走究竟是为了什么，她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才能报答父母的

深恩。母亲却说，出去了就别恋家，真有什么事，家里自然会告诉你的。琴秋点点头，能有如此深明大义的父母，她的眼睛不禁湿润了。只见琴秋规规矩矩站定了，弯下腰去给父亲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头躬得最低的时候，两滴清泪跌在了地上。

嫂子吴巧娜也走过来，她压根儿没想到琴秋会那么快就走，所以这会儿她的表情反倒有点不自在。也说不上她是欢喜还是不欢喜，高兴还是不高兴，她对琴秋说，我让人去找你哥哥回来，让他送送你。琴秋一下子愣住了，她没有想到嫂子也竟然不计前嫌，做得如此礼貌周全，这使她更加有了几分感动，她拉住嫂子吴巧娜伸过来的手，恳切地说，家里的事多有拜托，琴秋长期在外，实在没能为家里做什么，请嫂子谅解。若日后……

快别这样说。吴巧娜打断了琴秋的话，对琴秋说，你别记恨嫂子就是，嫂子没念过书，心胸不宽展，再说也是有口无心之人。吴巧娜的态度使全家都受到感动，也使琴秋对亲情的记忆更加温暖，更加深刻。

走的时候，哥哥没有回来，张兰送了姐姐一程又一程，最后和姐姐相拥良久，洒泪而别。

○ 感受向警予。相识刘少奇。嫁给沈泽民

张琴秋选择上海大学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唯一的。那是1923年的冬天，上海的早晨笼罩着一层轻薄的雾霭，空气中饱含着湿漉漉的水分子。

在闸北青云路庆云里的一间民房里，上海大学的招生工作正在进行。报考的男女青年很多，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热情极高。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由于创办人以办学之名行赚钱之实，引起了学生和家长的强烈不满，国民党政府不得已便把学校接管过来，改私立为公办，更名为上海大学，委任德高望重的于右任为校长，任兼有国共两党党籍的邵力子为副校长，又聘请了邓中夏做校务长，瞿秋白做教务长。而邓中夏和瞿秋白既是学者，又是共产党里的中坚人物，于是上海大学的一切日常工作实际上便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里，成为共产党早期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的一个场所。

邓中夏和瞿秋白在教学上大刀阔斧地进行学制改革，设置新课程，编排新的教学大纲，同时还聘请了一批进步学者和共产党人士前来担任专职和兼职教授，其中就包括沈雁冰和沈泽民两兄弟。张琴秋是许多报考青年中的一个，她刚在一个空座位上坐下，身边的另一个空位立即就让另一位女青年占据了。两个人礼貌而友好地相视一笑，这一笑就注定了她们日后近半个世纪的友情。她俩同被上大社会学系录取，那位女青年名叫杨之华。社会学系是上海大学最有声望的一个系，学生占到在校生的半数以上，由瞿秋白亲自担任系主任。社会学系全面而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张琴秋就是从这时起接触到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教育。

上大的生活是全新的，学生们在这里要做的事情不光是在课堂上，特别社会学系，完全把课堂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延展到工人之中。邓中夏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积极参与者，他认为社会学系的教学如果仅仅拘泥于课堂，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那无异于纸上谈兵。他赞成并指导学生深入到工人当中去。

向警予在上大的活动主要针对女生，她通过谈心的方式和她们作深刻的思想交流，达到交朋友的目的。向警予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话直爽而生动，看样子年纪不上30，却已是成熟的职业革命家，老练的妇女干部。她总是很匆忙，出了上大又立即赶往别的什么地方，好似总有许多干不完的事情。向警予作为张琴秋结识的第一个革命女性，她把唤醒妇女和唤醒民众等同起来，并自觉的以此为已任，不知疲倦地身体力行着。向警予不止一次对同学们说，在中国，知识妇女是少数，而觉醒了又肯再去唤醒别人的知识妇女就更少，所以是难得的宝贵的财富，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广大劳动妇女才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主力军，可她们有着先天的缺陷，知识妇女既要帮助她们，又要向她们学习，只有二者互补，我们中国妇女才能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这些话使张琴秋重新认识了很多东西，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狭隘，没有想到除自己而外的更多的人。女学生们对向警予的感情是既佩服又尊重，向警予的性格里仿佛有一种磁力吸引着她们，使她们很乐意去做向警予要求她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很快，张琴秋就成了向警予的左膀右臂，她和杨之华，还有另外几名积极分子一起分担了党在上海大学的一些工作。向警予在上海甲秀里的寓所也成了她们常来常往的地方，倘使向警予没有工夫去上大，便会把她们找到甲秀里来，给她们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她们是心甘情愿的。

一天，杨之华和张琴秋又来到甲秀里，看到还有一个姑娘也在这里，眉目俊秀，穿着朴素的衣服和布鞋，梳一条长长的独辫，年龄大约和琴秋相仿。向警予立即介绍，说这位姑娘是老怡和纱厂的女工，名叫王根英。王根英对杨之华和张琴秋客气地笑笑，她正在给向警予描绘她们纱厂女工的生活。

事后，张琴秋把她深入女工生活的体验告诉了沈泽民，她激动地对沈泽民说，你简直不知道她们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疲惫，又多么的贫穷，她们的劳动条件和居住环境又是怎样的恶劣。见沈泽民很认真地听着，琴秋又感慨道，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女工们会是那样的一种境遇。

沈泽民问，和你在石门镇教书怎么比？那时候你的感觉不也是很潦倒很无奈的么？张琴秋回答说，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女工们所要承受的，绝不是我们一天没有黄包车钱的苦，看了她们，我真的感到，这个社会太不公道的了，我再也不能吝惜我的力量了，哪怕极其微小。只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去做，才能使她们得

到解救……

沈泽民敏锐地注意到了张琴秋的变化，她已从单纯为个人的境遇和前途焦虑转而能为替别人着想，这种思想上的进步是极其可贵的，大约她自己还不曾意识到吧。

张琴秋在上大的表现是引人瞩目的。上大是个小社会，各种思潮各种派别都会很快在学生中得到反映，学生中有人倾向国民党，有人倾向共产党，有人干脆鼓吹无政府主义。张琴秋是公认的“激进”分子，大家尤其记得在辛亥革命十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正发生火拼，主持大会的国民党右派在会上公然支持卢永祥，要打倒齐燮元。学生会主席郭寿华当即表明了态度，他明确表示要打倒一切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决不主张打一个，拉一个。这使国民党右派十分恼火，指使一伙地痞流氓对郭寿华寻衅闹事，一名上大学生上前制止，先被推落台下，继而遭到围攻，这名学生顿时口鼻流血，人事不省。在场的杨之华、张琴秋见状，义愤填膺，一面高喊着不许打人，一面连忙雇了汽车将被打伤的学生急送医院抢救。但因流氓下手太狠，致使这名学生伤势过重，颅骨破坏，内脏多处受伤，终于抢救无效，丧失了年轻的生命。上大学生在杨之华和张琴秋的鼓动下，紧紧依靠上大党组织，通电全国，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军阀迫害学生的暴行。在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张琴秋的立场和表现受到上大党组织的赞许，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现在，沈泽民想借此机会再认真跟张琴秋谈一谈，看她对党究竟有了多少认识，今后会如何发展下去。

于是，沈泽民叫道，“琴秋”。从南京一别到上海再度相逢，沈泽民对琴秋就不以张小姐相称了。他们有过一次结伴西行，有过在南京的多日交往，过后还有过密切的书信往来，所以，沈泽民的改口，也就得到了张琴秋心照不宣的认可。嗯。张琴秋应了一声，抬起明澈的眸子，偏着头看着沈泽民，等待着他的下文。

沈泽民反而一下子打住了话头，他让张琴秋这种秀媚的姿态一下子给镇住了。在沈泽民眼里，这是张琴秋最迷人的一种神态和表情，她显得那么优雅，那么纯真，又那样秀美，他一时竟忘了自己要说的话，急急改口说道，阿嫂时常惦记你呢，问你近阶段尽在忙什么呢？怎么没到家里去了。琴秋问，姐姐近来怎么样了？上次看到她已经很累的样子。大约快生了，沈泽民说。我一定得抽空去看

看她，近来真是很忙的。琴秋顿了顿又说，其实我也时常想念沚姐，总觉得她是我在上海的一个亲人。

沈泽民说，我是从心里感激阿嫂，要不是阿嫂，我怎么能够和你相识呢？张琴秋的手显得没处放了，全身的各个部位都因不好意思而拘谨局促起来。她低下头说，认识我有什么好的？尽给你们添麻烦。说着又抬起头来，大方地笑笑，要照你这样说来，我更应该谢沚姐哩，要不是她，我也不可能与你相识，更不可能来到上海大学，还怎么会有今天？在社会学系，我真的懂得了很多，我看这个世界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盲目了，我也感到我活着要和以前不同。怎么个不同呢？沈泽民问。要是能活得像警予姐姐那样，该有多好！琴秋答道。

这是不是最初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琴秋的话使沈泽民为之感动，他不自禁地想到了去南京时列车窗外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便禁不住又唤了一声——琴秋！

嗯。琴秋应着，声音不自主地有些发颤。

两颗热切跳荡的心胜过了任何语言，沈泽民牵起琴秋一只手轻轻放在自己的胸膛上，随之又闪电似的，把她揽进自己炽热的怀抱。

好不容易抽出一个星期天，张琴秋决定去看看孔德沚，她总记挂着沚姐生了没有。

路过商店，她称了几斤红糖，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还该买些什么。没想到沚姐见了却嘻嘻嘻地笑着说，想不到，洋学生也还懂得些俗礼呢。又说，哪阵风把你吹来了？琴秋也笑着，恳切地说，沚姐，别怪我，我真的一点也没偷懒，整天都是很忙的。

是了，是了，都听泽民说了，知道你很忙，谁还忍心怪你呢？我这是想你啊。

琴秋注意到，沚姐的肚子更大了，有点往下坠，她有点儿担心地问，什么时候生？这时沈老太太从屋里冷不丁地走了出来，她刚从乌镇来上海没几天。这可是琴秋没有防备的，不知何故便有些慌乱起来。孔德沚笑起来，有些得意地对琴秋打趣道，你也有窘迫的时候？沈老太太倒很从容，她说，窘迫什么，一回生，二回熟嘛。你们都坐，坐下来说话。她又用手指指孔德沚的腹部，说，当心，身子要紧哩。然后就有意无意地打量琴秋。沈老太太这是头一次见琴秋，但早就听说了她的名字，她也试探过泽民，泽民只是含含糊糊地笑。问孔德沚，孔德沚更是含笑不语，问急了才回说，这事只有泽民自己清楚。现在见了人，沈老太太放心了，琴秋的端庄沉稳很使沈老太太满意，她就想尽快促成这件事。琴秋坐了会

儿就要告辞，沈老太太婉言相留，说，急什么呢，吃了饭再去。

孔德沚就对琴秋眨眨眼睛，示意她老太太别有深意。琴秋有些难为情。老太太又说，德沚这一胎，像是个儿子，到时候免不了要煮红鸡蛋，琴秋一定要来吃的。

孔德沚就把话接了过来，故意不看琴秋，而对沈老太太说，再下来，我们就该吃喜糖喽，是不是？沈老太太乐开了怀，大笑起来，说，是，是。她把脸转向了琴秋，正要说什么，泽民回来了。他见母亲那么高兴，就问，有什么喜事？

沈老太太答道，你问琴秋！

琴秋一扭身跑进了里屋。

婚事就这样成了定局……

然而，这件事对五相公而言，并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琴秋不是一般的女孩儿，从小到大，寄托了五相公太多的人生期望。在五相公看来，婚姻是人一辈子的大事，更何况像琴秋这样的女孩儿，婚事应该办得体面、风光，他甚至把整个家族的荣耀和声誉都暗暗寄托在了琴秋身上。当他得知琴秋即将成婚，便写信让琴秋回去，他要亲眼看着这桩婚事操办得热热烈烈，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袭红妆，在一片吹吹打打声中，坐上花轿，被新郎一家喜气洋洋地接走。然而，琴秋没有回去，只是给父母亲寄回去一张她和沈泽民的便装结婚照，信上告诉父亲，她和泽民都是新式青年，结婚自然就免去了一切繁文缛节，办得尽可能节俭。

五相公不能理解，并为此而感到伤心。他万万没有想到，琴秋也竟如此草率地打发了自己。唉，女大不由人哪！五相公发出无可奈何的一声慨叹，五相公一点也不知道琴秋所追求和从事的事业，而她的事业已经注定她不可能再做一个平常普通的小女子了。琴秋已由共青团员转为一名正式中共党员，当她举起右手的那一刻，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她屏住呼吸，一字一顿地发出誓言，要为一个伟大的目标奋斗终生。那时候，全中国的共产党员加起来不足千人，张琴秋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女子，她怎么可能放下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去做一个花枝招展的红妆嫁娘呢？五相公不知道这些，他当然也不知道，琴秋是多么想得到父亲的谅解，可在当时的形势下，有些事情没法向亲人说得透彻，这不是共产党人六亲不认，实在是条件不许可。

沈泽民、张琴秋婚后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人民埋藏了80多年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罢工、罢课、罢市的主张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一时间，上海的工厂关门，学校关门，街面上也关门闭户，被租界雇佣的中国巡捕也放下武器罢岗回家，他们也认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这是最起码的道德。

整个上海在萧条的气氛中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摇撼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美梦，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因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报复举动，英、美、意、法等军舰上的陆战队全部上岸，企图血洗上海，他们最先占领了上海大学。上海市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组成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工商联合委员会，作为公开的指挥机关，中共中央站在斗争的前沿，并把斗争扩展到了全国。北京、广州、天津、济南、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活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这次运动，到处响起“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并自觉抵制外货，视英货、日货为“仇货”。瞿秋白对当时的状况作了如实记录：“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响应起来。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

还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自发地举行集会，发起募捐，各国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也分别以不同方式对五卅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使这一运动很快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上海市总工会在市内按片区分设了办事处，刘少奇经常到各办事处了解情况。张琴秋被分配到引翔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很繁杂，关系到罢工的方方面面。那天，张琴秋正打了一盆清水招呼一个肮脏的孩子过来洗手洗脸，刘少奇来到了引翔办事处。张琴秋说，工人罢工，没了工资，这孩子饿得沿街乞讨。说着，她把一块烧饼递给孩子手里，说，吃吧，吃慢一点，别噎着。张琴秋又对刘少奇说，罢工已经快两个月了。饿着肚皮的工人坚持着罢工，却从来没有一句牢骚，一点也不灰心丧气，抱着誓死的决心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刘少奇点点头，说，如果我没猜错，你就是张琴秋。浙江桐乡石门镇人，现在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张琴秋感到诧异，因为她从没有和刘少奇有过任何接触，而刘少奇此时已是党内的风云人物。

刘少奇笑而不答。说他还要到四处去多走走，各方面的情况就会了解得多一些。

回到家，张琴秋对沈泽民说起今天的事情，方才知道，何葆珍就是刘少奇的夫人。张琴秋对何葆珍并不陌生。张琴秋和沈泽民结婚后，新房在上海宝山路顺泰里14号，与茅盾相邻，后来瞿秋白和杨之华也搬来，成为他们的邻居。因为这个缘故，党内有些秘密会议就借他们的住处。何葆珍和向警予都曾来张琴秋家开过会，因而何葆珍不仅了解张琴秋，而且对她的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十分赞赏，曾对刘少奇说过，向警予在上大培养的女干部中，最能干的就数杨之华和张琴秋。当然，张琴秋不知道这些，这全是沈泽民今天才告诉她的。

第三章

○ 新婚燕尔，温柔之别。从上海奔向莫斯科

从8月下旬开始，各厂工人在争得部分经济条件后陆续复工，五卅运动告一段落。

张琴秋重新回到了课堂上。不久，她就受党委派，作为中共派出的第一批优秀青年，去苏联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去苏联留学！这对张琴秋的确是一桩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情，突然之间却成了现实摆在她的面前。前次钱青去日本留学路过上海，来看望她和孔德沚，她和孔德沚都对钱青的前途羡慕不已。三个人一起来到先施公司的屋顶花园，一人要了一杯茶坐下来，回想小时，再看看现在，变化多大呀！孔德沚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琴秋和她成了妯娌，都受到共产党的熏染，在全国与上海的动荡之中飘摇着个人命运的小舟。钱青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家境优裕，出国留学自然是一条最好的途径。可钱青却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都不比两位姐姐。现在，琴秋居然也有了留学的机会，而且是去苏联——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张琴秋心里激情荡漾，兴奋不已，她要去看看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什么样儿的，再回来改造自己的祖国，不能让帝国主义再像现在这样欺侮我们中国人。

孔德沚得到琴秋要去苏联的消息，和她一样高兴，不过她问，就你自己去？要去几年？丢下泽民一个人，你舍得么？琴秋

说，沚姐最有体会。我们在振华女校念书时，茅哥不也在外求学么？你那时想不想他？

我那时小啊，还什么都不懂。可你现在……已是有孕在身了。琴秋低下了头。

午饭后，琴秋又在孔德沚那里坐了一会儿，便告辞回家，环视着她和泽民租住的两间阁楼，心里充满了脉脉温情。这两间房，里间是卧室，外间是灶屋，她和泽民婚后就住在这里，现在要离开了，她突然感到这小屋子里洋溢着许多美好而温馨的回忆。俩人都很忙，琴秋中午通常不回来，泽民就一个人在家里做午饭，而晚上琴秋回来了，他又往往要出去。但只要有时间彼此厮守，他就把琴秋拥在怀里，左右翻弄，温存而体贴。他们家里来往的客人很多，通常集中在外间，都是党内同志，在这里开会，商量事情，也谈天说地。

从今往后，琴秋一旦走了，泽民一个人一定会感到空落落的，他会觉得空旷和孤单的吧？想到这里，琴秋心里有些不好受起来，她思量，泽民会想她，而她也会想念泽民。已经怀孕了，没有泽民又远在异国，她能适应么？

琴秋挽起袖子，动手屋里屋外地忙碌起来，她要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结婚快一年了，泽民从来也没要求她像传统妇女那样做妻子，她也真的没有为泽民做过一顿像样的饭菜，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然后等着他回来。她没有，一天也没有，琴秋为此感到很内疚。

正这样忙着、想着，外面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那是泽民踏着木板楼梯，咚咚咚地上来了。他一见琴秋挽起袖子的模样，就笑了起来，说，哟，难道还要在临走前尽尽为妇之道？免了罢，免了罢。说着就伸开双臂把琴秋揽进了怀里。琴秋小鸟依人一般，微有些感伤，更多的却是幸福和甜蜜。泽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搂得越来越紧。琴秋仰起脸，泽民用下巴摩挲着琴秋的脸颊，两个人的呼吸急促起来，两张唇湿润而温存地吮吸在一起。他把她稳稳地抱了起来，吻住不放，往卧室走去。

琴秋这时才格外感到，两个人的相守是多么美好啊。世界是什么？就是两个人，一女一男；天地自然又是什么？也是两个人，一阴一阳；幸福是什么？还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合成一个人。可是他们又不能不分手，为了更多的男女能长相厮守，如此欢爱，不再蜷曲在贫寒交集的滚地龙里，他们又必须分开。张琴秋赴

苏不单纯是留学，她是要学有所成回来解救大众的，就像向警予、何葆珍那样，她们并不总和丈夫厮守在一起。可尽管这么想着，对泽民还是那么的难舍难分，她翻转身那么热烈地缠住他，一遍遍亲吻着泽民，泽民也同样热烈地回吻着她，上上下下，彼此吻遍了全身……

情意缠绵之际，房里的光线不知不觉暗下来，已是黄昏。泽民在琴秋耳边轻轻地说，还有几个这样的夜晚属于我们，现在要紧的是该给胃里补充点什么。晚上我们吃什么？

琴秋说，就这样儿，什么也不吃，这比什么都好！

泽民说，那不行，晚上会饿的。

琴秋搂着泽民的脖子撒娇，说，我只要这样，我一点也不饿。

泽民说，那不行，不想吃也得吃，我去做。

我不让你做。结婚以来，琴秋第一次这样撒娇，他们一直都忙，这样撒娇简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

可是，泽民却认真起来，他说，我们的孩子得吃。这样吧，为了我们的孩子，也是给你饯行，今晚我请你下馆子。说说，你想吃什么？

说到孩子，琴秋显得理智了许多，她说，真是从来也不曾想过，我们的孩子将要出生在莫斯科。她问他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泽民说，只要是你生的，男孩女孩我都喜欢。难道，你还……重男轻女？

琴秋摇摇头，可到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那样遥远的异地他乡……想到这点，琴秋面带忧色，便更紧地贴着泽民的身体。泽民安抚琴秋，说，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上会有考虑和安排的。

可我希望有你在身边。

泽民再一次俯身亲吻了琴秋，用热吻代替了所有的语言。对于生孩子，他们都很陌生，毕竟还那么年轻，琴秋才21岁，不可避免怀着对生产的羞怯、担心和恐惧。然而，她听他的，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组织，交给了党，又恢复了常态，一丝疑虑如杨花过庭，丝毫也没有影响她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无限向往和满怀着的无比信心。

1925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天将黑未黑，张琴秋、沈泽民和孔德沚坐着黄包车来到黄埔江畔，那里早已等候着一只小舢板。三个人走下车来，张琴秋和沈泽

民、孔德沚握手告别。他们谁也没有说话，所有的嘱咐都凝结在彼此的掌心。然后，张琴秋便朝小舢板走去，轻盈地一跃而上，舢板便离了岸，向着吴淞口悄然划去。

吴淞口正停泊着一艘3000吨级的轮船，那是奉苏联共产党的命令，运煤的同时，接应中国留学生。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有一百多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党团员前往。为此，中苏两党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苏共派了两个人前来接应，一个是杨明斋，长期侨居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一个是周达文，瞿秋白的同学，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工作。中共也派出了俞秀松和董亦湘，俱是中共早期活跃人物。同去的人当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孙冶方……有的张琴秋认识，有的不认识。

上船后，待大家都到齐了，便成立了以杨明斋、周达文、俞秀松和董亦湘为中心的临时党团支部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团结和召集大家，负责旅途中的一应事务。张琴秋被指定为支部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诫大家，虽然上了船，但只是旅途的开始，一点也不能放松警惕，外国租界当局和中国军阀政府随时都有可能上船盘查。不管遇上什么情况，大家都不要惊慌，要统一口径，就说是去苏联西伯利亚当劳工。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对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是一个惊雷式的震慑，苏联成为帝国主义最怀恨在心又高度予以防备的一个国家。

好在一切都很顺利。当船终于驶入公海，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回头望去，夜幕下的海涛翻卷着黑色的波浪，祖国在深不可测之中，正一点点朝后退却。

轮船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大约十天，晕船的人很多，张琴秋几乎吐出了五脏六腑，但她顽强地坚持着，没有对任何人说起她有孕在身的秘密。她只在心里想道，这个孩子是经历过不寻常考验的，远涉重洋，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所要做的，就是不能出任何意外，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对孩子十月怀胎的重任，到那时，她才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母亲。轮船上的张琴秋难受着，呕吐着，同时也幻想着，幸福着。

轮船好容易停泊在海参崴港，大家下了船，随即改乘火车。这是一趟漫长的行程，从海参崴到莫斯科7400多公里，要穿越严冬之中的西伯利亚大平原。11月的西伯利亚，苍凉、空旷，远天远地，深厚的积雪，满眼白茫茫一片。

此时的苏联，由于内战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阻碍，火车上煤燃料不足，只能用木柴代替，因此，沿途得不断地停下来补充燃料，把铁道旁事先码放好的木柴搬上火车。火车一路上就这样停停走走，每逢搬木柴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也都跳下车去，不用党团支部组织，就七手八脚地把木柴搬上车来。西伯利亚寒冷无比，下去一会儿就被冻得面红耳赤，但大家却神情兴奋，只觉得辽阔的西伯利亚真美，无垠无际的雪原委实壮丽。

苏联共产党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优厚的待遇，车上每天定时定量给中国留学生供应面包、黄油和方糖，而苏联本国乘客却享受不到这些。留学生们的情绪也十分饱满，有的唱着歌儿，有的慷慨激昂谈天说地。

不知怎的，张琴秋却想到那次与沈泽民结伴从上海去南京，那秀丽的江南景色与现在的莽天阔地一下子形成了天壤之别。她还记得那几支娇羞的荷花从车窗外相继掠过的情景，包括沈泽民无话找话的窘迫，回忆到这儿，她不禁又想念起泽民来了，不知这半个月来他都在做些什么？那两间小阁楼是不是由于她的远离而显得落寞、冷清？

车厢里忽然热闹起来，大家都争相传看着一首词，那是一首“念奴娇”，继而有人大声地念起来：

茫茫荆棘，
问人间，
何处可寻天国？
西出阳关三万里，
美你独自去得。
绰约英姿，
参差绿鬓，
更堪是巾帼。
猛进猛进，
学成归来杀贼。

试看莽莽中原，

芸芸寰宇，
频年膏战血。
野哭何止千里阔，
都是破家失业。
摩顶舍身，
救人自救，
认清吾侪责。
珍重珍重，
特此送你行色。

张琴秋问，这是谁写的？

有同学告诉她，作者是王经燕的丈夫，临行前特意写了为她送行。张琴秋看到了那位王经燕，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来自江西，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同样跨越了千山万水，朝着苏联布尔什维克靠近。好一个“参差绿鬓，更堪是巾帼”，张琴秋朝王经燕投去敬佩的一瞥。

词像是祖国亲人对每个留学生的赠言，于是车厢里很快一片吟诵之声。虽然，异国他乡景物一派陌生；虽然，火车需要不断地停下来补充木柴；虽然，车厢内气温很低，身体受到寒冷的严重侵袭，但挡不住大家一腔热血，万丈豪情，啊，莫斯科，莫斯科，你也看看这些来自中国的热血儿女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个个都抱着救国救民的决心！

火车走走停停，终于在11月23日抵达了终点站——莫斯科。大家欢呼雀跃着涌出车厢，急于要去看看红场，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殿堂。

○ 结识秦邦宪、王明、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留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阴影

中山大学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位于莫斯科市区沃尔洪卡大街。主建筑是一座坐西朝东的四层楼，融办公室、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医务所为一体。楼前有一个不小的花园，再外围，是一个宽敞的广场，整个校园让人感觉开阔而舒畅。

学生证很快发到了每个学生手上，出人意外，每个人都有一个俄文名字。张琴秋叫安娜·格拉西莫娃，这是她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的，也闹不清名字的含意是什么。校方大约也没有什么特别用意，只为了便于记忆，或者叫起来顺口，因为老师全是俄国人，中国名字对他们不太方便。不过也有学生就用俄文名字代替了本名的，比如，洛甫、沙可夫。而张琴秋对这个“安娜”似乎没怎么在意，她觉得父亲为她起的“琴秋”二字就很好，安娜若也能有这层意味，她或许会更喜欢。琴秋对着学生证上的安娜二字笑笑，感觉既亲切又陌生，这种陌生感一直保留下来，安娜这个名字她在回国后就很少用及。

中山大学是一所具有国际性质的学校，继张琴秋他们之后，陆续又有几批来自中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学生，中国不少国民党要员也把子女送到了苏联，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叶楚伦的儿子叶楠……嗣后从几个欧洲国家来的中共党员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学习的主要课程有世界通史、社会发展史、资本论、列宁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史、经济地理。老师基本都是苏联人，首先要学习的是俄语。

为了攻克语言关，第一学期每周安排了四个小时的俄语课，经过一个阶段的强化训练，大伙基本上能掌握俄语的准确发音。张琴秋有着很好的语言天赋，很

快便对俄语有了一定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苏联共产党以宽大的胸怀接纳着各国留学生，不仅政治上，生活上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怀，尽管苏联的经济才刚刚起步，许多方面都困难重重，但中山大学的每个学生不仅免交学费，而且吃、穿、住学校也一并包干。

一进校门，每个人就能领到由里到外的全套装备，包括衬衫、西服、大衣、睡衣，床上配有毛毯，还有俄式四方形鹅绒大枕头。按俄罗斯人的习惯，学校每天开五顿饭，早、中、晚餐外加下午的点和夜餐，食物通常是面包、鸡蛋、牛奶、香肠，还有鱼子酱，生活高出苏联一般的工人、士兵及党政机关干部。除此以外，每个学生每月还发给十几个卢布的津贴作为零花钱。

后来学校接受了中国学生的提议，按中国习惯每天开三顿饭，并专门雇了一个中国厨师做中国菜，因为学校里数中国学生最多。学生在这里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可见中苏两党对这些学生寄予的厚望。

张琴秋的困难是腹部一天天隆起来。

第二年春天，刘少奇率领中国职工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沈泽民也随之而来，这对张琴秋是个意想不到的福音。她已身怀六甲，腰身明显粗重。或许是出国前组织上就有所考虑，也有照顾张琴秋的意思，开完了会，沈泽民便在苏联留了下来，插入中山大学理论班。

当时的中山大学有六对学生夫妻，沈泽民和张琴秋是其中的一对。由于学生增多，原来的主建筑楼容量已经明显有限，学校就利用了附近的一所原沙皇贵族豪华住宅作为家属宿舍，沈泽民和张琴秋便住了进去。

1926年5月，张琴秋临产，生下了女儿玛娅。

玛娅是俄语五月的谐音，五月，对于沈泽民和张琴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忘不了如火如荼的五卅运动，顾正红的形象和那些死难同胞还时时出现在他们眼前。同时，五月的苏联阳光明媚，鲜花灿烂，沈泽民和张琴秋愿用这个名字寄托他们对女儿美好的希望和祝福。如今，祖国还在黑暗的统治之中，他们的奋斗必须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当张琴秋从护士手里接过女儿，第一次认真地端详着女儿时，忍不住发出了温柔幸福的喃喃自语：啊，五月，五月，你这出生在五月的小生命啊！

张琴秋由于生孩子的缘故，落下了课程，就转到第二期学习，与秦邦宪、杨

尚昆、李伯钊同班。

除了理论知识，学校还有意安排学生学习掌握必要的特殊技能，如野营训练、电台收发报、战场救护知识。叶剑英是当时中山大学特别班（又称“老头子班”）的学员，并担任野营训练营长，张琴秋是叶剑英手下的一名女学生。

课余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舞蹈、摄影、骑马、射箭、游泳、滑冰以及各种球类全有安排，张琴秋的性格热情奔放，兴趣又极其广泛，各项活动都喜欢参加，很快成了活跃分子，一度当选为俱乐部管理委员会主席。她还学会了很多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舞蹈，钢琴弹奏得尤其出色。在遥远的北国，种种艺术潜能在这个南国水乡女儿身上，几乎被推向了极致。

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陆续回国，张琴秋被留了下来，在中山大学当翻译。沈泽民和张闻天、王稼祥又到红色教授学院继续深造，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就很重视理论人才的培养。这期间，沈泽民不幸得了肺病，但他并没有当回事，学习的同时兼任翻译和助教。

玛娅在成长，健康而快乐，很快就能咿呀学语，继而蹒跚学步。这也是张琴秋的重大收获之一，大伙认为她既是漂亮优秀的学生，又是年轻而俊气的母亲。

王明也是1925年来中山大学的学生，人很聪明，各门功课和俄语水平都得到了米夫校长的青睐。他能把所学的马列主义倒背如流，说出话来引经据典，显得格外的能言善辩。他的政治敏锐性也超出一般同学，多种因素使得他渐渐浮出了水面。

苏联的党内斗争相当激烈，中山大学也不平静，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中，对所谓托派学生，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投入监狱，甚至发配到苏联边远地区去当苦力。这种气氛，造成了学生当中一种不正常现象：王明在米夫校长的羽翼下，拉帮结派，自立山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王明听不进任何反面意见，别看他外表眉清目秀，却十分工于心计，善于搞宗派活动。他作为安徽人，对大学里的“浙江同乡会”很看不惯，罗列了一些现象，蓄意将其诬陷为反革命组织。张闻天、沈泽民和张琴秋都是浙江同乡会会员，他们与王明的看法相左，认为该同乡会没有任何非法行为。

王明利用当时的政治空气，在中山大学内制造了一系列事端，一副不可一世、孤高在上的样子，导致了他与广大同学的偏离，引起同学们对他的强烈不

满，1929年的所谓“十天大会”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爆发点。

中山大学在每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都要由校党支部召开大会，对一学年的工作进行总结。由于党支部受到王明的控制和把持，许多党团员对校党支部的工作并不满意，于是就在会上纷纷提意见。而王明是非常刚愎自用的一个人，对意见不服，可敢于提意见的人又公然不买他的账，会议开得很糟糕，台上有人发言时，台下也鼓噪之声不断，明显形成了分裂之势。

大会整整开了十天，两方面仍然没有达成统一。这时校党支部抛出了一个《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由于两方面的针锋相对，决议案也讨论不下去，最后只好让大家举手表决。学生中本来就是党员少，团员多，所以这个决议很不得人心，解散团支部就是无视广大团员的存在，很明显，这是王明蓄意抬高自己的一个政治手腕。

可表决还是开始了。

到会500多人，坐了黑压压一片，但举起来的手却稀稀拉拉，一数，只有29个人。这29个人自然是很布尔什维克的了，由于其中的一个人年纪最小，个子也最矮，观点又常常动摇不定，所以大家就把这29个人说成是28个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来的。而整个团支部成员，只有陈昌浩一个人是举了手的。

张琴秋也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因为她是校党支部成员，必须首先带头维护党支部的决议。当时，这在张琴秋或许只是一个组织原则问题，而随着王明在党内历史上的臭名昭著，这二十八个半的阴影就很难被人忘记，而且总要被一次又一次不断提起，成为考验张琴秋对党是否忠诚的一个可疑之点，也是文革中她被视之为追随王明的一个口实。

○ “失踪”五年间，父母谢世。回到祖国时，女儿留在了莫斯科

张琴秋在苏联学习、工作了五年，使她成为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停留时间最长的人之一。这期间，不少在这里学习过的人走了，回到国内，投身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召唤着张琴秋和沈泽民，直到1930年中苏两党决定中山大学停办，两个人才感到为祖国献出自己的时机到了，并为之做好了充分准备。动身时，夫妻俩却不能同行，原因是，共产国际要将一封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信件让沈泽民捎带回去，选择沈泽民为捎信使者，是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共产国际为沈泽民制定的回国路线是，绕道法国，再转乘邮轮抵达上海。而张琴秋只能走另一条常规路线，越过国境，进入中国东北，再经哈尔滨，从水路绕回上海。

沈泽民在共产国际的护送下，先期离开莫斯科。归心似箭，此时的沈泽民似乎比张琴秋更加着急，在苏联呆了这几年，离实际的中国革命那么遥远，现在，终于要回到故土，能去为祖国做些事情了，他渴望着走向战场，渴望去参加战斗，他要拿起刀枪，一身戎装，冲锋陷阵，那是他最崇高的理想！来到法国上了邮轮后，他有一天竟在梦中激动得大喊起来：红军，工农红军，快，拿起刀枪，我回来了，我也要加入战斗的行列！

张琴秋晚走几天，她要安顿他们的女儿玛娅。

国内风云多变，斗争环境险恶，她和沈泽民都有所风闻，回去后他们有重大的使命，带着孩子，显然是不行的。经过商量，张琴秋和沈泽民决定把玛娅暂时留在苏联。好在苏联在这方面有细致而周到的安排，四岁的玛娅可以进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是专为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负责收容和培养他们的子女。在玛娅之前，儿童院里已经有来自德国、保加利亚、

匈牙利、南斯拉夫、西班牙、美国、日本、朝鲜和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六七十名儿童。苏联政府为这些孩子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儿童院里分设托儿所、幼儿班和小学班，对孩子进行苏式教育。张琴秋带着小玛娅来到了国际儿童院。一路上，琴秋不断吻着玛娅胖乎乎的小脸蛋，她无法预测这一别是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载。

玛娅睁着圆圆的大眼睛问，妈妈，你会来看我吗？

张琴秋说，会的，妈妈一定来看你。

那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呢？这里不是挺好玩儿吗？

张琴秋又抱着玛娅亲了亲她的脸，说，是的，这里是个温暖的大家庭，你要好好听老师的话。老师走过来，牵起了玛娅的小手，玛娅也在妈妈脸上吻了一下，举起小手跟妈妈再见。

女儿居然没有一丁点儿留恋的意思，张琴秋却感到了强烈的骨肉分别之疼痛，但她却不愿让女儿感觉出什么，于是她强笑着挥挥手，她的泪只能流淌在玛娅的身后。玛娅随着老师兴高采烈地走了，张琴秋感觉她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留了下来……

以后的几天，张琴秋做着回国的准备。

她和另一位女同学结伴而行。

回国的行程艰难曲折，她们先乘火车至赤塔，然后在苏方人员的护送下，徒步翻过一座不大的雪山，悄悄进入满洲里。由于错过了当日从满洲里开出的火车，她们在满洲里滞留下来。

满洲里的黄昏，在寒风中有着别样的苍凉和萧瑟，处处关门闭户。张琴秋和女伴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问路无人，投宿无门。偶有灯红酒绿处，挤站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见男客走过，她们格外热情地迎上去，故意做出摄人的妖媚狐眼。除此之外，没有在街上游走的女人，因而她俩的行动，给人一种不同一般的狐疑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她俩商量，只有去投奔党的地下交通站。交通站的情况是临行前苏共方面提供的，但同时也告诉她们，不一定很准确。这几年满洲里受到日本人的严密控制，原先的组织也许被破坏了，或者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去自找麻烦，免得惹起不必要的风波。

可是，张琴秋她俩别无选择，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照这样子游走下去也许

更危险。她们知道交通站的地址，可又不知道这地方在哪里，路该怎么走，只好寻人打听，这一来，她们是外地口音，更加引起了怀疑，警察自动地快步走了过来。一个警察朝她们喝道：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她俩回答说是探亲的。

警察问，亲戚住在哪里？

她们说，转来转去，没找到，白跑了一趟。

警察问，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她们互相指指，那个女同志比张琴秋年长，就说自己是嫂嫂，张琴秋则说自己是弟媳。

警察围着俩人转一圈，看了又看，又问，亲戚叫什么名字？

两个人犹豫了一下。在莫斯科她们就听说，北满这一带不仅遍布中国警察，还有不少日本暗探，住户都经过严格登记，随便编造很难蒙混过关。俩人低声商量了一下，冒险说出了地下交通站户主的姓名。警察表示要进一步核实，便把俩人带到了警察局。

拘留对两个人来说，倒不是最坏的事情，现在她们只担心一点，就是交通站户主的姓名与先前说的亲戚迁居无形中构成了自相矛盾，警察还会来进一步追究，怎么办？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认为户口登记造册大约只是近三四年的事，她们就把亲戚在北满的时间往前推移到七年之前。

那个女同志又说，如果警察再问亲戚的地址呢？

张琴秋灵机一动，刚才她们一路走来，她记住了路上一条小街的名称和一个门牌号，事到如今，就权且以此搪塞吧。

第二天，警察分局局长传讯了她们，盘问果然如她们所料，问到亲戚的姓名和住址，她们暗自庆幸，就照预先编造的回答了一遍。局长没再提出别的问题，但也没有释放她们，说是要继续调查，仍将她们拘留在案。之后的一个星期，没有人再理会她们。又过了几天，拘留她们的警察来对她们说，已经核实清楚，七年前，你们的亲戚住的是个破庙。

二人赶紧说，亲戚穷嘛。

警察紧盯着她们，说，庙里的和尚根本就不记得曾有人在那里借住。张琴秋分辩道，一定是当年的老和尚不在了，小和尚不知底细。

警察不动声色，猛然间断喝一声，用手指着她俩，说，我看你们是从那边（指苏联）过来的！没再等她们说话，就转身走了，门“哐”地一声关上了。

这下完了，她们想。可她们不能这样糊里糊涂让满洲里的警察就给打发了，她们才刚刚踏上国土，什么事情也没来得及做。警察难道真的抓住了什么把柄？对于这点，她俩一时判别不了，对外面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但她俩打定主意，还要跟警察继续周旋下去。

又是一连几天，没有人理会她们，她们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不知道是凶还是吉。大约又是一个星期过后，她俩被宣布释放，警察在外面大声地喊：走了走了，外边有人接！

俩人如同坠入了五里雾中，感到莫名其妙。出来了才知道，原来是地下交通站花了钱，把她们赎了出来。交通站的同志说，其实警察早已断定她们是从那边过来的，不过无意加害，只是想敲诈些钱财了事，这也还算是中国人的一点良心吧。交通站的同志为此而庆幸，说，好险，好险，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可就没这么便宜了。

张琴秋回到上海已是1930年年底，茅盾也于半年前由日本归来，并把母亲从桐乡老家接了过来。在沪团聚的日子是令人欢悦的。老夫人偶尔会问到孙女玛娅，无论他们如何解释，她老人家对把玛娅一个人留在海外，心里总是感到有点堵塞。

琴秋从沚姐那里知道，在她留苏的五年间，她的父母已经相继离开人世，妹妹张兰一个人流落在外，没有个音信。琴秋一下子懵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她想象不出遭受如此重大变故的家庭，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五年前，张琴秋秘密离开了祖国，五年间没有和家人通过音信，她的婚姻本来已使父亲不快，那么她的突然“失踪”，不知又给父母造成了多大的精神打击。她内心七上八下着，一幕幕往事在眼前回涌，怎么也不能忘记父母生前对自己的抚育和培养，特别是父亲五相公对她所寄予的期待和厚望。如今，再到哪里才能与他老人家求得一见，恳求得到他老人家的宽恕和谅解呢？

琴秋实在不忍心想象父母在临终前对自己的盼望，那干枯的老眼定如油灯将尽，可还在费尽心力地熬啊熬啊，希望能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凤生归来……她真不知道她的父母究竟把多少疑虑多少郁闷多少愤懑带去了另一个世界？张琴秋忍不

住更要想到父亲五相公，他那孩童一般的心智，那痴爱诗书的热忱和迂腐，那年轻时节的才华，那老来佝偻的腰背……这些都令张琴秋感怀万千，慨叹不已。张琴秋在心中默念：父亲，母亲，你们能原谅女儿的不孝么？她多想回到老家石门镇去看看，多想到父母的坟头上去跪一跪，拜一拜，痛哭一场，她没有能够在父母生前尽孝，至少应该到父母的坟头上去插几支香火，捧几抔泥土吧！父母至死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不知道她这几年都在干些什么。她原以为会有机会让父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可没有想到生命的步伐竟是如此的行色匆匆，二老居然双双谢世而去。她真的宁可三叩九拜，只想求得父母双亲的谅解，她不知如何才能使父母相信她所做的事情。

只有沚姐陪着琴秋默默流泪，她劝慰着琴秋道，树有枯荣，人有千古，琴秋，你要看开点。

琴秋说，真不知如何才能寄语父母，我的这颗心为他们流泪，流血……他们知道么？

沚姐帮她擦了一把涟涟而下的泪水，说道，老人走了是哭不回来的，不要过于责怪自己，老话不是说，忠孝不能两全么？

琴秋仍然哽咽不已，唏嘘不已。

第四章

○ 王明利用米夫的支持改组中共中央。她和丈夫被派往鄂豫皖

由沈泽民取道法国曲曲折折捎带回来的那封信，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后来被称之为“十月来信”。这封信中，共产国际严厉地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根本对立的错误路线，给予了彻底否定，同时，还对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瞿秋白和周恩来也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说他们是抹煞了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事实上，从党的整个历史上看，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次会上指出了李立三关于“党的组织军事化”口号的提出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的错误，批评了李立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革命的发展速度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不重视建立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广大群众的发动与组织，并从方针政策上做出了改动和调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朱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已经开始有了比较自觉的认识。

而共产国际无视这些，对三中全会以偏概全，使刚刚开始

的纠正“左”的势头无法继续下去。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时乘机打起了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拉拢并鼓动部分党员，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

王明比张琴秋早一年从苏联回国，他起先对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表示了坚决的拥护，而当得知共产国际的评价后，他就迅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并且四处进行反对活动。周恩来在政治局会上，指责过王明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王明依恃曾是中山大学的米夫校长这时已调到共产国际工作，自认为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将周恩来的意见当成耳旁风，几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标榜他带头反对了立三路线，执行了国际路线，坚决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现有的人员结构，要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重新成立临时中央机构。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被委派到中国来，王明的契机也终于到了，这也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方针路线上的一个转折。

王明不仅曾是米夫的学生，还兼任过他的中文打字员，这使米夫在感情上和王明非常接近，他对王明的信任超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任何一个人。米夫感情用事，在王明的鼓动下，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极力宣扬他写的一本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大多数人不赞同王明的观点，会上不断出现激烈的争执。每逢这时，米夫就以其特殊的身份，偏向王明。王明还对上一届领导成员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攻击，迫使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了中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任弼时、陈郁等五人为政治局委员，王明改组中央的目的达到了。而后，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驻留，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就操纵在米夫及王明手中，王明达到了控制全党的目的。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成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为了全面贯彻实施这个纲领，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充实”，“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局面就是对那时的写照。

沈泽民和张琴秋被派往鄂豫皖苏区。

起先，沈泽民是作为鄂豫皖党中央分局书记被委任的，没过几天，又对他进

行了改任。这其中的缘由有几分蹊跷，显然与张国焘的参与有关。张国焘原本是不把王明放在眼里的。王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张国焘已在共产国际彻底没了地位，失去了信任，但他在寻找一切机会想要重新证明自己。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得势后，张国焘立即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四中全会路线”，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英勇斗争，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时年只有26岁的王明，正需要张国焘这样的声音，虽说张国焘时下是凤凰落毛不如鸡，可他在中共党内毕竟也曾赫赫有名，于是，王明也就以自己的胸怀宽待了他，当张国焘表示要到下面亲自去身体力行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时，王明不能不考虑要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这样一来，就只有委屈沈泽民，他由鄂豫皖党中央分局书记改任为常委，兼任鄂豫皖省委书记。

与张国焘相比，沈泽民从品行上、气质上都更像一个文人。在那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年代，沈泽民与张琴秋，对于能到苏区去做一些实际工作，感到比什么都更有意义，至于职务上的升降得失，他们没有考虑过，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他们积极地做着种种临行前的准备。茅盾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我知道当时苏区战斗频繁，环境艰苦，但他们两个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出由衷的欣喜……”

临离开上海前夕，沈泽民和张琴秋去向瞿秋白夫妇告别。退出了中央政治局的瞿秋白，此时又回到了文学上，重新拿起了笔，从事写作和翻译。他只字不提六届四中全会，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而作为交谊很深的朋友，沈泽民和张琴秋都知道，在瞿秋白和王明之间，宿怨甚深。

早在莫斯科，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他对王明在中山大学的一些做法就提出过批评，特别是王明拉帮结派搞小集团，在瞿秋白看来，那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王明却把瞿秋白的批评看成是故意和他过不去。他仗着在中山大学的天时地利，对瞿秋白进行了排斥和打击。有一次，公然把一幅丑化瞿秋白的漫画张贴出来，对瞿秋白进行侮辱攻击。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当时也在中山大学，是特别班的学生，看到王明公然如此，气愤不已，她不能允许有人当众污辱她的丈夫，就一把将漫画撕了下来，揉成一团。王明一伙又趁机散布流言，说杨之华患了精神病。张琴秋和沈泽民听说后，连忙来到杨之华的宿舍看望了她，杨之华一见他俩就流下了热泪，她和张琴秋紧紧搂抱在一起。

沈泽民夫妇的到来，使瞿秋白感到很高兴，他说，“左联”文化运动也是一场革命，目前，他正和鲁迅一起，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杨之华遂起身给他们泡茶，并对沈泽民和张琴秋抱怨瞿秋白道，他现在每天写作在16小时以上，晚上总是在灯下熬啊熬啊，像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似的，这不，肺病又犯了。

沈泽民望着瞿秋白，说，这是何苦呢？来日方长，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瞿秋白知道沈泽民夫妇是前来向他辞行的，其实在他心里，也恨不得能立即到前方去，跟敌人刺刀见红地拼个你死我活，大丈夫宁可战死疆场，可是眼下……他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唉”地长叹一声，遏制住涌上来的情绪。他是从来不在人前喊冤叫屈的人，哪怕是自己的同志，他认为，那是组织原则。

瞿秋白收起自己心头的私念，对沈泽民和张琴秋能去苏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说，巩固和扩大苏区，就是要从土地革命中壮大红军，这显然是适合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你们去了，无疑是为革命增添了力量，是很好的事情。沈泽民相信，瞿秋白对党的忠诚早晚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他热切地对瞿秋白说，来吧，我们在苏区等你，我相信，你不久就会来的！

瞿秋白有些悲戚地摇摇头，他对有些事情比沈泽民看得透彻，可他没有作任何更深的说明，只默默地把自己的那块苏制怀表掏了出来，递给沈泽民，说，带上吧，留个纪念，苏区天天要打仗，这只表对你会有用的。沈泽民郑重地接过怀表，他知道瞿秋白此时此刻的心情，以及他赠表所要表达的意思，他把这只怀表郑重地放进贴胸的衣袋里。

临别时，张琴秋和杨之华难舍难分地相拥着，沈泽民和瞿秋白的四只手紧紧相握在一起。瞿秋白表现得十分深情，他说，祝愿红军不断壮大，不断取得新胜利！

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成了沈泽民和瞿秋白两个人的永诀；而这一块怀表，嗣后又作为沈泽民的遗物，托付给了后来人。

○ 旷继勋、曾中生被张国焘免职，徐向前、陈昌浩接替了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

1927年冬，起义指挥部一声令下，3万多农民自卫军、农民义勇队汇集七里坪，滚滚洪流似的，直取黄安城。不久，敌军一个师反扑过来，突袭黄安，守城义军起而应战，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总指挥战死东门，县委书记南门殉职。吴光浩不得已，率领72名战士舍命突出重围，上了木兰山，后又转回大别山，这样，大别山的名字就同井冈山一样响亮，鄂豫皖根据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又一个摇篮。

1930年2月，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将鄂豫皖三省边界20余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3月中旬，鄂东北、商南、皖西的红军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几个师改编为红一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任命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福田河一战使红一军和红十五军胜利会师。红十五军是成立于湖北阳新的红八军四、五纵队以及鄂东几个县的地方武装。会师后，红一军和红十五军重新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徐向前任参谋长，中央派曾中生前来，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个时期，鄂豫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军队连破敌人两次“围剿”，发展到15000多人。苏区面积西起平汉路，东至淝河，南达黄陂、罗田北部，北至潢川、固始南部，人口250万。曾中生作为一位具有广泛政治、军事、组织才能的年轻领袖，深得苏区广大军民的拥戴，苏区的各项事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1931年3月10日，党中央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一个明媚的春日，沈泽民头戴绣顶瓜皮小帽，身穿一袭绸缎紫袍，一手提着文明拐杖，一手由一身阔太太打扮的张琴秋搀扶着，由上海转道蚌埠，逆淮河而上，直抵正阳关。对于张琴秋，鄂豫皖是至关重要的一站。此前，她对革命的理解多半是纸上谈兵，来到这里，才开始接触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革命。

几乎是与此同时，在另一条道路上，分局书记张国焘和陈昌浩也经由武汉到达七里坪，不几天，他们会合于金家寨，鄂豫皖迎来了又一个历史时期。

5月12日，张国焘在新集主持召开了到来后的第一次会议，鄂豫皖中央分局宣告成立。委员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等11人组成，张国焘是钦定的书记。分局改组了鄂豫皖特区军委，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7人组成军委会，张国焘为军委主席。张琴秋被任命为彭杨军政干校政治部主任，蔡申熙为该校校长。张琴秋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只见她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干校的课堂上、操场上，以及一切她工作所及的范围内。张琴秋穿便服很漂亮，换上军装，腰扎皮带，佩带手枪，两腿打上绑带，她显得更为神气。张琴秋懂得，革命的胜利只能从武装斗争中取得。每天清晨，起床号刚刚吹过，大家就看见她已装束停当，来到操场上，和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每逢上战术课，她都赶去旁听、作笔记；学员们练射击、挖工事、投弹、刺杀，每次都能看到张琴秋的身影……她兼任的马列主义理论课与时事政策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学员们极为欢迎。然而，过了不久，张琴秋发现有些事情并不像她事先所想象的那个样儿。

谁都承认，鄂豫皖苏区从创立到建设都是卓有成效的，但不知为什么，张国焘却突然发难，认为以曾中生为首的原鄂豫皖特委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又迫不及待，对苏区整个党政军机关进行“全面的布尔什维克改造”。首先在中央分局原有11名委员的基础上重新组成七人常委会，剥夺了曾中生、旷继勋、蔡申熙等人的决策权。把全苏区八个中心县委的县委书记也换掉了七个，有一人还被开除了党籍。与此相配合，张国焘还提出要坚决改造红军成分，淘汰富农和地主豪绅分子，加紧肃反，消灭“改组派”、“第三党”和“取消派”。

张琴秋感到不可思议，沈泽民却解释道，新领导采取的措施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如不这样，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怎么往下贯彻？军事上，根据当时苏区存在的严重米荒，曾中生不顾个人处境，提出了南下蕲春、黄梅、广济的设想，他认为，解决军民吃饭是个大问题，饿着肚皮谈苏区稳固，只能是一句空话。张国焘不听，主张先去打当地民团顾敬之。开初，在向张国焘介绍情况时，曾中生就向张国焘介绍过顾敬之，此人不仅思想反动，而且依据地盘上的优势，很难对

付。以前打过，但由于他的堡垒分布零散，而且都在大山里面，易守难攻，没有多大收获。顾敬之这个人也很狡猾，他也不轻易进犯苏区，双方形成了井水不犯河水之势，你不犯我，我也不犯你，但那不是姑息养奸，曾中生是在等待有足够力量的那一天。可张国焘想，你曾中生干不了的事，难道我张国焘也干不了吗？你也不要太高看了你自己，欺侮我新来乍到。

部队硬着头皮上了山。

顾敬之果然是一块硬骨头，不好啃，选了几个点，强攻了好几次，一座堡垒也没能拿得下来，还使自己伤亡不小。指战员的厌战情绪也随之而来，说最主要是要解决粮食问题，饿着肚皮打谁也费劲，就是攻下顾敬之几个山地堡垒，还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这仗，打得有什么意义呢？

大约张国焘也感觉到了打顾敬之是操之过急，可他既然来到了鄂豫皖，总要弄出点足以证明自己的东西，他不能在这块响当当的土地上，躺在别人的功劳簿上，而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足迹。于是，张国焘突然间又提出要南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去进占安庆，威逼南京！

他冷不防出此“伟大”的计划，把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也许别的人还有所顾忌，不便于把观点直率地说出来，还是曾中生又一次站了出来。他认为作战是敌我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不能拿来当儿戏，出潜太、占安庆、逼南京，如果能成功，当然好，可就目前红四军的实力，那完全是不能胜任的，因而这个计划在他看来，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冒险主义。就眼下而言，最为吃紧的是粮食问题，因此，他说，我个人还是认为，红四军应该南下蕲、黄、广，从实际出发，既解决粮食所需，又可以进一步扩大苏区，同时调动和钳制正在威胁着江西苏区的敌人，可谓一石三鸟。对我们如此有利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干？

军长旷继勋也不同意张国焘的这个计划，他说，威逼南京？就凭我们区区一支红四军？也太小看蒋介石了。你知道在潜太和安庆这片广大的区域之间，国民党投放了多少军队？而且都是装备精良之师。别说我们一支红四军，就是天兵神将，想要越过这里的重重封锁，我看也不是一件易事。何况，时令正是七月，酷日似火，我们的供给，基本是菜多粮少，我们的战士……

陈昌浩、沈泽民却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张国焘一边。

陈昌浩说，旷军长，你这不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么？红军应该是一支钢铁军队，什么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照你这样瞻前顾后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再说，国焘同志是代表党中央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们都要竭尽全力支持他，而不能遇事这样推三阻四。沈泽民也支持张国焘，他完全相信这个计划是经过认真考虑，而不是一时的随心所欲。他说，革命，是干出来的，畏首畏尾可不行。不就是出潜太、占安庆、继而才威逼南京么？当年的太平军，不就打到南京去了嘛？不要小看了红四军。

旷继勋说，太平军是后来成了气候才攻打南京的，我丝毫不怀疑将来我们会有那么一天，可是现在……为时还早。

好了，张国焘不耐烦地一摆手，决定了这件事情。曾中生还想说话，张国焘却傲慢地表示：我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这件事，由我个人对中央负责。曾中生气地顶撞张国焘，他说，事情重大，关系到军队的前途，关系到鄂豫皖苏区的安危，这个责，你负得起吗？我看你这完全是不负责任！

张国焘不予理会。第二天，旷继勋就被免去了职务，徐向前接替了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贫寒，为有口饭吃，投奔旧军营，入伍当兵，因智勇过人，几年工夫，就升任营长、团长。但他看不惯旧军营里的腐败和上级欺压下级的作风，在他任团长期间，接触到了共产党，如梦初醒，感到这才是他所要追随的理想，于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提升为旅长，并拥有少将军衔。他所处的是军阀拥兵自雄的年代，一个旅长完全具备裂土自封、称霸一方的能力，继而借此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可旷继勋却反其道而行之，于1929年率全旅4000多官兵起义，成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总指挥。可惜那次起义最终没有成功，但旷继勋追随党的决心不变，1930年被派到鄂豫皖，和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一起，创建了鄂豫皖苏区。而张国焘却刚愎自用，他认为他就是主义，他就是真理。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曾中生和徐向前只有率红十、十一、十二师主力五个兵团出发了，并一举攻下了英山。按计划，下一步便是越潜（山）太（湖），进军安庆。

英山城内，曾中生和徐向前展开地图，这两个同样都是出自黄埔军校的人，想再一次以他们独有的军事眼光，仔细研究一下攻打安庆这个计划实施的

可行性。

英山，距安庆400多里地，中间全是白区，敌人布防两个多旅，一旦接上火，即使敌人不再增兵，对付起来都相当艰难。何况，敌人不可能孤军支撑。而红四军长途跋涉，毫无后方依托，再留下一个团守英山，实际出征的就不足五个兵团，任你再怎么英勇顽强，经得起磨砺，待一路打到安庆，还能剩下多大力量发得起足以震动南京的大反攻？

徐向前和曾中生面面相觑。一想到红四军进军安庆将会遭受到的惨重损失，曾中生抑制不住热血沸腾起来。他不是要和张国焘过不去，可红军的损失，就是党的损失，工农的损失，革命的损失。红军是鄂豫皖苏区得以存在壮大的保障，军长旷继勋已经为此被撤去了职务，付出了代价，他曾中生面对难题，又将如何处置？这一夜，曾中生彻夜无眠。

他是红四军政委，作为指挥员，他有指挥作战权。而同时，他更有责任保存军队实力，不去作无谓的冒险。过去，他不了解张国焘，但通过短短的接触，他发现要想说服张国焘，简直不可能，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然而，从英山指向蕲春、黄梅和广济，路途相对要短，只有240里地，最为有利的是，这一带基本都是老区，群众基础好，敌人的把守相对空虚，占住了天时、地利、人和。在这条线上，红军一样可以尽可能地把动静闹大，敌人不可能置之不理，必回师以对，那样的话，也在一定意义上援助了中央苏区。

曾中生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南下蕲、梅、广比出潜太占安庆有更多的优势，于是他干脆把心一横，以保实力为上。第二天，曾中生又征求了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的态度是明朗而积极的，为什么放着生路不走，偏偏要去走死路？这也促使曾中生果断地下了决心：兵发蕲、黄、广！

临行之前，曾中生把红四军的去向报告了鄂豫皖中央分局，留十二师一个团由许继慎率领镇守英山。南下的效果显而易见，共歼敌七个团，俘敌5000多人，其中有敌旅长王光宗在里面。缴获枪支1200多支，还有大批的粮食。有黄金20多斤，白银1800多斤，大洋7万元。部队士气由此大振。曾中生还派部队帮助恢复了当地的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军民沉浸在一片欢腾和喜悦之中。

张国焘却异常气愤，他感到曾中生这个人，将是他在鄂豫皖一个巨大的绊脚石。他立即派陈昌浩去替换曾中生的职务，让陈昌浩把部队带回新集来。

○ 眼见红军名将许继慎惨死在张国焘的马鞭下，她痛苦地捂住了双眸

通过曾中生这件事，张国焘打定主意，必须改组这支军队，特别是部队领导层。要结合肃反，把声势搞大一点，借此提高他的威信，巩固他的领导地位。他把希望寄托在对曾中生的打击上，认为只有对曾中生打击得越狠，才越可能接近他的目的。

张国焘发动团以上干部，对曾中生进行批判，指出他公然抗拒中央分局，擅自改变作战路线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证明他对六届四中全会带着很大的抵触情绪。可结果出乎张国焘的意料，大多数人反而认为曾中生的军事方针是正确的。不正是由于红军主力在蕲、梅、广的缴获，才改变了部队一天只喝两餐稀饭的状况，从而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处境吗？

张国焘看到众怒难犯，在他心里，反而更加坚定要改组军队领导层的想法。对曾中生，暂时只让他离开了领导岗位，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整治手段。来日方长，他放了曾中生一马，事情却从许继慎身上打开了缺口。许继慎北伐时期是叶挺独立团的一营营长，在著名的汀泗桥战斗中，与敌苦战18个小时，终于扭转败局，为叶挺团带来“铁军”的称誉。后来，叶挺出任国民革命军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许继慎继任叶挺团团长，在国共两党以及社会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就在红四军打下英山又掉头南下的当儿，许继慎奉命率领红十二师一个团留守英山。这时，有一个人来到留守司令部，自称是许继慎的旧友，说有人托他转交一封信。许继慎请进来人，一看，又是那个钟梅桥。这个钟梅桥几个月前到麻埠找过一次许继慎，说和许继慎是旧识。许继慎曾经名振一时，确实有许多相识，但这个钟梅桥，他却想不起来在哪里有过交往。这会儿，钟梅桥双手捧上一封信，许继慎一看落款，有些呆了，竟是曾扩情。曾扩情是蒋介石身边的人，许

继慎立即警觉起来，问钟梅桥，你是干什么的？钟梅桥嘻嘻笑着，说，大家都是朋友，我敬你们的声名，在你们中间走走。许继慎勃然大怒，正色道，少来江湖上那一套，我与你素不相识，你却鬼鬼祟祟，两面穿梭，目的必然不可告人。来人，把这个钟梅桥给我绑了！

钟梅桥送来的原来是一封“劝降”信，信上说，蒋委员长很看重你的才华，非常欢迎你能为党国出力，若肯屈就，职位没有问题。你若还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与钟梅桥直接面谈。蒋委员长已经有吩咐，我定照办就是……许继慎感受到了莫大的污辱，十分气愤，当即命人连人带信，一起交到了军部。

曾中生和徐向前很快审问了钟梅桥，两人看法一致，断定这封信是敌人的阴谋，故意使的离间计。部队回来后，他们便把这件事向鄂豫皖分局作了汇报。听到这些，张国焘眼睛陡地亮了，这不是“AB”团是什么？他才不像曾中生、徐向前想得那么简单，曾扩情为什么单单给他许继慎写信？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许继慎受到了严刑逼供，被打得遍体鳞伤，折磨得死去活来，又是坐老虎凳，又是灌辣椒水。但许继慎钢筋铁骨，说他根本不认识钟梅桥。张国焘又指使人对钟梅桥施以毒刑，钟梅桥受刑不过，终于编造出一套许继慎等人企图发动兵变投靠国民党的口供来。

张国焘亲自坐镇，组成了临时革命法庭，要对许继慎进行公开审判。张国焘来到鄂豫皖之始，曾有一段时间想拉拢许继慎，一起来对付曾中生和旷继勋，他没想到许继慎是个爱憎分明的人，看不惯张国焘阳奉阴违的那一套。加上张国焘在军事上瞎指挥，许继慎对张国焘的态度就明显冷淡，这令张国焘十分不快，从心底对他产生了嫉恨。

公审大会在百雀园外的河滩上召开，张琴秋看到，遭受了酷刑的许继慎被用担架抬上了会场。张国焘端坐在主席台上，俨然充当了审判官。他对许继慎进行严辞审问：许继慎，你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搞兵变，你没有想到会败露得如此之快吧？当着大家，必须老老实实交待你的罪行！

许继慎虚弱地躺在担架上，他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他听张国焘这么一说，居然一挺身从担架上站了起来，双目喷火，怒视着张国焘，用尽力气一字一顿地说，张国焘，你到鄂豫皖来都干了些什么？大家都是看得见的。你撤了旷军长，逼走了曾中生，团以上干部被你抓的抓，杀的杀，什么“改组派”、“AB

团”、“第三党”，你这是借肃反之名，行剪除异己之实，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我许继慎，一生身经百战，对党、对革命、对红军的忠心，苍天可鉴，我不怕你嫁祸于我，但你祸害革命、祸害红军，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张国焘恼羞成怒，没有料到许继慎死到临头还这么刚硬，他命人将许继慎绑在一匹马的尾巴上，张国焘自己走上前来，挽起袖子，一鞭子下去，马拖着许继慎虚弱的身体，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狂奔起来。太残酷了，张琴秋用双手捂住了双眸……

大肃反的凶焰不断蔓延，先从军队的各级干部到战士，又从军队蔓延到地方，据《皖西革命史》上记载，“在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而据徐向前回忆录，“将近三个月的肃反……红四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幸存者只有王树声、倪志亮，而团、营、连级干部，就换了三四遍。”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邱县委全体干部被杀。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48名干部被杀掉45名。英山苏维埃政府11人被杀掉10人。还有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肃反也肃掉了徐向前的结发妻子程训宣，王树声的弟弟、弟媳、嫂子也都遇难。许多根本就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为何物的忠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无辜遇害，有的儿童团员被害时才只有十三四岁。

张国焘的做法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有人贴出了公然写着“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的标语，相反，张国焘却认为肃反是非常有必要的，鄂豫皖苏区一时节血雨腥风，张琴秋感到惶惑。

彭杨军政干校一批一批来不及培训的新面孔，出去以后就莫名其妙地消逝了，而培训的速度根本抵不上肃反的速度。张琴秋开始产生了怀疑，这样的肃反运动，究竟对革命有利还是有害？她简直难以置信：杀掉的难道全都是革命的异己？这些人大多土生土长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来历可以毫不费力上溯好几代，应该说，他们在自己乡亲们面前，没有任何秘密可言，那么，那些所谓的罪证，又何以能够成立呢？鄂豫皖不就是在他们手中诞生的吗？他们原来不都干得好好的吗？再说，那些无辜的妇女和孩子，他们的罪过又从何而来呢？

张琴秋几次向沈泽民提出自己的疑问，沈泽民开始还解释几句，嗣后，解释变成了搪塞，再后来，他干脆瞪着眼不吭声了，就让琴秋一个人嘟嘟不已。当琴秋含着泪摇着他的肩头反复询问时，他才说出一句：“革命，怎么能够不流血呢！”

○ 张国焘落入蒋介石的“口袋”。村道上，徐向前默默注视着英姿飒爽的张琴秋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引起了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早在半年前，就在广州成立了又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公开同南京政府分庭抗礼，“九一八”事变更使广州有机会发起对蒋介石集团的猛烈攻势，逼迫蒋介石不得不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职务，宣布“下野”。蒋介石的所谓“下野”只不过是一种故作姿态，而对红四军，形势却显露出一个也许可以往外围发展的难得的机遇。

1931年11月，原红四军、红二十五军以及彭杨军政干校合编而成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担任了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张琴秋调任河口县任县委书记。

为打破蒋介石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红四方面军刚刚成立，就发起了著名的黄安战役。黄安战役历时43天，歼敌15000多人，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还有迫击炮10多门，电台一部。这部十五瓦电台，使红四方面军很快沟通了与苏区中央局和湘鄂西苏区的联系，红四方面军由此进入了无线电通讯时期。

接着，红四方面军又相继发动了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川）光（山）战役，三次战役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共歼敌6万多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就达40多个团。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都得到全面武装，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鄂豫皖苏区已有正规部队45000人，地方武装20万人。根据地人口达到350万，县级政权达到26个，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的无限生机构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他重新调整了全国“剿共”总战略，把鄂豫皖苏区放在围剿之首，正式成立了“鄂豫皖剿总”，亲任“剿总”总司令。他调集了26个师另5个旅约30万人，其中胡宗南第一师、黄杰第二师、李

玉堂第三师、徐庭瑶第四师、蒋鼎文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李恩塑八十师、蒋伏生八十三师、孙元良八十八师和汤恩伯第八十九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飞抵汉口亲自督阵。

按照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意思，在潢光战役结束后，就立即休整部队，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做好一切准备，反击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然而，张国焘完全沉浸在胜利之中，提出了“攻下麻城，攻下宋埠，打到武汉去”的口号。

又是一个酷热的夏季，由于长期露宿在外，湿气太重，不少战士的脚都溃烂着，流脓，流血，行军打仗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有的战士打摆子，一阵发冷，一阵发热。因此，徐向前一点也不赞成现在就去攻打麻城，他说，战士们马不停蹄，已经奔波转战了八个月……张国焘不以为然，正告徐向前道，慈不掌兵。坚持非攻麻城不可。无奈之下，徐向前、陈昌浩再次领兵出击，几乎投入了红四方面军的全部主力，围铁桶似的，把麻城团团围住。

守敌张印相深知徐向前围点打援战术的厉害，他一方面严防死守，另一方面，不断向蒋介石告急，以期速派援兵。

而蒋介石却另有图谋。当蒋介石看清了红四方面军在麻城投入的兵力，他不禁作了另一种盘算，他已料到鄂豫皖苏区其他地方的防守必然空虚，于是，他在心中忍不住“嘿嘿”地冷笑道：徐向前，徐向前，这一回，我要让你顾此失彼！

蒋介石对徐向前是有印象的，但印象不佳。那还是他在黄埔军校任校长期间，年轻的徐向前作为黄埔一期生，荣幸地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可徐向前相貌平平，行为拘谨，尤其是他的山西口音，令蒋介石十分不快地联想到阎锡山。阎锡山给蒋介石留下了非常讨厌的记忆，因此，徐向前虽然和阎锡山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口音相似，蒋介石就再没有把这个山西学生放在心里，他甚至预测过徐向前，往后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人不可貌相，何况以口音度人。徐向前日后的一系列作为，却令蒋介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刮目相看，尤其当鄂豫皖成了他的心腹大患时，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从前对徐向前的估计，完全给拧反了。可这一次，也许机会真的来了，蒋介石要借红四方面军攻占麻城之际，对鄂豫皖展开全面攻势。

接着便是霍城失守，罗山失守，对张国焘而言，坏消息接二连三，但这些都不足以引起张国焘的重视，他是铁了心肠攻麻城，攻宋埠，然后一举进攻到武

汉去。蒋介石一路进展顺利，鄂豫皖的地方武装对蒋介石的正规军来说，不堪一击。现在，蒋介石把目标瞄向了七里坪。七里坪是苏区重镇，七里坪一垮，下一个目标就是黄安，只要攻下黄安，整个苏区便就是盘中之餐。为此，蒋介石整合了八个师，气势汹汹往七里坪一步步逼近。

看到这个架势，张国焘这才土地爷逮蚂蚱——慌了神了。他这才对孰轻孰重有了一番比较。如果七里坪失陷，那攻取麻城简直就没有丝毫的意义。这时，他才不得不下令解除麻城之围，要徐向前和陈昌浩立即回师黄安，保卫根据地！在这之前，徐向前不止一次提出要撤麻城之围，张国焘不予理睬，现在接到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料定事情严重了，不敢怠慢，连夜从麻城往外撤。

麻城到黄安，有120多里山路，所谓会走的一天半，不会走的得两天。陈赓率红十二师最先从麻城撤离，先头团红三十六团一路急走，于第二天清晨就赶到了黄安城南的冯寿二村。没等喘口气，敌李默庵部第十师一个旅也已经赶到，两军很快就接了火。红三十六团阵地前面，是一片水汪汪的稻田，敌人朝稻田趟过来，徐向前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挡住敌人，为后续部队赢得时间！

这是一场恶战，敌众我寡。红三十六团的干部战士抱定一个宗旨，活不缴枪，死不丢尸，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再前进半步！他们沉着应战，机智英勇。当敌人攻到跟前的时候，他们毫不示弱，用大刀、刺刀也要把敌人砍倒，稻田里横七竖八躺着敌人的尸体。敌机也在低空飞来飞去，更多的敌人在飞机的机翼下再一次攻上来，边攻边喊：捉活的呀！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左右，红三十六团伤亡很大，直到倪志亮率红十一师赶到，徐向前才稍稍松了口气。

正当这时，敌侧后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说什么也料想不到，原来是河口县独立团在县委书记张琴秋的带领下，风风火火赶来助战，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向敌人发起了猛烈冲击。顿时，红军声威大振，十几名战士从死尸堆里再度跃起，杀向敌群。入夜，红军最后一支主力红七十三师到达冯寿二村。在村道上，徐向前默默地注视着英姿飒爽的张琴秋，一声未吭，又缓步走了过去，他把这个张琴秋的印象深深地留在了心底。

李默庵在下午的激战中，队伍已退到河东口的一块高地上，此时四周鸦雀无声，一点动静也没有。徐向前瞬间突然敏感地意识到，李默庵是在等待援军，等着北路陈继纵纵队和南路汤恩伯八十九师一起实施对红军的三面合围！张国焘在

山顶上的指挥所里，听徐向前这么一说，立时大惊失色。徐向前提出放弃黄安，他强调说，否则，将要陷入重围之中！

张国焘这一次没有推三阻四，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队伍迅速撤出黄安，连夜朝七里坪方向转移。七里坪西门外有一条倒水河，河东岸山连着山，岭挨着岭，徐向前料定敌人会追击而来，他便把全军分布在河东岸一线排开。他观察了这里的地势，在他看来，在这里打一场反攻，有取胜的把握。他仍然用他屡试不爽的老战法，先用顽强的阻击战大量消耗敌人，待其力量与士气渐次耗尽，再突然发起反攻，从两翼迂回包抄，分割聚歼，将敌吃掉。

徐向前这一次的对手又是黄杰。黄杰是徐向前在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徐向前深知这位老同学会用什么样的战法来对付他。而红军武器装备上处于明显的劣势，没有大炮，更没有飞机，要想大量而有效地重创敌人，只有依靠肉搏战，用大刀和枪刺。这样思忖着，看到敌前锋已越过倒水河，是时候了，徐向前沉着地对电话员说，给我接王树声！话筒里立刻传来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沙哑的声音：总指挥，我请求出击！

好！不谋而合。徐向前又进一步叮嘱，注意分布兵力，防止敌人炮击。

明白！王树声回答得斩钉截铁。

徐向前又让把电话接到红十师指挥所，对师长王宏坤说，准备出击，要坚决把敌人消灭在河滩上！顿时，刀光剑影，杀声阵阵，敌我杀成一团。

黄杰密切注视着战况，这一仗的意义对他非同一般，成败尤其重要。

黄杰和徐向前不同。黄杰在黄埔期间就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而踌躇满志。毕业后果然被放在蒋系第一军何应钦手下，几年工夫，就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尉排长上升为中将师长，他满眼辉煌，感到前途无量。他和徐向前遭遇在商潢战役，没想到徐向前会给他一个下马威，把他打得一败涂地，率部被迫撤到信阳。但他不甘心，特别是不甘心败在徐向前手上。他把这次七里坪之战当成一次雪耻的机会，只能赢，不能输，这是对自己、也是对蒋委员长的许诺。可是，他的部下一见到红军闪光的大刀就胆寒，肉搏不是他们的强项。而两军已是搅在了一起，飞机、大炮又全都派不上用场，他的心头禁不住掠过一阵不祥之兆。为了扩大军威，也给自己壮胆，他突然命令再增加四个团，杀吧，杀吧，他就不信，红军是铜头铁臂，杀不怕。红军战士愈战愈勇，只听得杀——杀——的吼声漫山遍

野，惊天动地。肉搏继续着，黄杰真切地感到了部下的力不能支，终于，他极不情愿地听到有人发一声喊，随即看到他们掉头往后溃退而去。他妈的，谁领的头？战场上最怕有人带头逃跑，只要有人开了头，接下来的局面就是所谓的兵败如山倒，地陷水倒流。黄杰心里狠狠地骂着，想道，他一定要追查出这个带头逃跑的人，当众枪毙。

徐向前看出时机已到，他立刻又把电话接到各个师指挥所，下达了总反攻令。顷刻，冲锋号冲天响起，红军的喊声如山呼海啸，冲啊——千军万马朝着溃败的敌人群起直追。

黄杰恨不得闭上眼睛，他不忍心看到如此局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一群侍从的护佑之下，黄杰也不得不起身上马，尽管他是那么的不甘心。但时局不许他有半点迟疑，在徐向前面前，他不得不再一次悻悻而去。

七里坪一战以红军的胜利告一段落，苏区局势并没有因此而有多大好转，敌人又在进一步组织力量朝着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扑来，鄂豫皖正一步步陷入深重危机之中。

○ 沦陷的苏区遭到血洗，她没能说服丈夫沈泽民一同撤离。别离的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天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

张琴秋前不久已经离开了河口县委，升任为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她得悉主力红军要跳到外线去，而沈泽民却执意要随鄂豫皖省委继续留在苏区，便策马急驰，连忙从红七十三师驻地赶往黄柴畈，她想问问红四方面军的详细情况，又不想让沈泽民留下来，事情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夫妻的再度分别。她很清楚，红军主力一走，沦入敌手的苏区将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况！鄂豫皖省委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沈泽民作为省委书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如何又能把握住鄂豫皖的前途和命运？何况他的身体又不行，在苏联落下的肺病，正严重地折磨着他。一路急驰，快马加鞭，张琴秋只想早点见到沈泽民，劝他也跟部队一起行动。放弃鄂豫皖，这并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何必要自己那么大包大揽，顶天立地？

来到黄柴畈，张琴秋把战马拴在一棵大树上。此时，沈泽民正在自己的屋里埋头伏案，写着什么。沈泽民的情绪仍然处在激愤之中，他对张国焘的决策痛心疾首，一阵燥热涌上心头，写着写着就忍不住咳嗽起来，张琴秋不由一阵心疼，悄然上前，轻轻捶着他的背。

沈泽民不知道张琴秋已经站在身后，猛一回头，随即抓住她的手。正想说话，又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嗽，把一张脸憋得青紫，半天才咳出一口带血丝的痰来。张琴秋一惊，沈泽民却对她摆了摆手，好容易缓过一口气，才说，老毛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张琴秋仔细打量着沈泽民，见他近些日子又黑又瘦，如果红军主力再一撤，他的境况肯定比现在还不如。于是，她慎重地对他说，你也随主力红军一起走吧，留下来的艰难可想而知，也难以设想，这局面不是你个人能挽救得了的。

不，我不走！什么暂时跳到外线去，那就是临阵脱逃，我就是为鄂豫皖死

了，也死得其所，绝没有半点动摇。

可你这身体……我真的放心不下呀！泽民，你也别太执拗，听我一句话吧，茅哥（即茅盾）不是叫你去上海治病么？我看，也未尝不可，要不，你现在就……

不，谁也不能在这时候让我离开鄂豫皖，我对这里是有责任的！沈泽民气恼地打断了张琴秋的话。

可是，泽民……

没等张琴秋再说出话来，沈泽民又进一步说道，我的岗位就在苏区，我的责任就是要和苏区的广大军民一起，坚持不懈地进行武装斗争，把敌人赶出去，保卫我们好不容易取得的革命果实！

事情原本是这样的，四方面军在被动之中只有再次向金家寨转移，而金家寨也难以成为久留之地了。蒋介石近来的心情很好，这一次的围剿大见成效，因而，他悬出了重赏，对陈继承、张钊、卫立煌所部称，谁先攻下金家寨，就以谁的名义重新命名金家寨。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经过连日作战，苏区已显出疲萎之势，于是陈继承、张钊、卫立煌所部奋勇而来，在他们眼里，金家寨就是一块香饽饽，谁都想抢上去先咬上第一口。

张国焘灰白着脸，在屋里踱来踱去。想来想去，他感到硬抗是不行了，几经斟酌，不得已，再一次做出了撤离金家寨的决定。金家寨很快落入敌手，这回是卫立煌抢在了陈继承、张钊之先，向蒋介石报了捷。蒋介石大喜，在夫人宋美龄的陪同下，亲临金家寨，去为卫立煌庆功。

卫立煌受宠若惊。蒋介石大笔一挥，把包括六安、霍山，河南的固始、商城在内的部分地区一并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了“立煌”县。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赤县房屋一律烧毁，赤区男丁一律枪决”，沦陷的苏区立时遭到一片血洗，乡亲们趁夜深人静，扶老携幼，逃往深山老林。

以沈泽民为首的鄂豫皖省委痛心疾首，对红军相继放弃七里坪、新集、金家寨等苏区重地感到极度失望。沈泽民和张国焘之间的矛盾也由此而来，并渐渐发展得愈来愈不可调和。

季节不等人，时已入秋，红四方面军在不停的辗转跌宕中看到入眼的山林、庄稼都一色的黄了，部队好不容易在一个名字叫黄柴畈的小山村停了下来。红四

方面军刚在黄柴畈落脚，黄杰率领的第二师便尾随到了眼前，旷继勋奉命出击，他带领一支敢死队，英勇无畏扑向敌阵。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旷继勋和战士们把这些日子以来，左冲右突马不停蹄却仍然失去了大片根据地的仇恨全都集中在手中的武器上，手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没有半点可趁之机。黄杰注定不是红四方面军的对手，尽管他对在商湟之战、七里坪之战的耻辱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但这次也仍没能占到便宜，旷继勋及其部下抵死相拼，共歼敌4000人，致使黄杰的第二师再次遭到重创，不得不鸣锣收兵，仓皇而去。

趁敌人偃旗息鼓的当儿，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省委在黄柴畈的一间土屋里，召开了最后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到会的除了张国焘，还有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徐宝善、王平章、吴焕先，会议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红四方面军往何处去？

气氛有些沉闷，因为谁也把握不准下一步红四方面军以及鄂豫皖苏区的命运，由于近来的连连受挫，大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一张桌子上点着一盏摇晃不定的小油灯，众人围着蚕豆大的灯芯坐了一圈。

徐向前总感到会场上仿佛少了什么，他的眼睛掠过会场上几个人，猛然想到，蔡申熙不在了。

蔡申熙在冯寿二村那场战斗中，胸部中了一弹，当时就血流如注。转移途中，徐向前见了他一面，他正在担架上，由两个战士抬着。他闭着眼睛，呻吟着，脸盘明显地消瘦下来，伤口还往外渗着血。忽而，蔡申熙大声地叫了起来，抬担架的战士告诉徐向前，一点止疼药都没有了，蔡军长一直咬紧牙关坚持着，实在痛急了，他就对身边的战士说，别费劲了，把担架放下，给我一枪算了。战士流着泪，徐向前听了也很难过。徐向前和蔡申熙也是黄埔同一期的老同学，来到鄂豫皖后并肩作战，情同手足。蔡申熙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曾任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后调到鄂东，任鄂东特委书记，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创建人。

徐向前上前扶住担架，俯下身子对蔡申熙说，你一定要挺住，到了宿营地，就会有办法的。蔡申熙听出了徐向前的声音，睁了睁视线不清的眼睛，他说，你不要管我，大敌当前，你去……照管军队……说着，还吃力地摆了摆手。徐向前目送着蔡申熙的担架从他眼前走过，心里针扎一样难受。当徐向前得知蔡申熙牺

牲的消息，忍不住落泪了。他想，形势如此严峻，红四方面军偏又损兵折将，蔡申熙，他还那么年轻，就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

张国焘轻咳一声，打断了徐向前的思路。张国焘在会场上枯坐了一会儿，看到大家都有等他的意思，也就当仁不让。他说，局势大家都看见了，我就不多说了，凑这么个空儿，也不容易。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红四方面军的出路。我倾向于跳到外线去，在根据地无异于守着等死。说到这里，张国焘顿了顿，像是在等大家的反应，但他紧跟着就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现在我们就来商讨一下如何突围。

沈泽民呼地拍案而起了，大声地说，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红四方面军跳到外线去！那就是等于逃跑，等于把鄂豫皖苏区拱手让了出去。这不叫逃跑主义叫什么？！

张国焘反问，那你认为，我们眼下该怎么办？

留在苏区，坚持战斗！沈泽民说得非常坚决。

张国焘叹了口气，说，我又何尝不想留在苏区，坚持战斗？可现在的情形，你难道还看不出来？硬撑下去，只怕输得更惨。只有暂时跳出去，寻找机会，再打回来。

不，我不同意。沈泽民磕了磕他时常叼在嘴边的小烟斗，情绪难以保持平静。他说，我不认为红四方面军已经衰弱到了如此地步，也决不会衰弱到如此地步！我们最大的后盾是广大苏区人民，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少许一点失败，就把自己全盘给否定了，那不是灭自己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了？！

张国焘不高兴了，反问沈泽民，你这是什么话？

张国焘在历史上犯过右倾错误，从此他就像秃子护头，十分敏感。这会儿他从沈泽民的话里，仿佛听出了弦外之音，像是有意在亮他的底，揭他的短。张国焘的声音高了起来，他刻意强调，跳出去，是为了更好的打回来，红四方面军能够发展到现在不容易，对敌斗争，一方面要英勇顽强，更重要的，还要善于保护自己，减少损失，那对革命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沈泽民反唇相讥，说，红四方面军发展到现在的的确不容易，可是难道鄂豫皖苏区发展起来就容易么？你也看看已经沦陷的苏区，都让蒋介石糟踏成什么样子了，无计其数的干部、群众、红军家属、伤病员被枪杀、被活埋、被关押起来，

大批青年妇女被蹂躏、被贩卖，仅白沙河一带就有2000多青年妇女被强行卖到外地，去做皮肉生意……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工农的队伍就要保卫苏区和苏区人民，而今苏区人民在流血，红军却要跳到外线去，这不是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又是什么？我坚决反对跳出外线，哪怕人全打光了，我个人也要死在苏区，和人民群众一起，这才是红军应有的气节！沈泽民铁骨铮铮，他那在鄂豫皖蓄起来的小胡子，使他在外观上和从前大不一样。

张国焘对沈泽民的话不以为然，而且此时，对沈泽民真感到厌烦透顶，他搞不明白这个人怎么这么死脑筋，事到如今，居然还认死理，似乎非要与苏区共存亡了他才心安理得。那么，就让他沈泽民自己去共存亡好了。这样想着，张国焘就在心里进一步谋划如何摆脱这个沈泽民，他既要使红四方面军跳出外线，还不能让这个沈泽民揪住他张国焘的衣襟死死不放。

张国焘凝住眉头，似乎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才说，泽民同志的话，其实也不无道理，红军都走了，苏区怎么办？可眼下的局势，根据地越来越小，大部队全都淹留于此，也施展不开。我看这样，不如折中一下，将七十四师、七十五师、独立四师一个团和一个独立团留在苏区，由鄂豫皖省委统一领导，坚持斗争，其余部队，随中央分局暂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路以西寻找红三军，一起展开活动。

沈泽民仰天长叹，他感到大势所趋，可他却无力挽回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外线去的安排，尽管在他看来，那就是逃跑主义。他只好说，好吧，好吧，我就是死了，也要死在鄂豫皖苏区。我们这些人，不是早就做好了为工农牺牲的准备了么？

沈泽民对张琴秋简要地叙述了事情的前后经过。见沈泽民斩钉截铁，主意已定，张琴秋知道，再是什么样的劝说也无济于事了。她的眼泪禁不住流淌下来……从大局上看，她辨不清究竟是该走还是该留，可从夫妻感情上着眼，她这一走，很可能就意味着和沈泽民的最后分离，而这无论如何是琴秋所不情愿的。虽然同在苏区，也是相聚时少，分开时多，在感情上他们却没有分离。而一旦部队跳出了外线，虽说是暂时，她和泽民也会受到时空的无限阻隔，尽管对于革命者，早就摒却了儿女情长，可这心里，却又是那么的恋恋不舍。

见琴秋如此，泽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把琴秋拉得离自己更近一些，语气柔和起来，说，这两天，我总是火气很大，你别怪我，其实我也不是故意对谁，

我的脾气，你是最清楚的。你也别为我牵肠挂肚，事到临头，你是非走不可，而我也非留不可，这就是上天赋予我们两个人不同的责任。你走吧，不要像个寻常小女子那样哭天抹泪，坚强些。其实你很能干，从各个方面，连徐向前也是这样看的。这些，我都不用对你有太多的担心。只是有些场合，在有些事情上，要从我身上吸取教训，要学会保护自己。沈泽民一面说着，一面用手轻轻为琴秋揩去颊上长流不断的泪水。

琴秋不由自主地抱住泽民，她多么希望事情真的像张国焘预见的那样，只是暂时跳出去，然后再很快地打回来。这时的沈泽民反而是客观而冷峻的，他眼见张琴秋上马而去，望着她的背影愈去愈远，才有些伤感地喃喃自语：红军主力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

离愁别绪不只在张琴秋和沈泽民心里激起波澜，除了留下来的部队，还有1000多重伤员也不能和所在部队一起跳出外线，部队要轻装，这些抬在担架上的伤员只能成为部队的累赘。可他们又不属于鄂豫皖省委，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听天由命。担架被放了下来，伤员们仿佛都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命运，他们没一个人怨天尤人，他们对战友们说，你们就放心走吧，别再管我们了，我们就是死了，魂也追随革命，永远会和你们一起英勇杀敌！

要走的战士久久站在放下的担架边不忍离去，他们知道，等待这些重伤员的会是什么命运，凶残的敌人决不会因他们是伤员而对他们心慈手软，放过他们，因此，他们宁肯抬着他们上路，要死就死在一起。可命令不允许他们这样，于是，他们只好解下了自己的干粮袋，把能藏的伤员都藏进山洞，有的伤势太重不能动弹的伤员还要求，把手榴弹的火环套上他们的手指，表示他们抱定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此情此景，致使张琴秋忍不住背转身子，嚤嚤哭泣……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泪雨纷飞。

这是1932年10月12日之夜，红四方面军被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西征而去，一部分留守下来。无论走的还是留的，都刻骨铭心记住了这个夜晚，天幕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深不可测的漆黑，无际无垠，遮天盖地。

第五章

○ 红四方面军向何处去？她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准备向中央“告状”的事透露给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出鄂豫皖苏区，一路西行。他们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强行越过平汉铁路线，却没有能够实现与红三军的会合，而是一直处于敌人穷凶极恶的追逼之下，回头无路，只有马不停蹄，一路往西，往西……直到被一座险恶的大山赫然挡住了去路，秦岭以柱天之势横亘在面前。回头望，鄂豫皖山重水复，打回去是不可能了，那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上秦岭。

杨虎城的西北军山神一样，恨不能把中国的这道南北分水岭严严实实地捂在怀里，想从这里通过，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张琴秋随红七十三师，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面对着绵延数百里、气势巍峨的秦岭，红七十三师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要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上山，除此而外，红四方面军主力将别无选择。师长王树声神色庄重，领命在身。敌人的优势在于人多、武器装备好、地形熟悉。红四方面军选择了北垭口作为突破点，红七十三师和红十二师分别从左右两侧抢占山头。

敌人的炮火十分凶猛，红四方面军的最大优势就是藐视敌人，英勇顽强，不顾一切往漫川关发起了攻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上，只见一面战旗千孔百疮，却始终猎猎飘扬在最前

面。山峰鬼斧神工，陡峭异常，敌人占据着有利地形，使红七十三师和红十二师伤亡都很大。突然一颗子弹飞来，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应声倒在血泊之中，但他仍然在喊，同志们，冲——啊！秦岭之上回荡着惊天动地的声音。经过激烈的争夺，漫川关最终被红四方面军拿了下来。大部队随之走进了秦岭，出没于秦岭的峰峦叠嶂之间。敌人并不甘心，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肃清这支军队。

秦岭的冬天着实寒冷，红四方面军为了保存实力，尽量少和敌人发生正面冲突，几乎总处于不断的行军途中，走啊走啊，整个部队显得疲惫不堪。作为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深知自己的职责。打仗的时候，师长王树声总是亲临一线，指挥靠前，而在行军的时候，张琴秋就想着以什么方式能为战士解除疲劳。她自编了小快板、顺口溜，在战士们又饥又渴，实在想坐下来、躺下去的时候，她就带领着师部宣传人员，出现在路边，一阵“小竹板，敲起来”，战士们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士气顿时活跃起来。张琴秋她们很受红七十三师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在翻山越岭、饥寒交迫的时候，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念张主任。有时快板敲完了，大家还觉得不过瘾，就会喊道“张主任来一个”，谁都知道张琴秋的歌声很美。每逢这时，张琴秋会毫不犹豫地亮起嗓门，放声地歌唱起来。顿时，漫山遍野都是她清亮的回声。战士们的脚下也有劲了，整个队伍的士气也就起来了。

徐向前元帅对张琴秋那时的印象十分深刻，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专门写到这一点，他写道：“秦岭山脉，高耸入云，气吞万里。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急流。我军衣衫单薄，食不果腹，伤病员又多，进军备受艰辛，可部队的宣传工作很活跃。总部和各部队的宣传人员站在山坡、隘口、沟边，不断用快板、顺口溜、歌声、口号，激励指战员攀岩涉水，战胜疲劳和饥寒。‘人力可以歌取’，这话有道理。艰难困苦的时候，一支歌，一段快板，一阵笑声，都会使人消除疲劳，焕发精神，勇气倍增。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认真积极，相当活跃……”

一连一个多月，部队总这样在偌大的一座秦岭里绕来绕去，大冷的天，穿不上棉衣，没吃没喝，人员伤亡在增加。

张国焘借口军事秘密，对行动的方向和行动方针只字不提，包括高层干部，也处于一种盲目之中，这使得大多数人心中的不满和怀疑在加剧，就这样没日没夜地走啊走啊，究竟要到哪里去？

自从上了秦岭，大家就知道再回鄂豫皖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可一支军队不能长久没有根据地，一支没有根据地的军队，就等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伤病员得不到妥善处理，后勤供给也存在很多问题，敌人的围剿正在加剧……而张国焘并不回答这些问题，他似乎不屑一顾，又仿佛胸有成竹。他什么也不对人说，即使军委会的几个人，他也不与他们通气，一副高高在上的派头，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如果张国焘在来到鄂豫皖后，在军事上确实表现出过人之处，打过几个漂亮仗，或者有过扭转败局的业绩，人们也许会信服他。可惜的是，他所有的计划，几乎都表现为一种假、大、空，不切实际，什么出潜太、占安庆，然后又去攻麻城，想要打到武汉去，结果都是不战自溃。想到这些，人们难免为红四方面军的命运担忧起来。这是一支工农红军，他张国焘没有权力采取这套家长式领导方式，部队的何去何从，应该由大家讨论了来决定。特别是在现在这种非常时刻，部队的命运不是哪一个人能说了算的。部队里的几位高级领导，如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还有总部机关的一些干部，对红四方面军的现状日夜担心，可张国焘又是个十分情绪化的人，他对于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重则打击报复，轻则置之不理。为了尽快扭转红四方面军目前的局面，曾中生他们认为有必要把一些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去。为了保险起见，打算派人去上海，人选是王振华和朱光两人。

张琴秋自来到红七十三师，才算真正从事部队工作，由于时间不长，她总感到自己在军事上很幼稚。而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在鄂豫皖军民中威信甚高，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平常的一段传奇经历，这就使张琴秋对他们分外尊敬。特别是曾中生，虽然被张国焘解除了职务，但他并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仍以工作为重，每到一地，都悉心调查研究，考察了解是否具有重新建立一块红军根据地的基础和条件，他始终认为，没有根据地的军队，给养得不到保证，兵员得不到补充，那军队还有什么后劲可言呢？张琴秋对曾中生从内心十分钦佩，遇到什么问题总爱找他请教，一次，两次，慢慢的，在互相交流的基础上，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信赖。这次曾中生和旷继勋等人准备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计划，也就没有瞒着张琴秋。张琴秋由于工作关系，也总在指战员中走动，曾中生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正是当前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思想上的普遍困惑，因此她也认为，方面军总部的确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行动方针，和全军上下认识一致的目标，困难是有的，

甚至很大，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是力量，人心是不可战胜的。不过，张琴秋却不赞成派人去上海找党中央，她觉得能就地解决的问题，最好不要扩大范围。

曾中生也同意再慎重考虑考虑。

张琴秋不是个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的人，她既然知道了，就不能让这件事酿成大事。于是她去找了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征求傅钟对这件事的看法。她和傅钟是苏联留学时的老同学，从傅钟个人来说，也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有看法，但从组织原则上说，他还是认为不能鲁莽行事，最好是争取得到更多、更重要的领导同志的支持。而总指挥徐向前那天偏巧不在，到前线了解敌情去了。这件事又不能搁置不能久等，张琴秋和傅钟一商量，认为去找陈昌浩也是可以的，陈昌浩是总政委呀。

张琴秋就去找了陈昌浩。陈昌浩目秀眉浓，长得一表人才，他对张琴秋很热情。张琴秋知道陈昌浩对张国焘是跟得比较紧的，所以她尽量把意思表达得很婉转。但陈昌浩一听还是火了，什么？他们要派人到中央去告状！

怎么叫告状？张琴秋对陈昌浩的说法不以为然，她认为反映情况没有什么不对，再说，红四方面军现在本身也确实存在人心涣散的问题，只是在方式上，比较哪一种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陈昌浩在张国焘的影响下，对曾中生和旷继勋也有看法，在他看来，这些人就是对现任军委不满，想以这种方式发泄私愤。张琴秋碰了个硬钉子。很明显，她和陈昌浩没法达成一致。由此她也感到，如果曾中生他们真的派人去了党中央，效果一定是不太好的。

于是她又连忙来找曾中生，把她和傅钟、陈昌浩交谈的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曾中生，并劝他要慎重。曾中生显然也冷静了许多，他和旷继勋、余笃三又反复商量，最后决定把他们的想法和目前指战员中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疑惑写成书面材料，直接送呈张国焘，先解决方向问题，不然，老是这么不声不响地走啊走啊，大家心里都很茫然。

○ 新上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只能在梦里牵挂着丈夫和女儿玛娅

部队总算是停了下来，那是1932年12月9日，在陕西城固县一个叫小河口的地方，又和杨虎城的部下进行了一次不大的交锋，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小胜，借此得到一个稍事喘息的机会。

张国焘似乎通过曾中生的材料，了解到大家的情绪以及对他的不满，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军师级以上的干部会议，看看大家对下一步到底有什么看法和打算，他其实也是心中无数，边走边看情况。曾中生和旷继勋等人都把这次会议看成是一次畅所欲言的好机会，在会上纷纷发言，坦陈己见，有的言辞甚至很激烈，对张国焘自转移以来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大伙异口同声地发出一个疑问，红四方面军究竟向何处去？

张国焘这次的态度出人意料，他表现出了几乎从未有过的虚心和耐心，居然采纳了曾中生等人的建议，停止西进，争取尽快创建一块新的根据地。曾中生说，看看我们的官兵吧，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一身单衣，晓行夜宿在凛冽的严寒中啊……这次会议还出人意外地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的这种态度和决定得到了普遍的赞成、拥护和欢迎。张琴秋庆幸自己终于用行动化解了一次矛盾，曾中生甚至检点自己，对张国焘的看法是不是带了某种个人偏见？大家把心思集中到了新建根据地这个问题上，经过初步讨论，比较倾向于在汉中附近的上观元地区。

红四方面军通过与陕南地下党的联系，了解到，上观元地区近几年连续灾荒，粮食歉收，因而不是最好的选择。陕南地下党还派人送来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近期报纸，和一张四川地图，虽然报纸宣传多有不真实的假新闻，但仍不失为一条重要的信息来源。徐向前如获至宝，仔细阅读揣摩了好几天，通过这些报纸，他了解到一个情况，四川各部军阀各自为政，为争夺地盘，扩大势力范围，

正混战不已，整个四川局势混乱。

四川？这是以前想都没想过的地方，徐向前却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证实报上的报道，徐向前乔装跑到街上去泡茶馆，从来自川北的商人口中，也得到和报上差不多的消息，四川军阀真的正在打仗，只顾争地盘，防守兵力相对单薄。同时还了解到，川北那个地方地势险峻，大山连绵，易守难攻，而且物产丰富。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掠过徐向前的脑际，到天府之国去，到川北去！趁各派军阀混乱之际。那样的地方，也许正好建立根据地，与汉中相比，川北的优越在于进可攻，退可守，有更大的回旋余地。那里丰富的物产，可以养育军队。

为了去向问题，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又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充分分析了陕南与川北的利与弊，最后一致赞同进军川北。但是，有一点也必须充分估计到，那就是通向川北的道路，却充满了艰难险阻。徐向前把地图铺展开来，顺着他手的指向，大家看到了巨龙一样横卧着的大巴山脉。大巴山连接川、陕、鄂几省，绵延几百里，是进军川北必须征服的一个拦路虎。

如果仅仅是一座山，并不构成对红四方面军的太大威胁，红四方面军本身就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一支队伍。跳出外线以来，又在秦岭辗转了两个多月，指战员们个个练就了一副翻山越岩的铁脚板，一身吃苦耐劳的硬功夫，再险的路，再陡的坡，没有什么能挡得住他们。而大巴山最严重的问题是气候恶劣，气温太低，部队自从离开鄂豫皖，失去了根据地，整天除了行军就是打仗，给养和军需都没有得到像样的补充，不仅没有棉衣，就是单薄的军服也没法整齐划一，破旧褴褛得不成样子。有的战士脚上还勉强有双草鞋，有的不得不打着赤脚，脚上生着冻疮，又整日在山地里奔波，早已是伤痕累累，痛楚难耐。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大巴山从北麓到南麓斗折蛇行几近三百公里，单是那冰天雪地，云遮雾罩，就将对整个部队的体力和意志形成又一次严重的挑战。

1932年12月17日拂晓，先遣部队——红七十三师，首先向着大巴山开拔了。寒风如针如刺，往人脸上、身上乱扎，行至大约三四十公里处，风就卷起团团雪花，铺天盖地，人睁不开眼，喘不上气。在这种情况下，张琴秋不放松宣传工作，她即兴编出了顺口溜：“过了大巴山，建立根据地；山高路再远，风雪只等闲；英雄何所有，红四方面军。”宣传人员分散在队伍前后，给行进中的部队鼓劲打气。

山势越来越陡，部队前进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有个叫断魂岩的地方，上看一线天，下看一条渊，路又窄又细，弯弯曲曲往上盘旋。加上下雪，山路又湿又滑。总指挥徐向前就站在一块岩石边上，指挥着经过这里的部队，要小心，要小心，他说，只要过了大巴山，我们就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川北，那可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啊！同志们，加油，但注意脚下留神。王树声要上去搀扶徐向前，徐向前说，你不用管我，走这种山路，我有经验。不一会儿，张琴秋也走到这里，只见她手里拄着一根树棍，一步一步，走得非常小心，非常艰难。这时，徐向前对王树声说，来，咱两个一前一后，让张主任走在我俩中间。你俩随我紧擦着岩石边走，准保太平无事。

上山的路，整整走了一天，到达山顶，雪反倒停了，但见山头上银妆素裹，白皑皑一片，包括山林、峡谷都是白茫茫的，景色蔚为壮观，积雪和冰川构成了一个水晶般的童话世界，在渐渐黯淡下来的天色下，宛若一尘不染的仙境。

部队在山顶上过夜。

战士们有组织地选择避风的地方，清扫积雪，然后就着山石搭起简陋的几间草棚，主要用来满足伤病员。徐向前和王树声从自己的稻草里匀出一些，让他们的警卫员给张琴秋送去。警卫员对张琴秋说，首长吩咐，张主任是南方人，又是女同志，不耐寒，别冻坏了身体，让把这些稻草全都铺上。张琴秋的心里热乎乎的。谁的身体不是肉长的，如此滴水成冰的境遇之中，总指挥和王师长却想着别人。张琴秋发自内心地对警卫员说，谢谢总指挥，谢谢王师长，告诉他们，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张琴秋裹在厚厚的稻草里，沉浸在黯淡山色的包围中，很快瞌上了眼帘……

沈泽民出现在她的面前，这是离开鄂豫皖后的第一次。

沈泽民是那样一种既有几分焦虑又有几分悲切的神情，有些戚然地望着张琴秋，说，你们去了哪里？你们走的那晚，我听到了雁唳，你知道吗？我就知道你们会走得很远……张琴秋说，去川北。川北可以创建根据地，部队就可以得到好的休整……你们真的不再打回来了么？可知道我们在鄂豫皖的坚守是多么艰难。说着说着，沈泽民突然发起火来，他妈的，都是这个张国焘，扔下我们，带着主力逃跑了。张琴秋上前去想捂住沈泽民的嘴，沈泽民偏执地左右晃动脑袋，还在说着一些指责张国焘的话。张琴秋急了，狠劲一跺脚，把自己从梦里踩醒过

来……哪里有什么沈泽民，天黑沉沉的像口锅，就要沉重地扣下来的样子。

醒后的张琴秋十分懊恼，泽民，她在心里这样呼唤着，她不知泽民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他的病，是不是好了一些？她是多想和她的泽民再多说几句话呀，哪怕是在梦里。她也担心泽民的情绪，就像刚才梦里那样，不仅无济于事，还将妨碍他身体的恢复。红军主力都走了，这是泽民当初竭力反对的，而他自己非要坚持留下来不可，是对？是错？是祸？是福？张琴秋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现在，红军主力已经行进在自陕入川的大巴山上，鄂豫皖更是山高路遥，泽民，多多保重啊，她在心里这样对他说……张琴秋睡意全消，再也睡不着了，她又想到他们的女儿玛娅，自他们走后，玛娅一个人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张琴秋无暇想念自己的女儿。女儿该是六岁多了，她不知道再见到女儿会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女儿已经长成了什么样儿……

张琴秋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一是刚才的梦境，二来是因为山顶上太冷，尽管她的稻草比别人都厚，但也毕竟只是稻草，她不知道总指挥和王师长他们是怎么抵抗这严寒的。实在睡不着，张琴秋索性爬了起来，一个人来来回回地走动，活动着身体，借以加快血液的流速，让感觉暖和一点，她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快冻得凝固住了。

大多数人都陆续醒来，一个个都使劲呵气，互相发现鼻子上、眼睛上结着的霜花。然而，有二十几个人再也没能醒得过来，那是特务营的战士，他们在夜间执行警戒任务，已被冻成了硬邦邦的冰人……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接到报告的总部首长也一声没吭，大巴山啊大巴山，你是善意地接纳了还是无情地吞噬了这些战士的年轻生命？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琴秋虽然缺席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大约一个星期，红四方面军最后一支部队也顺利通过了大巴山，总部这时正式提出了“停止转战，在川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行动方针，并明确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基本纲领。先头部队迅速行动，首先占领了川北重镇通江县，接下来没几天，就全面解放了南江和巴中地区。红四方面军旗开得胜，在川北初步站住了脚跟，这是离开鄂豫皖之后，第一次有了立足之地，整个部队群情振奋。

张琴秋代表总政治部起草了一份《告工农群众书》，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劳苦工农群众们：

你们要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不受鞭打绳拴及种种的压迫与剥削，只有广大的工农与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拿着武器刀枪，同那些压迫我们的、剥削我们的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买办进行斗争，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根本推翻，将军阀、地主、豪绅及其反动爪牙完全肃清，才能解放（除）我们的痛苦。

工农红军就是由这些革命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为解放自己而组成的，所以，红军拿着武器专门保护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没收军阀、地主阶级及一切反动派的土地房屋财产，分给工农与劳苦群众，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建立自己的工农政权——苏维埃政权……

红军的到来，使川北群众感到格外新鲜。这支从远方来的军队，他们严格的纪律和对老百姓和蔼的态度，很能让人接受。

红四方面军把发动群众作为站住脚跟的一件大事，总政治部下令各部队组成

工作队，要求队员有一定的政策水平，还要有群众工作经验，广泛接触群众，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张琴秋带着总政治部工作队在通江地区走村串户，同时她还担负着对各区域工作队的领导责任，她几乎跑遍了整个通（江）、南（江）、巴（中）地区。通过广泛联系群众，张琴秋了解到大巴山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不少大姑娘没有小衣（裤子）穿。广大劳动人民对红军工作队的到来热烈欢迎，他们端来了洋芋汤，又送来野猪肉，然后就问，同志，你们有没有多余的小衣？由于四川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不少男子吸鸦片成瘾，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在家抱娃娃，使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广大妇女身上，上山砍柴背草，下田插秧割谷，饱受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川北有句俗话，“要吃巴山饭，婆娘打前站”，妇女的作用和地位可见一斑。许多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被迫当了童养媳，又叫“干女子”。“干女子”小小年纪就来到婆家，为的是能吃上一口饱饭，别说上学念书，连个正规名字都没有。红军的到来，特别是红军中的女同志，在川北妇女中引起了波澜，她们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祖祖辈辈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她们亲眼见到了女人的另一种活法。在她们眼里，女红军的灰军装胜过了绫罗绸缎，是世界上最美的一种妆束。她们的心像放飞的鸟儿，红军的到来，使她们看到了广阔的天空。

张琴秋把这些情况向总部作了汇报，总部也注意到了这支可贵的妇女力量，川北的妇女特别能干，特别能吃苦，当她们认准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时候，她们的积极性爆发出来了。张琴秋还组成了女子工作队，由她亲自带着来到两河口和泥溪场，起先，男女老少都跑来看稀奇，女子工作队正好抓住机会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红军为工农的宗旨和政策。张琴秋的侃侃而谈吸引了众多妇女，尽管她的南方话不大好懂，但她的亲切、随和、热情、爽朗，使妇女们都围聚在她的身边。这些妇女们从懂事起就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谋生，她们从来没有见过像张琴秋这样知书识理又走南闯北的女先生，张琴秋所讲的道理，是她们想过一千遍却没能想清楚的东西，现在像是一下子开窍了，于是妇女们热情地把女子工作队从村头邀请到他们家里。

陶万荣天生一副好嗓音，在通江、巴中的几次群众大会上，她唱的《劝郎回头》歌，使那些丈夫或儿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妇女痛哭失声，决心要劝他们回

来。她还唱《成立川陕苏维埃》，受到群众的广泛称赞，而这些歌的歌词大多是张琴秋写的，宣传队的有些舞蹈，张琴秋也参与了编排，宣传动员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妇女们的热情是空前的，有时她们放下家里的事情，去为红军送信、带路。

1933年1月，川北第一个县红色政权——赤北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妇女委员会，这都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川北根据地气象万千，军民空前团结，投入了春耕大忙。

许多年轻妇女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她们的带动下，一时间，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有的是夫妻双双来报名，还有一家几口人同时参军。红军队伍得到了空前的扩大，有的还是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部队不收，嫌年纪太小，她们就哭天抹泪，劝也劝不走。她们说，当红军比给人家当童养媳强多了，红军是她们见到过的天底下最好的人。有时一天之内，就有五六百人要求参军。张国焘的脸色明朗起来了，啊，根据地，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离开鄂豫皖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在通江召开，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张琴秋当选为省委委员兼任省委妇女部长。

红四方面军出其不意地入川，不仅在川北站住了脚，而且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使正为了扩张地盘而混战不已的四川军阀们，头脑突然间清醒了起来。蒋介石委任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命令田颂尧赶红四方面军还没完全站稳脚跟之际，将其撵出川陕。田颂尧不敢怠慢，果真率部兵分三路，朝通、南、巴扑来。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不和敌人硬碰硬，而是在放弃一部分阵地的假象中麻痹敌人，积蓄力量。

敌人猖狂了三个月，三个月中，红四方面军利用川北有利地形，积极作战，打击和消耗敌人，创造反攻的条件。当红四方面军发起反攻时，锐不可当，一举夺回了通、南、巴，歼敌1.4万余人，缴长短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多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不久，红四方面军又有效地组织了三次进攻战，把王维舟创建的川东游击队吸收进来，扩编为红三十三军。根据地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总面积达到4.2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500多万，北依巴山，东起万源，南抵仪陇，西至苍溪。红四方面军由原来的4个师扩

编为5个军，约15个师，40多个团，共8万多人。

川陕苏区的创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另一方天地，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这样介绍并称赞道：“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分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和作用。”在这次大会上，张琴秋和红四方面军的几位主要领导，都缺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盛传一时，街头“龙门阵”里的张琴秋像妖，又像神

随着部队的壮大，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战士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女战士的作用，红四方面军决定成立一支独立的妇女正规武装——妇女独立营，张琴秋作为方面军总部唯一一位级别最高的女将领，她受总指挥部委托，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筹建工作。

经过慎重考虑，张琴秋选任曾广澜为妇女独立营政委，陶万荣为营长。总指挥部同意后，她便挨个找曾广澜和陶万荣谈话，征求她们的意见。陶万荣是一位湖北姑娘，高挑个头，身体健壮，有一定文化，加上在红军里的锻炼，进步很快，别看只有17岁，已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的妇女队长。这是个苦大仇深的孩子，父亲、姐姐和哥哥都先后遭到敌人的残害，她发誓要为亲人报仇，感到在妇女独立营肯定比在宣传队更有机会和敌人刀对刀、枪对枪。可又担心，营长这个职务她干不好，她对张琴秋说，让我当个兵吧，不管谁当营长，我都保证遵守纪律，服从指挥。

张琴秋笑道，你倒会图轻松，那你说，谁来当这个营长合适？陶万荣被张琴秋点到了要害，有点不好意思，她嗫嚅道，我是担心干不好。

张琴秋说，不要担心，本事都是学出来的，干出来的，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干那。放在哪里都能行，那才是好样的。陶万荣低着头，还在思忖。张琴秋就想激她一下，说，小陶啊，不知你看到没有，刚来的这些女战士，不讲军容军纪，说话吵吵闹闹，头发长的长，短的短，有的还戴着耳环、手镯。列队的时候，站也站不正，立也立不直。要把这些普通的农村妇女培养成合格的红军战士，不是件容易的事呐。你胆怯了，是不是？

谁说我胆怯了？陶万荣不服气地说。

那你说，这个营长，你干不干？

陶万荣仍然有几分犹豫，说，张主任，那你可得帮着我。张琴秋一拍她的肩头，说，好，一言为定，让我们一起干！

张琴秋又拉起曾广澜的手，曾广澜朝她会心地笑笑。曾广澜和陶万荣在妇女独立营的工作，是从军风军纪教育入手，她们互相商量着，制定了最初的几条规章制度：

不留长发，领导干部要带头；

着装必须要整齐，佩带要符合军人身份；

集合站队必须严格遵守队列纪律，不许说话，不许打打闹闹。

妇女独立营成立的那一天，在通江城一个学校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成立仪式。成千上万的苏区群众也不请自来，妇女独立营是个新鲜事，他们要看看这些昔日的普通妇女，如何变成为了了不起的妇女武装。

妇女独立营全体指战员入场了，列队来到操场中央。她们身穿佩有红领章的灰色军服，头戴镶有红五星的八角军帽，一式的齐耳短发，她们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持大刀或步枪，虽然武器不太统一，但步伐却整齐、有力。军委主席张国焘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把一面绣着“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字样的火红战旗，授予营长陶万荣，陶万荣神态庄重地接过这面旗帜，随着她一声口令，妇女独立营的全体指战员齐刷刷地“啪”一个立正，接受军首长的隆重检阅。

女兵们一个个屏住呼吸，脸热心跳，这些以往只识得耕田种地的巴中女儿，哪曾见过如此阵势？从小到大，没有谁把她们当人看，自懂事起，她们就要背着沉重的背篓，上山山下地奔波，家里家外地操持，没有青春，没有地位，没有人格，走祖祖辈辈女人走过的道路，直到累弯了腰，累驼了背……而从现在起，她们的命运发生了转机，她们成了红军，是红军给了她们做人的权利，她们从心眼里感到扬眉吐气！心跳得自己都能听得见。

妇女独立营是成立起来了，但违犯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天晚上，刚端上饭碗，一个老乡跑来要筛子，又一个女战士借了老乡的东西忘了还。陶万荣当即火冒三丈，整天都在强调的事，还是止不住一犯再犯。她甩掉饭碗，饭也不吃了，带着老乡找到这个女战士所在的班，立即召开生活会，要那个女战士当着大家的面给老乡作检讨。老乡一看，反而挺不好意思，觉得无意中把事情搞大了，忙劝陶万荣道，陶营长，是我不好，我只是今晚急着用，才这么没头没脑地跑了

来……那个女战士也认识到自己做错了，忙不迭地拿来筛子还给老乡，一边不住地向老乡道歉。陶万荣还是抓住不放，把这阵子的不满全都撒在了这个战士身上，认为她借筛子不还，就是破坏了红军的纪律，损害了军民关系。这个帽子确实有点太大了，女战士一听就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一甩手一个人跑了出去，好晚好晚都没有回来，陶万荣又发动大家出去寻找。

张琴秋听说了这件事，她找到陶万荣，陶万荣气犹未消。张琴秋问陶万荣，你问清情况了吗？那还用问，不是明摆着吗？侵犯群众利益。那你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再说，你也没问问那个战士，是因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还老乡的筛子，我想，她总不可能是故意的吧。陶万荣没有吱声，不过她在心里暗想，她倒真是忘了这一层。

张琴秋说，这些战士都是刚刚走进革命队伍，散漫是有的，但她们一定不是存心要破坏纪律，损害红军形象。你的心思是好的，大胆管理也很正确，但不要过于性急，凡事都得有个过程，更不能靠处罚来解决问题，那是简单粗暴。陶万荣低着头。张琴秋又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胸怀大一点，你是干部嘛，再去和那个战士好好谈谈，沟通沟通，双方取得谅解，革命队伍就像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你说呢？陶万荣点点头，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在工作方法上不够冷静，有点简单。

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妇女工作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妇女独立营的任务，即保卫后方机关、医院及仓库；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转运伤病员……根据这些工作，女兵营又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军事训练。秦基伟调到妇女独立营来担任了军事教员，女战士们从最基本的稍息、立正、向左向右转等动作练起，然后练习射击、投弹和刺杀，学习如何利用地形掩护自己进入战斗，并组织小分队进行军事演习。

田颂尧的部队又一次组织兵力朝川陕苏区扑来。妇女独立营接受了任务，护送总医院三百多名伤病员由通江毛浴镇向北转移。为加强领导力量，由张琴秋亲自带领着妇女独立营行动。时间紧迫，现有的担架又不够，张琴秋就带领着全营干部战士上山砍那些青杠棒做抬杆，割粗壮的葛藤编网子，自制担架，两人一副，落实到人头。一切准备就绪，妇女独立营就出发了。女战士们还把裤腿里灌满粮食，把裤脚扎紧，扛在脖子上，以保证伤病员路上的供应。

川北是个典型的山区，大山绵延，山连着山，岭连着岭，山路本来就曲折崎岖，又绵绵不断地下着毛毛细雨，脚下就更加黏滑泥泞。可妇女独立营的战士们不屈不挠，抬着伤病员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着，长长的队伍在崇山峻岭间时隐时现。遇到山高坡陡，为保持住平衡，走前边的人不得不用膝盖跪着走，抬后边的人就得把双臂高高举起。女战士们的衣服磨破了，膝盖和胳膊处鲜血淋漓，可她们不叫一声苦。张琴秋看到过川北人在抬滑竿时，喜欢喊号子，既可以连贯前后，协调动作，也很好听，能激发人的情绪。于是张琴秋就想，妇女独立营的这些战士，大多数来自川北农村，很熟悉号子的节奏，如果也能喊起号子来，一定也能收到效果。张琴秋这么一提议，大家就即兴编起词来，一人领头，大家应和。

一人领道：上山又上坡！

大家和：小心慢慢走！

又领：陡上又加陡！

大家和：越陡越好走！

又领：慢转十字拐！

大家和：前摆后不摆！

又领：天上一朵云！

大家和：道路展展平！

……

这样喊着走着，不仅使抬担架的妇女战士们忘记了疲劳，加快了速度，在某种程度上也转移了伤病员的注意力，减轻了他们的伤痛感。这样走了三天三夜，妇女独立营在赤北县的竹子坝歇下脚来。可是刚刚停下，就得到报告，田颂尧部下刘汉雄独立师的一个团正朝这里移动。

狭路相逢，躲是躲不过去的。张琴秋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命令妇女独立营全体指战员就地隐蔽伤员，准备进入战斗状态。妇女独立营大多数战士虽然接受过军事训练，但还从没有过实战体验，加上她们手中的武器也远不如敌人，因此人人显得紧张，甚至有些混乱。张琴秋一面从容镇定地布阵，一面指挥干部战士迅速占领制高点，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放枪，要沉着冷静，注意节约每一粒子弹。

敌军越来越近，妇女独立营悄然不动，直等敌军进入了射程以内，张琴秋才果断地喊了一声，打！自己率先向敌人放出了第一枪，当头的一个人迎面倒在

了地上。接着，陶万荣和曾广澜的子弹也在敌群里开了花，妇女独立营的战士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立时一阵猛射，越打越过瘾，真正开了火，大伙心里反倒不惊慌了，把在日常训练中掌握到的知识全都用上了。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红军遭遇，而且火力会如此之猛，情急之下来不及判断，以为遇上的是红军主力部队，于是迅速掉头，潜伏起来，不敢贸然行动。

妇女独立营见敌人撤了出去，张琴秋便命令停止射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静观了一会儿动静，张琴秋思索，从各方面条件来看，如果硬拼，妇女独立营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她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转移伤病员，不能顾此失彼。可是，怎么样才能巧取呢？她决定采用政治攻势，便发动和指挥四川籍女战士朝敌军喊话：

“白军兄弟们，我们是红军；红军打日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白军兄弟们，不要为你们的长官卖命！”

“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大家一起来抗日！”

对面的阵地上静悄悄的，没有人回话，也没有人放枪。张琴秋继续指挥着，喊话变成了一问一答的方式：

问：王老五，苦不苦？

答：黄连加上苦瓜煮。

问：今天你上哪里去？

答：投奔红军打官府。

问：官府衙门兵马多，

答：革命不怕掉脑壳。

问：打倒官府干什么？

答：夺得江山人民坐！

……

四川军阀混战，早就引起士兵的厌战情绪，往往找借口逃避去火线送死。最近又与红军作战，可听到的说法却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有的士兵家里专门捎信，叫别跟红军作对，打仗的时候把枪口朝天。现在又听到喊话的净是些女人，谁家里没有婆娘姐妹？士兵们的心思就有些摇摆不定。敌团长不想再听下去了，这简直是涣散军心，于是下令道，射击！齐放！

两军阵地相距不远，敌团长的声音妇女独立营听得一清二楚，奇怪的是，士兵们都呆着不动，没有人执行命令。敌团长大怒，提高了嗓门，大声叫骂起来，妈的，开枪，快，给老子开枪！再不开枪，老子就对你们不客气了！他手提轻机枪，亲自来到前沿督战。军阀部队里士兵的地位向来很低，长官对他们举手即打，张嘴就骂，所以官兵之间矛盾很深。当敌团长端着机枪往阵地前沿上一站，一副要兴师问罪的架势，士兵们的不满达到了极点，不仅没有朝对面的阵地开枪，几个胆大的士兵还公开发起了牢骚：开枪，开枪，老子当兵十几年了，天天打仗，就没见过哪一仗是为了保民为国。现在又跟一群婆娘家斗，自古就说是好男不跟女斗，就算把这伙婆娘打败了，又算得哪一路英雄好汉？羞死先人！

放着东洋人不打，专打自家人，算么子英雄！

敌团长恼羞成怒，骂了一声“他妈的，你们今天是吃了豹子胆啦！”对着领头抗议的士兵就是哒哒哒一阵扫射，两个士兵鲜血四溅，当场死亡。

敌团长本想以这种方式杀一儆百，没想到却引起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阵营登时大乱，士兵们纷纷倒转了枪口。张琴秋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不失时机组织女兵们发动了再次喊话：

白军长官打死人了，不顾弟兄们死活，还替他们卖什么命？

兄弟们，掉转枪口吧，欢迎你们到红军来！

敌军乱了阵脚，官兵之间吵骂声不绝，“格老子”、“那舅子”的传得很远。趁此机会，张琴秋带领着妇女独立营全体指战员高喊着冲啊，勇猛地朝敌人阵地上冲去。敌人乱了阵脚，自顾不暇，包括敌团长在内的大多数敌人做了俘虏，少数顽抗者被当场击毙……这就是盛传一时的“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的由来。

四川的《蜀笑通讯》上最先报道了这条消息，称赞“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然后上海的《中国论坛》英文版又作了转载。张琴秋自此名声大振，被传得神乎其神，由国内传到国外。

而在敌人那里就越传越离奇。有些国民党报纸居然把张琴秋说成是“青头红面一身毛，一天要喝一个小孩的血”，再加上当地民团和土匪的随意润色，街头“龙门阵”里的张琴秋变得既像妖，又像神，她的名字就像《封神演义》里的人物，传遍了川陕地区的角角落落。

○ 秋后算账，张琴秋很快被撤销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川陕根据地渐成气候，张国焘的脸上又有了光彩，另外，也使他有了一定的精力和心情回过头去重新反刍一些往事。

他没有忘记由曾中生执笔写给他的那封信，还有小河口会议上大家众口一词对他的批评和指责，他不认为那是善意的，那明明是别有用心，就是这些人，倘非心术不正，为什么还企图背着他要到上海向党中央告他的状？现在，红四方面军发展了，壮大了，川陕根据地在我张国焘手里创建起来了，谁还敢说一个“不”字！

他让警卫员去把张琴秋叫来。他认为有些事情必须先从张琴秋这里搞清楚，同时也看看她的态度。不过，张国焘也提醒自己，对待张琴秋和对待曾中生这些人可不一样，一来，张琴秋不仅是沈泽民的老婆，她本人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据说也曾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是王明的人；二来，由于工作能力和她的脾气性格，张琴秋深得红四方面军上下的认可，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倒是次要的。张国焘心里最清楚，他之所以给了她一个头衔，究其根本，是做给别人看的，他既能把她扶上去，也就能把她拉下来。不过，张国焘忖度，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他还是应尽量做到少交恶，少树敌。

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是摆出了十足的架子，他永远把自己放在红四方面军领袖的位置上，何况在张琴秋这样一个女人面前，怎么说他也算个长者。所以当张琴秋随着张国焘的警卫员走进他住处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只是轻微地欠了欠身子，朝他对面的一把椅子努了努嘴，示意张琴秋可以坐下来说话。

张琴秋不知道张国焘此番叫她来的目的，只见他穿着洁净的长衫，由于睡眠充足和营养跟得上，脸上的皮肤很有光泽。张国焘先夸奖了张琴秋，说，琴秋同志，大家都反映，说你干得不错啊，特别是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名声都传

到共产国际去了，我们红四方面军也跟着光彩。你不愧是难得的一员女将！你们浙东这地方，人杰地灵，可是出人才啊。

张琴秋在张国焘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因为不知道他的真实用意，就难免显得有几分拘谨，听着张国焘的话，没有作答。

张国焘言归正传。他说，琴秋同志，我一直想找你认真谈谈，好不容易现在才有点时间。红四方面军自从跳出鄂豫皖，经历了千难万险，现在总算在川陕立住了脚，这不容易啊，很不容易。但蒋介石是不会让我们安稳的，田颂尧之流不是隔三差五就要来骚扰一下嘛，不过这都是军事上的事，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是有能力与他们抗衡的。我想跟你谈的是，作为政治部主任，你有没有考虑过党内下一步的工作？我个人总有个看法，右派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是目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因此，反右派斗争就不能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的意思是——还要肃反，肃清党内、军内的一切破坏革命、取消革命、怀疑革命的思想和言行！

又要肃反？张琴秋忍不住反问了一声。她有些坐不住了，她没有忘记鄂豫皖的血雨腥风，那么多无辜的战友和官兵屈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张国焘说，肃反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一定要把那些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的人彻底肃清，要把他们暗藏的罪恶都揭发出来！张国焘盯住张琴秋，又说，找你来，就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张琴秋若有所思。

没关系，琴秋同志，有什么想法你就大胆地说嘛。

张琴秋本不想急于说什么，可面对张国焘的催促，她又无法保持沉默，只好边考虑边说道，改组派、AB团、取消派这些政治组织或政治派别，历史上或许存在过，但后来大约也就自行瓦解或销声匿迹了。特别是经过鄂豫皖的肃反之后，现在如果说我们的队伍里仍然有什么右倾活动，真是有些让人难以相信。

你真这么认为？

张琴秋点点头。

张国焘一只手抚摸着下巴，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他说，琴秋同志，我这可就要批评你了，你这位啃过洋面包的布尔什维克，在四方面军也算是个老同志了，担负政治部主任之要职，可你怎么对政治斗争如此的缺乏认识、麻

木不仁呢？难道非要那些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派别在你面前供认不讳，你才能承认他们的客观存在吗？告诉你，这些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的破坏活动。你一定也还没有忘记在部队行进途中，有些屡犯错误、受过处分的人，就有过一系列不可告人的企图，想要推翻党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取消革命！甚至还公开联络人开小差，脱离红军，要到上海去。这——不是我编造的吧？这件事情，你很清楚，比我还要清楚，可你怎么还要一概否认呢？琴秋同志，我想告诉你，提醒你，这就是右派活动，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

这下，张琴秋总算搞清楚张国焘找她来的真正意图了，张国焘是要秋后算账！可张琴秋根本不能把曾中生他们当时对红四方面军前途的焦虑，与所谓的右派活动联系起来，那完全是两码事。别说上海没去成，就是去成了，去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也是党章上规定的每个党员应有的权利，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反革命呢？而后来曾中生从大局出发，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成书面材料上交组织，完全是为了全军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这又怎能和改组派、AB团扯到一起？何况，张国焘在小河口会议上也接受了这些意见，否则，红四方面军哪儿会有现在的大好局面。于是，她实事求是地说，照我看，那一次的事情，显然是党内的不同看法，意见分歧，通过后来的求大同，存小异，才有了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才赢得了眼下的大好局面。

张国焘脸上明显地露出了不高兴，他追问了一句，这么说，你仍然是站在曾中生一边的喽？

张琴秋对他的追问未置可否，她觉得无所谓站在哪一边，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张国焘黑着脸，气恼地站了起来，说，看来我是高看你了。原以为你会在这场斗争中勇敢地站出来，彻底地和那些右派划清界线，揭露和批判他们的罪恶，没想到，你却同情右派，荒唐之极，糊涂之极。这说明你思想上很有问题！

张琴秋说，我总不能无中生有、不分黑白吧？

张国焘对她烦躁地挥了挥手，就这样，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张国焘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张琴秋很快被撤销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降职到红江县去任县委书记。

张琴秋心里实在堵得慌，她既不愿向张国焘低头，又无处诉说，可她并不

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什么。通过这件事，回忆起沈泽民临别时的愤慨神态，张琴秋对张国焘其人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由此，她很为曾中生、旷继勋他们几位同志担心，看样子，张国焘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张琴秋利索地打好了背包，等着红江县的同志来接她。

○ 陈昌浩的出现让她感到意外。巨大的不幸把她还原成一个柔弱的女人

红江县对她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根据地刚刚建立，社会情况复杂，军阀、武装地主，还有土匪，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开始，她将面临很多困难。但张琴秋的性格除了温婉柔和，还有着正直刚烈的一面，她在前来看望或送她的同志面前，表现得从容镇静。她对总政治部的同志说，多到下面去走走，有空儿到红江去，我盼着你们……

陈昌浩忽然出现在这个时候，实在有点意外。他的神态显得有些不自在，看到张琴秋打好的背包，陈昌浩掩饰不住几分尴尬的样子。他的到来，也使那些前来送张琴秋的同志感到意外，有些拘谨，陈昌浩毕竟是上级，于是纷纷礼貌地站起身来，告辞而去。陈昌浩在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对张琴秋说道，都是当初那件事情造成的后果。

张琴秋说，“后果”也许还在后头，真不知道等着曾中生和旷继勋他们的会是什么？

陈昌浩却说，还是多为你自己想想吧！

张琴秋没有吭声，她也真的还没有想过，倘若让她下去当县委书记还不是张国焘的最后一招棋，那将会有怎么样的厄运在等待她呢。她看看陈昌浩，不知为什么，陈昌浩的眼光有点躲闪。本来，在这件事情上，正是当初张琴秋去找陈昌浩的时候，陈昌浩的态度就使张琴秋感到灰心和失望，张琴秋因此对他有几分记恨，她曾暗想，他陈昌浩怎么会是那种人呢？但在这时，不知何故，张琴秋为陈昌浩对自己的提醒突然产生了几分好感，无论如何，陈昌浩毕竟是陈昌浩，表面上看起来张国焘似乎对他很信任，实际上他是绝对左右不了张国焘的，记恨他有什么用呢？于是，张琴秋轻叹了一声，说，这些事情现在想也没用，听天由命吧。

陈昌浩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可嗫嚅了几次，又把话都咽了回去。这不是陈昌浩的作风，张琴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陈昌浩今天的表现一反常态。张

琴秋警惕地用征询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在问，你这是怎么啦？对我不就是降职嘛，降就降呗，看张国焘还能把我怎么样！

在陈昌浩看来，张琴秋也许是故意装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进退两难中的陈昌浩，咽下一口唾沫，终于还是吞吞吐吐地把沈泽民病逝天台山的噩耗告诉了她。他也是昨天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

什么？真是晴天霹雳，张琴秋不由自主“啊”了一声！其实她不是没听清，而是一时不敢相信。陈昌浩看到，张琴秋的泪水已经抑制不住地簌簌而下，接着，一转身伏在背包上，恸哭失声。

陈昌浩手足无措，他既不能不告诉张琴秋这个消息，又没法给她任何安慰和劝解，这个时候，任何劝解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陈昌浩和沈泽民、张琴秋同是中山大学的同学，来到鄂豫皖，又和沈泽民朝夕相处，虽然在政治观点上他们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在个人感情上，陈昌浩也为失去了沈泽民这样的同志和战友感到无比惋惜。

他心情沉痛地说，要是当初，他肯同我们一起离开鄂豫皖，也许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咳，千悔万悔，真是悔不该让泽民同志坚持留在鄂豫皖！

张琴秋的心头涌上许许多多无法摆脱的想法，对于沈泽民的早逝，她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沈泽民是一个充满激情渴望又富于革命理想的人，既然他不能够放弃鄂豫皖，那么她，张琴秋，作为他的妻子，为什么不和他一起留下来风雨同舟呢？临别的那一幕，成了一道永久的无法愈合的伤痕，深深地刺痛着张琴秋，而当时，沈泽民明明是在咯血，是的，在咯血，她为什么还是走得那么毅然决然，琴秋没有想到过，在泽民生命的最后时刻，怎么可以没有她在他的身边？为什么让他一个人走得那么匆忙又孤单？张琴秋又想到她在大巴山顶上做过的那个奇怪的梦，那是自离开鄂豫皖离开沈泽民后，她与他唯一的一次神交，难道那个梦，就已经预示着某种不祥和不测？张琴秋悲痛欲绝，苦涩的泪水将背包打湿了一大片。

陈昌浩这是第一次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张琴秋。从在苏联到现在，张琴秋在他眼里一直都是那么热情、爽朗，说唱就唱，说笑就笑，有时率真得像个孩子。再艰苦的关口，也没见她皱过眉头；再严肃的事情，在她这里都能得到化解。所以不管她在哪里，都能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欢迎。而眼下这个巨大的不幸，立时把张琴秋还原成一个柔弱的女人，她肝肠寸断的哭声，使陈昌浩担心起在张琴秋外表下蕴藏着的承受能力……

第六章

○ 最后一口粮食送给红军，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的妻子饿死在乞讨路上

沈泽民躺在一副担架上，浑身发冷，止不住咳嗽，又咳出一团血来。当然这回张琴秋没有看见，她已经随部队走了，再也看不见沈泽民的惨样，也就不会再心如刀绞。

王平章有些担心，劝他道，胡子，实在不行，你也随部队走吧，现在还来得及。沈泽民决然地摆摆手，什么话，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这样劝我？

可是琴秋同志……已经走了，你一个人……

呃，你们这些人，革命重要还是夫妻要紧？难道她走我就得走，我留她也得留？什么逻辑！

沈泽民带着鄂豫皖省委、留守部队、成千上万的苏区群众，撤往黄麻老区。沈泽民是从一张敌人的报纸上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已上了秦岭，他再一次无力地想到，张琴秋远去了，去得那么远，红军不会回来了。如果说，他曾经只是凭一种直觉感到了这一点，现在已变成一种准确的判断。而在鄂豫皖苏区，群众虽然躲藏在深山里，自己坚持吃糠咽菜，还尽力节省下粮食，等待着红军主力的归来。那些妇女们，仍然满怀希望地打草鞋，纳鞋底，缝烟包，她们根本不相信红军会一去不返，根据地是红军的家呀，他们早晚要回来。沈泽民忍不住一阵心酸，多好的乡亲们

哪！他更加憎恨张国焘的那一套决策。

被丢下来的伤员，大部分遭到敌人的毒手，敌人几乎搜遍了每一个山洞，每一处可以容身的地方。即使这样，仍有一些伤员走的走，爬的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令人难以置信地回到黄麻老区，找到鄂豫皖省委。沈泽民的心被这些伤员和乡亲们激励着，这更加坚定了他要保卫苏区的信念。他想，主力红军也许真的回不来了，但鄂豫皖省委还在，还有留下来的部队，那就要尽可能地恢复、巩固和发展，决不能树倒猢猻散。这时，吴焕先也有了新的想法，他建议沈泽民把留下来的五个主力团尽快集中起来，重新建立一支主力红军，要让群众和敌人都感到我们还在，主力红军还在。沈泽民深表赞同，说道，我们想到一起了。

吴焕先又进一步建议，还用红二十五军的番号，让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他们不是散布说，红二十五军已经被他们消灭了吗？蔡军长也牺牲了，就连群众也有议论，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看看，红二十五军还在，没了蔡军长，还有别的军长嘛。好，好！沈泽民高兴起来。

省委军事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主张。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辖两个师，共7000余人。原七十五师番号不变，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原二十七师这时改编为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由沈泽民提议，省委军事会议还决定由吴焕先担任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军长。

吴焕先本人却不同意，说他自己连黄埔的边儿都没沾上。沈泽民说，都到这会儿了，还什么黄埔不黄埔，没有黄埔就不革命了？吴焕先还要推辞，沈泽民火了，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这个军长你当定了，不负责任或玩忽职守，我都拿你是问！

红二十五军旗开得胜，与换防的马鸿逵打了第一仗，大获全胜。之后又相继取得了杨泗寨、潘家河战斗的胜利，苏区军民重新振作起来，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鄂豫皖的严重局势。就在这时，中共中央连续给鄂豫皖来了两封信，提出夺取中心城镇的作战方针，明确要求他们首先夺取七里坪。

这时候，吴焕先对沈泽民只知道机械地执行中央决定感到了不满，他说，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央怎么不给我们一点指示？现在形势稍有好转，刚喘过一口气儿，就指示我们打这打那的，还要首先夺回七里坪，我们有那个能力吗？

即使夺回了七里坪，我们能守得住么？在吴焕先看来，现在攻打七里坪，就和张国焘当时攻打麻城的决策如出一辙，都是得不偿失的事。可沈泽民为什么看得出来呢？鄂豫皖已经有过太多血与火的教训，现在又是非常时期，红军主力都撤了出去，沈泽民怎么还不能从那一种狂热当中挣脱出来，具备一些应有的客观和冷静？

沈泽民不以为然，说，既是中央指示，就得照办。再说，又不是叫你去打武汉，怎么就这么推三阻四的呢？吴焕先，我看你主要是思想有问题。你说到兵力，说到粮食，的确，我都同意，也是实际存在的困难，但不能因为有了困难，我们就不执行中央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嘛。这里有份材料，你不妨看看，来，来，你看。沈泽民拿起手边的一份《鄂东北通讯》，显然他正在看。他把底下画了杠杠的那些段落指给吴焕先，自己先忍不住念出声来：“红安三区各乡拥护粮食物资统计：第七乡拥护红军大米四斗三升，谷二斗七升，杂粮六升，花生二石五斗，钱三十五串四百文。第八乡拥护红军大洋六块，钱二串三百文。第九乡拥护红军大米五斗，花生四石，个人自动拥护红军大米一斗……总共是大米八石三斗八升，谷四石四斗六升，花生八石七斗，豆子、小麦五斗四升。”

吴焕先却嘟囔道，我们这是增加群众负担。然而，吴焕先怎么也说服不了沈泽民，动摇不了沈泽民执行中央指示的决心，红二十五军终于开赴七里坪。

将七里坪围了一个多月，时令已进入初夏，正是青黄不接之时，部队断粮断炊。起先，老百姓还能从锅里为红军省出一把米，一把面，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非常艰难，只够糊口。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打心眼里拥护红军，到地里去挖野菜，掐油菜叶子，或薅点豌豆苗之类，用担子挑了送到红军阵地上去。红军一个个七尺男儿，仅靠这些充饥，远远不够消耗，仍感到腹内空虚，部队只能在表面上保持着与敌人的坚决抗衡，暗地里却不得不派小股部队在夜间出动去“打粮”，截获敌人的给养，这样也给部队造成了伤亡。古枫岭一仗，就是以340人的伤亡，换来了22袋米和30袋面粉，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吴焕先急得满嘴燎起了火泡。眼见得天气又一天热似一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战士们又极度衰弱、疲惫，七里坪之围越发显出了力不从心，只是在拖着、苦着、熬着。

为了支持红军，吴焕先的母亲和媳妇都在外乞讨，当她们把一袋子掺和在一起的大米、小麦、黄豆、谷糠和麸皮的百家粮托人捎了来，吴焕先心里实在是难过极了。此时，她的妻子已经有孕在身，正在害口，讨要来的粮食她一口也舍不得吃，挎在臂弯的竹篮里净是些豌豆角、青稞穗子，还有一把茎儿细长、黄灿灿的蒲公英花。这些情况，吴焕先一点也不知道，自从围了七里坪，他就没再回过家。

吴焕先的妻子来过一次，想见吴焕先一面，却被警卫员挡了驾，他们说军长说了，战事吃紧，谁都不见。

妻子苦涩地一笑，说，不见就不见了，那就麻烦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有喜了。她还递给警卫员一个粗布小包，包里有十几个鸡蛋。

警卫员把鸡蛋交给了吴焕先，却忘了他妻子让转告“有喜”的话。过了几天，当警卫员出外打粮时，竟在一个人烟稀少的荒郊，意外地看见了吴焕先的妻子，只见她衣如破絮，倒在地上，脸色青紫，警卫员走上去拼命地又是摇又是叫，她却再也没能醒转过来。就这样，她，连同她腹内的那个没有出世的小生命，悄然离去了。她是被饿死的。为了讨要得能够尽可能的多一些，吴焕先的妻子走得离家越来越远，因为近处的地方，她和婆婆几乎已经跑遍了。

吴焕先一捶砸在自己的头上，蹲在地上直哭得地动山摇。

沈泽民曾见过吴焕先妻子一面，那是个年轻标致的颇有姿色的小媳妇，他为此还跟吴焕先开过玩笑，说，看不出来啊，你小子居然还金屋藏娇。吴焕先说，有人告诉过我，我这个比你那个张琴秋还差几分哩。沈泽民笑笑，并许他说，等攻下七里坪，去把寡母和媳妇一起接来。吴焕先妻子的死，对沈泽民触动极大，他一面安慰吴焕先，一面寻思：为了这个七里坪，老百姓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和代价在支持着红军啊！

于是，沈泽民迅速来到战士们中间，诚恳地对他们说，撤围吧，同志们……刚说了这几个字，他的泪水就滚了下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 徐海东只穿一条裤衩率兵击敌一个旅。沈泽民一骨碌从担架上翻了下来，非要等到徐海东再一块上路

队伍从七里坪撤下来后，粮食问题仍然很尖锐，离秋收还有两个月，部队只能煮吃麦豆，连皮壳都不曾脱去。沈泽民不停地给中央写报告，他的报告都写得较长，有理有据，有情有节。他是个从不隐瞒自己、伪装自己的人，虽然攻打七里坪是中央的指示，但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一次攻打是没有成效的，甚至是一个败笔。他在报告中没有丝毫的遮掩，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写得一五一十。

天热，沈泽民坐在一个木头墩子上，光着膀子，伏在床边，肩上搭一条湿毛巾。吴焕先不声不响地走进来，提醒沈泽民道，你不是说中央有个刘伯承吗？百战百胜？！

哦，哦，有这个人，是名不虚传。

那就请党中央把刘伯承同志派到我们这里来，一定别忘了写上这一条。

吴焕先是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因而总对自己的能力估计偏低，认为红二十五军目前的现状，主要是由于自己不够高明。沈泽民说过刘伯承的传奇，说者无意，可听者有心，吴焕先就想，要是刘伯承能到鄂豫皖来就好了，刘伯承一定能把红二十五军带出来，他是多么希望红二十五军能有刘伯承那样的军事指挥员啊，红二十五军真是太艰难了，由于牺牲、饥饿和内部肃反，严重减员，损失一时很难得到弥补。敌人却抓住战机，卷土重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彻底消灭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迫不得已，只有往鄂东北转移，途中与敌遭遇。当沈泽民、吴焕先随红七十五师迅速穿过了黄麻公路，敌人突然加大火力进行封锁，隔断了红二十五军正在行进的队伍，徐海东及其后续部队大约还有1000多人，被阻隔在公路那面。红二十五军本来只剩下了3000多人，现在又丢了千余人，眼见炮火连天，烽烟滚滚，沈泽民一骨碌从担架上翻了下来，他说什么也不走了，非要等到徐海东和红七十四师过了公路再一块儿走。他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吴焕先见状，急了，说，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沈泽民不理，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

吴焕先忍不住吼了起来，说，你到底走不走？你别以为过了公路就是安全的，后面的敌人还在穷追不舍，谁的生命都不能拿来当儿戏！

要走，你自己走，我一定要等到徐海东过来，哪怕跟敌人同归于尽，我也要等。

吴焕先也不管沈泽民是什么省委书记了，他再问一遍，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

警卫员，担架！

好哇，吴焕先，你简直狗胆包天！沈泽民被强行抬着放在了担架上，他用手指着吴焕先，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

可吴焕先作为一军之长，他要统揽全局，他不能因为一个省委书记，误了全军的转移。

沈泽民在担架上痛心疾首，他大声地说，吴焕先啊吴焕先，徐海东也是病倒在担架上的啊，你说说我怎么能丢下他……

吴焕先泪往心里流，他何尝不知道徐海东是病倒在担架上，又何尝不盼望徐海东奇迹一样地抢过公路，出现在面前，红二十五军是不能少了这只闻名遐迩的“徐老虎”的。可是眼下，情况如此紧急，七十五师如果打回去接应，那简直是白白送死。吴焕先已经派人到周边进行了侦察，所有的大小路口都被严密地封锁着，也就是说，徐海东这会儿想要突出敌人重围，实现与七十五师的会合也是极其艰难的。但吴焕先相信，徐海东会回来，不管千难万险，徐海东是一只猛虎，谁也别想困住他，虽然他病着，也依然是凛凛生威的一只猛虎。

沈泽民被两个战士抬着，急急地走在黑夜里。一发炮弹打来，队伍一阵忙乱，然后，两个战士又继续抬起担架飞速前进。他们谁也没有顾上看看抬着的人。等他们有所察觉时，担架上早就是空的，省委书记不见了。

两个战士慌了，跑来向吴焕先报告，吴焕先一听，眼前直冒金星，头皮都炸了。什么什么？你们把省委书记给抬丢了？什么时候丢的？丢在哪里了？哎呀呀，你们怎么搞的，七十四师还没有消息，省委书记又不见了，这，这……吴焕先急得直跺脚，快，快回去找啊！

两个战士掉头飞奔而去。

吴焕先恨不能自己也跟着战士去找，如果真是省委书记找不回来，那他这个军长，整个红二十五军，还有鄂豫皖省委，不是最大的失职么？他更加埋怨自己，觉得都是由于自己指挥无能，顾头不顾尾造成的。红七十四师没过来，沈泽民本来就是被强行抬上了担架，可这个省委书记，关键时刻感情用事，尤其是放心不下徐海东，徐海东没有过来，沈泽民无论如何走不踏实。因此，吴焕先甚至怀疑未必是战士把省委书记搞丢了，而可能是他自己故意跳下了担架，要等徐海东。

沈泽民对徐海东的感情是有来由的。由于沈泽民仍然推行中央的肃反路线，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大多数同志敢怒不敢言，只有徐海东当着那么多人，啪地一声把一张肃反对象表拍在沈泽民面前，说，红二十五军都快被搞垮了，你还跟张国焘有什么区别？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会跟敌人打硬仗，光会从背后整治自己人！

沈泽民当时火冒三丈，他用小烟斗指着徐海东的鼻子，问：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说清楚给我听。

红七十四师一下子抓了那么多人，他们都犯了什么错？我也成了你们的肃反对象，我有什么错！

沈泽民看了看戴季英，戴季英是红七十四师政委。戴季英还未及说话，哨兵就进来报告，说敌三十、三十一师已经逼近，正在朝我扑来。吴焕先正要调兵遣将，只见徐海东大喝一声，说，与其冤死不如战死，一把甩掉军帽，几把就脱掉了身上的军衣军裤，只剩下一条裤衩，不由分说，带领着红二二一团和红二二〇团从左右两侧朝敌人背后包抄过去。大伙看到，徐老虎发威了。

这一仗打得实在漂亮，干净利索，击垮敌人一个旅，还抓了俘虏，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真是不打不相识，沈泽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徐海东，如果这样的人也是肃反对象，那我们的队伍里还需要什么样的人呢？！转过头，沈泽民对组织部长徐宝珊说，哪个再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个首先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当沈泽民亲自拿着徐海东的衣服要他穿上，徐海东看到沈泽民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

吴焕先猜想，沈泽民可能是在哪里等待着徐海东。可这是什么时候啊，我的省委书记，本就是文人坯子，又是那样的病体难支，手无缚鸡之力……

○ 沈泽民死前喃喃道：张国焘带走了红军主力，也带走了我的安娜

一个侦察兵将沈泽民背了回来。侦察兵发现他的时候，他正歪在路边的沟坎里，满身满脸都是泥土。侦察兵并没看清是谁，只看到是自己同志，以为是掉队的。可沈泽民说什么也不走，他要在这里等人。侦察兵急了，二话不说，背起他就跑，一路跑了回来，他自己也没想到，背回来的竟是省委书记。

吴焕先高兴极了，连拍侦察兵的肩膀，啊，好小子，说什么这回也得记你个头功！

经过这一番颠簸和折腾，沈泽民的病加重了，不断昏迷。部队撤往天台山以后，吴焕先把沈泽民隐藏在刘家子湾。这是一个隐蔽的坳里，十分荒僻，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管沈泽民叫“沈胡子”。吴焕先还四下里打听，不断给沈泽民找些中药来吃，使他的病情慢慢地又得到了一些缓解。部队就这样暂时在天台山驻扎下来，发动群众的发动群众，同时也在不断打听徐海东及七十四师的消息。

又是一个秋天，距离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已将近一年时间，山上的木梓树经过几场霜染，叶儿由青变黄，由黄变红，枝头上的果实早已熟透、风干，一颗颗从树上落了下来，落了一地。沈泽民看着漫山遍野的一片秋色，想到另一座比这还大的大山，那便是秦岭。红四方面军主力走了以后，就和鄂豫皖省委和留守部队断了联系，因此他不知道上了秦岭以后的主力部队现在去了何方。都快一年了，难道他们至今还在秦岭上与敌人周旋？那么，他的妻子张琴秋现在又如何了呢？她还好吗？她是那么一个温柔俊秀的江南女子，如今投笔从戎，带兵打仗，秦岭又是那么一个荒寒的所在，她能适应得了么？一队大雁从头顶上飞过，在空中排成一个很大的“人”字形。沈泽民看着看着，直到那“人”字雁阵消失在南边的天际，心中涌上莫名的落寞之情……

这天傍晚，吴焕先来到刘家子湾。吴焕先是这里的常客，只有他每次来，

会带来沈泽民的日常所需，诸如大米、白面、药品。这次也不例外，还多了些东西，那是一件棉袍和一顶毡帽。沈泽民问，战士们是不是都穿上了冬装？要尽一切可能，不要让战士们再受冻挨饿，恢复根据地终归得靠他们。吴焕先说，徐宝珊正在就近开展群众工作，老百姓仍然尽一切力量支援红军，战士们是冻不着的，你就安心养你的病。目前，郑位三已深入罗山一带，在那里组织扩红。戴季英担任了鄂东北总司令，去光山一带开展工作，为的就是要抓住这个冬天，好好休整养息，壮大力量。明年春天，你的病好了，我们再重整旗鼓，收复失去的根据地。

好，好啊！沈泽民很高兴。

但他还是少不了要问，徐海东有没有消息？这是吴焕先每次来，沈泽民都要提起的话题。吴焕先摇摇头，他说，徐老虎不会有事，他早晚会回来的。吴焕先说这话其实并不仅仅是安慰沈泽民，他也很了解徐海东，知道他最终会战胜敌人。可沈泽民心里却仍然绷得紧紧的，徐海东一天没回来，那就是他的一块心病。徐海东没有一点儿消息，沈泽民显得无精打采。炊事员把饭端了上来，点燃了桌上的油灯，说，吃吧，刚好吴军长也来了，今天可以打打牙祭了。

果真，吴焕先闻到一股扑鼻的香味。沈泽民显然也闻到了，凑了上来，揭开沙锅盖子，露出一只炖得白生生的鸡，鸡汤上飘着一层油花。

吴焕先说，哦！好口福，好口福，我也沾沾咱胡子的光啊。

沈泽民却警觉起来，问鸡是哪来的。

炊事员说是指导员拿来的，让给沈胡子补补身体。

指导员从哪儿弄来的？

炊事员犹豫了一下。

沈泽民突然发火了，说，去，去把你们指导员叫来，我来问问他，不问清楚我不吃。

炊事员看了看吴焕先，出去了。

沈泽民在这里不是一个人，他被安排在刘家子湾的同时，吴焕先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连，既料理他的饮食起居，也担负警戒保卫任务。不一会儿，指导员就被叫了来，沈泽民指着鸡汤，板着面孔，严肃地问，这鸡是哪来的？

指导员愣了愣，随即说是买来的。

这里又没有集市，又没有街镇，你是从哪里买来的？

是从……指导员一时想不周全，有点语塞。沈泽民马上接上说，是不是从老乡家里抓来的？

不是……

哪来的？肯定来路不明，我根本就不相信鸡会是买来的，所以，请你把它端出去，我不吃！而且，你必须说清楚这鸡的来历，假如是从老乡家抓的，不但要拿着钱去向人家赔礼，赔偿损失，我还要处分你！

指导员一看事情搞大了，求助似的看着吴焕先。吴焕先就说，老实说吧，这鸡到底是怎么来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吴焕先为沈泽民留下了一个连，而一个连仅仅用来照顾一个人，这其中便有了空隙，看到别的部队不是忙这，就是忙那，连长和指导员一商议，就由连长带了一个排出去，就近打了一家土豪，一次就得到千把斤粮食。高兴之余，他们又跑到土豪家的鸡窝抓了两只老母鸡，想给沈胡子补养补养身体。

沈泽民气不打一处来，说，我的身体重要，还是红军的纪律重要？连长人呢？去给我绑起来！

不一会儿，连长被五花大绑着押了进来。连长看了看沈泽民，又看了看吴焕先，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便说，我不是吃喝委员会的，本想给沈胡子搞几个鸡蛋，忘了冬天鸡不下蛋，不得已，这才抓了两只……

我不要你们怜惜我是个病人，我也不领你们的情！虽然你们守护了我这么长时间，但这是两码事，公是公，私是私，钉是钉，铆是铆，犯了纪律就该按规章处置。我宣布，指导员管教不严，且为同谋，要当着全连战士作检讨；连长同志，你也休怪我沈泽民无情，拉出去，就地正法！沈泽民的脸色在油灯下非常难看，吴焕先没说什么，站起来，也跟着一起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吴焕先回来了，又在沈泽民对面坐了下来。沈泽民像是很累的样子，吴焕先叫来炊事员，让把鸡撤了，说弄点别的，热乎点的。沈泽民余气未消，问，正法了没有？

吴焕先说，你先吃点饭吧，别再伤了身子。

沈泽民还是执意要问，正法了没有？打粮归打粮，但对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一定不能姑息。

吴焕先慢悠悠的，终于说道，胡子啊，也容我说上两句话，说得不对，你再批评。五连连长和指导员在这件事上做得确实有错，但照我看，也够不上死罪，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你说呢？

沈泽民不吭声。

吴焕先说，那天我路过檀树岗，碰到一个女人，头发散乱，浑身肮脏，你能猜到那是谁？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戴继伦的妻子。戴继伦肃反被杀后，他的妻子就疯了。敌人拿她当匪属，我们又把她当反属，她哭诉无门，生活无着，太可怜了。还有刘士奇的妻子，抱着女儿，从湖南老家来找丈夫，可她丈夫也在肃反中死于非命。

沈泽民说，杀刘士奇是遵照中央的指示……

你老是什么中央的指示！可不管怎么说，我们损失了不少好同志，他们都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遭到我们自己的残杀……沈泽民听了吴焕先的话，不吭声了，若有所思。

终于，沈泽民说，焕先，你刚才说的那两个女人真是太可怜了，安排她们去看护伤员吧，让他们也好有口饭吃。吴焕先点了点头，说，我已作了安排，你放心养病吧。

沈泽民说，还有五连的连长和指导员，也照你说的办。我不对，是我不对。

炊事员端上来了热腾腾的稀饭，还有几张煎饼，沈泽民和吴焕先两个人边吃边聊，这晚上，俩人谈得从未有过的融洽。吴焕先告辞的时候，沈泽民送了出来，吴焕先轻声说，进去，进去，夜里风硬。又说，我再到黄陂站去打一仗，过几天再来看你。然后就融进了夜色。吴焕先总是这样，黑里来，黑里去。

吴焕先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天后，当他兴冲冲地拿着两双草鞋、几包香烟再次来到刘家子湾，沈泽民已经不在了一——房前不远处隆起了一座新坟。五连打扫了房子正准备撤退，吴焕先又看到了那一盏油灯，沈泽民曾整夜整夜地伏在桌上，他一直不断地给党中央写报告，汇报着鄂豫皖的一系列情况。

郑位三走了过来，把最后一叠报告原稿交到吴焕先手里，上面有“沈泽民”的签字，墨迹鲜亮，成了沈泽民的遗笔。吴焕先倚住房门，感到口干舌燥，脑袋发懵，半晌，他才问，胡子临终前都有什么交待和嘱咐？

五连指导员说，只听他老是念叨着徐海东、徐海东，不知徐海东回来了没

有？他还把一块怀表从怀里掏出来，说是让你一定要转交给徐海东——这正是瞿秋白送给沈泽民的那块表，现在沈泽民又把表留给了徐海东。吴焕先认识这块表，却不知晓这块怀表的来历。

沈泽民还叫着琴秋、琴秋，然后喃喃说道，张国焘带走了主力红军，也带走了我的安娜，我的安娜……如今他们又在哪儿呢？

吴焕先沉痛地站立在那个黄土堆前。是郑位三用两扇门板掩埋了这位年轻的鄂豫皖省委书记，他走时，只有31岁。

一阵山风吹来，吴焕先打了个寒噤，他对着黄土堆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在心里说道，安息吧，胡子啊，鄂豫皖人民会记得你。而我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和敌人战斗下去，战斗到底，你看着吧！

第七章

○ “向陈昌浩告密，出卖革命同志”，一个重大的疑点留在了个人历史上

张琴秋毕竟是张琴秋，她被任命为红江县县委书记之后，还是走马上任了。除了陈昌浩，别人都还看不出她是如何抑制着失去丈夫的巨大不幸，工作起来，仍然是那么干练而沉稳。

张琴秋不相信命运，可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的每一位亲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都不能够守候在他们身边？父亲、母亲和丈夫，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可如果不是命，又能作何解释呢？而环境不容许张琴秋长时间沉浸在悲痛之中，红江县的肃反运动已经不可遏制地开展起来。张琴秋注视着这场运动的发展。

那天，她去出席县里召开的党团员大会，没想到，会议一开始，就借口审查代表成分，把一些党团员逮捕起来。妇女积极分子李开芬因其父亲是团总，出身不好，就被指控为反革命，被推着揉着要送交革命法庭。这位只有16岁的女孩子，使劲为自己辩解，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她泪流满面。

张琴秋这时站了起来，指着李开芬说，把她放了。李开芬不认识张琴秋，她抬起泪眼，只见是一位穿着列宁装的女干部。

扭住李开芬的人大惑不解，对张琴秋解释说，李开芬的老子是团总，那她就是反革命，肃反就要肃这样的人。张琴秋沉静地说道，谁说老子是团总，女儿就一定反革命？这是个什么

逻辑？那几个人还不服气，说，那她就是投机革命！张琴秋说，这小鬼，我前天翻阅过她的档案材料，红军还没入川，她就已经为革命站岗放哨了，这能叫投机吗？

张琴秋让自己的警卫员把李开芬带出了会场，李开芬从警卫员那里才知道，保护她的就是闻名川陕的那位红军女将领——张琴秋，心里顿时一阵温暖，有了安全感。李开芬被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下，晚上，张琴秋又专门来看她。李开芬一见张琴秋，像见到亲人一样扑进她的怀里，泪水扑簌簌滚了下来，连声说道，首长，我不是反革命，真的不是！

张琴秋替李开芬擦去眼泪，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对她说，我相信你。你的情况，我都很清楚，你14岁就已是一名共青团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李开芬一点也没想到张琴秋对她的情况会那么了解，刚刚被张琴秋擦去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张琴秋想安排李开芬去列宁小学工作，问她愿不愿意，李开芬想了想，点了点头。张琴秋说，好，那就一言为定，那里需要有文化的人。

以后，李开芬又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一直活跃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列里。

张琴秋临行前的担忧不幸被证实，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同志先后受到张国焘的打击报复，被逮捕、关押，乃至杀害。与他们相比，张琴秋个人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福兮祸之所伏”，可也正因为如此，张琴秋却在个人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大的疑点，直到30多年后的“文革”时期，还有人检举张琴秋“向陈昌浩告密，出卖革命同志”，指的就是这件事，弄得张琴秋有口难辩。张琴秋是个唯物主义者，可有时，她又多么希望人有个最后的归宿，就是灵魂吧，或天堂，或地狱，再有个判官来作评定，把这一生所有的是是非非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痛也痛在明处。否则，总说苍天有眼，这眼在哪儿呢？

在红江县的时间不长，前后也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张琴秋又被调往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任政治部主任。

总医院成立于鄂豫皖，那是1929年，在黄安县的刘家园。当时规模很小，苏井观1930年来这里担任院长时，还只有几名医生，几名护士，其余的什么条件都不具备。苏井观毕业于天津海军医官学校，完全有资格去当一名海军医官，但他却回到故乡河南潢川，开办了一家小诊所。由于医术高明又为人和善，小诊所声名鹊起，求医问药的人很多，就是在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共产党。苏井观为这

个党所吸引，不久他就加入进来，小诊所也随之成为党的地下秘密活动地点。后来当地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同志被捕，有的牺牲，小诊所受到敌人的监控，苏井观也受到追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井观被党组织派往红军总医院。

苏井观来到总医院，如鱼得水，工作干得很顺手，很得各级官兵的好评和爱戴。张国焘来了以后，医院出了一次意外事故，一位同志从酒精桶里倒出备用酒精后，就点燃起蜡烛，想把酒精桶重新封好，不料轰的一声，引起爆炸，在场的几个人当场受伤。苏井观因此受到处分，不仅院长职务被罢免，还差点儿被诬陷成反革命，成为肃反对象，被关押了整整45天，险些丢了性命。红四方面军一度在张国焘的指挥下，先是出潜太，后来又打黄安，打麻城，战事紧张，伤员很多，医院里人手明显不够，这种特殊情况才使苏井观幸免于难，得以重见天日。部队入川以后，蒋介石不断悬赏“剿匪”，战事仍然频繁，为适应这个需要，为医院培养后备力量，总医院成立了一所附属学校，苏井观被重新启用，成为附属学校的校长。

随着川陕苏区的创建和队伍的扩大，总医院已经陆续建起了五个分院，仅医务工作者就近千人，总体救治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可作为医院，技术的权威性至关重要，领导层里至少得有几个人能在技术方面给予全面的指导和把关，苏井观自然又被提了出来，这位科班出身的医生，在技术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于是，苏井观又重新担当起了总医院院长的职务。这个时期正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最繁荣昌盛的一个时期。

张琴秋和苏井观尽管以前不是很熟，而今却一见如故，苏井观向她伸出热情的大手，说，欢迎，欢迎！张琴秋对医院的工作有些陌生，苏井观对她说，放开干，这里的工作，只要一切以伤病员为中心，就不会有错。

张琴秋就把自己定位在伤病员之间。她不断地从这个人身边走到那个人身边，看到伤病员们是坚强的，勇敢的，又是痛苦的，忍耐的，便想为他们做一切事情，只要能减轻伤病员们的痛苦。她坐下来陪他们聊天，为他们唱歌，给他们讲故事，没有多日，她那悠扬美妙的歌喉就为伤病员们所熟悉，这罕有的歌声对他们有着一种独特的磁力。连医生护士都感到奇怪，刚才还在大喊大叫的伤员，只要张琴秋一来，很快就能安静下来。有的伤员行动不方便，可只要听到张琴秋来了，居然竭尽全力拄着拐棍，挣扎到门口去迎接。医生护士受到很大的感染，

他们纷纷议论，真闹不清张主任身上有什么魔力。

医生、护士也同样欢迎张琴秋的到来，因为张琴秋总是能和伤病员们有说有笑，使他们似乎忘记了伤痛，这对医生护士的工作是一种极为难得的配合，使他们的工作也变得轻松了许多。

由于伤病员太多，病房根本不够用，有些刚从前线送来的伤员只有被安置在用竹席搭成的棚子里。子弹不长眼睛，伤员什么部位受伤的都有，鲜血淋漓，痛苦不堪。有的哀号叫骂，有的悲声呻吟，医生护士来回穿梭，既焦虑不已，又显出些束手无策。医生告诉张琴秋，是因为麻药供不应求，有的情况实在危急的伤员，只能在没有麻醉处理的状况下做手术，而这样施行手术，伤员一旦有了知觉就会疼痛难忍，从而影响手术效果。

张琴秋去找了苏井观。苏井观告诉她，已经用土法试制了一种名叫“珂氯仿”的麻醉药，临床试用，效果很好，可就是原材料总也供应不上，因为用量太大。那是一种草药，得有人不间断地上山去采摘。

张琴秋当即发动医院里的后勤人员，她自己也和大家一起，背着背篓，在川北的大山里翻山越岭。这地方山高林密，中草药资源异常丰富，而在当地群众当中，更是珍藏着不少治病救人的偏方、秘方。张琴秋在采集中草药的过程中，很注意搜集民间优秀的东西，听说了什么，就仔细地记在本子上，回来拿给苏井观看，有些偏方实在神奇，确实解决了一些大问题。有一段时间，部队里疟疾、痢疾流行，伤寒病的发病率也有明显上升趋势，医院就是应用了这些民间偏方，在预防和治疗上双管齐下，才使这些病症没有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张琴秋发现，许多伤员不想吃东西，这无疑影响疗效和体质的恢复。医院里伤病员太多，本来细粮就不足，基本上是以黑豆和蚕豆作主食，为了把粗粮做细，做精，炊事员已经想了很多办法，把豆子磨成豆面，擀成面条，面条里撒上青菜。可还是打不开伤员的胃口，原因是没有盐。张琴秋把总务部门的同志找来，对他们说，把别的开支都省下来，全部用来买盐。又说，什么时候伤员们肯吃饭了，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才算是合格的，政治部的工作也就有了起色。

总务部门的同志感到为难，说，敌人控制得太严，前次我们派人进了敌占区，由于一下子买的数量太大，引起了敌人怀疑，去的同志差点丢了性命。

张琴秋说，到群众中去想办法，群众的一日三餐怕都少不了盐吧？问问他

们的盐是从哪来的。任何时候，红军都不是孤立的，群众是水，我们是鱼。经她这么一点，总务部门的同志开窍了，他们一方面派人装扮成商人进入敌占区，巧妙地购买食盐，一方面选可靠的群众，在敌人允许的范围内，多买些食盐，贮藏起来，然后交给红军。这样一来，伤员的饭碗里就不再寡淡无味了，渐渐有了食欲。

张琴秋进入病房，便坐在一个肩部受伤的伤员身边，丝毫没有主任的架子，而是像护士一样，用勺子给伤员喂饭。伤员深受感动，告诉张琴秋，他的父母是被田颂尧杀害的，红军来了，他便参加了红军，可又在不久前的战斗中负伤了。张琴秋问，你有没有因为参加红军而后悔过？

这个战士说，没有，从来没有，只是后悔自己先躺在了这里。张琴秋笑了。

这个战士突然叹了口气，说，要是能泡酸菜，就好了。另一个四川籍战士也在一边附和，说，就是想吃泡酸菜。

张琴秋立刻来到炊事班，问道，你们有谁会泡酸菜？

那有什么难的？炊事员有点莫名其妙。

那好，你们就泡上几大坛子泡酸菜，伤员们喜欢！

等张琴秋再来到那个战士的身边，那个战士已能从床上坐起来，他告诉张琴秋，他们已经吃上了泡酸菜，好香啊！说着还情不自禁地倒吸一口气，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张琴秋着实高兴，她说，大家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尽可能的提出来，只要你们能早日康复，就是医院最大的成功。

医院是个天使与魔鬼并存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人，有的在救死扶伤中得到了康复，重返前线，有的则永远地留了下来。牺牲的同志们被安置在总医院驻地附近的一个山坡上，那大大小小的坟头起起伏伏，总使张琴秋心头涌上无限感慨。经常在夕阳衔山的时候，张琴秋会望着那片山坡出神，心里若有所思：这就是革命的代价。张琴秋会由此而想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叫做天台山的地方，那里孤独地长眠着一个人——她的丈夫沈泽民。她想，牺牲的同志是再也醒不过来了，但不能忘记的是，他们曾是我们中的一员，而革命还需要更多人的继续奋斗，那么，这些牺牲了的同志，是我们坚强的精神动力，因而，她思谋着，能否为这些同志修建一座烈士墓？

她的想法得到医院政委周光坦和苏井观的热烈赞同，张琴秋受命负责这座烈

士墓的设计和施工。她请来了工匠，她向工匠们仔细交待了这项工作。她的情绪强烈地感染着工匠们，使他们对这座红军烈士墓充满了无限崇敬之情，各个环节都建设得一丝不苟。张琴秋的书法挺不错，苏井观让她为烈士墓题写了碑名：

“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碑上镌有门楣，门楣上有对联，左联“为工农而牺牲”，右联“是革命的先驱”，横幅“万世光荣”。背景上的图案是镰刀、斧头、谷穗和步枪。这里的山川河流，因为有这些英灵而更加壮丽。

落成典礼很隆重，总部领导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全赶来了，他们都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心情。对于从血与火中走过来的红四方面军，死人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而有规模地对先烈们举行仪式如此隆重的悼念，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各部队和川陕苏区的各界群众也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仪式，会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张琴秋主持了烈士墓的落成典礼，只见她对着烈士墓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用低沉的语调致悼词。在场的每个人心头的某种情怀都被点燃了，革命队伍，血化为火，活着的战斗不息，逝去者无上光荣！张琴秋还领着大家齐唱了《国际歌》，参加典礼的人们绕墓一周，向烈士们作最后的告别。

整个仪式，陈昌浩的心一直沉甸甸的，当然主要是由于那么多牺牲的同志触发了他心里的某种感觉。同时，他也发觉张琴秋自离开部队后有了一些变化，具体他也说不清楚，总之是比以往显得更加深沉、历练而成熟了。但他未及和张琴秋说什么，场面太大，人太多，整个会场的气氛被张琴秋调节得庄重而肃穆，烈士们的英魂乘风而降，驾云而至，仿佛全都聚集在现场。陈昌浩扫了几眼主持典礼的张琴秋，他更加感到，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女性。

以后，这座烈士墓不仅是川陕苏区一个有代表性和纪念意义的建筑，也成了指战员们心目中的一座丰碑，无论哪一支部队经过这里，都要持枪对着烈士墓行注目礼，这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医院里伤病员最多时达到1700多人，大多是重伤号病号，医护力量明显不足。特别是中医，偌大一个医院，只有三个中医，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张琴秋记得，去年总部在召开医务工作会议里曾提到过可以团结和争取旧医务人员，为什么不试着在当地找找这样的人呢？

苏井观说，怎么没找？可旧的医务人员谁又敢用？不是出身有问题，就是反革命，肃反正愁找不着对象呢。将这些人找来，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张琴秋沉思了片刻，觉得还是应该想想办法。苏井观一直注视着张琴秋，他突然感觉沉思中的张琴秋就像一座沉静而纯洁的大理石雕像，美丽极了。这个不到而立之年的女同志，秀外慧中，细心热情，无论从什么角度进行“解剖”，也近似于珍稀的艺术品。

张琴秋主动与驻地沙溪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了解到确有一位老中医，名叫杨成元，行医50年，在当地声望颇高。可由于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国民党伪职，红军来了担心会被杀头，已经逃离在外，藏匿在深山里。

张琴秋把这个情况及时向周光坦、苏井观作了汇报，她自己便在区委书记阎仕全的陪同下，翻山越岭去搬请杨成元老先生出山。

第一次去，杨成元不在，家里人说他出诊去了，一两天回不来，三五天也说不定。阎仕全就对张琴秋眨了眨眼，不是很明显嘛，不肯见，躲了起来。过了几天，张琴秋又去。这一次，老先生没躲，但他推说年纪大了，况且医道平庸，难以胜任军职，只能在民间行医，靠手艺混口饭吃。张琴秋向他反复交待红军的政策，老先生一直正襟危坐，任你再怎么说明，他只是个摇头，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见张琴秋实在不忍离去，杨成元便说，多谢红军，已经给了老夫莫大的荣幸，无奈已是年老眼花，难以胜任贵军之职……张琴秋又一次退了回来。想想还是不甘心，难道就这样算了么？既然杨成元老先生医道高明，如能说服和争取杨成元老先生，也就是表明红军任人唯贤，知人善任。这样想着，她不辞辛苦，第三次走进大山。

这一次，没等张琴秋开口，老先生便命人收拾行装，准备随着张琴秋一起动身。这使张琴秋感到诧异，杨成元却捋着灰白的胡须笑了起来，声称他行医几十载，怎么说也算得是个有阅历的人，原先对红军不甚了解，讹传很多，现在看到这位红军女干部，为了他跋山涉水，不惜三次进山，而且态度之诚恳，言辞之谦逊，他以为，当初刘玄德三顾茅庐也未必能及。再说，他一介草民，只会给人把把脉，又何德何能，敢蒙红军女主任如此器重？杨成元对红军的确有过疑虑的，看到红军严格起来连自己人都又杀又砍，更别说他这个任过伪职的人喽。可张琴秋一次又一次的造访，使他疑团尽消，前嫌俱释，红军中既有这样斯文大义、和蔼可亲的女干部，理所当然是一支仁义之师了。于是，他决定跟着张琴秋去为红军效力。张琴秋高兴地上前握住杨成元的手，说，谢谢杨老先生对红军的信任！

为缓解总医院中医匮乏的矛盾，杨成元又推荐了阎侣丰、何光旬、周致几位同行，一起来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为充分发挥这些人的专长，苏井观与周光坦商量之后，决定医院对他们实行薪金制，行军或出诊，特地配给坐骑。杨成元由于年长，准许坐滑竿。杨成元和几位医生没有想到会受到红军的如此优待，他们在工作中都非常尽职，不仅治病防病，还为医院带了徒弟，把他们积累一生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杨成元老先生虽已年逾古稀，但他坚决表示不惜离开故土，愿随红军前往。这时，张琴秋已经调离总医院，到妇女独立团就职，但她十分感佩杨成元老先生对红军的一片忠忱，特意派人送给他一匹战马。不幸的是，部队行至理番，杨成元终因年老体衰，一病不起。老人临终时表现得十分豁达，对前去看望他的周光坦政委说，感谢红军，红军对我有着知遇之恩，使我幸得投身革命。现在染病在身，恐怕归天时日不远，虽然远离故土，远离亲人，不能够寿终正寝，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是革命之人。

杨成元客死他乡，但他终以从军为荣。张琴秋听说后，对老先生的高风亮节敬佩不已。

○ 担任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激战杂谷垭，受到总部嘉奖

敌人一天也没有放弃过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的9月中旬，川军刘湘先后集中28万余人向红四方面军发动六路围攻。红军依托苏区，“收紧阵地”，经过近10个月积极作战，首先粉碎了刘湘在东线的进攻，旋即移兵西线，展开反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打死打伤敌人共6万余人，俘敌两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3万多支，炮百门，击落敌机一架，创下了中国工农红军那个时期的最辉煌的战绩。

由于长期战斗的消耗和推行“左”的政策，使川陕根据地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已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为了摆脱困境，为了打破敌人正在准备的“川陕会剿”，为了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红四方面军决定撤出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活动，占领北川、茂县、理县和汶川、松潘一带，建立川西根据地，实现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合。松、茂、理、汶一带是四川军阀邓锡侯的地盘，河谷纵横，地势险要，境内高山连绵，是汉、藏、羌、回等各民族的杂居区。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节节胜利，使四川各部军阀都深以为忧，为阻止红四方面军有可能入境，邓锡侯在北川至茂县之间设置了三道防线，陈兵约3万人。

邓锡侯用心良苦，仍然没能挡得住铁流似的红四方面军，1935年5月，徐向前率红九军、红三十军主力以锐不可当之势，直破北川，抢占土门，三天之后，就进驻茂县，逼近松潘。

红军在茂县驻扎下来，派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该军第八十八师及红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红一方面军。徐向前根据红四方面军东征西战的经验，提议各部队抽调一些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和炊具，跟随八十八师行动。因为在转战过程中，经常会有炊具丢失、炊事员减员等情况，影响到部队的正常行动。其余各部队即在当地筹集羊毛、羊皮，

做成毛衣、毛袜、皮背心等，准备好送给红一方面军的慰问品。还有的部队组织人到山里去选石头熬盐。当地有一种白石头，含盐，用简单的方法就能够提炼出来。

李先念率部出发后，徐向前即带指挥部驻扎理县杂谷垭。随指挥部行动的部队中，就有妇女独立团。这个妇女独立团是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战斗力最顽强的一支妇女武装，约2000人，大都20岁左右，主要来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张琴秋在红四方面军决定离开川陕苏区的时候，即被调到妇女独立团担任了团长职务，此时来到杂谷垭，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向群众征集粮食、盐巴、茶叶、牛羊、兽皮之类，为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到来做准备工作。

杂谷垭的居民大多数是藏民，藏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经济上落后，主要交换方式仍然是以物换物。这里的工作谈不上丝毫群众基础，而且有几个因素使得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交流上存在很大障碍。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加上反动统治者长时间的反宣传，使藏族同胞对红军怀着既恐惧又仇视的心理。三是地广人稀，寨子与寨子之间相距很远，有的寨子里根本没人，听说红军来了，人们逃进了山林。四是少数反动土司、喇嘛在暗地里进行破坏活动，有的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针对这些问题，部队要求严格执行少数民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并且利用汉藏统治阶级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从打倒汉官、打倒反动土司入手，从那里得来的粮食和土地分到贫苦藏民手里。藏族同胞逐渐对红军产生了信任，感念红军的恩情，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红军。

妇女独立团不断走家串户，努力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尽一切力量密切汉藏关系、军民关系。可女战士们在外出时，不止一次遭到冷枪的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有增无减。这个情况引起了张琴秋的关注，是谁在向我们的战士放枪？

这天，几个战士筹粮来到杂谷垭西北约五华里的一座山上，看到半山腰有一座喇嘛庙，在一条黄土碎石路上，不少藏民同胞背着粮食、盐巴，一路朝喇嘛庙磕着长头，跪步膝行。有一个背麻袋的老妇人，面色灰暗，目光呆滞，每一个长头磕下去，半天趴在地上起不来，肮脏的袍子在地上拖去拖来。正值夏天，太阳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也同样炙烤着在大地上这些宛如受刑的人们，老妇人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了，昏倒在那里。女战士们一见，不由分说，赶忙跑过去救人，就

在这时，一排冷枪照着女战士横扫过来，几个女战士就地一个翻滚，这下，她们看清了，枪弹是从寺庙里打出来的！

后来经过了解，这座寺庙已被四川军阀刘湘的一支部队和一伙反动喇嘛所控制，他们对于红军的到来，怀着刻骨仇恨，不时派出一些人在外四散活动，到处袭击红军战士，特别是女战士。这些反动分子以寺庙为掩护，利用藏族同胞对宗教的虔诚心理，不停地敲诈勒索，要粮，要物。

打掉它！独立团的女战士们纷纷要求消灭盘踞在寺庙里的这帮匪徒，为民除害，也为死伤的战友报仇。张琴秋完全理解战士们的心情，可考虑到事关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她把情况向红四方面军总部作了汇报。

总部同意妇女独立团的意见，消灭这座寺庙里的敌人。可是由于红军主力都担负了重要的作战任务，便决定由妇女独立团独立完成这个任务，派来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指挥作战。

王军长是川东游击队创始人，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他的游击队被改编为红三十三军，毛泽东对他有过一段评价，说他是“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朝鲜）共产党员了”。张琴秋对他的到来非常欢迎，进行战前动员的时候，张琴秋请王军长讲话。王维舟操着一口浓重的川音，慢条斯理中带着不经意的诙谐幽默。他说，早就听说过你们这支女子武装了，不得了，名气大得很，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都被传神了。这次的战斗嘛，指挥当然还是你们张团长的事，我只不过是来给你们撑腰的；打不过的时候，也不要怕，不要跑，别忘了你们后头还有一个堂堂七尺男子汉呢！

女战士们“哗”的一声全笑了，王维舟也笑了。笑过之后，他强调了一点，说，要记住，我们要对付的不是藏民同胞，也不是规规矩矩诵经念佛的正经喇嘛，而是那些利用喇嘛庙与红军为敌的反动派，这一点，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能伤害无辜。

根据这座喇嘛庙里敌人的总兵力，张琴秋决定兵分三路，两路从正面佯攻，引蛇出洞，另一路迂回到背后，伺机进入喇嘛庙，端掉敌人的老巢。挖筑交通壕的前期工作放在夜间，利用附近瀑布的水流声作掩护。瀑布长流，水声如歌，躲在寺庙里的敌人安然进入了梦乡，他们紧闭寺院大门，放心大睡，连个警戒都没有，他们满以为寺院里是最安全的。因为他们是利用了红军对宗教的宽松，加上

面对的又是些红军女兵，便有恃无恐。而妇女独立团这回正好来他个反利用，一夜工夫，三条壕沟就直逼喇嘛庙，拂晓时分，独立团成员全副武装潜入阵地。

战士们敛声屏气，等到一声令下，正面佯攻的一支队伍对着寺庙放了一阵子枪，故意放得不很猛烈，敌人果然误以为对方兵力单薄，哗地一声掀开庙门，一部分人叫喊着冲了出来。刚冲出不久，突然枪声大作，几颗手榴弹也在敌群里开了花。敌人一见情况有异，慌忙后撤，紧闭的庙门外，丢下了几具尸体。过了会儿，庙门重新打开，这回，更多的敌人冲了出来，仿佛要为刚才的疏忽夺回些体面。独立团沉着应战，用猛烈的火力只是有节制地压住敌人，却并不逼迫他们后退。敌人颇怀进攻的欲望，想把红军击溃，正当他们越打越上瘾的时候，寺庙背面突然响起了冲锋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敌人这下慌了，明白遭到了两头夹击，正面的进攻顾不及了，只能且战且退，乌龟似的缩回到庙内。

妇女独立团的几支队伍把寺庙团团围住。战士们抬来了圆木，张琴秋命正面的战士做好撞门的准备，同时命另一支小分队准备登上房顶！正在这时，庙内突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而起，原来敌人见寺院已被团团围住，大势已去，自己动手先把仓库点燃，破釜沉舟，绝了后路，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

不等敌人冲击，张琴秋指挥战士们趁着烟火的掩护，猛力地撞开了庙门，冲了进去，除敌长官正欲拔枪顽抗被击毙外，其余绝望的敌人全做了俘虏。战士们奋不顾身冲上去灭火，抢救出大量屯集的粮食、盐巴和其他物资。

王维舟兴奋地说，这是一个漂亮仗，打得干净、利落。妇女独立团真是名不虚传呐，好样的！他说，我来之前，方面军总部要我注意两件事，一件是帮助你们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另一件是督促你们，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从实际情况看，你们比我想象的更成熟，更稳健，也更细致、更周密。从张团长到每个战士，个个都机智勇敢，一点也不比男同志逊色，下次带兵，我也愿意带这样的兵！尤其是你们的张团长，胆大心细，果敢机警。我要转告总部首长，对你们，让他们完全可以放心。

当晚，妇女独立团就受到总部的传令嘉奖，妇女独立团的劲头更足了，她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打草鞋，撕羊毛，捻毛线，织毛衣、毛背心，为迎接红一方面军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

○ 红军大会师后，张国焘忽然提出了领导权问题。张国焘接替周恩来担任了红军总政委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抵达贵州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2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取消了博古（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军事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协助，会后行军途中，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红四方面军这边，由李先念率领的前去迎接红一方面军的部队，胜利攻占懋功，1935年6月1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红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会师，李先念见到了毛泽东他们。

6月24日，毛泽东一行来到两河口，在一座喇嘛庙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于北京大学，那时，毛泽东在该校图书馆当助理员，张国焘是该校教授，虽然身份不同，但相同的时代潮流促成两个人不约而同都走上了同一条革命道路。光阴荏苒，岁月如流，俩人已是多少年没有见过面了。

会师的正式地点选在离两河口镇约摸两公里的一个叫做抚边的村庄。红四方面军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街道的墙上刷上了标语，红旗上也用白颜色写了欢迎词，草地上还搭起了临时讲台。只可惜天公不作美，雨一直下个不停。毛泽东先到，他就在事先搭好的油布帐篷里，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下午5点左右，远远的有一队人马溅起一路泥水，这时有人通报，张主席来了！

张国焘的坐骑是一匹白色骏马，他策马扬鞭，由远及近。其余的十几个人护卫簇拥在前后左右，显得威风凛凛。张国焘是自从到了川陕才由“坐抬子”改成

骑马的。毛泽东一行走出了帐篷，张国焘下得马来，和迎上前来的毛泽东紧紧握手。两个人随即走上讲台，在两军指战员和数千群众的欢呼声中，为今天的会师互相致词。雨水浸透了衣服，甚而顺着衣服往下滴，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人们的心情，大家都为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而振奋不已。两个方面军的会师，标志着工农红军在中国土地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

翌日上午，两军举行领导人会议，到会的六名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到会的还有刘伯承、林彪、李富春、邓发。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两军会师后的去向问题。大部分人倾向于北上，认为应集中主力首先夺取松潘，控制以北地区，以取得甘肃南部，创立广大的川陕甘苏区，紧接着便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由红一方面军为左路军，红四方面军为中路军和右路军，兵分三路，攻占松潘，北出甘南。张国焘同意大家的意见，但他忽然间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他说，这次行动如没有统一的指挥，就很难达到统一的效果。

会后，为攻打松潘，两个方面军分头回去做准备。张国焘在返回茂县途中，经下东门看望了徐向前，他没有多说两个方面军会师的事情，只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严重，情形就和红四方面军初到通南巴那个时候差不多。整个兵力看样子不足3万人。而对于攻打松潘，他这时倒有了不同意见，认为应该南取邛崃，不过，既然会上已经做出了决定，他表示还是要个人服从组织。回到茂县后，张国焘对攻打松潘作了具体的部署，命王树声率四个团于岷江东岸控制北川至茂县一带，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宗南部南下；陈昌浩率右路军、徐向前率中路军，分路经黑水、芦花北进，出毛儿盖，迂回松潘。

就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部分别于茂县和理县出发之际，张国焘借口要“统一军事领导”，公开向中央要权，给党中央发电报，点名要由徐向前担任红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也同时发电报给党中央，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只有徐向前被蒙在鼓里，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率兵进发黑水、芦花地区。

不久，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机关也陆续到达芦花，徐向前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闻天、博古等，着实高兴，可他是个内敛的人，在这么多领导同志面前，反而显得有点儿局促和拘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们却对徐向前的

军事才能和所取得的战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向徐向前个人授予一枚五星金质奖章。

先头部队这时已攻占毛儿盖。王树声率后卫部队也已从岷江东岸陆续撤出，向黑水、芦花和松潘地区集中，局势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徐向前对周围敌军的番号、位置、兵力部署、装备情况、作战特点一一记在脑子里，有问必答，这点深得朱德总司令的好评，而朱总司令的平易近人和朴实宽厚也赢得了徐向前的敬佩。那天，徐向前接到张国焘来的一个电话，他去找朱总司令，朱总司令正在自己的住处吃糌粑，一见徐向前，就说，来来来，我们一起吃，边吃边说，有什么事也不能不吃饭。接触得多了，徐向前在朱总司令面前也就不再拘谨，他坐下来，抓起一块糌粑。

张国焘的内心却有着越来越激烈的活动，他曾毫不掩饰地问过周恩来，你们总共有多少人？

周恩来的眼圈印着劳累的黑晕，他的思维从不委顿，他明白张国焘的内在用意。张国焘为红四方面军8万人的队伍深为得意，但他对周恩来仍然作了虚妄的夸大，把8万人硬说成了10万人。而红一方面军呢，据他估计不足3万人，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他对现任的党中央感到不满意，显而易见，他认为他个人的位置太低了，不符合他所领导的如此庞大的队伍。张国焘越想越觉得不公平，他寻找种种借口抵制中央决定，故意拖延北上时间，同时策动陈昌浩他们进一步向中央提出，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

由于张国焘的耽搁，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有变而未能及时实施，从而错过了战机。蒋介石除令驻守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严防固守外，又布王均第二军于洮河沿线，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布于于水、甘谷、武山、陇西一线，以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布于贵德、同仁、循化、皋兰、临夏地区。第四十五军则出懋功，向抚边、阿坝地区进击；第二十一军越岷江，往理番、毛儿盖、班佑方向追击；新编第六师李家钰部出威州、茂县，往江关、松潘进击；暂编第二师彭诚妥部出白草场，往镇江关进击。战略预备队杨森部受命控制懋功，郭勋祺师控制新津，王缙绪部控制绵竹，薛岳部控制平武。蒋介石可谓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事已至此，没有更多的机会可供选择。8月初，党中央在毛儿盖又一次召开会议，主张集中队伍，朝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又一次持反对意见，坚决要求分成

左右两路军。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

各部队都在紧张地做着过草地的各项准备工作时，张国焘又心生一计，要求再度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所谓的“政治路线”问题。他的这一要求引起很多同志的不满，人们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政治局会议在沙窝召开，结果是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接替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红军总司令仍由朱德担任，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从卓克基出发，红一军、红三军经阿坝北进，出夏河。右路军则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红四军、红三十军，以少数力量牵制松潘胡宗南部，大部分兵力则从毛儿盖出班佑北上巴西地区。毛泽东和正在病中的周恩来、负伤的王稼祥以及张闻天、博古、李德，还有中共中央直属队，全都编入了右路军行动。彭德怀则率红四军部分作为总预备队，掩护中共中央机关行动。

○ 南下？北上？毛泽东致电张国焘：“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左右两路军分开后，各自按既定目标往前进发。对于到达目的地后的行动，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形势之后，电告朱德、张国焘，要他们在占领阿坝以后，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消灭敌人，速出甘南。

张国焘又一次不同意。

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认为，从军事的角度，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两人分别致电朱德和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军马上向右路军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军集中向夏、洮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大事。”

张国焘不予理睬。

右路军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艰难进军。

草地青青，一望无际，沼泽却是草地里的陷阱，这使草地的妩媚里暗藏着无限杀机，一不小心，就有陷下去的危险，有的红军战士为此献出了生命。气候变幻莫测，刚刚还晴空万里，烈日炎炎，突然就会阴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劈头盖脸，气温也随之一落千丈。雨水瞬息之间就变成了冰雹，冷酷无情地朝大地上砸下来，横渡于此的红军将士们只有挺身抵抗着，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夜晚更难熬，淋湿的衣服贴在身上，冰凉如铁，冻得人忍不住瑟瑟发抖。部队要求大家点起篝火，尽量不要睡觉，一旦睡着，就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漫漫长夜，大家硬撑着唱歌，讲故事，围着篝火，烤了前面再烤后面，直到黎明来临，大家互相搀扶着站起来，重上征程。带的炒青稞很快就吃完了，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战士们就以野菜、草根充饥，可有的野菜有毒，误食的战士们头脸肿胀起来，腹部疼痛难忍。各级干部有的让出坐骑，用作食用。这些毕竟有限，有的战

士实在饥饿难忍，把皮带都煮着吃了，由于饥饿、寒冷、免疫力下降及其他种种原因，许多干部战士没能走出茫茫草地……

右路军的同志们是如此艰难地在草地上进行跋涉，可此时此刻的张国焘却在阿坝从容地驻扎下来，把大队人马停留在白河西岸。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张国焘应该抢渡白河，迅速实施与右路军的会合。可他迟迟按兵不动，借口正值汛期，河涨大水，没有架桥的手段。而各部队的粮食也告急，只够吃三天，二十五师只够吃两天，电台更惨，已经绝粮。张国焘向中央发电：“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徐向前和陈昌浩比别人更着急，他们也非常希望张国焘能赶紧跟上来。他俩是赞成党中央北上方针的，徐向前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而张国焘这时却执意南下。9月9日，他又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1991年8月版）。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的感情支配着他的政治立场。虽然他曾一度倾向于中央决定，而当张国焘向他发出指令时，他便又服从了张国焘，并且很快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改变部队现在的行动路线。

毛泽东无奈，只好采取迂回的办法，对陈昌浩说，一定要部队改变行动方向，是一件大事，那就不是你我两个人能说了算数的，至少，要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陈昌浩表示同意，并且打电话通知了徐向前，要徐向前晚上到周恩来的住处开会。

周恩来病得很重，大家都看到他身体十分虚弱。徐向前到得最晚，他来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已经到了。直到会上，徐向前才知道问题的焦点还是集中在部队的去向上，张国焘坚决不同意两路军集中北上，他仍意在南下。

毛泽东拟了一份给张国焘的电报，在会上进行了紧急磋商，内容是坚持北上，电报收尾处写道：“以上所陈，纯多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除了陈昌浩，大家一致同意电报内容。徐向前则表示，考虑不成熟，无法发表意见。还有一点，在座的人当中，只有徐向前不是政治局委员。

○ 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连夜北上。陈昌浩对着话筒重复徐向前的话：“不能打，听见没有？无论如何，不能打！”

张国焘很快回电，依然坚持南下，收尾处写道：“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这下，陈昌浩更是坚定了态度，主张随张国焘南下。毛泽东再次致电张国焘，认为南下是不合时宜的。

晚上，毛泽东亲自来到了徐向前的住处，但他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又一次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如何？徐向前边从屋里走出来，边说道，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再说，红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毛泽东见徐向前处于两难之中，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让他早点休息，便告辞出来。

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张国焘一而再、再而三地刁难、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同时又在一步紧于一步地进行分裂党与红军的活动，他通宵难眠，很明显，张国焘这是要自竖旗杆、另立门户。再这样纠缠下去，党和红军内部就可能发生冲突，一旦冲突，红军的处境将十分危险。为迅速脱离险境，他当机立断，与同志们商量之后，就在问过徐向前同志的这个夜间，果断地坚决地率领着红一、三军北上而去。

毛泽东的这一行动，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发觉。徐向前和陈昌浩刚刚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一下愣住了，坐在床板上半晌没有吭声。电话铃骤响，陈昌浩一把抓起电话，前方部队报告，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对我们放了警戒哨，怎么办？打不打？

机警的徐向前一下子回过神来，坚决地大声地说：不能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陈昌浩握着话筒，看着徐向前，然后对着话筒重复了徐向前的话，他说：不

能打，听见没有？无论如何，不能打！

就这样，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不欢而散。

毛泽东走后，张国焘就命令部队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两路南下，向着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中，提出的口号是“打到成都吃大米！”徐向前和陈昌浩不得不率领着部队，又回头穿越茫茫草地。这时，草黄了，草地上一片浓郁的秋色。但这些并没能全部掩盖前次走过的痕迹，那些无人掩埋的红军尸体，使他们对这块地方有着无法忘却的记忆。

徐向前的心情很沉重。9月底，这支部队终于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张国焘显得特别高兴，朱德没有表现出什么和往常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心里牵挂着红一方面军，但他仍然亲切地拍了拍徐向前的肩膀，说，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

○ 张国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还对刘伯承怒吼：要不是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把你杀了

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出乎陈昌浩意料之外，在这次会上，他又看到了张琴秋。张琴秋已于前不久被张国焘重新启用，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或许是出于红一、四方面军合编后给张国焘带来的思考，毕竟，张琴秋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临任命之际，张国焘又找张琴秋单独谈了一次话，内容是严肃的，但张国焘换了副面孔，他认为组织部长是个很重要的岗位，不希望张琴秋对他抱有成见。除张琴秋而外，张国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他说，琴秋同志，我一直想找你谈谈，可我们都很忙，这——你也都是看到的。对于泽民同志的事，我心里一直很沉痛。可以告慰他的是，红四方面军有了现在的规模，我们的队伍有了近10万之众……我之所以不同意北上，也是为了保护这支来之不易的军队，这是我们的队伍。红一方面军的实力那么单薄，今后的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接着又说，我总是认为，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要可靠得多，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仅工作能力大家认可，从个人的角度，我也感到放心……

张琴秋一直没有说话，她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于张国焘这个人，她实在没有什么好感，倒不完全因为自己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她在心里仍然为曾中生、旷继勋等同志受到的打击报复而无法心平气和。这一次，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张国焘又启用了她，可谁知道这个人葫芦里又卖的是什么药呢？她低着头，既像是认真在听张国焘谈话，又像是在思考别的什么事情。

张国焘似乎很有耐心，他望着张琴秋思忖了一会儿，又说，琴秋同志，你是不是对我还有成见呀？过去的事……怎么说呢？往后去你也许会明白我的用意。不过，不管怎么样，工作要干好！

这些细枝末节，陈昌浩当然不知道。张琴秋又回来了，这总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也就是从张琴秋被调离红四方面军的那个时候，不知何故，陈昌浩对她的感觉就变得有点莫名其妙。

张国焘发言的声音越来越大。他说，北上就是逃跑，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以及中革军委完全是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擅自率红一、三军出走，造成了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他们一伙人的作为已经失去了领导党、领导红军的资格，我提议，有必要重新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这次会议，张国焘事先是有准备的，他指定发言人，列举了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红一方面军的有些干部对红四方面军的蔑视和指责，不仅在私下议论，有些公开场合，也表现出对红四方面军的不满，说他们是“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上落后”等等。发言的同志显然在感情上受到了某种伤害，因而表现得慷慨激昂，反问道，他们有人说我们红四方面军这不行，那不行，难道我们的根据地不是流血牺牲换来的？那些仗，难道不是我们打的吗？难道我们取得的胜利就不是胜利？似乎就你们红一方面军在革命，而我们的南征北战、东征西突都毫无价值吗？！

这个发言起到了作用，多少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共鸣。张琴秋想起了沈泽民临别时要她善于保护自己的叮嘱，直直地望着这个激昂不已的张国焘，而张国焘又一直眼望着朱德，希望朱德表个态。朱德的态度慢条斯理，不急不火，他说，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是一个整体，“朱毛”的名声很大呀，弄得全国、全世界都知名。现在，你却叫我这个“朱”去反对“毛”，这不是笑话嘛，我也是做不到的呀。在这里，我要请大家冷静一些，无论有什么不愉快，有什么闲言碎语，都是我们红军内部的事情，可以找出妥善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红军的笑话！

刘伯承表现得义正辞严，他同意朱总司令的观点，要讲团结，不要搞分裂。同时，他认为张国焘的这种做法很不光明正大，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但张国焘没有采纳朱德的意见，也根本不理睬刘伯承的反对，他已经拟定了临时中央的人选名单，自说自话担任了主席，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

张琴秋看到徐向前紧锁眉头，既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举手参加表决，他对

这一切简直是既不理解，又感到痛心，因为他不明白会师之后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了一次话，徐向前直截了当地说，他不赞成这次会议的做法。自己当时没有随中央红军一起走，是不愿意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党内有分歧，也在所难免，谁是谁非，可以慢慢谈，逐渐解决，怎么能这样把中央骂得一文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让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呢？

张国焘没有批评徐向前，但他心里清楚，徐向前这个人对他永远都不可能言听计从。这一点上，徐向前远不如陈昌浩让他放心。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张国焘膨胀的野心，他公然给中央发电，通报了卓木碉会议精神，宣告已经成立了临时中央事宜，并且要求党中央改称“北方局”，电报末尾写道：“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刘伯承对张国焘的做法简直忍无可忍，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张国焘。张国焘也拍着桌子对刘伯承怒吼，要不是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把你杀了！

刘伯承可不是那么好杀的，这位有“军神”之称的川中名将，以精通兵法、指挥若定在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军神”的由来是这样的，早年在讨伐袁世凯的战斗中，刘伯承右眼负伤，由于受条件所限，他接受了无麻药手术，而这和关公当年的刮骨疗毒又有什么两样呢？由此，他被德国医生誉为“军神”。张国焘当然不敢杀了刘伯承，他把刘伯承软禁起来，并擅自撤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还指使人对刘伯承进行批判，最长的一次批判，持续了三天三夜。但军神就是军神，刘伯承无所畏惧，张国焘也奈何他不得。

朱德当然也看不惯张国焘那一套，可他更加意识到不能当空头总司令，既然部队已经南下，就应打开局面，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毙。根据《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朱德和徐向前作了具体部署，以红五军、红九军二十五师、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由王树声率领，沿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红四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二军及红九军二十七师大部为左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大金川左岸进攻，直取崇化、懋功。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分头行动，随之捷报频传：

12日，克绥靖；

15日，占崇化；

16日，克丹巴；

19日，占维达。

红军继续挥师川西南，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将“剿共”指挥部由武汉行营移往重庆行营。

10月24日，红军翻越夹金山。在这之前，朱德就曾指出，部队已经打出高原的山险隘地，改由山地战、隘路战为平地战、城镇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因此，红军必须充分注意集中兵力，择敌弱点攻击，尽可能在野战中击溃敌人。朱德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拜物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我们又要承认敌人的飞机确有杀伤威力，是要吃肉的。口头上空喊不怕，而不去研究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只会使红军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于是，朱德就如何组织对空侦察、对空射击、对空隐蔽以及伪装、疏散队形和战斗中应注意的问题，都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要求。接下来，向天全、芦山、宝兴发起的进攻势如破竹，不出半个月，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均被红军所控制，成都告急。这节节胜利，似乎正在印证着张国焘提出的那句“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战士们群情振奋。

蒋介石遂出动了六个旅的兵力进行反扑，局势由此朝着不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百丈一战，使红四方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备防御，成都的大米不如张国焘想象得那么容易吃到嘴，严峻的事实最终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这是1935年的冬天，川中盆地异常寒冷，这里原属温热地带，这一年却一反常态下起了大雪。折多山和夹金山附近更是银装素裹，地冻三尺。红军只能以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发动群众，与敌人抗衡。外出筹集粮食、牦牛的不少战士，在茫茫雪原中得了雪盲症，认不清道路，有的就被冻死在雪地里。敌人一方面封锁周边，一方面还不断地加紧攻击，红军饥寒交迫，陷入被动之中。

○ 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中央的决定。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美丽迷人的草地，随时都在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

林育英（党内代名张浩）的归来，使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转机。

就在张国焘带着部队执意南下之际，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把广大人民推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最紧迫的头等大事。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与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并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林育英回国，就负有传达《八一宣言》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自陈云抵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加紧了与中共的联系，曾经派出一个代表团，装扮成商队，携带了无线电设备，试图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入境，不幸碰上马家骑兵，代表团全部覆没。

林育英这次回国也是几经周折，先是乘飞机仍然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在我国边境上跳伞潜入陕北。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他没有携带电台、文件、密电码以及任何身份证件，有关指示精神，全都事先背下来刻记在脑子里。林育英于11月下旬到达陕北，当他行走在保安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正好撞见洛甫，共产国际才又与中共重新接上了关系。

毛泽东也是首次听说《八一宣言》，由此他深感与外界的隔绝已是这样长

久。接着中共中央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内容和八一宣言保持高度一致。

林育英是张国焘的老朋友、老同事，深得张国焘的信任，早在1922年，他们就一起参加工人运动，这次回来，林育英作了许多工作，设法使张国焘和毛泽东取得和解。朱德和其他同志也适时做工作，就连陈昌浩也明显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这种局势，使得张国焘显露出孤家寡人的境况来。

1936年2月上旬，敌人又集中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进一步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红军几尽弹尽粮绝，只好边打边撤。林育英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三个方案，第一，北上陕北。第二，就地发展。第三，南下转战。中共中央认为，第一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红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而定。

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徐向前过去就赞成中央的北进方针，现在更是意见一致，同意北进。张国焘见大势所趋，而且南下已经碰壁。再则，斯大林也力主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他也就只好顺水推舟，决定以一部分兵力（红九十一师两个团）位于大碛碛、达维地区牵制敌人，另一部分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进取道孚、炉霍、甘孜，相机占领康定，争取在这一地区休整北上。

红四方面军翻越了茫茫雪山，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很快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陈昌浩、刘伯承所率部队在炉霍的一座寺院里获得粮食一万石，羊毛10万斤，盐4万余斤，还有一批贵重药材、金银器皿以及武器弹药，补充了部队急需。

这时的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滇边即同党中央失去了电台联系，收不到党中央的指示。针对这一情况，朱德提议红四方面军就地休整，接应红二、六军团一同北上。

此时的红二、六军团已经渡过金沙江，正沿着东岸中甸雪山西麓前进。红二、六军团一直独立作战，艰苦卓绝，与党中央失去联络后，更感到前路漫漫，前程渺茫。正在这时，收到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联名发来的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贺龙命人连夜将贺电刻成传单，散发全军，红二、六军团的广大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许多战士流下了热泪。这意味着他们将

结束长期独立转战的局面，就要和兄弟部队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

张琴秋和许多同志一起，投入到为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王泉媛当时是王首道的爱人，曾在中央卫生部妇女团工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王泉媛奉命随卫生部驻扎到两河口以西一个寨子里发动群众，一呆就是两个月。两个月过后才知道，王首道已随毛泽东率领的红一、三军先行北上，20岁的王泉媛就这样留了下来，被安排到四川省委任妇女部长，她孤身一人深入到道孚和炉霍两县搞地方工作，张琴秋找到了王泉媛，王泉媛的任务主要有两点，一是尽可能多的筹集粮食，二是带领着藏族通司（翻译）依乎卓机去迎接红二、六军团。王泉媛点头应允。就这一面之交，王泉媛给张琴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王泉媛也同样，她早就听说过红四方面军里有个文武双全的张琴秋，今日相见，果然在交待任务时清清楚楚，简洁利落。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另立的“中央”。徐向前在动员大会上要求全军指战员，红军是一家，我们和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关系，就好比老四、老大和老二，是亲兄弟。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这次迎接红二、六军团，要吸取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还是要团结，分家是不行的。每个部队和每个人一样，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相互取长补短，携起手来，一致对外！

初夏，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终于在甘孜地区实现了胜利会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辖第二、第六军和由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改编而成的红三十二军，共1.3万余人。张国焘仍然时时表示他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不满，不但遭到朱德、刘伯承的坚决抵制，任弼时、贺龙等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也坚决表示要一同到陕北与党中央会合。

红四方面军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草地依然是那样美丽迷人而又残酷无情，随时都在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女战士王定国个子小，身体弱，背包压在她肩上显得尤其的沉重，她步履蹒跚，走得十分吃力。茫茫草地，犹如无边的大海，队伍在其间的行动有点像蚁类在活动，渺小轻飘到可以忽略不计。王定国踩着先头部队忽隐忽现的脚印，走着走着，还是被队伍甩在了后面。她想赶上去，可脚下是一大片冒着黑泡的泥潭，她

不敢贸然下脚了，害怕被陷下去，不少同志就是这样献出了生命。看着前面的部队已经越走越远，这可怎么办哪，王定国急得快要哭了。正在这时，张琴秋骑着马过来了，她不由分说，提过王定国肩上的背包，让轻装的王定国拽紧她的马尾巴，并且嘱咐王定国用双手尽力抓牢，水深的地方，就随马浮着过去，水浅的地方，脚下也不要过于使劲，以防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听了张琴秋的话，王定国就死死拽住马尾巴，她相当于是被马拖着往前走，不过心里感觉有底多了。

马由于负重而行，走得越来越不轻松，终于，马迈不开步了，蹄子老打滑，而且开始往下陷。这可怎么办？王定国急了，首长都是为了她，要是把首长也陷下去了，她可怎么交待？张琴秋却很冷静，叮嘱王定国无论如何不要松手。然后她举起鞭子，狠狠地往马屁股上抽去，马猛地一挣，从泥里拔了出来。好了，好了！王定国兴奋得直想欢呼，好容易出了沼泽地，这才发现，刚才那一下溅起的泥水，泼了她和张琴秋一头一脸，两个人的衣服全湿了。这时，张琴秋的警卫员从后面赶上来，连忙从背包里取出干衣服，要首长换上。张琴秋看看自己，又看看王定国，把干衣服塞给了王定国，说，你湿得比我还厉害。

王定国连连拒绝，说，你是首长，保重身体要紧。

张琴秋却说，我比你结实，你看你那么瘦弱。快，赶紧把干衣服换上，一会儿说不定还要变天，湿衣服贴在身上，容易得病的。王定国还是不肯穿，张琴秋做出生气的样子，说，再不穿上我可就先走了，穿不穿，衣服都给你。王定国无奈，这才换了衣服，她的眼里盈动着泪水……

张琴秋望着她却笑了。虽然，张琴秋穿着那一身又湿又脏的军装。可在王定国眼里，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笑起来的时候，又显得那么亲切，那么爽朗，那么富有感染力。这时，张琴秋却唱起歌来：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王定国由衷地发出赞美：你唱得真好！

○ 陈昌浩年轻英俊、有勇有谋，张琴秋文武兼备、秀媚多姿，他俩的结合在红四方面军传为美谈

张琴秋仍旧笑着，唱着，她一点也不想掩饰自己的快乐。一来，这一次草地过后，将结束红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的境况，几个方面军的会合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二是不知不觉之间，她赢得了陈昌浩的爱情，并已于近日结为连理。

起初，当陈昌浩向她表白的时候，她几乎吃了一大惊，心里暗想，这怎么可能呢？她真的从来也没留意过陈昌浩对她的关注。

可是后来，她发现陈昌浩是极其认真的，并非儿戏。工作上，陈昌浩固然有着激进偏执的一面，而在感情上，陈昌浩却不失温存、关照和入微的体贴。可张琴秋仍然念念不忘沈泽民，对此，陈昌浩并不反对，但他却认为，只有自己活得自由轻松，才是对故人的最好纪念。而且陈昌浩非常自信地表白，只有他，才有能力为张琴秋带来后半生的幸福。

张琴秋在犹豫，她下不了决心，一方面，她在感情上一时还接受不了另一个男人的介入，另一方面，她认为她对陈昌浩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信任。陈昌浩表示说，他对感情的忠贞和对革命的忠诚是完全一致的、对天可表的。你我彼此接触这么长时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对于革命的态度吗？

说到对于革命，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中也是有很高威信。陈昌浩第一次给张琴秋留下深刻印象，是由于鄂豫皖苏区的那一架飞机。那原是一架国民党的高级教练机，在一次执行由汉口到开封的通讯任务时，由于大雾迷失了方向，燃料耗尽后，迫降在宣化店西南约十公里左右的陈家河附近，正好被苏区赤卫队俘获，这架飞机连同飞机驾驶员龙文光一起，后来被运到了苏区首府新集，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只有陈昌浩敢于乘坐这架飞机。第一次，他是乘坐这架飞机飞越白区前往皖西根据地，因怕途中龙文光节外生枝，陈昌浩腰间别着手枪，手里还提着手榴弹。第二次是在

黄安战役当中，战役已进入最后阶段，敌人仍然进行着重死挣扎。黄安城内已是弹尽粮绝，援助物资只有靠空中投运。敌人的飞机启发了陈昌浩，他立刻从黄安前线奔回新集，做龙文光的工作，要求他把“列宁号”改装成一架轰炸机。龙文光就在两个机翼下安装了两个弹架，在弹架里装上了迫击炮弹。翌日拂晓，“列宁号”离开新集，嗡嗡地飞到黄安上空。黄安城内的敌人听见飞机轰鸣，以为又是给他们送粮食和弹药来了，纷纷跑出来仰面迎接。不料想飞机一个俯冲，只听轰轰几声巨响，炮弹在黄安城里开了花，炸得敌人抱头鼠窜，鬼哭狼嚎，直骂自己的飞机瞎了眼睛。陈昌浩的英勇无畏，得到整个苏区军民的热烈称赞。

问题是，革命毕竟不能替代感情。陈昌浩在故乡有妻有子，这一点，张琴秋是早就知道的。陈昌浩说，那都是由于家庭包办，他对妻子从来也没萌发过像对张琴秋这样的感情。他起誓说，迄今为止，他从来也没像爱张琴秋这样爱过任何一个女性。陈昌浩又进一步表白：战乱年代，生死无常。常言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可我们这些革命者，有多少人连草木一秋也比不上就没有了生命，爱情更是无从提起。你我都是过30岁了，彼此的难耐、寂寞，我对你的同情、担心，你难道一点儿也没有感觉么……

在爱情上，女人最耐不住的是纠缠。陈昌浩没有死乞白赖，但却是苦口婆心，张琴秋咬住嘴唇，终于点了点头。

张琴秋答应陈昌浩时，正好是个夕阳接地的黄昏，草滩上空无一人，静美之极。琴秋刚刚点了点头，陈昌浩就一下将她举起来放到了自己身旁那匹枣红马上，他自己“呼”地跃上了马背，伸出一只手在马屁股上加了一鞭，琴秋不知怎的被仰置在了他的怀里，乌发披散，她微闭双眸，浑身有些发颤，只觉得耳畔风声呼呼，仿佛正被什么无形的巨掌送进火红火红的夕阳之中……

前不久，他俩终于走到了一起。陈昌浩年轻英俊，有勇有谋，是当时红军中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而张琴秋不仅文武兼备，而且秀媚多姿，他们俩人的婚事，曾在红四方面军中传为美谈。无论从郎才女貌，还是门当户对的角度，都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再合适不过的。

在夏日的草地上放歌的张琴秋，其实还有一个高兴的理由，党中央新近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张琴秋是委员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位女委员。其中，张国焘为

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委员还有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王震等。在张琴秋看来，草地也许是艰难中的一个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和她个人的命运，都会由此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下去。

第八章

○ 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被国民党重兵截断了首尾。黄河之西的部队组成了军政委员会，红军的历史上从此就有了一个西路军

对于红二、四方面军携手北上，蒋介石不可能坐视不理，他迅速调集了五个师的兵力在甘南布阵，试图构成从西固到洮州、从天水到兰州的两道封锁线。西固、岷县、洮州一带属甘肃南部，是汉回藏各民族的杂居地，历来被军阀、国民党新编的第十四师所控制，这次奉蒋介石之命，师长鲁大昌严加设防，尤其在他的老巢岷县，布置了大量兵力，加紧修筑工事，森严壁垒。

红二、四方面军各部队先后从包座出发，红三十一军很快抢占天险腊子口，一举攻占哈达铺，朝岷县进逼而来。

岷县位于洮河南岸，秦时设治，称临洮县，辛亥革命后，改称岷县。岷县县城于明朝洪武年间重筑城墙，墙高10米，顶部宽2.5米，东临迭藏河，西接子城后所，南仰二郎山，北俯洮河。鲁大昌为了稳固岷县这块地盘，多年来苦心经营，除了在县城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外，还在二郎山上依着山势修筑了三个巨型碉堡，用环形堑壕，将山和城连为一体，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红三十一军所向披靡，很快逼到岷县城下，鲁大昌大为震惊，他除了急令驻扎在武都、漳县、洮州和陇西的各部队迅速回防岷县，还亲临大小卧龙沟、白家湾和二郎山等地，察看地形，

命令加修工事。

战斗打响，红三十一军一时伤亡很大。后来红九军、红五军也先后投入了战斗，岷县仗着地势险要，仍然固若金汤，巍然屹立。西北局总指挥部决定改变战术，在以后的时间里，只对岷县城以围为主，以小部队佯攻，并选择目标在夜间偷袭，吹冲锋号，朝敌人喊话，采取政治攻势。大部队则在山的那一面广泛进行了发动群众及扩红建政工作。一个多月的围困，将敌人弄得十分疲惫，后勤供应也成了问题。红军就在城墙边上和一些碉堡外面放上食物和一些政治宣传品，宣传红军的政策，以此动摇和瓦解敌人。发动群众和扩红建政工作也在这一个多月里取得了进展，已经有30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甘南成为新开辟出来的一块根据地。

这时，张国焘又提出要西进青海，经循化、东都，翻越祁连山去甘肃西部。朱德、任弼时则坚持要在静宁、会宁地区等待着与红一方面军会合。9月18日，西北局领导在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会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发生了激烈争执。陈昌浩通过红四方面军的曲曲折折，越来越感到张国焘的古怪、偏执、不可理喻，他的观点总是不能和大家达成共识，而所带来的往往又是错误的沉痛后果，令指战员受苦，部队遭受损失。本来眼看就要实现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合了，想不到张国焘又别出心裁，节外生枝，说白了，他就是不愿意和党中央在一起。张琴秋私下给陈昌浩做了许多工作，陈昌浩也厌倦了远离党中央、孤立无援的那种状况，渴望着尽快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合，和党中央在一起。

当张国焘提出西上迪化，先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时，陈昌浩立即说，从地图上看，照你这样，我们又要走一遍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徐向前接着陈昌浩，说得语重心长：鄂豫皖出来的老同志，都不想再这么折腾了。萧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都认为党中央已有明确命令，四方面军不能再有别的打算。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宁）会（宁）战役计划的意愿和决心。傅钟则把军帽一掬，站起身吼道：“西进就是脱离中国革命，这和红军的命运生死攸关。”

张国焘怎么也没想到陈昌浩开了这样一个头，众人全都起来反对他了，突然间有了一种苍凉孤独的感觉，情绪激动起来，还掉下了几滴眼泪，说，那好吧，我就等着到陕北去坐牢，被开除党籍，让党中央把红四方面军的事情，全都交给

陈昌浩去办吧！

中共中央也明令禁止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指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

张国焘同意了中央决定。1936年7月，同第二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共同北上。

“南下”的企图未能实现，谁也弄不清张国焘在这个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自9月30日起，四方面军分成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10月2日，陈赓率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奔袭会宁成功，10月8日，与四方面军第十师胜利会师。

10月25日晚上，月黑星稀，甘肃靖远的虎豹口笼罩在夜色之中。黄河汹涌澎湃，巨浪滔天，发出哗哗哗的声响，岸上的枯枝败叶，在秋风中打着旋儿。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挑选出一百多精壮战士组成了渡河先锋连，连长赵海丰、教导员周纯麟，全都隐蔽在岸上的草丛里。见没有异常情况，战士们便抬着木船下到河槽里，一步步把船往河里推进。

渡河！随着团长熊发庆发出的命令，周纯麟飞身上船，刹那间，八只木船跌荡在风口浪尖上。

为了渡河成功，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与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着先锋连事先就来到虎豹口察看地形，侦察河对岸敌人的布防情况。他们发现有四座碉堡，两座在河滩上平行，与稍后的一座形成一个周正的等腰三角形。岸上还有一个高大的碉堡，成为前方三个碉堡的有力后援。离这座大碉堡不远，有一排营房。据分析，河对岸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分布在四座碉堡和那排房子里。渡河先锋连的任务就是，突过黄河，为大部队扫清障碍。

一个浪头打过来，把一路领先的一排长李国忠那条船，一下子推后一两丈远，还好，没出什么意外。不一会儿，李排长和他的战士又一起奋力赶了上来。约摸半个时辰，船就到了黄河对岸，先锋连把登陆地点选在一片小树林附近。这时，通信兵往对岸打去信号弹，报告渡河成功。然后，便按事先安排，一班朝

左、二班朝右、八班九班往后去打河滩上的三座碉堡，七班去对付那排房子里的敌人。

李国忠带领着一班，见碉堡很难接近，他一个鲤鱼翻身，滚到旁边的一个壕沟里，迅速猫着腰，转到了碉堡后面。原来这座碉堡的后墙只有半截，李国忠就把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从半截墙上扔了进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片火光冲天，碉堡上了天。

赵海丰指挥的二班，没用多久，也扫除了碉堡里的敌人。周纯麟带领着八班九班的战士，攻打那座大碉堡，遭到敌人的拼死抵抗，墙上有无数的步枪孔往外喷射着子弹，还有两挺机枪，火力十分凶猛。前面的碉堡被解决以后，李国忠和赵海丰便带领着战士来支援八班、九班。他们紧贴着一个步枪孔把手榴弹塞了进去，轰的一声，但只把碉堡炸开了一个窟窿。敌人见状，更加凶恶，子弹飞蝗一般从窟窿里面扫射出来。李国忠又往旁边的土沟里一滚，赵海丰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命令集中火力，掩护李国忠！李国忠又冲了上去，他把四颗手榴弹捆在一起，点燃了导火索，扔进了刚才炸开的窟窿。他刚想后撤，手榴弹就让里面的敌人给推了出来。李国忠又一把抓起手榴弹，再次扔进去，还没松手，里面的敌人就把手榴弹往外推。李国忠一看，没法儿松手了，就和里面的敌人较着劲，硬把手榴弹往里推，里面的敌人哇哇大叫，李国忠把整个身躯全力堵在了炸开的洞口。轰的一声，更加惊天动地，大碉堡摧毁了，李国忠献出了自己20岁的青春。

先锋连在一处高地上迅速点起了三堆火，告诉对岸，大部队可以渡河了。

天亮时分，红三十军整个过来了。接着，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都过来了。张琴秋此时已有孕在身，当渡船在黄河风浪中颠簸的时候，忍不住一阵阵恶心。她想起怀玛娅去苏联时，孕期漂泊于海轮上，这次怀孕又赶上夜渡黄河，忽上忽下，风大浪急。她咬紧牙关，暗中与腹中的小生命对话：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陈昌浩紧护在她的身边。

红五军和红九军的队伍也都过了黄河，国民党一个精锐师得报后迅速赶了过来，气势汹汹，枪炮齐放，用全部力量截断了部队首尾，重新封锁河面，占领了渡口，张国焘、朱德以及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被隔在了黄河东岸。黄河之西的部队组成了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总政委，徐向前任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

指挥，李特为参谋长，李卓然为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为政治部组织部长。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就有了一个西路军。西路军共21800余众，在甘肃河西走廊，掀开了中国军史上极为悲壮而惨烈的一页。

○ 红五军在高台失利，3800名战士捐躯沙场，军长董振堂的首级被敌人悬挂在高台城头

黄河西岸另是一片天地，这片天地属于军阀马步芳，他统领着9万余众的马家军队，以骑兵为优势，铁蹄下溅射着火花，火花后面扬起阵阵烟尘……

西路军一过河，必不可少地与马家骑兵遭遇，只见马家军个个头戴皮帽、足蹬皮靴，挥舞着马刀和皮鞭，手持卡宾快枪，策马如飞。

红军在一条山一带盘桓，发动群众需要时日。这个地区由于长期受到马步芳的欺骗宣传，当地群众对红军抱着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张琴秋这时的腰身已经显现，战争环境，减员随时随地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张琴秋除了做好干部的调配工作，还不止一次参加大会，发动群众。她在会上讲的那些道理，这里的老百姓尚不能一下子懂得和理解，但如此有知识有教养又如此和善亲切的军队女兵，他们还是第一次接触。老百姓有着老百姓的直觉，凭这种直觉，他们感到，这样的队伍，和马家军是不一样的。

根据形势，西路军很快部署了三个军，红三十军攻永登，红九军攻古浪，红五军攻高台，以陈昌浩、徐向前为首的西路军总部则坐镇红三十军。时令到了11月中下旬，辽阔的陇原大地上冰冻三尺，苍天漠野一望无际，气候干燥而寒冷，祁连山的雪帽愈盖愈厚重，雪峰绵延千余里，巨龙似的蜿蜒于走廊南畔，而战士们身上大多只有一层单衣。这些战士从雪山草地一路走来，没有一天停止过行军、打仗，整个队伍马不停蹄，如今多在夜晚行动，脚下的石块犹如冰刀，他们的眉毛、胡须上总是结着一层冰茬子。张琴秋也随着部队不停地跑东跑西，她腹中的胎儿正不可遏止地一天天在长大。徐向前是个细致的指挥员，他示意陈昌浩，一定要把张琴秋安置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陈昌浩虽说在老家有妻子，也有孩子，但不知那时是由于年纪小，还是婚姻属于父母包办的原因，总之他在浑浑噩噩中结婚生子，并没有萌发过由此引起

的多少激情。对张琴秋却不一样，看着张琴秋一天天隆起的腹部，他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激动，听了总指挥的劝告，他更加感到有一种责任义不容辞，他向张琴秋转达了总指挥的意思。出于母性，张琴秋对胎儿自有一番别样的温存，身为妻子，她也希望得到丈夫的呵护，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自己又是组织部长，她不能在战士们受到寒冷、饥饿、疲劳和战争严酷威胁的时候，过多地考虑自己。张琴秋的态度使陈昌浩感到满意，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你是坚强的，但我更期望你和孩子都安然无事。

后来还是徐向前说服了张琴秋，并进行了安排，张琴秋才同意住进西路军总医院等候生产。她对陈昌浩抱怨道，距离临产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呢！她真不想这么早早地就住在医院里。在这个问题上，陈昌浩完全遵从了徐向前的安排，他还给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写了一封亲笔信，算是代为请假的意思。

张琴秋只好屈就，满带着幸福的含义。她巴望着孩子出世，虽然是那样的紧张而又恶劣的环境，她还是抽空撕开旧衣缝制了几件小衣服。张琴秋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自从把玛娅丢在了莫斯科，投身到革命战争中来，客观实际也就对她关闭了母爱之门扉。沈泽民去世后，她曾那么强烈地思念过玛娅，只有玛娅才是她爱情的见证，夜里思念得很苦，有时得咬住被角暗自流泪。当她在陈昌浩这里重新获得了爱情，尤其当她又一次怀孕后，她甚至感到那是上帝对她的格外恩宠，她将再一次得到一个孩子。啊，孩子！孩子！有多少次，她这样默默地呼唤着，心里盈溢着无比的甜蜜。

陈昌浩派自己的警卫员送张琴秋来到医院，并把警卫员留在了张琴秋身边。陈昌浩和徐向前全力以赴，希望能通过他们的运筹帷幄，把握住西路军在河西的命运。

张琴秋来到了医院，由于河西没有稳固的后方，医院也就只能处于动荡之中，不停地转移、迁徙，时不时进入战斗状态。伤员很多，无法得到很好的救治，医生和药品都十分紧张。张琴秋只是在等候生产，既不是伤员，又不是病号，有什么理由让自己闲着呢？她给伤员洗伤口，换药，喂饭，干得既专心又细致，看到伤员们疼痛难忍，她还和从前一样心急如焚，她多么思念川北的大山啊，那山里可以采集到很多药材，而现在，她只有眼睁睁看着伤员们受到肉体的煎熬。她又找到苏井观，苏井观正和她一样焦虑，作为医生，帮助伤员摆脱痛

苦，更是他的责任。张琴秋一脸的痛楚，她只能以她自己的方式，去解除伤员的痛苦，于是，病房里又不断响起张琴秋动人的歌声。

不久，这歌声也就暗哑了，沉寂了，红五军在高台失利，对每个人都是难以承受的沉重一击，3800名战士捐躯沙场，军长董振堂的首级被敌人悬挂在高台城头，县城里一株200余年的古槐被马家军用大刀刮出一大片空白，一位女护士长被剥开衣服，活活钉死在古槐上……

医院里的气氛仿佛凝固了，人人心头都像压了一块石头。没有人说话，再重的伤员，这时也没有谁叫苦喊疼，连小声的呻吟也没有。一个叫王万永的红军小战士，原就来自红五军，左肩部受了伤，那是在过黄河后第一次与飞驰的马家军遭遇，挨了骑兵一马刀，他恨透了马家军，一直盼着伤好后回到前线去报仇。可他做梦也没想到，红五军在高台受到如此重创，连军长和杨克明主任都牺牲在战场上。仇恨和悲痛交织成很复杂的感情，他流着泪，牙齿咬得格格响，怨恨自己没能亲自在高台城头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通过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王万永大致搞清了高台一战的基本情况。12月30日，红五军一举攻下了临泽，一路凯歌，再度攻下高台，这一天，正是1937年的元旦。

未及庆功，马家军就卷土重来，纠集了四个旅，另外还有三个团的兵力，围向高台。应该承认，无论从天时、地利还是人和，红五军都不占优势，寒冷的天气，使许多空中正飞的麻雀，冷不丁就冻得掉在了地上，寒冷冻伤了战士们的手脚，有的战士被冻掉了耳朵，而敌人不但武装完备，数量上的敌众我寡也是很悬殊的。军长董振堂带头冲锋陷阵，率领全军与敌人激战九昼夜，拼死抵抗，顽强不屈，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西路军总部以及红三十军一到临泽，就得知红五军情况危急，立即快速派兵增援，把各部队的马匹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了骑兵。西路军本没有独立的骑兵，有限的马匹主要用来驮载辎重，再就是首长的坐骑，陈昌浩献出了自己的马，连同他的警卫员。于是这支由100多人马组成的队伍，朝着高台方向急驰而去。远远地已经看见高台城的时候，他们突然遭到了马家军骑兵的围攻。马家军是以骑兵著称的军队，人和马都训练有素，他们气势汹汹朝着西路军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骑兵队伍冲杀过来，顷刻之间，风卷残云，人仰马翻，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

相继牺牲，这支骑兵队伍几乎无一生还。

增援失败，敌人更加猖獗地向高台城进逼。猛烈的炮击，造成城墙多处坍塌，敌人趁机往城头上攻去。这时红五军指战员还在拼死抵抗，他们浑身血迹斑斑，由于劳累饥饿，身形单薄得似乎不堪一击，但他们又是那样的气薄云天，威武不屈。他们用大刀、用枪刺把攻上来的敌人一次次砍杀下去。有的受伤的战士，本来已经奄奄一息，在敌人攻上来之际，不知从哪来的力气，居然一跃而起，和敌人抱在一起，死死扭住敌人，一块儿从城墙上直摔下去……在最后的肉搏中，有的咬住敌人的耳朵，有的掐住敌人的脖子。但高台最终还是陷入敌手，被俘的红军战士遭到马匪的非人虐待。有个战士，被绑缚在树上，被剥皮致死。又被剖开肚子，取出胆来。还有一个战士，被一刀砍在脖子上，匪徒们争相拿来馒头蘸血吃，说吃了能壮胆。还有的战士被挖出心肝，被敌人炒着吃……祁连山戴孝垂泪，寒风在千里走廊呜咽不已，怎么也诉不尽壮烈的河西悲剧。

王万永再也忍不住了，大喝一声：我跟狗日的们拼了！站起来，就往外冲。可是没走几步，就跌倒在地，他的伤没好，可他再也安静不下来，哭着、闹着、嚷着、叫着要找狗日的马匪兵去报仇。王万永平时是个有几分腼腆的小伙子，说话都脸红，这会儿偏执如此，迥然有异于平时的性情，有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由于受刺激太强烈，影响到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张琴秋轻轻地来到了王万永面前，对着王万永弯下腰去。张琴秋从没对人说过，她这时下肢已经开始浮肿，隆起的腹部，使她弯腰的动作迟缓而艰难。她不知是想搀扶王万永起来，还是想安抚他，让他安静，总之张琴秋显得那么吃力。旁边的护士赶忙搀扶住张琴秋，张琴秋对王万永说道，不要闹，好吗？红五军的事情，我们谁心里不跟塞了稻草一般？可大敌当前，万永小同志，我们要和敌人斗智斗勇，争取早日走出困境。张琴秋又说，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犹如三只有力的拳头，如今失去一只，十指连心哪，我们的心情是和你一样的。董军长和几千指战员的不幸，是我军的重大损失，这个仇不能不报，可你一个人，毕竟势单力薄……

王万永呜呜地痛哭失声，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是个孤儿，红五军收留了他，战友们是他全部的感情，他接受不了如此重创，他的感觉就像再度成了孤儿。张琴秋的话，使他的情绪有所缓解，人们七手八脚使他归了位，张琴秋

就守在他床边。几天来，王万永除了那句狗日的再没有说过别的话，这会儿他的感情在痛哭中得到了释放，张琴秋挺胸凸肚的样儿，使他感到一种亲切，既像姐姐，像嫂子，又像慈爱的母亲。王万永把这几天憋在心里的东西全对她掏了出来，他说他恨自己，没能和大家战斗在一起，即便我的伤好了，出院了，又到哪里去呢？

张琴秋见他说得真挚，也禁不住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她又说道，真是个傻孩子，只要是红军的队伍，哪里不姓红？哪里不是你的家？！

王万永阴郁的脸上，这才渐渐有了几分霁色。

○ 她和陈昌浩爱情的结晶，在漫天遍野的厮杀声中降生， 然而，坠地时就没有一声啼哭

攻下高台后，敌人立即腾出手来收拾临泽城。红九军和红三十军都在外围浴血奋战，驻守城内的只是一些后勤部队、医院以及兵工厂，主要战斗力只有警卫部队留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妇女先锋团的两个营。敌人用五个团的兵力将临泽城铁桶一般围了起来，这使留守的西路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感到事态严重，他当即将情况向总指挥部作了汇报，同时郑义斋也深知，即使总指挥部派来部队解围，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成功，临泽的防守，唯有依靠城内现有的力量，实现最大限度上的自救。

大敌当前，秦基伟担任了守城前线指挥，他把各部队人员按战斗力进行了重新组合，分编成班、排、连，分布于城门口和城墙上，妇女先锋团的女将们主要负责运送弹药和往城墙上运送石块，在弹药不济的时候，石块也能起作用。医院的任务主要是守护伤员，伤员本来就多，战斗一打响，伤员会更加源源不断。苏井观前前后后的，吩咐这个，布置那个。

郑义斋心里没底，察看了城墙上的布置，又来到城里，看过兵工厂，他又来到医院，在医院他看见张琴秋正弯腰给一个伤员喂水。郑义斋走过去，接过张琴秋手里的碗。他本想劝张琴秋注意多休息，可一转念，都到了这个时候，谁的心里还会有“休息”的概念？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张琴秋站直了身子，说，郑部长，眼下的关键就是要大家齐心协力守好临泽城！郑义斋点了点头，对张琴秋说，情况很严重，张部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郑义斋又挨个看了看伤员，对张琴秋说道，你可要多保重，一旦战斗打响，你可要注意保护自己。

马家军很快就开始攻城了，战斗一开始就进行得格外激烈。敌人先用山炮朝着城墙一阵猛轰，土城墙立时就被轰开了一道口子，敌人趁着弥漫的尘土和烟

雾，抬着梯子洪水一样冲了上来，喊着，冲啊，冲啊，弟兄们！西路军战士集中火力向敌人扫射，石头、砖块也劈头盖脸地朝敌人砸去。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往上涌，打下去一批，又攻上来一批，城墙下，敌人的尸体层层叠叠，城墙上，西路军的伤亡也接连不断……

战斗就这样进行到第三天，敌人从几个方向向临泽城同时发起了更加猖狂的进攻，骑兵、步兵一齐上，马蹄声如急风暴雨，挥刀的马家军发出声嘶力竭的喊。临泽城在炮火之中岌岌可危。城内凡是能走动的人，几乎全都上了城墙，子弹、手榴弹、石头、砖块不断地运了上来，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立刻就有人补了上来。

城墙已经几处垮塌，西北角的敌人刚被打退，东北方向的缺口上又伸出了几架魔鬼犄角似的云梯，情形越来越危急。战士们抡起手榴弹上的长绳，像抡鞭子一样，把正顺着梯子朝上爬的敌人狠狠地砸下去。还有的战士，挺起长矛把敌人往下猛戳。即使这样，几架云梯上还是爬满了黑压压的敌人，蠢蠢然往上涌动着。敌人的督战队在下面挥舞着马刀，催逼着往上爬的士兵，快，快上！几个西路军战士瞅准时机，合力使劲推住梯子，喊一声“揪！”一架云梯就翻过空中，朝后倒去。另几架梯子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有一架梯子被揪离后居然反弹回来，重重地撞在城墙上，“咔嚓”一声断成几截，挤爬在梯子上的敌人被摔得喊爹叫娘。秦基伟带着机动排赶过来，朝着敌人猛烈开火，又一次进攻被打退了。问题很明显，红军守城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弱，伤亡也在迅速增加，郑义斋和秦基伟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援军还是上不来，自救能力还能维持多久？

总指挥部经过通盘考虑，向郑义斋下达了放弃临泽城的命令，让其带部队朝倪家营子方向突围，全力向红三十军靠拢。临泽城外千军万马，早已被几路敌人围得水泄不通，突围的时间只能选择在晚上。

入夜，月黑风高，边声如泣，为突围成功，大家把骡马的蹄子都用棉花或者旧布片小心地包裹起来。重伤员被安置在担架上，轻伤员由战友搀扶着。秦基伟率领着警卫队打头，郑义斋则指挥妇女先锋团的战士们殿后。趁夜深人静，他们悄悄打开了城门。

张琴秋被扶上了马背，除了警卫员，医院还特意为她安排了一名姓黄的医生，跟随在前后左右。虽然离预产期大约还有个把月，但按照苏井观的意见，为

慎重起见，还是要以防万一。这种事情，又是这样一种境况，谁能说得清？

天黑得泼墨一般，敌人的帐篷影影绰绰，仿佛从祁连山上爬下来的巨型乌龟，在护城河外铺排了一大片。大家屏住呼吸，不说话，不咳嗽，尽量放轻脚步，不发出任何声响。可还是被敌人察觉了，大约是敌人的哨兵，惊慌地大喊：共匪突围了！共匪突围了！顿时，帐篷那边一片混乱。转眼之间，早有准备的敌骑兵就快速包抄了上来。

突围部队本来就没有多大战斗力，伤员又多，敌骑兵高举着马刀气势汹汹，风驰电掣，秦基伟和郑义斋指挥部队勉强抵挡了一阵，渐渐首尾不能照应，队伍被冲断成好几截。张琴秋伏下身子，策马飞奔，警卫员和医生紧随其后。敌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子弹发出尖锐的啸音，不断从头顶、耳边划过。张琴秋并不慌张，她时时听到秦基伟在坚定沉着地指挥着部队。张琴秋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掉队，她不停地在马屁股上抽着鞭子。可就在这时，突然感到腹部深处的什么地方，仿佛被针刺了一下，紧接着，感觉有一股暖流涌了出来，下身顿时热乎乎的。张琴秋暗叫一声，不好！但她不愿把这个消息过早地告诉身边的人。四野蹄声嘚嘚，漫野杀声滚滚，狂叫乱吼，这是在战场上啊！她又在马屁股上狠抽一鞭，这一使劲，腹痛更加剧烈不止，仿佛有一把刀子在反复绞动。她咬紧牙关，仍然伏在马背上奋力飞奔……

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了，她禁不住发出压抑着的低低的呻吟。医生紧随过来，伸手一摸，发觉血水已经浸透了马鞍。

此时，部队突围到了一个叫三沙里嘴子的地方，前方又遭到敌人的阻击，秦基伟命令就地还击！警卫员和黄医生不敢怠慢，立刻扶张琴秋下马，来到一个尚能避风的土堆后面。几个战士赶紧扯开背包，拉开被子，四面一围，围成了一个临时帐篷。不远处，厮杀之声仍然不绝于耳，这里竟有一个小生命正迫不及待地要降生下来，突围前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了。

张琴秋属早产，胎儿才不到八个月。这和孕期的营养、休息和突发性的外界的强烈刺激有关。张琴秋疼痛难忍，紧锁眉头，咬破了嘴唇，她不能出声，不能够把那一种疼痛尽情地宣泄出来。这是在战场上、战场上呀！她不断提醒着自己。她又想道，这孩子的降生是多么不合时宜哟！战士们这是在阎王殿的大门口，冒着生命危险用双手托举着他们拉开的被子，这是多么寒冷、多么凶险的夜

晚啊！张琴秋疼痛着，也焦急着，她把一块毛巾咬在嘴里，希望尽快完成这个迫不得已的过程。

只听黄医生说，快了，就快了。使劲，再使点劲！

对，对，好！就这样，好！

几番挣扎，张琴秋浑身的力气都用尽了，终于安静下来，仿佛昏过去一般。

孩子降生了，奇怪的是，没有听到坠地时的呱呱啼哭。当时谁也顾不上这些，黄医生抓出药箱里的棉花把孩子简单擦拭了一下，就赶紧包起来，又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孩子裹紧，可孩子始终没发出一丝声息。

张琴秋被很快整理好了穿戴，战士们撤了帐篷。黄医生这时又伸手试了试孩子的鼻息，他惊了一下，再摸摸孩子浑若无骨的身体，冰冰凉凉的。黄医生的心也随之一冷，他吩咐身边的战士就地刨个沙坑，把孩子草草掩埋了。没有谁顾得上看一眼这孩子是男是女，就在那样一个寒冷刺骨而又杀声震天的夜晚，一个小生命从刀砍马嘶声中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了。而那是张琴秋和陈昌浩的爱情在马背上的唯一结晶，就这样遗落在河西走廊的漠野荒丘，若干年后，无声地化作了沙尘，随风飘散了，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

张琴秋由警卫员搀扶着。她对黄医生抱几分歉意地笑笑，说，谢谢你。又说，刚才又有同志负伤了，你赶紧去抢救他们吧，我现在轻松了……

黄医生见张琴秋笑得很凄惨，没有表态，张琴秋又一次对他说，伤员更需要你呀！

张琴秋又吩咐警卫员，把她的马牵去驮伤员。

张琴秋在警卫员的搀扶下徒步挪动着，跟着部队时快时慢，快要到达倪家营子时，她一头栽倒在地，昏迷过去。

○ 警卫员帮陈昌浩和徐向前换上便装，她眼含泪水目送他们消失在夜幕中

张琴秋苏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陈昌浩。这是在倪家营子总指挥部——一间老乡的土屋里，桌上放着地图。看见张琴秋醒了，陈昌浩温存地问她，感觉好些了吗？

张琴秋说，好多了。最后跟着部队突围，她的两条腿如同灌了铅，要不是警卫员死活拖着她、拽着她，可能早就掉队了。这会儿，她伸伸胳膊，弯了弯腿，感觉自如多了，陈昌浩扶住她，她从床上慢慢地坐了起来。

这时，她想到了他们的孩子。

陈昌浩绝口不提孩子的事，这更使张琴秋心里难受，她觉得对不起陈昌浩似的。到现在她也搞不清，孩子到底是胎死腹中，还是出生后才断的气息？那么，是由于颠簸、惊吓、寒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张琴秋的心情很是灰暗，愣愣地坐在床上，不言不语，也不看陈昌浩，她这时再也没有了任何情绪。

陈昌浩看出了张琴秋的心思。其实孩子的事情，他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但他安慰张琴秋道，只要你人还在，比什么都强，孩子嘛，等日后胜利了，生活稳定下来，不再行军打仗，我们生孩子就有好的条件和环境了，到那时你想要几个都行。

张琴秋不无惋惜地叹息了一声。

陈昌浩说，别想得那么多，好好将息身体，现在的局势不允许我们儿女情长。

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是几十个大小村庄的总称，方圆约30公里，村子与村子之间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每个村子都有土夯的围墙，有的富豪人家的围墙上，还设有垛口和瞭望台。西路军在高台和临泽相继受挫，剩余的一万多人全部退守到了倪家营子，总政治部设在曹家屯庄。张琴秋在陈昌浩身边休息了几天，感到体力稍有恢复，就决定回到政治部去。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只要身上有几

丝力气，她就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在丈夫身边，苟安度日。

这时，马步芳又纠集了四个骑兵旅、四个步兵团以及青海宪兵团共约73000兵马来对付西路军，据各方面情报显示，倪家营子危在旦夕。陈昌浩和徐向前日日夜夜地忙进忙出，这将是1万多人和7万多人的一场抗衡与较量，而西路军处于明显的弱势，任何退路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迎着敌人，上！各部队都在为此做着迎敌的准备，希望能把握战机，杀出一条生路。张琴秋告别了陈昌浩，回到政治部自己的岗位上。

对马步芳而言，吃掉倪家营子里面的一万多人，简直是小菜一碟，算不了什么，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用足了全部的武器装备，步兵、骑兵全都武装到了牙齿。而西路军连一门迫击炮都没有，现有的枪支，也没有足够的弹药予以补充。可他们抱定了顽强到底的最后决心，所以马步芳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并不起眼的倪家营子，攻了20多天，居然还没有攻得进去。

敌我双方在倪家营子相持了一个多月，最后，徐向前不得不率领着红三十军以破釜沉舟的方式往外突围。他们于敌人的重重封锁之中总算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且战且退，一路退入祁连山里，来到康隆寺附近的石窝一带。到达石窝后，西路军包括伤员在内，仅剩两三千人。

石窝，顾名思义，全是些乱石嶙峋的山头。这是一条绝路。在这里，敌我又经历了一场恶战。一律骑着高头大马的马家军，气焰嚣张地大叫大喊：“抓活的！”这时的西路军将士们，枪膛里的子弹几乎告罄，连自制的手榴弹也所剩无几。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到了跟前，他们只有紧握手里的大刀或枪刺，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将士们不畏强暴，面对凶悍的敌人，没有一个胆怯退缩者，他们视死如归，徒手与敌人抢夺武器，抓起身边的石头朝敌人砸去，有的干脆抱住敌人滚下悬崖，将士们的血和敌人的血搅和在一起。

老天难以卒睹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疾疾地扯落下夜幕，马家军暂时退却了，但他们没有撤远，就围守在山根底下。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抓紧时间，在石窝一座凄冷而荒芜的山头上，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张琴秋协助徐向前清点到了会人数，从倪家营子突围到石窝，西路军又损失了不少干部，供给部长郑义斋牺牲了，他把他掌管的西路军的全部经费牢牢缝在一个布包里，不幸陷入重围时，他不顾自己，把布包交给身边的一个

战士，对他说，不要管我，快跑，无论如何，都不要停下来——这可是西路军用来救命的银两啊！战士接过布包，在郑义斋的掩护下，追上了部队，而郑义斋自己变成了不倒的血人……徐向前缓缓地打开了布包，到会的人全都神情肃穆，没有人流泪，也听不到丝毫的唏嘘之声。

会议做出决定，让徐向前和陈昌浩赶紧离队，尽快回到陕北去向党中央汇报。其余人员分成三个支队，一路由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沿祁连山往西，朝新疆方向行进，摆脱敌人；另两个支队分别由王树声和张荣带领，伺机出山，朝着黄河方向东移。陈昌浩把布包里那些用郑义斋生命保存下来的银两，分发给三个支队，他什么话也没说，还有什么语言能比这银两本身更有分量呢？

敌人就在山下不远的地方生火做饭，西路军将士们怀抱卷刃的大刀或断了刺刀的枪支，隐身在山上避风的地方。他们衣衫单薄，血迹斑斑，凛冽的寒风吹得他们簌簌发抖，但他们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对敌人睁大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敌人料想被逼在山上的西路军，插翅也难飞出他们的掌心，便随意放心地围蹲在火堆边上，烤肉饮酒，等待天明再组织实施新的围剿计划。

徐向前和陈昌浩都不愿在这时候离去，部队惨败成这样，作为主帅的他们，有什么颜面上对党中央、下对全军指战员？但是军政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战士们，都主张他们赶紧离开，这样留下来有百害而无一利。警卫员很快就找来了便装，分别帮陈昌浩和徐向前换上，陈昌浩和徐向前跟大家一一握手，千言万语全在那一握之际。

陈昌浩、徐向前走到了张琴秋面前，徐向前有意地往后让了让，而张琴秋同样没跟陈昌浩说一句话，彼此握一握手就过去了。尽管这一别，生死难卜。在张琴秋的生命里，这是又一次生离死别，她回想到了离开鄂豫皖的那个夜晚……而这一次的情况，比那次还要严峻，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徐向前和陈昌浩，谁也不能担保，他和总指挥下了山就能化险为夷。可陈昌浩也几乎根本就没有多看她一眼，似乎已经忘记了这里还有一位是自己的妻子，张琴秋眼里噙满了泪水，她和所有人一样，站起身，默默地目送着陈昌浩和徐向前消失在黑夜之中……张琴秋鼻子酸了一下。

○ 两万多鏖战的西路军打得只剩下不到2000人。师长熊厚发被马匪绑在填了炮弹的炮口上，壮烈殉身

熊厚发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他的部队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在南流沟与敌人激战了五个昼夜，他的左臂不幸被打断，由于缺医断药，此时胳膊肿得有碗口粗，疼痛难忍。当他得知军政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后，主动提出脱离部队。他说，我是走不出去了，我不能拖累了大家。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来到了他身边，只见他断了的左臂用绷带吊在脖子上，绷带上和衣袖上满是淤重的血痕。程世才和李先念心里都非常沉重，熊厚发的警卫员流着眼泪，发誓一般向他表示：师长，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走！警卫员哭出声时，程世才和李先念都忍不住了，眼泪便滚落下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他们眼前，那就是伤员的处置，尤其是重伤员该怎么办？另外还有一些老弱妇孺，转移有困难的人。这里的困难不仅仅指他们个人，同时也有他们可能给大部队转移带来的困难。西路军里不仅有女战士，还有母亲战士，带着孩子，还有十二三岁尚未成年的女兵，部队打到目前这个样子，分三个支队仅仅是为保存最后的实力，倘若带着伤员，加上还有这些走不动跑不动的人，无疑会增加困难和危险。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就地疏散。张琴秋受命去做这项工作。

这是最艰难的一项工作，张琴秋低头思忖了片刻，她把伤员和一些带孩子的妇女，以及年纪特别小的女战士集中到一个山坳里，她自己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似乎猜测到了什么，一个个无精打采，在地上东倒西歪。

张琴秋环顾着大家，声音不高，话说得很慢。同志们，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看到了，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战场上两军相对，谁也不愿成为败兵败将，可眼下无情的事实，不容我们不接受。部队自渡过黄河以后，我们经历了一场场恶战，敌人仗着自身的各种优势，致使我们遭受了很惨重的损失，许多同志倒下去了，倒在我们身边，我们两万多英勇的西路军指战员，现在只剩下了

不到2000人……有人发出唏嘘之声，许多同志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张琴秋也停顿下来，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往下说，现在我们被困在祁连山上，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情形危急万分，指挥部做出了化整为零的决定，将有生力量分成三个支队，缩小行动目标。但是，很明显，还有一部分同志由于各种情况，随队行动有着很大的困难……

张琴秋又顿了顿，她平时说话一语中的，可这会儿却绕来绕去，她真的难以启齿，不忍心说出要说的话来。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啊，留下他们实在是迫不得已，可这话让她怎么说呢？嘴唇张了几张，却没有声音，张琴秋先自淌下了两行热泪……

从张琴秋的泪水里，到会的同志还是听懂了张琴秋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做出的反应很不一样，当然不可能人人都像熊厚发那样（熊师长后来被马家军绑在装了炮弹的大炮口上，轰然四散，壮烈殉身）。有的伤员公开发起了牢骚，抱怨起来。有的干脆破口大骂，说，他妈的，真没良心，看我们受伤了，就狠心把我们丢下来，这和见死不救有什么两样！真不如死在战场上，不受苦，又干净。还有的说，要走你们就走吧，可也别这样把我们丢下，给我们一枪算了，别让我们落在敌人手上。女战士全部哭出了声，特别是那些小女兵，抽抽噎噎地哀求，就让我们跟着部队走吧，我们保证不给部队添麻烦，千万别把我们丢下呀！

张琴秋的泪和战友们流在一起，她和他们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渡黄河，一起经历过多少惊心动魄的风风雨雨。可眼前的现实又是如此的严酷、冷峻，不容人有半点温情，谁也不知道后面还将会遇上什么。这是张琴秋面对大家感到的最为艰难的一次。

部队为就地疏散的同志留下了一个步兵排，还留下林春芳带领的几个医务人员。林春芳曾是野战医院一个分院的主任，当张琴秋来向他征求意见的时候，他只是要求道，最好能多留些子弹。

战斗进行到这种状态，再有经验的战士，剩下的子弹也绝不会超过三发，而那都是留在最最不得已的时候，结束自己生命时用的。为了满足林春芳的要求，张琴秋不得不去做战士们的工作，她说，多想想留下来的同志吧。可有的战士仍然舍不得拿出自己的子弹，张琴秋只好动手去掏他们的子弹袋。就这样，张琴秋把好不容易才搜集到的二十几发子弹交到了林春芳手中，她紧紧握着他的

手，对他说，拜托了，多保重！

部队给就地疏散的同志每人发了一些钱。这些同志含着眼泪开始砸武器，烧文件，那是令人心灵破碎的一个场面。张琴秋竭力控制自己，不让眼泪继续流下来。

她再一次嘱咐大家，一定要善于保护自己，不要轻易让敌人发觉。一有机会离开祁连山，就要设法到陕北去找党中央。她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让我们在陕北见！

○ 她谢绝了苏井观和李先念的好意。刘伯承当众宣读一封由西路军发来的电报，会场上一片呜咽声

三个支队陆续出发了。三个支队相比，左支队相对显得有些实力。张琴秋所在的支队，200多人，大部分是师、团级干部，负责保卫他们的只有一个步兵连，而且缺员严重。除张琴秋外，总政治部的另三位部长也在这个支队，他们是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宣传部长刘瑞龙，还有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苏井观被分配在左支队，他与李先念低声商量一会儿，走过来将张琴秋叫到一边，说，李政委同意你跟上左支队一起走。张琴秋思量，大家原本都在一起工作，关键时候她怎么能搞特殊化呢？于是，她谢绝了苏井观和李先念的好意，决定还是跟政治部的同志们在一起。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为了牵制南京政府，为了给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增加谈判力度，西路军的局势一度成为党中央关注的热点。1937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援西军，援西军由红四军、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二军组成，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援西军3月5日分别从陕西的淳化、三原出发，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甘肃进军。在行至镇原县时，部队突然停了下来，司令部紧急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只见刘伯承神情严肃，他心情沉重，当众宣读了一封刚刚收到的由西路军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西路军虽然历经多次血战，却仍然没能挽回败局，目前已被迫退至祁连山康隆寺，弹绝粮空，濒临绝境。经研究，拟分三路突出重围，但敌人实在猖獗，不敢预知后果……”会场上立时一片呜咽之声，许多同志痛哭失声，他们万万没有料想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竟遭到如此惨败，在荒无人烟的河西大地上，死的死，伤的伤，月暗星沉，孤立无援。刘伯承的喉结也在上下滚动，他的情绪同样很激动。

电报上还说，援西军已无需渡（黄）河，马步芳所部气势庞大，既无力一举捣毁，渡河已是无济于事，只徒增牺牲而已。

援西军只好停了下来，大家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同时也义愤填膺，恨不能杀往河西。党中央发来指示，援西军在镇原县待命。后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在通往西安的道路上，沿途张贴通告，设立收容站。

3月12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要求国民党之马家军队对西路军立即停战。3月27日，延安的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又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可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愿以巨量代价，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并让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

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七人再次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叶剑英，指示其就国民党对西路军见危不救、使其消灭一事，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质问，并要求将西路军6000被俘官兵调甘肃平凉关麟征师驻地，转至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其他干部（若）被俘，应严令二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4月13日、15日，毛泽东、周恩来又接连两次致电叶剑英，要求顾祝同下令，不得追击左支队。

第九章

○ 王树声一路乞讨，终于过了黄河。张琴秋身处绝境，抬起冰冷的枪口抵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李先念带领着红三十军最后的一股有生力量，悄没声息地很快消失在祁连山的崇山峻岭之间。几经辗转，一路苦战，流血牺牲，从榆林窟（世称东千佛洞）突出祁连山，好不容易到达新疆的星星峡，得到了从迪化赶来的友军的帮助。这是三个支队中最幸运的一个支队。

新疆友军是经过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人专程从莫斯科到新疆去与盛世才取得联系后，通过设立在星星峡的一个边防哨卡，迎接和等待有可能辗转而来的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星星峡后，党中央先请盛世才从迪化（今乌鲁木齐）派飞机往星星峡空投了面粉、馒头等食品，还有衣服、日用品和枪支，等到“五一”的那一天，陈云和滕代远亲自从迪化带了几十辆汽车，到星星峡接走了左支队的干部战士，只有他们算是整建制回归到党中央怀抱里的西路军。

王树声支队和干部支队虽然分开独立行动，不幸的是，两支队伍都没能出得了云遮雾裹的祁连山。起先，他们只能以游击战的方式，与敌周旋，但眼看着自己的人越打越少，而且，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王树声只有把这个支队的人分散开来，再一次

化整为零。他与大家作了最后话别。他说，只要能活着出去，就一定要设法去陕北，去找党中央！然后，他只身一人，从一座最陡峭的山峰上摸索下来，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视线。他早已脱下了灰军装，不敢贸然进入任何一个村庄，也避免和人说话，行动极为谨慎。王树声一路往东，临行时分得的几块银元用完了，他就一路乞讨。终于，过了黄河，陕北遥遥在望了，王树声的眼里禁不住涌满了泪水……

干部支队和敌人遭遇了几次过后，已是七零八落，牺牲的同志很多，战斗力越来越弱。政治部的几个部长中，曾日三牺牲了，吴永康牺牲了，张琴秋已经弃马从步。那是在敌人的又一次追击之下，干部支队慌不择路，走上了一座绝壁，马竖前蹄，哐哐嘶鸣，不肯再往前走一步了，而眼看敌人就快逼到跟前了。张琴秋和那些骑在马上同志慌忙下马，就近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一群敌人高举着马刀抢上前来，来不及隐藏的同志命丧九泉。张琴秋躲在一处峭壁背后，眼睁睁看着她的马落入敌手，她随身仅剩的一点儿干粮，也遗落在马鞍子上。

这一场洗劫过后，干部支队只剩下几十个人了，支队长张荣一脸悲怆，他把枪杵在地上，就像拿着一根烧火棍，沉痛地低垂着头，也不看谁，说道，我没能把干部支队带出祁连山，现在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同志们，化整为零吧，那样的话，目标相对要小些，容易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大家谁也没有吭声，也许都感到，生死攸关，这大概是所能抉择的唯一的一条路了。

太阳一寸寸的西移，夕晖斜照过来，把这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和这座怪石嶙峋的山头组成一座褐色的、棱角分明的群雕像，人的表情和这周围的石头一样，一个个神情漠然而又显得坚硬无比。

还剩下点干粮的同志，从怀里把干粮掏出来，和大家作最后的分享。那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只能激起人更加强烈的食欲。这时有人记起，刚才有一匹中弹的马从山上摔了下去，大约就在附近。于是有人自觉地去找马，有人去拾柴草。死马真的找到了，大家七手八脚扒了皮，削下一块块马肉来，放在火上烧烤之后，闷头嚼起来，谁也没有心思说话，因为这一餐过后，大伙就将各自行动、各奔东西了，想到这一阵与敌人的左冲右突，在山上东躲西藏，随处可见牺牲的西路军战士被抛尸荒野的惨景，心里极不是滋味，谁知道自己的明天是什么样呢？逃出

去的可能性极小极小，敌人一日数次地搜山，下山的通道都被严密地封锁着，把守着，附近的村庄还临时成立起了反共自卫团。

张琴秋忽又想到了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去向，不知他们现在到了哪里？有没有到达陕北的可能？不过她相信，他们已经出了祁连山，那是肯定的。既然能走出这迷魂阵似的祁连山，也就一定能去陕北，能找到党中央。这样想着，张琴秋也渐渐地坚强了起来，她说，同志们，无论如何，我们要争取脱身，活着回去！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敌人又向这座山头搜索而来，应战已经没有力量，躲藏不好就是“暴露”自己，干部支队最后的几十个人便四散而去。张琴秋紧贴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只听敌人又喊又叫，折腾了一阵，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准备撤兵。正当这时，猛的听到一声喊，哈哈，不用躲了，出来吧，快出来！说，你是不是徐向前？是不是陈昌浩？看没看到那个张琴秋？

没有回答。

就听敌人喊道，带走！

直到人声远了，张琴秋才从石头后面闪出来，她的半边身子被冰凉的石头浸得有些麻木。但她的意识很清醒，从敌人的喊声来判断，徐向前和陈昌浩并没有落入敌手，为此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心里祝愿道，快快回到陕北，回到党中央的怀抱。同时，自己显然也在敌人的重点搜捕之中，她默默地告诫自己，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

从这以后，张琴秋彻底剩下了一个人，环顾四周空荡荡白茫茫冷森森的山头，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单，感到一丝丝沁入骨髓的寒气。她检查了手枪，里面还有两发子弹，除此而外，两手空空，偌大的一座山，她如何走得出去呢？这时张琴秋的心头掠过一阵苦涩与绝望。是的，她是想活着出去，想去陕北，寻找党中央，她还清楚地记得她鼓励同志们的那些话，可这会儿，因为真空似的孤独，她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处于这样的绝境，手里的两发子弹有什么用呢？敌人攻来，两发子弹已不足以防身，怕是只够解决自己。与其等到那时解决自己，还不如趁早……她抬起冷冰冰的枪口抵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这时，东方山那边一片灿烂，冉冉而出的一轮鲜红的朝阳硕大无比，白皑皑的祁连山在霞辉的照耀下，红灿灿的巨型银龙似的瑰丽壮美，张琴秋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她忽然转了念头，不，不能这样，不能让如此秀丽的祁连山成为埋

藏自己的坟墓，要想法脱身，逃出去，去陕北！她骂自己是脆弱的胆小鬼，居然想以一死求得解脱，那是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没有价值的殉葬。不等于是干了敌人想干而尚未干成的事情吗？刚才她不是亲耳听见敌人在问“看没看到张琴秋”？告诉你们吧，我张琴秋近在咫尺，总有一天，我会回到陕北，而且也总有一天，要杀回来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张琴秋把手枪收了起来，重新看了看四周的地形，通过太阳，她判断了一下方位，于是决定往东走，伺机出山，她要过黄河，去陕北。

○ 马匪蜂拥而上。张琴秋和孔繁彬被押往甘州——那是杀害红军的屠场

张琴秋用破麻袋片把脚重新包了包，然后把草鞋系紧，接着又拆卸了手枪零件，从不同方向扔进了山谷之后，就这样一个人头也不回地上路了。山头一个连着一个，她就不断地翻山越岭。没有干粮，饿了就抠地上的草根充饥，渴了就去砸块冰衔进嘴里。她走啊走啊，大山还是那样看不到头，也望不见尾。“祁连”二字，少数民族表述的意思是“天一般大”，张琴秋只有不断地朝前走着。太阳已从前方移过头顶，又被她甩到了身后。发现了一个山洞，可她不敢贸然进去，怕有敌人的埋伏，她先朝洞里扔了块石头，然后躲在一边观察动静。半晌，连一只鸟儿也没见，张琴秋这才一步、一步地摸进了山洞。

太阳在张琴秋身后越来越低地坠落下去，山洞不很深，能见度使她还能大概看清楚里面，她看见有个人，半坐着斜倚在山石边。张琴秋警觉地放轻脚步，一点一点往里挪。可那个人对她的来到竟一点反应也没有，张琴秋为给自己壮胆，问了一声，谁？还是没有反应。张琴秋斗着胆走到了这人跟前，伸手去推，硬邦邦的，凑近细看，原来是西路军就地疏散的伤员，看样子，死去已经不止一天了，他的手边还有几小块玉米饼，干硬程度与这战士僵硬了的躯体一样。

从鄂豫皖到今天，经见的死人太多了，张琴秋不再畏怯。她真的很饿很饿了，情不自禁地拾起冷硬的玉米饼。刚咬到嘴里，她立即又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张琴秋不知道这个伤员是被其他同志安置到了这里，还是自己硬撑着爬到了这里，而他最终没能出得了这个山洞，不知是由于伤痛，还是由于寒冷，连这么点儿宝贵的干粮，都没来得及啃完……漆黑的夜，张琴秋陪伴着牺牲了的这位伤员，一边小心掰着那块干硬的玉米饼往嘴里送着，活着出山的愿望也愈益强烈。

第二天拂晓，张琴秋就出了山洞，她要继续赶路，要迎着太阳继续往东。她把舍不得吃完的两小块玉米饼揣进怀里，为此，她对牺牲在山洞的同志心存感

激。在洞口回过身来，朝着洞子里缓缓地、深深地掬了一躬……这一天很幸运，没走多远，张琴秋就遇上一个人，那是原红五军政治部的宣传科科长，张琴秋叫得出他的名字——孔繁彬。孔繁彬也是和其他同志连走带打而失散了，只剩一个人，已经在这大山里转悠好些天了，出不了山，各个出山口都被敌人死死地把守着。

张琴秋给孔繁彬分了一块玉米饼，孔繁彬说，到现在居然还有这个，真不简单。张琴秋说了她昨晚的经历，说到山洞里的那个牺牲了的伤员。孔繁彬说，西路军败得太惨了，特别是那些女战士，暴尸荒野不说，全被敌人扒光了衣服，有的割去乳房，有的阴道里塞满了石块，有的插着木楔……孔繁彬说不下去了，牙咬得格格响，痛骂道，狗日的马家军，全是畜生！

孔繁彬还了解到，干部战士被俘的很多，眼下敌人更想得到的是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和张琴秋都是敌人的重要目标。据敌人掌握，张琴秋没有缠足，于是对抓获的大脚女红军更是严密盘查。也有传说是徐向前已经受了重伤，那是孔繁彬听几个搜山的马家军在叽叽喳喳地议论，说是《青海日报》上登载的什么新闻上写的。孔繁彬问张琴秋，总指挥真的负伤了吗？不待张琴秋回答，他又摇摇头，像是自言自语：不会的，总指挥不会负伤，我估摸他已经快要回到了陕北！

张琴秋也不知道确切的消息，但她不相信敌人的鬼话，她对孔繁彬说，不会的，总指挥不会负伤，敌人那是虚张声势，他们越是这样宣传，越能证明总指挥他们早已出了险境，去了陕北。

张琴秋又问孔繁彬有没有一点关于援西军的消息？

孔繁彬摇摇头。两个人就这么边走边说，不料，刚转过一个山角，一队人马突然横在他们眼前，不像是马家军，而是一伙反共自卫团。他们使劲盯着张琴秋没有缠过的大脚，问，你是不是那个张金（琴）秋啊？

张琴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山根下有几间土屋，张琴秋和孔繁彬被推进其中的一间。里面已经关着几个西路军战士。屋外有一条凶恶的狮子头大狗，看守他们的人，时不时从隔壁过来巡视一圈。

到夜里大约两三点钟的样子，突然从远处传来汪汪汪几声狗叫，门外的这条

狗似乎得到了某种召唤，便循声一溜烟地追撵而去。而隔壁的看守也不见踪影，大约早钻进了热被窝。张琴秋小声地对被关押的这些同志招呼了一声，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她悄悄走向门边，轻轻一拉，门并没上锁。于是大家蹑手蹑脚出了门，便各自飞奔而去。张琴秋仍然和孔繁彬在一起，孔繁彬拉着张琴秋的手，两个人一口气跑进了一条山沟，没有月亮，天幕上冷冷地闪着几颗寒星。黑暗中好不容易发现了一眼山洞，他俩一前一后，赶紧潜身进去。

山洞里气温很低，睡意全无，为了互相取暖，抵御寒冷，琴秋主动挪挪身子，两人紧紧靠在一起。这样躲藏了几个时辰，天蒙蒙亮时，两个人就出了山洞顺着山沟往前走。走着走着，天大亮了，又走了大半晌，远远就见山沟口子上有个村落，村边有座庙，有人去进香，带着供品。此时的张琴秋和孔繁彬不只累得双腿发软，更加难熬的还有饥饿，两个人还是昨天一人啃了一小块玉米饼。没想到饿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这会儿想到了饿，浑身一下子提不起一点劲来，脚下连挪步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着烧香的人带着供品，就思谋着先去弄点吃的。两个人就朝着那座庙蹶过去。

还没蹶到庙门口，反共自卫团一伙人就蜂拥而上，不由分说，张琴秋和孔繁彬很快就被押到乡公所，又转到区公所。在区公所被关押了一夜，就被解往甘州（现在的张掖）。

甘州是历代中原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古丝绸之路之路上著名的一个商埠。公元609年隋炀帝杨广西巡，就曾到达张掖，面谕高昌王、尹吾等27国首领、使者和商人，并在这里亲自主持了规模盛大的“万国博览会”。现在的甘州是马步芳一〇〇师三〇〇旅的旅部所在地，早已不复是“潮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的水乡景象了，人事沧桑，甘州的地域环境和社会布局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三〇〇旅旅长韩起功在这里横征暴敛，更是加剧了甘州的荒凉和萧条。西路军败北，甘州又成为关押和杀害红军的罪恶屠场。

孔繁彬不知被关到哪里去了。张琴秋被直接押往旅部。

○ 她从容不迫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叫苟秀英，当伙夫的

韩起功阎王爷似的坐在太师椅上，对于女俘，他规定必须要由他一个个亲自过目。

张琴秋仍然穿着那一身破烂不堪的西路军军服，头上包着一块又旧又脏的灰布，与衣服的颜色相近，脚上仍是那双走过千山万水的草鞋，草鞋里缠着破麻袋片。张琴秋被押了进来，韩起功从上到下把张琴秋打量了一遍，特别是她的那双天足，韩起功牛着眼睛，足足盯了有一分钟之久。不过，韩起功随即就在心里自己否定了自己，这怎么会是张琴秋呢？张琴秋怎么可能如此又老又丑、蓬头垢面？她既留过洋，又文武双全，作为越地少女，“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她的年轻貌美早已是摇了铃的，再怎么落魄，也不至于弄到这般模样。但他还是用右手悄悄地拔出手枪，“叭”地往桌上一拍，猛地吼了一声：“张琴秋！”

张琴秋从容不迫，用一口浓重的四川话答道，我叫苟秀英，当伙夫的。

韩起功对这个回答似乎不感到意外，他对眼前的这个女人思忖过，看样子十有七八是个烧火做饭的。张琴秋的回答与他心里所估摸的不谋而合，于是，就草草的一挥手，说了声，带出去。

张琴秋的四川话是在川陕苏区开展工作时熟悉的，她对语言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和灵性，为了能和当地群众很快打成一片，她能流利地运用当地方言，却没有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随口就能派上用场。至于苟秀英这个名字，也是临场发挥脱口而出，而苟秀英曾经确有其人，她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战士，独立团在川西北有一次执行转运伤员的任务，途中突然遭到敌机轰炸，树叶乱飞，泥土四溅，伤员来不及隐蔽，情况万分危急。当又一枚炸弹呼啸着由远及近，只见一位姑娘飞身扑向担架，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伤员。轰的一声，炸弹就在她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这位姑娘就是苟秀英，苟秀英顿时血肉横飞。张琴秋记住了这个名字。当张琴秋站在韩起功面前的时候，事先并无多少思想准备，却几乎是下意

识地说出了这个一直珍藏在心中的三个字。

就在三〇〇旅旅部营房附近，有一个放置柴草和大车的场院，场院里有几间破旧的土屋，临时用来关押被俘的西路军将士。其中的一间屋子里关押着女红军，张琴秋被不分三七二十一推了进去。里面的人见到张琴秋大吃一惊，心想她怎么竟会落入虎口？但没等大伙儿开口，张琴秋抢先介绍自己，她还用的是一口流利而且浓郁的四川话，说，我这个苟秀英，连个伙夫也当不成了……

大伙当即会意，互相挪挪身子，招呼张琴秋道，来，来呀，苟秀英，我们挤挤，这样暖和点。

张琴秋就在她们中间坐了下来，她这才看清，吴仲廉也在其中，吴仲廉就是和她一起随干部支队突围的曾日三的妻子。可惜曾日三已经牺牲了，这个噩耗吴仲廉大约还不知道。吴仲廉也惊诧地看着张琴秋，张琴秋已完全不是以往的模样，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憔悴了许多，恹恹一副病态，与实际年龄拉开了谁也意想不到的距离。张琴秋从吴仲廉眼里看到了痛惜与关怀，她与吴仲廉拉了拉手，万语千言尽在这拉手之间……

吴仲廉是位湖南女子，原为红九军敌工部部长。她自小读书，直考入衡阳女子三师。1926年，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在南昌暴动中保留下来的队伍来到了湖南，在攻打黄沙堡的战斗中，吴仲廉小小年纪就率领着由家乡群众组建起来的独立营参加了战斗，还组织许多妇女和青年往阵地上送茶送饭，营救伤员。随后，这支独立营被编入红军第一师二十九团，随朱德、陈毅在击溃了许克祥六个团的进攻后，直奔井冈山。1928年，朱德、陈毅的队伍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吴仲廉以其清俊秀雅的书法功底，被调到红四军前委任组织干事，直接为毛泽东起草日常公文。还经常抄写毛泽东的手笔草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是由毛泽东起草后，再由吴仲廉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出来。1932年，吴仲廉被调到红军总司令部直属的女子义勇队任指导员，康克清是这个女子义勇队的队长。

吴仲廉也曾在部队驻扎临泽时生下一个男孩，部队突围时寄养在一户老乡家。吴仲廉被俘的消息传出后，这户老乡曾带着孩子专程到甘州来看望过吴仲廉，吴仲廉料想自己的处境凶多吉少，她忍痛割爱，劝老乡把孩子抱回去，望着老乡离去时的背影，她又从心里深深地感激这位西北老乡的深情厚谊。

其余被俘的几个都是些年龄不大的女孩子，她们有妇女先锋团的战士，有前进剧团的演员。自从被俘以后，这些女孩子仿佛被魔鬼驾着狂风卷进了无底深渊，眼前一片漆黑，对前途和命运充满了恐惧。就在张琴秋被推进来的一刹那，这些女孩子一时间万念俱灰，差点失声叫出了口，完了，完了，连张部长都被俘了，还会有什么指望呢？张琴秋却始终是从容而镇定的，她注视这些女孩子的眼光里充满了爱抚、温暖，还有一种暗暗的鼓励，使这些女孩子无形中汲取到一种力量。她们自动偎依在张琴秋身边，仿佛迷途的羔羊重新找到了失却的母亲，似乎没有那么胆怯害怕了。张琴秋伸开双臂，把她们一个一个全都揽进怀里。这些女孩子，这些西路军的女战士，这时候在她眼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爱可亲。女孩子们面对凶残的敌人，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折磨，都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而此时此刻，当着张琴秋的面，她们如同见到了亲人，眼里忍不住滚出一串串热泪，有的竟低声哭泣起来。她们被俘的经历各不相同，通过她们的叙述，张琴秋有了更多的了解。

○ 每到天黑，都有女战士被强行掳走，第二天早上被拖回来时衣破发乱，奄奄一息

梨园口一战是妇女独立团与敌人的最后一战，之后就根据石窝会议精神，番号不复存在，就地疏散，自行瓦解。当时，敌人狂喊着：“冲啊，抓住共产婆，一人赏一个！”那些马步芳的胡子兵，发狂野兽似的冲杀过来。没有突围出去的只剩下了一百多人，子弹打完了，她们被敌人赶进了一个土围子。这些畜生们对女战士轮番进行凌辱和奸污，连十四五岁的小战士都不放过，当时昏天黑地，只听得一片哭声、叫声、谩骂声。后来她们被押到甘州，敌人仍然不肯放过她们，到了晚上，第一个被强行扯出去的是陈万珍，接着，其他女战士一个一个被强行拉了出去，肆意践踏，马家军在她们身上肆无忌惮地发泄着兽欲。

赵香玉的情况又不同，部队疏散后，马家军队就来了，她藏身在干棘里，没被发现。敌人走后，她和另外四个女战士遇到一起，就结伴同行。天气实在太冷了，她们在山上过了一夜，四个人冻死了三个，就只剩下她和一个女战士。她们来不及悲伤，一心就想去陕北找红军，可莽莽大山，起伏不见首尾，她们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正惶惑之际，突然听到有人在山下喊：红军同志们，快下来吧，我们的队伍来啦！当时，她们根本没有顾上多想，就快步朝山下奔去。还有一些女战士，听到了喊声，也陆陆续续从山的旮旯里钻了出来。谁知道，这下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在押送她们的路上，马家兵就大发淫威，女战士遭到空前的强暴，有的活活被作践致死……

张琴秋轻抚着陈万珍和赵香玉的肩膀，她这时想起一个人来，就是妇女先锋团的团长，24岁的王泉媛，不知她现在的情形如何？吴秀珍知道一些王泉媛的情况。

妇女先锋团疏散后，团长王泉媛就和特派员曾广澜、秘书李开芬、还有十几名先锋团女战士以及几个不足16岁的少年先锋团小战士走在一起，荒山雪岭，为躲避敌人，他们白天不敢行动，只有在晚上借着微弱的星光一路往东。他们的手

脚被冻得又红又肿，草鞋早就磨烂了，单衣单裤也是破破烂烂，浑身上下伤痕累累。饥寒交迫，黑夜之中又看不清道路，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了下去，再也没能爬得起来，有的不幸落下了祁连山的万丈悬崖。这支近20人的队伍，越走人越少。这一天白天，隐蔽在山上时，忽然发现有一个放羊老乡，多少天了，由于马家军队的封锁，他们没有见过一个人。这一发现，使他们兴奋异常，王泉媛派了一个少年先锋团的小男孩，男孩很机灵，通过和老乡的接触，了解到再往东走四十里就能出山，不过那里驻有马步青搜山的骑兵，只有北麓的山脚下，比较平静，似乎没有把守的敌人。

当夜，他们就往北麓而去。走了大约有六七十里，天放亮时，这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山根下有几孔废弃的窑洞，就朝窑洞走去，打算在窑洞里休息休息。真是太累了，一进窑洞，大家就东倒西歪躺了下来。王泉媛和李开芬安排好哨兵，也挤进窑洞躺下来。吴秀珍年纪小，冻得直打哆嗦，她一边往李开芬身边靠，一边对她说，走时别忘了叫醒我。李开芬说，怎么会忘呢？别说话了，抓紧时间睡会儿。

喂，起来，起来！当窑洞里的人被一阵吼叫震醒，一切已经晚了，几十把明晃晃的刺刀抵住了她们的胸膛。王泉媛她们就这样被俘了。同时被俘的，还有曾广澜那个七八岁的女儿。

王泉媛被关押在凉州（武威）监狱里，这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监狱，外形古老，有很高的围墙，厚重的大门，敌人荷枪实弹地把守着，想越狱出去，比上天还难。女俘遭到强暴的事情，时时发生，每到天黑，都有女战士被强行拉走，第二天早上被拖回来时衣破发乱，奄奄一息。她们以头撞墙，说不如死了干净。为了能够脱离苦海，有的女俘开始装疯，唱一会儿，哭一会儿，又骂一会儿。可是无济于事，这样的方式又孤立又消极，王泉媛就利用放风的机会和姐妹们暗中串联，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有计划有策略地和敌人展开斗争。她们的第一个要求是释放曾广澜。曾广澜年纪比她们大，又带着孩子，而且被俘后，一直没有暴露她的特派员身份，只承认自己是被服厂的工人。敌人大约确实觉得一个带孩子的妇女对他们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再加上当时国共合作的呼声甚高，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答应了大家这个要求，把曾广澜连同几个年老体弱的女红军就地释放了。这是王泉媛领导的狱中斗争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以后，敌人也改变了他们对待女俘的方式，除了采取一些软化手段，还将关押在凉州监狱的这些被俘女红军分

散开来，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分别进行分化瓦解。吴秀珍她们几个年纪稍小的就被转移到了这里。

张琴秋沉默着，虽然她自己也是身陷囹圄，但她仍然替王泉媛和那些妇女先锋团的姐妹们捏一把汗，她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也要团结起来，抱成团儿，相机行事，和敌人进行斗争。

○ 敌人对被俘的红军凶残杀戮，但没料到，一心要找的张琴秋就是眼皮底下这个“做饭的”

被俘的西路军官兵不断遭到敌人的残害，张掖的万人坑里，有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枪杀，还有被扒心、挑喉、断颈的80多人。就在张琴秋被俘的第三天晚上，韩起功突然下令全城戒严，把关押在张掖各处的西路军俘虏，统统往大衙门后花园和东岳庙集中。关押张琴秋的这个场院里，男同志全都被押上了大车，押送他们的马家军个个全副武装，嘴角挂着魔鬼似的狞笑，吼着叫着，送你们回家去！

独独剩下张琴秋她们这间房里的女俘，没有被押上车去，她们不知道等待她们的将会是什么。但听着场院里马家军恶狠狠的呵斥声和杂沓紧急的脚步声，她们每一个人都担忧着这些被押上大车的同志。只听到车声辘辘，大车轱辘地出了场院……这时，突然有一个同志在车上高声唱起了《苏武牧羊》：

苏武牧羊在海边，
历尽难中难，
心如铁石坚……

张琴秋她们知道，这个同志是以这种勇敢而独特的方式在向她们告别，她身边的女孩子当即流下泪来，前进剧团的女孩子以蔡元贞为首，流着眼泪回应他们，高声唱道：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穷人参军为革命，
红军打仗为穷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
打倒土豪和劣绅；
人人都把田地分，
军属田地有人耕。
……

后来，一个年老的看守告诉她们说，这些大车上的人被押送着去了飞机场，飞机场已经预先挖好了两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丈的大坑，送到那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啊！老看守还悄悄地对张琴秋她们透风，她们下一步的去向是山那边的青海，在路上能跑就跑吧，听说青海那边也早挖好了万人坑呢！

那晚，张掖从东城门外到飞机场五里长的旷野上，黑压压的全是被俘的西路军，有的挤在大车上，有的在地上排着长队，在马家军荷枪实弹的包围下，朝万人坑走去。大坑边上站着行刑的刽子手，对走到跟前的被俘西路军战士，不分男女，无论是谁，统统照头上就是狠狠的一刀，然后就捺下大坑。鲜血很快洒湿了大坑内外，流淌成一条黏稠的血河……西路军将士骂声不绝，有的高声喊着“共产党万岁”。有的人一刀没被砍死，被推下大坑还在呻吟，凶残的敌人就往里头猛砸石块。这样残酷的杀戮持续了整整一夜，眼看两个大坑里人摞人，被填得满满的，空阔的场地上，丢满了军帽、背包、饭碗，破旧的草鞋……

韩起功下令填土时，突然从坑里传出一个孩子的哭声，边哭边喊着妈妈！

杀戮中，韩起功不放过任何一个俘虏，即便是带孩子的女战士。这位女战士只有把四五岁的孩子绑在自己身上。女战士是多么想留下自己的孩子啊，孩子的父亲也是西路军，已在战斗中牺牲，孩子是他们唯一的血脉。然而，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女战士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句也没向敌人求饶。女战士在敌人的砍头刀下滚下了大坑，她背上的孩子随即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妈妈——”这喊声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心头颤抖，一个刽子手在孩子的哭喊声中，手上的大刀掉在了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响！这响声石破天惊，冬日的天空里，竟然滚过了一阵沉吟的雷声。

整整一夜，张琴秋和身边的难友都没有合眼，她们的心被揪在了飞机场，她们听到了从祁连山落下的冬雷的沉吟……

○ 马步芳惊喜异常，急忙下令，要像过筛子那样排查出陈昌浩的夫人

被押往西宁的女俘共13个。五个年幼的女孩子上了一辆破旧的牛车，蔡元贞最小，才15岁。其余的八个人全跟着牛车步行，张琴秋、吴仲廉就在其中。押送她们的一个军法官，一个副官，另一个是军法官的兄弟。三个佩带着长枪、短枪的凶神恶煞骑在马上，赶车的就是一直看守着她们的那个上了些年纪的马家军，那个看似沉默，实际却挺有同情心的老看守。

溯黑河南上，从扁都口而进入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上山之后又曲曲折折地朝着东南方向移动。千里迢迢，沿途很难看得见村庄，人烟稀少，满眼是纵横的峡谷，旷古的野风打着呼哨阵阵袭来，掀起的雪沫子打在人脸，是那么干硬而寒冷，逼得人蒙住眼睛，不敢正视。西北大地如此广袤又如此沉寂，徒步在这漫漫长途之中，张琴秋想到大约已经进入了青海境内，不由得竟想起了“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的诗句。她跟在车后走着，心里在琢磨，为什么偏偏要把她们几个人押解到西宁去呢？

走了几日，蔡元贞忍不住问赶车的老看守，老总，西宁还有多远？我们还得走几天呀？

看守说，快了，门源都过了。他偷偷看看四下没人，又悄声说道，你这丫头，还嫌慢哪，西宁的万人坑大着呢。瞅机会，能跑就跑吧！

张琴秋渐渐感到体力不支，产后本来虚弱，又连连征战，脚步越来越沉重。押送的官员不断用鞭杆子杵着，快走，快走，照你这样，走到哪个猴年马月去呀！可再怎么催，张琴秋的速度还是提不起来。几个军官看她年纪大，又浑身肮脏，心想，一个女伙夫，就是押到西宁又有什么用呢？有一天，吴仲廉听到那个圆眼睛副官对军法官抱怨道，这老太婆走得太蔫了，我看，明早扛过去算了！吴仲廉知道，“扛过去”的意思，就是干掉。

吴仲廉忙跟几个同伴低声商量，要保护住张琴秋，不能让她遭敌人毒手。第二天再上路时，她们就让张琴秋早早地平躺在牛车上，身上盖着一床破旧单子，蔡元贞她们五个小姑娘仍然在车上端坐着，从外面看，只能看见她们，而看不见平躺着的张琴秋。过了门源，经过巍峨陡峭的达坂山时，雪粉被疾风扫进了深谷，勉强过车的山路上空气稀薄，雪沫飞旋，寒冷异常，敌人把自个儿裹得严严的，似乎也没发觉少了个人，也许是嫌累赘，发现了也不想管，张琴秋就是在这样的掩护下，挨到了西宁。

从甘肃陆陆续续押解到西宁的男女俘虏已有好几百人。这天，马步芳下令把俘虏们全部押出来，排队从街道上走过，他要和省里的委员、厅长们观赏一下自己所取得的胜利成果。

俘虏们被从观井街伪省部押出来，马步芳对他身边的委员和厅长们说，别看这些人现在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没劲，蔫哩巴叽，就像讨饭的一样，可在战场上凶得很哩，他们把我的兄弟们杀掉了许多呢。现在到了这里，怎么也不能轻饶了他们，我马某一定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周围的官员们正七嘴八舌地恭维着他，他突然又大喊了一声，把女俘统统给我留下！

蔡元贞她们几个原前进剧团的小姑娘被送到了刚成立的新剧团，那是马步芳利用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力量，重新组成的一〇〇师跳舞团。吴仲廉和其余几个女俘被送往西宁中山医院当勤杂工，张琴秋则被打发到西宁东关的义源羊毛厂。马家军在张掖杀掉的女俘也不少，而张琴秋的身份却没有暴露，敌人毫不怀疑她叫苟秀英。张琴秋从不取下她头上那块又旧又脏的包头布，行动也故意表现得木讷、迟钝、蹒跚，这使她更像是一个只会烧火做饭的老太婆。

张琴秋被押到西宁不久，就有风声从甘肃那边传出来。记者手快，1937年4月27日的《河西日报》上当即刊载了一条新闻，题为“陈昌浩夫人被擒解青”——

前防归客谈：徐向前、陈昌浩二匪首在梨园口被我骑五师、一〇〇师各部队击溃后，二匪痛哭失声，狼狈逃窜，迄今生死未明。该部官兵，遂已抛枪四散，纷纷向我军投诚，剿匪军事随之结束。当陈昌浩逃窜时，将其妻子张琴秋遗弃于乱军中，被一〇〇师生擒，解送青海。按张琴秋，系俄国留学生，在伪第四军司令部任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精通五国文字，现年二十多岁，在倪家营战役

中，曾产一小孩云。

得到这个消息，马步芳又惊又喜，陈昌浩的夫人居然被俘，而且押到了西宁，这下，说什么也不能让她脱身溜走！于是他下令，查找张琴秋，要像过筛子那样进行搜查。对于西路军的失败，马步芳显得十分得意，他在他的部下面前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说，他老蒋动用那么多兵力，用了几乎十年时间，这里剿共，那里剿共，闹得大半个中国鸡飞狗跳，结果怎么样？鸡飞蛋打！只有我马某人，这回可是把西路军彻底打了个底朝天，光军长、师长就抓了一大堆，现在又多了个陈昌浩的老婆，如果再抓住这个女人，将来到了南京，见到他委员长，我看他老蒋怎么说！

有人到羊毛厂里来过，诈诈唬唬说是要查找张琴秋。然而，他们怎么可能找到印象中那个青春光彩、才华横溢的张琴秋呢？终日埋头于羊毛堆里的老女人苟秀英，与20来岁的张琴秋简直连边也沾不上。羊毛厂里的其他女俘认出了张琴秋，但她们一致守口如瓶，开口闭口只称她是做饭的。除此而外，一问三不知。

第十章

○ 一场恶战，西路军前进剧团幸存的四十余人被俘。马步芳用被俘者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新剧团”

新剧团实际上就是被俘的西路军前进剧团。除了牺牲的同志，前进剧团几乎全部被俘。当时被俘的情景，历历在目。

1936年的12月间，天出奇的寒冷。红九军在古浪失利，人员损失过半。为鼓舞士气，前进剧团奉命去红九军进行慰问演出，红九军军部当时驻扎在永昌城东二十里铺。和以往一样，剧团的同志们把服装、道具、乐器一一准备好，脚踏风琴照例绑在了骆驼身上。桂娃子骑上了骆驼脖子。全团只有桂娃子年龄最小，所以只有他有这个资格，其余的人，包括团长、导演都没有空着手的，不但要背服装、道具之类的物品，而且只能跟在马队后面步行。

太阳刚刚出来，还不足以暖化大地上的封冻，但桂娃子的心情舒畅，抱住骆驼脖子唱了起来：

鼓声咚咚红旗飘呀，
战士们好英勇，
我们红军立正敬礼来欢送，
祝你们到前方去，英勇杀敌人！

他们赶到了二十里铺，没有料到的是红九军军部已经从这里撤了出去，进了永昌城。当红九军得知前进剧团到来的消息，也派了警卫班前来迎接。正当他们会合之时，侧前方突然间黄尘滚滚，一队旋风似的敌骑兵转眼间到了跟前。剧团政委易维精一看不好，赶紧招呼大家进围子，并紧紧关闭了那扇铁皮大门。其实敌人并不知道红九军军部已经撤走，也不知道前进剧团到了这里，依然把围子里当做是红九军军部，根据事前的估计，集中火力，朝土围子一阵猛攻。

前进剧团可以说没有什么战斗力，一共只有十几条枪，子弹和手榴弹都不多。易政委就命令大家把土围子里的砖头、石块、甚至木棒集中起来，倚仗着围墙，与敌对峙。一架敌机飞来，在上空低低盘旋，剧团同志静静地隐蔽着，一枪不发，但情形显然是危在眉睫。易政委委派那位带驳壳枪的警卫班班长赶紧回去报信。大家解下了绑腿，合成布绳，拴住警卫班长的腰，将他从三丈多高的围墙上放下去。下面是一片树林，正好掩护了警卫班长的身影。

敌人猛攻了一阵，没遇上反击，便改成放冷枪，可能是对围子里面的情况还是有所顾忌。

西路军总部得知前进剧团被困，迅速派出红三十军骑兵团前来救援，趴在围墙上的桂娃子眼尖，立即向大家报告了这一好消息。西路军里本没有骑兵，组成这个骑兵团的战马，全是从敌人手里缴获过来的。这时节，突然出现了谁都意想不到的情况。马识旧主，马家军手指蜷在嘴里打几声嘹亮悠长的唢哨，战马便纷纷蹦跳着甩掉背上的红军战士，朝着敌群飞奔而去。被甩下马的西路军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肉搏，围墙上的前进剧团急得直跺脚，要求冲出去和敌人拼命。易政委阻止着大家，朝围子外的援兵大喊，你们救不了我们，赶快撤，快！

敌人对付了援兵，又翻回身来更加疯狂地进攻前进剧团，几架云梯迅速靠上了围墙，一棵高大的杨树上也有敌人爬上来。支部书记廖赤建、音乐股长杨万才、还有任弼黄等男同志爬上房顶，朝敌人射击。在敌人炮火的袭击下，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只剩下了杨万才，他像独狼似的，一个人在房顶上窜来窜去，打了这边打那边，弄得浑身上下满头满脸全是土，只有两只眼睛射出极其凶狠的光芒。

那面，围墙的东北角发出一阵咕咚、咕咚、咕咚的声响，一个叫王贤成的同

志往外一看，几个马家士兵正站在梯子上从外往里挖土墙，王贤成大喝一声，龟儿子，我叫你们挖！他一把抓住云梯，用力地往外一掀，梯子朝后倒斜。马家士兵一看不妙，猛一扑死死拽住王贤成的胳膊，王贤成就和几个马家兵一起，随梯子重重地摔了下去。墙根下的马家军一哄而上，纷乱的长矛、刺刀一齐往王贤成身上乱捣乱戳。王贤成痛苦地蜷成一团。城墙上，王贤成的战友们纷纷用石块、瓦片使劲朝城墙下的敌人砸去，蔡元贞她们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痛苦地捂住了眼睛，惨状难以目睹，眼泪却从指缝间滚落下来。杨万才急得想往下跳，被易政委一把拉住，杨万才怒目喷火：就算死了，老子也不能便宜了他们！

易政委异常严肃，他说，不许胡来！

杨万才跳着双脚大吼，难道就这样看着王贤成被杀死吗？！

敌人趁机大喊，快快投降吧，再不投降，我们就放火烧死你们！

敌人果真开始放火烧城门了。

易政委快步走遍围墙四角，对大家说，敌人上来就跟他们拼，拼一个算一个。但他从心里感到，敌人的攻势难以抵挡。他一眼看见杨万才手里还握着一支枪，这是剧团的最后一支枪了，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对其余打完了子弹的枪，为了不落入敌手，他让同志们砸的砸，拆的拆，零件也埋了起来。易政委对杨万才说，你把枪给我。

不。杨万才把枪更紧地握在自己手里，说，里面还有一颗子弹呢。

给我吧！易政委一把夺过杨万才手里的枪，转身来到院子里。接着杨万才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他跑出去一看，易政委倒在血泊之中，易政委是用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杨万才大喊，易政委，易政委呀——一下扑倒在易政委身旁。

战士们闻声跑了来，一看倒地的易政委，惊得目瞪口呆。易政委这样的选择是大家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他是多好的一个人呀，工作兢兢业业，对同志知寒知暖，可在这关键时刻，你为什么就这么撇下了大伙啊？这下，剧团剩下的同志群龙无首，女同志的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谁也不能昧着良心说易政委的行为是胆怯或者是软弱的表现，他的绝望，可能正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团长在他之前已经牺牲了，作为政委，他就是剧团的首领，而当他感到已经无力使剧团突围求生时，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活到最后呢？眼看剧团的惨败，对他无异于是最大的

“酷刑”。

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只听他们喊道，烧死你们！烧死你们！轰然一声，土围子终于失守，马家兵们呐喊着冲了进来。几个敌人动手扭住个头矮小的王定国，王定国挣脱不了，一低头，一口咬住了一个马家兵的手指头，只听那家伙疼得直叫，哎呀呀，不得了，咬人呢！王定国使出吃奶的劲咬了这一口，硬是咬掉了那个人的手指，自己也满嘴是血。其余的马家军见状，狠甩了王定国几个重重的耳光。王定国噗的一声吐出半截指头，继续与扭住她的敌人撕扯着。

一阵混战，前进剧团终于寡不敌众，幸存的40多名剧团成员全部被俘，何芝芳只有13岁，这位8岁就参加儿童团的巴中小姑娘，被俘时已有了五年的军龄。被俘的剧团成员被分散关押，马步芳下令后，才同时往西宁押送，蔡元贞她们几个被滞留到了最后。

马步芳也想玩玩洋派，把俘虏来的演员及编导都当成到手的金丝雀，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新剧团”。新剧团被安置在西宁城内的宪门街一家车马店里，马步芳派出自己的贴身参谋长——他的铁杆中校赵仰天坐镇剧团担任领导。赵仰天对剧团的业务并不在行，但在马步芳的器重之下，又不得不想法把剧团搞得像个样子，要能为马家军所用。他经过一番思考，从女俘中挑选出党文秀、黄光秀、孙桂英和赵全贞四个人，一是协助他对剧团进行管理，同时也想于潜移默化之中起到瓦解人心的目的。但是，剧团的这些女孩子并不甘心为敌所用。于是，赵仰天在手段上软硬兼施，表面上装得很随和，甚至可以说相当客气，一旦有触犯的地方，则凶相毕露，狠狠地挥舞起他的马鞭子。

在得到张琴秋已经进入西宁的消息后，赵仰天来到宪门街，把剧团人员全部集中起来进行训话，他这时候的神情异样凶狠，说道，我听人说，这个张琴秋是你们西路军里职位最高的一个女官，文能摇动笔杆子，写出好文章，武能骑马打枪，驰骋如飞。报纸上说现在此人已经进入了西宁，有知道张琴秋的下落者，供出来重重有赏，若有知情不报者，罪在不赦！

没有人吭声，大家都低着头。赵仰天难免生气，提高了声调喝问道：你们不知道张琴秋在哪里？

大家仍然无动于衷。赵仰天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你们和别处的俘虏经常在暗中联系，都互相打听打听，一旦有了消息，不得隐瞒，马上向我报告！

西宁的大街小巷全都张贴着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张琴秋的布告，附在告示上的那张照片似像非像，不知其确切程度。尤其在女俘集中的几个地方，马步芳指示要像过筛子那样，坚决不能让这个张琴秋从眼皮子底下得以漏网。但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在敌人内部，谁也没有真正见到过张琴秋其人。找来寻去，就西宁那么一块不甚大的地方，张琴秋一直没有浮出水面，这使马步芳暗暗又产生怀疑，那报纸别是胡说八道吧，现在这报纸，没几句实话。一会儿说徐向前、陈昌浩逮住了，一会儿又说带伤逃跑了，现在又说张琴秋到了西宁。要么，别是一不小心，在张掖就给剥掉了……

○ 党文秀拉起张琴秋大声说：苟大姐，走吧，我们走吧

看着赵仰天扬长而去，剧团的女孩子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当然都是关于对张琴秋的猜测，张部长真的来到了西宁？难道她也被俘了？

别看蔡元贞年纪不大，干什么事情却颇有心计，她悄悄把王定国拉到一边。王定国是原剧团的服装股长，蔡元贞对她一直很信任。她把和张琴秋一路被押解到西宁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对王定国讲了，还告诉她张琴秋现在的去向——义源羊毛厂，化名苟秀英。

王定国忙捂住她的嘴，说，千万别声张，我俩去和她们商量商量，一定要设法保护张部长。

王定国与蔡元贞赶紧去找党文秀。真的？党文秀一下睁大了眼睛，既震惊，又难免有几分怀疑。蔡元贞赌咒发誓，表示她决不会乱说，张部长确实去了义源羊毛厂。大家就商量办法营救张琴秋。

在所有的俘虏当中，剧团的女孩子应该算是最受优待的，她们每人每月有30多斤口粮，以杂面为主，还有一些蔬菜。剧团的这些女孩子都是南方人，虽然经过那么艰苦的战争环境，但红军里做饭有炊事员，她们不用操这个心，因而也不会做面食。到了新剧团，她们只能把杂面和水合在一起，煮成面糊糊将就着吃。为此，她们已经和赵仰天有过交涉，要求优待俘虏，改善她们的伙食。现在，苟秀英不刚好是个伙夫吗？于是，大伙眼前一亮，就让苟秀英来给我们做饭吧！党文秀、黄光秀和赵全贞几个人又商量了一番，感到这个理由可能是唯一的。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得同时要两个人到剧团来，里面必须有一个是真正会烧火做饭的。于是她们就去找赵仰天，说有两个年纪大些的同乡也被俘了，她俩以前就是伙夫，现在在义源羊毛厂，想把她俩要到新剧团来给大伙做饭。

赵仰天略作沉吟，心想，要两个被俘的老女人过来也算不得什么。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哄着这些女孩子们好好演戏，省得为了吃饭这样的小事，成天闹得不

省心，万一弄到师长那里，也不是什么有脸面的事情，何苦呢？于是，他就写了一张便条，说，拿着这张条子，你们自己到羊毛厂去要人。不过以后，你们可得好好地给我演戏。我赵某可是个先礼后兵的人。

党文秀和黄光秀、赵全贞互相偷眼看看，她们简直没有想到，事情的第一步居然如此顺利，如此简单，这无疑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她们不敢耽搁，立刻叫上王定国和蔡元贞一起，直奔义源羊毛厂而去。羊毛厂在湟水河边，大老远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臊膻味，很多女俘被关押在这里挑拣羊毛，还要用烂皮子熬胶。党文秀把赵仰天的便条展示给这里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见字如见人，赶紧赔上笑脸，说，随便挑，随便挑。党文秀她们几个就走了进去。女俘们在这里干活儿，连头都不抬，一个个弓腰屈背，满头满脸全是灰。她们转了一圈，没有见到张琴秋，蔡元贞就着急起来，会不会有人暗地里先下手为强，出了什么意外情况吧？她禁不住发出了呼唤，苟秀英，苟秀英！苟秀英，你快出来！多次呼唤之后，这才从一个膻气熏天的羊毛堆里缓缓地拱出一个人来，头上仍然包着那块灰布，手脸都脏兮兮的，身体看上去也更显苍老，更加虚弱。

大姐！蔡元贞立即奔了过去，这是她们几个人商定好了的对张琴秋的称呼。

党文秀她们以前都是见过张琴秋的，在她们演出的节目里，有些歌词就是张琴秋写的。可眼前这个人，和从前那个骑在马上张琴秋实在是相距太远，不，简直有着天壤之别，那个脸皮白皙的张琴秋到哪里去了？那个英姿爽然的张琴秋到哪里去了？那个亲切而不失优雅的张琴秋到哪里去了呢？要不是有蔡元贞在场，就是对面遇见，王定国、党文秀她们未必敢认。

张琴秋看了看蔡元贞，又看了看党文秀、黄光秀和王定国，面无表情，显得滞呆呆的，也不跟她们说话，就像不认识似的，又缓缓地低下头，自顾自地去继续撕扯手中的羊毛。张琴秋的冷淡，把几个热心热肠的人全晾在了那里。蔡元贞心里很难过，她说，大姐，难道你连我也不认得了？王定国挨近张琴秋，顺手也抓起一把羊毛胡乱地撕扯着，趁没人注意，压低了声音对她说，我们是来搭救你的！

王定国又往她身边靠了靠，简略地说了说来这里的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可是没想到，当张琴秋听说要让她去新剧团时，一口拒绝，她说，我哪里也不想去！为什么？这可是大家谁也没有料到的。她们费尽了心思，好不容易才想出这么一条妙计，别处都没遇到障碍，没想到却遭到张琴秋本人的拒绝。蔡元贞使劲摇着张

琴秋的胳膊，眼泪都快出来了，党文秀、黄光秀挨着王定国，也一齐钻进了臭烘烘的羊毛堆。

张琴秋是冷峻而理智的。

最近，不断有人到羊毛厂来，张琴秋深知自己的处境已处于危险的边沿。蔡元贞领着新剧团这一行人的到来，虽然她们说是为了来救她，可在那样的环境下，张琴秋一时还无法判断她们的真实用意。再加上这几个人的穿着，比一般的女俘要新亮许多，因此她不能不格外地谨慎、小心。她对她们几个人又重复了一遍：除了这个羊毛厂，我哪里也不想去。

张琴秋的态度令大家失望而寒心，过了会儿，党文秀说，你真的以为只有羊毛厂才是安全的吗？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来救你，要有一点出卖战友的不良企图，就让天打五雷轰！张琴秋只好说，和新剧团相比，羊毛厂相对要偏僻一些，新剧团时时暴露在人家的眼皮底下，自己一旦被发现不要紧，弄不好还会连累你们。大伙表示，我们不怕。别看赵仰天手里整天握着一条鞭子，但他却没能征服这些女孩子的心，她们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

张琴秋不吭声了，与其是被说服了，不如说是被这些女孩子感动了，在这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非常时期，她们完全可以只保自身，不来管她。而她们却想方设法跑了来，还要在这里向她苦口婆心，这是为了什么呢？

张琴秋这才从羊毛堆里站起来，大伙不约而同舒了口气。蔡元贞紧紧拉着张琴秋的胳膊，像生怕她会跑掉似的。按照事先安排，党文秀她们又去找了一个名叫李金莲的女俘一块儿去做饭。张琴秋和身边的难友们用目光告别……

羊毛厂的女战士，已经被抓走了好几批。张琴秋忘不了那第一批被抓走的女战士。马家军那天以训练为名，叫走了10个女俘。操场上已经一字儿排开了10个马家军的下级军官，教官命令10个女兵在三丈开外与那些军官对面而立，他对两边高喊口令：“齐步走！”双方走到一步距离时立定了，那教官说道：“男兵注意，正前方面对面的女人，就赏给你们了。自己动手！”10个女俘有的尚未转过身子，就被那如狼似虎的军官给扭住了，她们被他们各人暗中预备好的麻绳捆定了双手，老鹰抓小鸡似的，有的被拖着，有的被扛着，有的被挟在掖间，哈哈大笑的军官们带走了她们……

苟秀英要走了，眼前这些命运难测的相依为命的难友们齐齐地望着她，眼里

汪满了泪水。

党文秀她们赶紧拉起张琴秋，故意大声说，苟大姐，走吧，我们走吧。她们生怕万一有个什么差池或意外，就会破坏她们的整个计划。

○ 得到马步芳赏赐的军官接二连三地前来领人。赵仰天提着鞭子，在被相中的女俘面前走着、晃着

赵仰天在党文秀她们去羊毛厂要人这件事上比较大度，但张琴秋和李金莲的到来，却不能不通过他的审察，不过，李金莲和张琴秋丝毫也没有引起赵仰天的怀疑。赵仰天就对党文秀说，这下，你们做饭的人也有了，能依你们的事情，我赵某都依了你们，可到了该效力的时候，你们也要多为我赵某长长脸！

张琴秋就这样来到了新剧团，剧团的条件比羊毛厂要好得多，居然还给女俘发了被褥。晚上，是她和女孩子们易于交流的时候，女孩子们告诉张琴秋，剧团落到马步芳手里后，她们已经有过几次演出，可她们演的还是过去的节目，唱的还是红军的歌。有些歌词，比如“鼓声咚咚，红旗飘飘”，赵仰天让把红旗改成国旗，把凡是骂蒋介石、骂国民党的词都改成骂共产党，可到了演出的时候，她们还照样唱原来的词。马步芳可能没文化，他不但听不出来，还一个劲的鼓掌叫好，可回来后，赵仰天却不饶她们。这个赵仰天虽然在行武中混，他本人却不算是个地道的武夫，他曾在西宁某中学当过校长。赵仰天毫不留情地挥舞着他手上的皮鞭，边抽打边斥责这些女孩子，明明给你们改了词，为什么还要那么唱？

女孩子们众口一词，说是唱习惯了，顺口了，怎么也改不过来。

改不过来也得改！再改不过来，我就将你们吊起来！这是赵仰天给她们的警诫。

张琴秋的到来，仿佛无形中使剧团有了主心骨，虽然她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伙夫，但在这些女孩子的心目当中，张琴秋仍然是个成熟的决策者，于是她们带着几分天真问张琴秋，怎么样才能逃出西宁去找红军？西宁四周设了几道关卡，防守很严，想逃出去是很困难的。张琴秋鼓励大家，一方面要积极寻找逃走的机会，同时也要耐心等待，做好同敌人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女孩子们点点头，她们心中时刻谋划的两件事就是，逃走与复仇。

高原上也有冰消雪化的时候，天气终于渐渐地暖和起来。这时，国民党要员

白崇禧到西宁来视察。马步芳和蒋介石的貌合神离是众所周知的，但在表面上，马步芳对白崇禧的到来还是表现得谦恭而热情，招待也周到备至。他还向白崇禧赠送了负有盛名的西藏鹿茸和麝香，在所赠的一尊铜铸的空心佛像内，填满了一肚子黄金。此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马步芳对待西路军战俘的行径，不断被一些报纸披露出来，其中还杂有他残害西路军和强暴女红军的劣行。白崇禧没有正面接触这个问题，而马步芳却有意要在白崇禧面前洗刷一下自己。他这时所能使用的杀手锏便是新剧团。他把赵仰天叫了去，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一番安排，他要让白崇禧看看，这些剧团的女孩子们在西宁不是也照样活得好好的吗？还活蹦乱跳的唱歌演戏哩嘛。咋能说是强暴了女红军！那些摇笔杆子的记者，就会胡说八道。

为了让剧团的女孩子都有好的形象和风貌，赵仰天不仅重新为她们订做了演出服装，还在马步芳的授意下，把这些女孩子都带到河里去洗澡。伙夫当然也不能例外，赵仰天说，所有人都得收拾干净，说不准南京来的客人还要到剧团来参观呢！

张琴秋也随大家来到了河边，在党文秀的安排下，留有五六个人在岸上担任警戒，看守衣服，以防赵仰天或别的男人靠近。张琴秋起先和大家一起在水浅的地方，后来她就朝水深的地方走去，适应之后，就开始划动双臂游向更深的地方。呀，她会游泳！女孩子们既好奇又惊喜，目不转睛地望着美人鱼似的张琴秋。蔡元贞咂着嘴说，想不到呀，苟秀英还有这个本事！有人还说，会游泳就是好，这次不行，还有下次，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游出青海。女孩子们边说边学张琴秋的样，也在水里扑腾起来。张琴秋又轻松地游了回来，她对女孩子们说，游泳也是一项技能，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来，我教你们，这样，对，看好，手臂要这样，身体放松，最重要的是心里要沉住气，别往下沉，沉下去也别慌，很快就上来了。

蔡元贞学得很起劲，她说，只要学会了游泳，她就争取从水里逃出去，再游进黄河，游向陕北。

张琴秋第一次被她说得笑起来。

招待白崇禧的演出，安排在西宁的川陕会馆。那天晚上，在马步芳的陪同下，白崇禧和几位贵宾都在第一排就坐，马步芳兴致勃勃，不停地同客人们说着

话，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漂亮的茶具里不仅有茶水，还摆放着各种瓜子、香烟、水果和点心。青海省内和军界的高级官员和一些豪绅巨富也出席了晚会。演出开始了。在赵仰天的精心策划下，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海军舞，四个化了彩妆的女孩子在舒缓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马步芳颇有几分得意地告诉身边的客人，看看，这都是西路军的人。她们在我这里比在红军里过得更舒服，原来干什么，现在还照样干什么。她们对现在的状况十分满意，非常满意。

啪沓！啪沓！舞台上舞蹈的节奏在加快，演员的步伐也随之越来越紧骤。突然，一个向前踢腿的动作，排在最前面的孙桂英右脚上的一只鞋“嗖”地甩了出去，飞鞋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前排一位客人的茶杯上，“砰”的一声，茶水四溅，杯子“叭”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瓜子、点心以及果盘里的水果滚了一地。全场登时大乱，马步芳一闪身子，习惯性的拔枪扑地。可会馆毕竟不是战场，他只能卧倒于茶几底下，边上的客人揪揪他撅起的屁股，连说“没事、没事”。这情景使他一下子显得非常狼狈……

当马步芳搞清楚甩在客人面前的仅仅是一只舞鞋时，他不禁恼羞成怒，高叫着赵仰天的名字大发雷霆。赵仰天，你他妈是干什么吃的？竟让几个女娃子在这个场合出我的丑！马步芳又拍桌子又踢板凳，发狠道，回去要给老子好好追查，不行的话，勒死她几个，吊死她几个，不要以为我马某什么时候都是吃素的！

赵仰天被骂得灰头紫脸，回到车马店，他不等孙桂英她们四个人卸妆，就捆住双手，把她们一个个吊在了房梁上，一顿皮鞭，抽了个昏天黑地。孙桂英她们倔强地昂着头，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鞭如蛇舞，声若炮仗，一鞭下去一道血痕，而她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红军。马步芳残害了多少西路军将士啊，他的手上沾满了西路军将士的鲜血。而她们，却被迫在舞台上为刽子手演出，别说只是甩出去一只鞋，说实在的，当时孙桂英真想跳下去和马步芳拼命！她多么希望手里能有支短枪或者是一颗手榴弹什么的，非把那个会馆搅个稀巴烂不可。

赵仰天边抽打边厉声追问，你们谁出的这个馊主意？给我招！

孙桂英说，谁也没出，是鞋自己飞出去的。

从前怎么不飞，偏偏今天就飞？还偏偏砸在茶桌上？赵仰天气喘吁吁。

四个女孩子纷纷说道，我们以前跳这个舞，都是穿的长统靴，可今天上台，你们却说海军不穿靴子，让我们穿这种浅口皮鞋，又没鞋带……

赵仰天横竖问不出别的什么，只有骂道：“你们这伙碎婊子，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他又气急败坏地乱舞了一阵皮鞭，直打得几个女孩子多少天下不了床。

张琴秋抚摸着她们身上的累累伤痕，既心疼，又忍不住有几分责怪她们，从这件事上，她既看出了这些女孩子对革命对红军的无限忠诚，可又觉得她们的行为幼稚而且莽撞。她语重心长地说，要学会保护自己，我们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啊！

孙桂英曾给张琴秋当过警卫员，在张琴秋身边工作了将近两年，张琴秋像个大姐似的，从教她识字开始，教她读书看报，也教她唱歌。有一天，张琴秋对孙桂英说，你也越长越大了，总不能这样老呆在我身边，这样吧，我看你唱歌跳舞都在行，我已和前进剧团的领导说了，你就到剧团去吧，比在我这里起的作用大。这时，孙桂英又想起了往事，她深情地对张琴秋说，大姐，我们红军败得这么惨，我死也咽不下这一口气。将来要能出去，我还是当你的警卫员。

张琴秋说，你怎么还念叨过去的事呀。那时我也体罚过你呀，还记得吗？

记得，可你是为我好。

我的脾气有时也不行，总有对不住你的地方，请你不要记恨我。张琴秋不做声了，她把孙桂英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掌心里，轻轻抚摸着她手腕上被麻绳勒出的血印。

也许这次飞鞋事件对马步芳是个打击，迫使他剧团做出新的调整，他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强行将长得最水灵的黄光秀据为己有，然后又分别挑出一些女孩子赏赐给他手下的各级军官，其余的，仍然称新剧团，他准备把这个新剧团送往张掖，归韩起功建制。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以此表示对韩起功的好感和褒奖。

得到马步芳赏赐的军官接二连三地来领人，他们把高头大马往门前的柳树一拴，人就进了新剧团，军官眉开眼笑，随从们吆五喝六的。女孩子们哭着闹着不肯去，有的干脆横下一条心，宁死不从。她们和这些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那么多西路军将士惨死在他们血腥的屠刀下，而现在又要让她们以自己的身体去供敌人取乐，这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啊，就是死了，也比这样活着干净！赵仰天提着鞭子，在被相中的女孩子面前走了一圈又一圈，但在这个时候，他认为还是轻易不要举起鞭子的好，他知道这些女孩子的倔劲，不能把她们逼急了。可是他又

找不出多少劝说的好话来，他被她们哭闹得心烦意乱，想装出一副笑脸都装不出来，只得没好气地训斥道，哭什么哭？这对你们已是天大的恩典了，还不知足。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都是戴罪之人，是枪毙活埋的对象，可到了这里，不仅没有整治你们，还让你们有吃有喝，天天快乐，现在上峰又开了天地之恩，为你们的终身大事着想，把你们许配给我们的军官去享福，这么三生有幸的事，都让你们撞上了，还不赶紧磕头谢恩，哭什么丧呢！人生苦短哪，也就是几十年，再是什么样年轻漂亮的女人，也还是女人。女人嘛，有个男人就是依靠，照我看，我们师长这样做，是真主对你们的最大仁慈，赶紧去好好梳梳头，洗洗脸，跟着你们的男人去吧，要再这样哭闹下去，别怪我赵某不客气。本来皆大欢喜的事，不要弄得大家都跟着扫兴！

其余的人，包括张琴秋，因为救不了自己的姐妹，眼睁睁看着她们被推进火坑也无能为力，心里都非常难受。她们心里喷着火，眼里流着泪，相互手拉着手，如同生离死别。

也有的女兵横竖不从，前来领人的军官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不等听完赵仰天的训话，他就使个眼色，跟来的手下人一拥而上将女俘擒住，捆手的捆手，绑脚的绑脚，并取出预备好的红巾强行塞进口里，不让她哭喊，捆扎停当后，横放在柳树下的马背上驮走了。捆人之际，赵仰天在边上又改了话口：“谁不顺从，不吃敬酒吃罚酒，就照此办理！”孙桂英几次想冲上去，都被张琴秋用眼神制止着，孙桂英又仿佛听到张琴秋在说，不能莽撞、不能莽撞呀！孙桂英两只拳头里捏着一把透湿的汗水。

一连几天，新剧团里哭声不断，许配给军官的女孩子只剩下了赵全贞时，她身上随时揣着一把剪刀，要么戳向她自己，要么就是戳向前来威逼她的人。赵仰天又吓又哄，红脸黑脸全唱遍了，赵全贞只是亮出锃亮的剪刀，宁死不从。来接她的那群人也只有骑上他们的高头大马，暂且收兵，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个红军丫头最难对付。

孙桂英、王定国、蔡元贞都是要被送往张掖去的人，是死是活只有到了那里再看，可张琴秋的去向一直没有明确，这成了她们一个很重的心病。她们是诚心要营救张琴秋的，当然不能让张琴秋跟着她们一起再去张掖，张琴秋是在那里被俘的，再回去，被发现的可能性比在西宁还要大。可如果张琴秋被留下来，以后

的事情又怎么办呢？马步芳对张琴秋的追求松是松了些，可也没有完全停止，出了这个剧团，谁又能担保她不被发现？

黄光秀被迫作了马步芳的小老婆，而她还经常瞅个空儿到剧团来走动，她内心还是觉得和剧团的姐妹们亲。孙桂英和王定国热切地拉着她的手，左看右看，问她有没有受什么委屈，每当这时，黄光秀眼里的泪就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她说，你们几个再一走，剩下我一个人，该有多么孤单。孙桂英说，还有一个人，也是我们正在发愁哩。孙桂英、王定国没把黄光秀当外人，她们就把对张琴秋的担心一股脑倒了出来，说，一定要想方设法保住她，她是我们红军里不可多得的人，假如连她都没能保住，我们将来即使去了陕北，怎么向党中央交待呢？

黄光秀想了想，把心一横，自己的青春已经作了无代价的牺牲，为何不利用一下现在的这个身份呢？听了黄光秀的主意，孙桂英和王定国喜形于色，几个人又合计了一番，然后把赵全贞叫了来，因为她们的谋划还须赵全贞通力配合，如果成功，赵全贞自己也就不用嫁给那个马家军的军官了。

○ 为了掩护张琴秋的安全，虎穴里冒出了一对假夫妻

前面提到的那个杨万才，在二十里铺的战斗中也随剧团一起被俘，在押往西宁的路上，被马步芳的工兵营留了下来。他是剧团里唯一一个男子汉了，可是当时，谁也没有办法把他继续留在剧团里。后来工兵营也开进了西宁，杨万才又设法和大家取得了联系，工兵营的俘虏受到非常残酷的虐待，剧团的女孩子们一直都在为杨万才担忧，现在，机会终于来了。黄光秀对赵全贞仔细地耳语了一番，赵全贞立时涨红了脸。孙桂英说，这可总比嫁给马步芳的人强多了，如果真能成功，几个人都能得到保全。

王定国说，你和杨万才的事，即使弄假成真，我看也没什么，你们都是红军么。黄光秀又抹开泪了，她说，哪儿像我，落到这个地步，人不人鬼不鬼的，算什么东西呢！

孙桂英又忙劝黄光秀，你可再别这么说，咱们今天商量的这件事，还全得仰仗你呢！

黄光秀这才渐渐镇静下来，又对孙桂英说，你去把赵仰天给我叫来。

赵仰天纯粹是条哈巴狗，他知道黄光秀在马步芳跟前能说上话，于是见了她再也不敢手提皮鞭像以前那样，而现出一副巴结谄媚相。这会儿，听说黄光秀叫他，立刻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孙桂英后面跑了来，毕恭毕敬地表示听候吩咐。黄光秀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甚至连头都没对他抬一下，她看着自己的手指甲，大大咧咧地问赵仰天，你们不是都信奉伊斯兰教吗？可为什么一点也不遵守伊斯兰教义？

赵仰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嘛？

黄光秀说，赵全贞明明早就许配给人啦，你们为什么又强逼她另嫁他人？你说说，这难道是伊斯兰教义上许可的吗？

赵仰天本人倒不是伊斯兰教徒，但在青海这块地方，尤其是在马步芳的军队里，不是伊斯兰教徒的也早被同化了。黄光秀说得没错，按照伊斯兰教义，一个

女人确实不能为两个男人所有，可是赵全贞的事，事先谁也不知道呀！赵仰天连连摇头，说他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他唯一可以用来开脱自己的理由。为让黄光秀息怒，他瞥了站在黄光秀身边的赵全贞一眼，说，有什么事不能自己对我说嘛，还要劳动黄太太亲自来这里费口舌。赵全贞脸一仰，白了他一眼。

黄光秀说，赵全贞从小就由父母许配给了杨家，丈夫叫杨万才，原来也在前进剧团，现在被留在你们工兵营。你们要是真的遵循伊斯兰教，就该让杨万才过来与赵全贞完婚，而不能再去逼她嫁给别人。

赵仰天怎敢怀疑黄光秀说的话，可又没法答应她们什么，只好跑去向马步芳汇报。马步芳一听，双眉一竖，真有这事儿？虽然马步芳嗜杀成性，但在西路军问题上，由于受到外界太多的指责，他也想做几件能拿到桌面上的事情，挽回一些影响。听了关于赵全贞和杨万才的事，他思谋片刻，感到这是个机会，由不得在心里念叨，天助我也。再说，替人完婚，也是积德的事，何乐而不为呢？他便对赵仰天说，去，把那两个人都带到我这里来。

那个男的还在工兵营……

传我的话，立即接出来！

有了马步芳的旨意，赵仰天就去了工兵营，果真有个杨万才，心里的疑虑就消除了一多半。然后又带着他和赵全贞一起，来到马步芳的公馆。杨万才并不知道大伙儿为他排的这出戏，而赵全贞一见杨万才就赶紧迎了上去，急急的，把事情告诉他，她担心杨万才一不小心露了馅儿，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但赵仰天就在左右，赵全贞没有办法说得详细具体，趁赵仰天不留神的当儿，她眨动着美丽的大眼睛说：“师长想成全我们，让我们早些团聚哩……”只说了这两句，杨万才就会心地点点头。赵仰天没有听清他们在嘀咕什么，瞥见他们的举动与形色，倒是真的相信他们有那层关系。

马步芳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只见他穿着缎面长袍端坐在大厅里的虎皮椅子上，圆胖的脸上少了平日的凶残暴虐，但他即使是坐在那里，腰板依然挺得很直，保持一种军人的姿态。他见赵仰天领着杨万才和赵全贞走了进来，便招了招手，示意他们可以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仿佛很随意地问道，你们是哪里人？如何订的亲？

赵全贞说，她是四川巴中人。杨万才说自己是四川阆中人。这都是实话，

他俩没有机会统一籍贯。马步芳眼珠子一瞪：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你们订的什么亲？是不是想骗婚哪？啊？

别看杨万才只有18岁，却相当机智，马步芳话音刚落，他就接上了茬，且口齿伶俐，他说，阆中和巴中虽然是两个县，可我俩只隔着一条路，他指指赵全贞说，我家和她家村子挨着村子，许多人都搞不清，属于两个县的人怎么能定亲。马步芳并不是好骗的，听了杨万才的话，他仍然心存疑惑，就命人去把地图拿来。经过一番搜索，从地图上发现，阆中和巴中两个县果然是紧挨着的，至于是不是村子挨村子，地图上是无从考证的了。马步芳想了想，又叫杨万才和赵全贞两个人站起来，并排站好，他要再仔细看看，好像是不是夫妻，他一看就能看出来似的。

杨万才和赵全贞就照样做了，都是红军出身，列队训练是他们最基本的功夫，只见俩人立正站定，目不旁视，身板都挺得笔直，马步芳也从椅子上站起来，绕杨万才和赵全贞走了一圈，杨万才和赵全贞动都没动一下。马步芳夸奖道，好，好啊，郎才女貌，确实是天生的一对！既然是这样，我马某也就不能亏待了你们，瞧你们年纪轻轻，都远离父母，你们的婚姻之事，我马某就替你们做主了。马上结婚，你们愿不愿意呀？

杨万才和赵全贞一看大功告成，异口同声地答道，愿意！

马步芳更为高兴，马上吩咐赵仰天，这件事要办得隆重、热闹、排场，一切由你全权操办，要把省内各方面的头面人物都请到，还有报界，要发重要消息。然后，他对杨万才和赵全贞似乎很和善地挥挥手，说，去吧，你两个也去好好地准备准备。马步芳要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他就必须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他安排赵仰天先收赵全贞做干女儿，要求置办的嫁妆必须像样，结婚那天，花轿要到赵仰天家里去接娶新人。

婚礼的筹备全落在赵仰天身上，他指点着杨万才说，你小子这回可是跌一跤抱起了个金娃娃，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又不花钱，还要搭上我来给你们跑腿。

他先在剧团对面找了三间民房，收拾出来作新房，又办嫁妆，又下请柬，着实忙得不亦乐乎。不过通过和杨万才的接触，他倒很喜欢这个“共产小娃娃”，见他说话办事都着实机灵。

婚礼如期举行，也正如马步芳事先的筹划，赵仰天做主婚人，请来了国民党

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做证婚人，婚姻介绍人由省内另两位军政要员王剑年和韩山如担任，厅长杨希尧在婚礼上讲话。杨万才和赵全贞一身簇新，这场假戏真的让他俩给演真了，演活了，赵全贞一脸娇羞，杨万才春风满面，当一对新人出现在众人面前时，马步芳带头拍手叫好，真是天作之合啊！不知果真是对新人的赞叹，还是对自己的谋划感到得意。

酒席开始了，杨万才特意给赵仰天满斟一杯，以示对干爹的感激。赵仰天一仰脖子，一饮而尽，趁马步芳高兴，赵仰天请求允许他把杨万才从工兵营要出来，带在自己身边，他确实很喜欢这个“共产娃娃”。马步芳说，看看，看看，你这个干爹真没有白当，开始为女婿办事了。好吧，我就成全了你们。但要把话说清楚，公是公，私是私，不能破了规矩。对被俘人员，马步芳有着严格的规定，一律不许正式补充到他的军队里去，可以打杂，但没有任何名分，也就是说，杨万才可以留在赵仰天身边，而不能有勤务兵的职务。不过对杨万才而言，只要出了工兵营，就是他的第一步胜利，他不计较什么。赵仰天因此也给马步芳敬了一杯酒，感谢马步芳对他的格外恩准。

《青海日报》上果真发了消息，大概意思是两个从小就订了婚约的西路军男女，被俘后在马步芳的亲切关怀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喜结良缘。省内军政要员都应邀出席了婚礼云云。

从此赵全贞有了一个家。杨万才没日没夜给赵仰天当差，赵全贞有一天对赵仰天噘起了小嘴，其实这也是孙桂英和王定国她们背后给赵全贞出的主意，声称她一个人在家过夜害怕，要让干爹给她找一个做伴的。

赵仰天故意打哈哈，说，这下可难了，你要结婚，让你结了婚，结了婚，现在又要找做伴的，你这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吗？好，那你说，要找个男的，还是女的？

赵全贞听赵仰天说话不三不四，照地上“呸”地唾了一口，趁机说出要剧团里的女伙夫，说是她年纪大些，懂得照顾人，白天还可以给她洗衣做饭。

我当你是要谁呢？！赵仰天说，凡要是剧团的，你看上谁，就是谁。就这样，赵仰天连一个哼哈都没打，立刻就拍板同意了。这事居然如此顺利，赵全贞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见赵全贞有点异样的瞅着自己，赵仰天问，怎么，是不是又改变主意了？又怕家里添了个人，小两口亲热起来反而觉得不方便不自在了？

赵全贞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佯作羞涩，转过脸去。赵仰天就打发人去告诉苟秀英，让她收拾收拾东西去陪新娘子。

孙桂英、王定国、蔡元贞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们又一次暂时稳住了张琴秋的安全。

○ 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她一下认出了隐姓埋名的张琴秋

杨万才和赵全贞喜结良缘的事经过报纸的渲染，很多人都知道了。特别是被俘的西路军，稍有行动自由的人，都来看望他们，多数人不相信马步芳会有如此善举。吴仲廉也来到这里，没想到竟和张琴秋不期而遇，两个人单独在一块儿时，竟紧紧地相拥在一起。自从分手来到西宁后，可谓咫尺天涯，彼此杳无音讯。吴仲廉并不知道张琴秋已到了新剧团，张琴秋便一五一十告诉了吴仲廉，吴仲廉感慨道，多亏了这一帮小姐妹。

吴仲廉目前的境况也还安全，她和张琴秋分手后，来到西宁中山医院做了勤杂工，医院里的医生罗承训认出了她。罗承训曾是马家军的一名上尉军官，在一条山战斗中被西路军所俘，吴仲廉当时负责俘虏的收容和管理工作的，她根据党的政策对包括罗承训在内的俘虏进行了教育，然后给每个俘虏发了八块钱大洋释放了他们。罗承训感激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对吴仲廉的为人也深自叹服，在征得院长谢刚杰的同意后，把吴仲廉接到自己家中保护起来，并答应寻找机会，帮她逃离青海。医院院长谢刚杰同时还兼任着青海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吴仲廉这样告诉张琴秋。

以后，吴仲廉就成了赵全贞家的常客。当时青海的偏远与封闭，加上她们当时的处境，使她们对国内形势一无所知，这使她们感到苦恼，她们是多么想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啊。张琴秋发现，在杨万才的日常事务中，有一件事是给赵仰天送报纸，她就请杨万才把赵仰天看过的报纸，偷偷拿一些来给她看。不知怎的，这事却被赵仰天发现了，赵仰天问杨万才，你把报纸拿到哪里去了？拿去给谁看？杨万才说拿回去包东西。可他仍然因此遭到赵仰天一顿凶狠的鞭打，赵仰天怀疑杨万才在对他信口雌黄，可他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证据。杨万才这一次被打得重，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可见赵仰天出手之狠。

张琴秋为此感到很过意不去，杨万才却知道，张琴秋想要寻找的东西，也是

他想寻找的东西，他安慰张琴秋说，大姐，你不要为我难过，你是想从报纸上找到关于党和红军的消息，我也与你一样，总有一天，我们会逃出去。你说，是吗？

数日之后，又一个女人的出现，使张琴秋的处境一下又变得危险起来。

此人名叫杨绍德，曾经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一位排长，被俘后，被强行嫁给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科长卢澄，赵全贞的婚事也把她吸引到这里来了。有一天，杨绍德跑到赵全贞这里来串门，出其不意，遇上了张琴秋，她愣了一下，不禁脱口叫出了声：“张部长！”杨绍德是认识张琴秋的，张琴秋没法在她面前隐瞒身份。瞧她那一身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打扮，赵全贞一见就来气，杨绍德却表示，她可以通过卢澄想办法，设法救张琴秋逃出青海。

这里杨绍德一走，孙桂英、王定国、蔡元贞几个就赶了过来，孙桂英和王定国直往地上呸呸地吐唾沫，表示对杨绍德的蔑视和反感，一致认为这个人的出现对张琴秋的处境极为不利。蔡元贞拿出了自己积攒的零花钱，并动员大家也出钱，给张琴秋作逃走的盘缠。她说，杨绍德嫁的可是国民党的宣传科长，她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张琴秋劝大家要沉住气，她认为杨绍德虽然嫁了个国民党，但她是被强迫的，身不由己的，要相信她曾经是我们的同志，也是受党教育好几年的红军战士。再说，姐妹们对于被俘后的选择，各人情况不同，有的人有着许多不得已的苦衷。在没有搞清杨绍德的真正用意之前，还是不要故意冷淡她，疏远她。大家对杨绍德，都抱着极大的不信任，不过在张琴秋的印象里，杨绍德的政治表现一直都是很可以的。没过几天，杨绍德又来了，她给张琴秋送来了一床棉被，并对张琴秋说，张部长，要有什么困难的话，尽管告诉我。

赵全贞实在按捺不住对杨绍德的反感，便拉下脸来，训斥她道，你别一口一个张部长的，我们现在都是俘虏，还什么部长不部长的！

杨绍德看了看赵全贞，对张琴秋说，我那个男人也是浙江人，要说起来，和张……部长还是同乡。赵全贞忍不住瞪了她一眼，提醒杨绍德道，她现在叫苟秀英！

杨绍德不理赵全贞，对张琴秋继续说，我男人和马步芳、马步青可不一样，嫁给他后，我发现他是个好人，他从来也没有参与残害过红军……我已经对他说了你的事情，他答应找李处长想想办法，设法救你出去。

张琴秋警觉地问，哪个李处长？李处长又是什么人？

杨绍德又看了赵全贞一眼，说道，这个李处长那天参加过全贞的婚礼，名叫李晓钟……通过杨万才，张琴秋进一步了解到，李晓钟是四川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现在是国民党驻青海省党部党务特派员，还担任着马步芳一〇〇师政训处处长的职务。卢澄是他手下的宣传科长。问题很清楚，张琴秋已经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李晓钟和卢澄这两个人的视野里。

怎么办？张琴秋急忙与吴仲廉商量对策，通过初步分析，她俩认为，与其被动地任其摆布，倒不如采取主动，为什么不能去回访一下杨绍德？张琴秋终于说服了赵全贞、孙桂英和蔡元贞，让王定国做了张琴秋的陪同。杨绍德万万没有想到张琴秋会主动来访，直使她惊喜万分，忙不迭的搬椅子，倒茶水，嘴里说着，哎呀呀，张部长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张琴秋的到来，给了她莫大的面子，因为杨绍德知道，她个人被迫性的婚姻，使她的人格和地位都在战友们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唯有张琴秋能理解她内心的苦衷，她真不知道怎么感激才好。

张琴秋和王定国彼此递了个眼色，款款落座，不过，她们的共同感觉是，杨绍德的热情不像是装出来的。她们正说着话，卢澄回来了，就这样，张琴秋同这位浙江同乡见了面。卢澄果然一口浙江话，自称是浙江镇海人。料想不到，卢澄也是个干脆人，他和张琴秋略作寒暄，谈话就直奔主题，他说，张部长的情况，我大致是知道的，作为一个女红军，可谓闻名遐迩，鄙人不胜敬佩。不过……

张琴秋已经猜到卢澄这“不过”之后将要说出的话，抢先把话头接了过来，说道，信仰是人生的航标，一旦确定下来，就是终生的追求，再苦再难，亦很难移易。

卢澄连说，闻君一言，由衷佩服，像张部长这样的女中英杰，果真是贵党的荣幸，名不虚传。

张琴秋说，卢科长言重了。卢澄不说别的了，只是问到张琴秋下一步的打算。张琴秋说，阶下之囚，只能空望燕雀高飞，不过回归之心，一日未泯。

卢澄点点头，他见张琴秋并没隐瞒真实的思想，就说，张部长，不要悲观，事在人为，脱离青海之事，一有机会，卢澄定当效尽全力。

这一次相见，卢澄倒没给张琴秋留下什么恶感，但她也不敢完全相信卢澄对她说的话就是真的。事情就这样悬着，弄得孙桂英、王定国她们几个临去张掖时

心都定不下来。张琴秋安慰她们说，不要为我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会设法保全自己。只是你们去了那边，更要善于保护自己，不要莽撞，一有机会，就设法去陕北，找到党中央。我们争取在陕北相见。她们一个一个与张琴秋紧紧握手，不知这次分别，还有没有机会再度重逢？张琴秋再次鼓励她们，要争取活着，能回到红军队伍就是胜利！

她们走了，赵全贞的“家”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使张琴秋和赵全贞很不适应，除了为剧团的女孩子们担心以外，她们各自也有自己的心事。杨万才仍然跟着赵仰天，在家时少，在外时多，这对假扮的夫妻，彼此都是一种解脱，可赵全贞难免又有赵全贞的忧虑，这假夫妻到底做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张琴秋担心的是，那边的卢澄会不会走漏风声，出什么意外？

○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惨杀，大伙儿更为张琴秋担忧。假夫妻真离别，从此人各天涯

这天，吴仲廉又带来一个坏消息，孙玉清军长被马步芳杀害了，他的头现在被用药水浸泡着保存在医院里。几个人的心情一时又跟着沉重起来。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素有“战将”之称。石窝分兵后，孙玉清随王树声支队突围，部队被打散，孙玉清在酒泉附近被俘，为此，马步芳的哥哥在酒泉南会馆唱戏三天，以示庆贺。之后，孙玉清被押往西宁。马步芳知道孙玉清的名声，特召集军政要员在省委礼堂东客厅予以迎接，只见孙玉清器宇轩昂地走了进来，在座的人不禁为之一振，随之交头接耳，他们没想到共军里居然有着如此英伟俊逸的人才。马步芳见孙玉清如此年轻，而且仪表堂堂，便有心软化他，站起来让座，笑着说，让孙军长受惊了。

孙玉清也微微一笑，并不谦让，坐了下来。

马步芳说，孙军长如此年轻，英武过人，何必要为共产党卖命？实话实说，陕北方面并不顾惜西路军的死活，否则……孙玉清一摆手打断了马步芳的话，说，我们这次的失败，主要是犯了兵家所忌的孤军深入的错误，我认为你们的胜利，侥幸而已。

马步芳仰起脸哈哈大笑，孙玉清仍然没有止住他的话题，他指出马家军作战丝毫没有计划，只知道猛打猛冲，可见有勇无谋，是一群虎狼而已。马步芳脸上虽然有点不乐，但没有发作，他对他看中的人才，总能表现出一种耐心。

这一次见面过后，马步芳与孙玉清还有过接触，他仍然试图努力，想把孙玉清诱导过来归己所有。马步芳陪孙玉清去“视察”在西宁南门外强迫做苦役的西路军战俘，马步芳故意指着那些衣不蔽体的人问孙玉清，孙军长，这些曾经都是你的手下吧？

其实这些不完全是红九军官兵，可又都是昔日的西路军战友，孙玉清看到

他们受到如此折磨，心里异样难受，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内疚和耻辱。他非常厌恶马步芳对自己的虚情假意，他看着这些做着苦工的战士，既像是对马步芳，又像是对自己说：你别看他们小小年纪，打起仗来，却非常英勇！马步芳咧嘴笑笑，又指使他的手下带着孙玉清到马家军的陆军医院去“参观”，这里关押着30多个红军女俘，孙玉清的妻子岳兰芳就在里面。孙玉清在看到妻子的刹那间，一下僵住了，眼睛也模糊起来，不过，他随即又镇静下来，对妻子说道，天塌下来地接着，你们什么都不要怕！岳兰芳泪如泉涌，差点儿昏了过去。孙玉清走了，但岳兰芳记住了丈夫的话，也是孙玉清留给她的最后的话。

孙玉清志如钢铁，马步芳劝降无效，便向蒋介石作了如实禀报，蒋介石电令以“危害民国罪，处以极刑”。

孙玉清被斩杀在洋火厂的马槽子旁，刽子手马昌龙手起刀落，立刻，一地鲜血。传令兵喇文彬和马国成用一条女人的裤子把孙玉清的头包了，起先和尸体一起埋在西宁南门外，第二天，马步芳又派人去挖出孙玉清的头颅，拍照过后，用药水浸泡了，陈列在医院里，成为马步芳对外炫耀的资本。吴仲廉还听说，一起浸泡的头颅还有好几个，其中还有董振堂军长，还有……

几个人都为遇难者痛心、悲哀，吴仲廉更为张琴秋的命运担忧，她劝张琴秋还是离开赵全贞这里为好，这里的目标太大。张琴秋也认为吴仲廉的话有道理，可让她再到哪里去呢？吴仲廉说，到医院去，她事先已和罗承训医生有过商议。可怎么去呢？找什么借口呢？正当这时，杨万才回来了，他也赞成张琴秋先到医院去。至于借口嘛，他略一思索，对张琴秋说，我这个办法，只是得委屈大姐暂且牺牲一下名声。张琴秋问，什么主意？他如此这般地说了，吴仲廉说，不妨试试。说完她就先行离去。这里，杨万才果真慌慌张张地跑去找赵仰天，嘴里叫着干爹、干爹，不得了了，这两天不在家，那个叫苟秀英的女人得了杨梅大疮了！

这时的赵仰天对杨万才已经消除了有过的怀疑，这一听杨梅大疮，立刻又大惊失色，让赶紧送医院，快，这要传染的！张琴秋就这样巧妙地出了赵全贞的家。

被押到西宁之后，张琴秋这已是几经辗转，从羊毛厂到新剧团，从新剧团到赵全贞的新居，现在又去了医院，每一次的转移，都是在同志们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为了她，同志们花费了许多心血，担尽了风险。想到这些，张琴秋心里着实感激。临别时，她握着杨万才和赵全贞的手，对他们说，好好保重，环境变

幻莫测，很难预料我们还会遇上什么，但请一定记住，无论遇上什么，都要像孙军长那样，不丧失革命的气节。

张琴秋走后，杨万才和赵全贞商量下一步的去向问题，他见赵全贞迟迟疑疑，杨万才就一个人瞅机会逃跑了。经过千难万险，他总算是回到了陕北，当他一屁股累瘫在黄土地上时，禁不住泪流满面，翻转身俯在地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赵全贞没有能够脱离马步芳的魔掌。杨万才走了之后，她始终紧闭嘴唇，没说出他二人假夫妻的真相，马步芳估摸这对夫妻的矛盾是后起的，发了一通无名火之后，下令将这个赵全贞嫁给一位旅长——马步芳的弟弟马步銮。有人说，这个女人太犟，怕不好办。马步芳说，这一回不能由她，就是死也得死在马家。青海解放前夕，马步銮挟持着赵全贞去了台湾，后来移居到某一个阿拉伯国家。

第十一章

○ 周恩来暗中营救西路军被俘同志，张琴秋见到了护送九世班禅进藏的特使随员

张琴秋进了医院，和那里的女俘们一起做工。在这里，她遇上了陶万荣。有一天，吴仲廉悄悄向张琴秋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有两个外地来的人，在西宁专门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真的？张琴秋心里一亮，凭感觉，她判断这是党中央派来的同志，急急地问，他们现在在哪里？她是多么想和党取得联系啊。吴仲廉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哪里，她的心情和张琴秋是一样的。她们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啊，党中央派人来到了西宁，可怎么样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呢？两个人急切、焦虑而又一筹莫展。要是能和这两个同志取得联系，也许就意味着她们在苦海里熬出头了，去陕北就有希望了，可这两个人在哪里呢？不过，张琴秋还是和来人相见了，意想不到的却是在杨绍德的家里。

来者一个是张文彬，一个是刘秉琳，二人是受周恩来派遣，作为国民党政府护送九世班禅进藏的特使随员，来到了西宁。一见张琴秋，他们都说，张主任，总算找到你了，让你受苦了。张琴秋鼻子一酸，她这才知道，为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党中央在兰州专门成立了办事处，张文彬和刘秉琳都在办事处工作。

这一次的秘密会见，张琴秋了解到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西路军被俘的同志，并想方设法做着种种

营救的努力，每一次和国民党的谈判内容都包括西路军问题，周恩来曾想通过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和马步芳谈判，以一批军火为代价，作为交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条件。但是谈判没有成功，马步芳以自己河西损失惨重而一口拒绝。了解到赵守钰将作为护送九世班禅进藏的特使去青海，周恩来又打通关节，派张文彬和刘秉琳做了特使随员，以到青海、河西慰问马家军为名，暗中了解被俘人员的情况。孙军长的被害他们已经知道了，能见到张琴秋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一大收获，然而，张琴秋现在还不能随他们一起离开西宁。张文彬认为，在马步芳的控制之下，要等待时机，也要讲究策略。他会把在西宁了解到的情况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他还让张琴秋要善于保护自己，但也不要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要全力配合党的营救，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张琴秋点了点头，感到充实了许多，心头洒满了阳光。

张文彬和刘秉琳匆匆地出了杨绍德的家，张琴秋这才感到这次的会见是那么短暂。不过，这是她被俘以来心情最好的一天。

赵守钰原为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与周恩来相识。大革命后期，他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中将骑兵总指挥，马步芳曾是他手下的一个州长。赵守钰和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的秘书吴波就是共产党员。除了与赵守钰的接触，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来到了西安，当时，西路军已经败北，周恩来当时就开始了对外路军的拯救工作。西路军失败后，周恩来更是加紧了与西安各界人士的频繁接触，想方设法寻找能在马步芳面前周旋的人，尽快营救西路军战俘。吴鸿宾是回民，还是回教促进会的积极分子，周恩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托西安著名爱国人士杜斌丞捎话给吴鸿宾。不几天，他又派秘书张文彬和张子华去吴鸿宾住处，明确对吴鸿宾介绍了西路军的情况，并要他帮助想想办法，能不能在当地回民中找一个和马家比较熟识的人，先到河西去一趟。吴鸿宾很谨慎，答应帮助找人，但要慢慢来。张文彬说，慢慢来不行，这事很紧急，一点也不能拖延。吴鸿宾答应，尽快回话。

两天后，晚上大约9点钟，周恩来在西安亲自召见了吴鸿宾。周恩来当时下榻在杨虎城的绥靖公馆，他派车把吴鸿宾接到他的住处。不一会儿，吴鸿宾就看到张文彬和一位仪态从容、面带微笑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张文彬向吴鸿宾介绍道，这位就是周先生。周恩来向吴鸿宾伸出了手，显得随和而亲切。他指着靠窗子的

沙发请吴鸿宾坐，自己也坐了下来。他问吴鸿宾，在当地有没有一些要好的回民朋友？吴鸿宾说，有是有，但都不是什么大人物。

周恩来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他说，也不一定就要大人物，只要能办事就行。然后，周恩来的脸色严肃起来，对吴鸿宾说，我西路军自去年孤军深入河西走廊，处境越来越险恶，请你来的意思，就是想通过你找到能和马家兄弟说上话的人，以解……

吴鸿宾想到了马德函。马德函给马步青当过老师。吴鸿宾第二天就去找了马德函，马德函听说是受周恩来之托，表现出惊讶的神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所代表的共产党已经在西安民众中深入人心，马德函说道，士为知己者死，蒙周先生如此器重，定当效力。

按照周恩来的意思，是派吴鸿宾和马德函往河西走一趟，可吴鸿宾的身份有诸多不便。正在这时，吴鸿宾的一位做皮货生意的好友马宪民恰巧从兰州到西安来收账，马宪民曾和马德函共过事，现在还是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吴鸿宾就推荐了马宪民。过了三天，张文彬就给马宪民送来1000元的洋票子，让他买三张去兰州的欧亚商机飞机票，张文彬也同他们一起动身。

三人在兰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乘汽车赶往武威。在旅馆住下后，由马德函一人先去见了马步青。马步青看见马德函，既感到意外，也很高兴，多少年没见了，他不知马德函因何到此。他热情地请老师落座，让勤务兵上茶上烟。略作寒暄，马德函拉开了话题，拉家常似的，由西安事变讲起，讲到共产党在西安的活动，国共两党谈判的内容当中就有和平解决河西战事的问题。马步青点头，说，听说了，听说了，想不到你老这么大了，还对时事感兴趣。马德函这才言归正传，说了此行的目的，是为解救西路军战俘。奇怪的是，马步青并没有恼怒老师居然充当了共产党的说客，而表示愿意为释放战俘做些努力。从他的态度上看，不像是装出来的，马德函这才说明，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红军代表。马步青表示愿意一见。

第二天，在马德函的带领下，张文彬和马宪民一起来到马步青师部，马德函把来者一一向马步青作了介绍，马步青表现得非常客气。关于西路军的事，他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张文彬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说，只要不为难我们的同志，放他们走，我们可以把枪支和其他物资留下来。马步青说，哪

里，哪里。他同意释放扣押在武威的全部西路军。

马步青还分别为张文彬和马宪民写了去西宁和去张掖的介绍信，当时的打算，是，张文彬去西宁找马步芳，马宪民去张掖找韩起功。马宪民拿着介绍信即刻去了张掖，韩起功也答应释放当时关押在张掖的100多名西路军。但事实上，更多的西路军仍然遭到了残害或者被送往西宁。张文彬那是第一次来到西宁，他没有惊动马步芳，只是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就匆匆返回。

一晃又几个月过去了，被俘人员的事情仍然没得到妥善地解决。这时，吴鸿宾得到一个消息，青海省主席马麟从麦加朝圣回来，路过西安，马麟正是马步芳的叔叔，他此次打算在西安稍作停留。张文彬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认为这个关系可以利用，就指示吴鸿宾约请马德函以回教协会的名义拜访马麟。

吴鸿宾就和马德函对马麟进行了如期拜访。只见他60多岁，身穿深灰色绸子长袍，戴一顶回族小白帽，下颏留一撮山羊胡，神态安详而沉静。马麟去过天水，马德函又正好是天水人，谈话就围绕着天水展开，没作更多的涉及。马麟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却比较开明。张文彬立即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认为有必要会见马麟，但约见却要特别慎重，因此决定由马德函以私人名义把马麟请到他的住所，特意到西安羊市街桥梓口天赐楼的一家回民餐馆叫了一桌酒席。这样安排的目的，主要是为不引人注意。但马德函事先并没有把周恩来要来的消息透露给马麟。这天中午，马麟和他的秘书谭克敏一同前来。马德函请马麟就座，献上了茶水。这时，马德函才对马麟说，马主席，我要向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话音刚落，周恩来就在张文彬的陪同下，款款步入室内。马德函伸出手来，向马麟介绍道，这位就是周先生——周恩来先生！

马麟一惊，不由自主站了起来。但他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向周恩来伸出了手，啊，周先生，幸会，幸会！周恩来泰然自若地与马麟握手，他说，马主席这次朝圣麦加，不远千里，一路上辛苦了。

马麟啊啊地敷衍着，心里仍然感到局促不安，他料想周恩来的出现，非同寻常，他区区一个青海省主席，周恩来何以如此看重？

但酒席气氛很快就被周恩来的谈笑风生调节得轻松起来，他与在座的各位频频举杯。马麟暗想，难怪南京到处都传说有个周恩来，今日相见，果然不同寻

常。这样一来，酒量也放开了，性情也不拘谨了，谈话也就自然起来。马麟就当时的抗日形势向周恩来提了一些问题，周恩来扼要地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着重强调了国共两党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重要性，马麟点头表示同意。这次相见，周恩来给马麟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认为周先生不只健谈，而且是个很有学问有远见的人，他后来对吴鸿宾说，认识周先生真是非常高兴。

马麟虽然是青海省主席，实际权力都在马步芳手里，因此周恩来与他相见时丝毫未提到西路军的事。吴鸿宾后来又见马麟，是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被俘西路军的情况，他对马麟说，想到西宁去找个事做。马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而且给子香（马步芳的号）写了一封举荐信，交给了吴鸿宾。吴鸿宾来到了西宁。

西宁，这座高原上的城市，天高地远，加上年代动荡，显得那么荒芜而又高深莫测。吴鸿宾暂且在一个皮毛厂的亲戚家落下脚来，然后去找了马步芳的秘书古稀贤，又找了青海省回民教育促进会会长马霄石，请他们向马步芳进行引荐。但马步芳并没有立即接见吴鸿宾，而是在一次接见另一个客人时，把吴鸿宾也安排在一起同时接见的，这是马步芳给了他叔叔一个莫大的面子。马步芳还算客气，他看了叔叔给他的举荐信，沉吟了一会儿，说，至于找事做嘛……他没有立刻表态，后来托古稀贤和马霄石捎话过来，意思是说，我们这里范围太小，恐怕不能使吴先生有所施展，只好等以后再说。据马霄石说，好像吴鸿宾他们在西安宴请马麟的事，马步芳已经有所耳闻。

吴鸿宾只好在亲戚家住了一个阶段，对被俘西路军进行了明察暗访，他在洗澡堂、饭馆都亲眼见到了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当跑堂，给客人递毛巾、擦背，还有一些小孩子，流散街头，有的给官长家做杂务，当佣人使唤。还有一部分被俘西路军改编在乐家湾训练，待遇很坏，严冬里连顶帽子都没有。吴鸿宾还了解到，孙玉清军长已被杀害，张琴秋似乎仍在西宁，但下落不明……

这些情况，张琴秋她们当然不知道，不过自从见了张文彬之后，张琴秋心里有底了，决心积极想办法配合党的营救。

○ 马步芳目送着李晓钟打马而去，张琴秋从他的眼皮下脱出虎口。黄光秀失言，被马步芳秘密杀害

中山医院的罗承训医生和谢刚杰院长都是开明人士，他们对马步芳残害西路军战俘的做法深为不满，一直在积极想办法帮助吴仲廉和张琴秋逃离险境。

张琴秋到了中山医院以后，杨绍德很快又找到了张琴秋，并且热心地与张琴秋保持着联系。卢澄的态度也很积极，随时寻找着帮助张琴秋出逃的机会。当时被俘的西路军，能够实现回归途径的情况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行逃跑，东渡黄河。另一种是等待中共与国民党当局的交涉，实施正当释放。张琴秋和吴仲廉认真分析了她们的处境，认为对于她们这两种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女俘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局限，自行逃脱的可能性很小，由于没有暴露身份，等待党中央的点名交涉暂时亦是不可能的。而一旦暴露身份，最直接的可能是会像孙玉清那样，等不到交涉成功，就已经命丧九泉。死，自被俘的那一刻起，她们都很严肃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只要有一线希望，谁不想争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

杨绍德经常来看望张琴秋，同时也认识了吴仲廉，单纯从姐妹的交往上来看，杨绍德是很讲情义的。可她现在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能不能完全相信呢？张琴秋和吴仲廉认真分析了一番，认为只要不损害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试着利用未尝不可。

有一天，杨绍德又来到医院，她有点神秘地对张琴秋说，李处长很想见见她。张琴秋没有吭声，她感到事情越来越复杂。杨绍德一再表示，李处长是好人。她说，其实，李处长早就知道了张琴秋的事，可他一直没有向马步芳透漏风声，并且也在寻找机会救她出青海。张琴秋不敢完全相信杨绍德的话，但有一点她相信，那就是在李晓钟和马步芳之间，他们在反共上虽然一致，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注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分歧，有些，也许还很难调和。另外，张琴秋不解的是，李晓钟为什么要解救她呢？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什么用意？她

想，这个人对她，绝不会是什么同情心理。

李晓钟秘密地安排了一次与张琴秋的约见，他把地点选在马步芳一〇〇师电台台长陈焕章的家里，是考虑到陈焕章也是浙江人，与卢澄同乡，这样，既可掩人耳目，又不至使张琴秋过于生分。李晓钟认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乡音总能使人感到亲切。

张琴秋咬了咬牙，答应下来，她想，事已至此，躲是躲不过去了，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去会他一会。倘若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她这位红军将领也会被人看轻的。杨绍德讨了张琴秋的口信，颇有点欢天喜地的样子。吴仲廉同意张琴秋的做法，但又为张琴秋的安全暗自担心。张琴秋想了想，说，这个倒没什么问题，我想，李晓钟暂时总还不至于加害于我，干马步芳想干而尚未干成的事情。两个人仍然在皱眉思索，她们想搞清楚的是，无论是想救出还是另有企图，这和李晓钟的利害关系究竟在哪里？想来想去，也没有得出什么令她们自己满意的结果。

张琴秋如期赴约，李晓钟已经等候在陈焕章家里了。李晓钟三十出头年纪，仪态斯文，神情举止给人一种严肃、甚至严谨的感觉。他见了张琴秋显出很高兴的样子，站起来请张琴秋入座，说，久仰张部长大名，本人对张部长的才干实为钦佩，只是……目前的境遇，只好让张部长受委屈了。张琴秋坐了下来，在座的还有卢澄和陈焕章，卢澄自然已是见过的了，李晓钟就介绍了陈焕章，特意强调了陈焕章的籍贯，说，想不到吧，张部长，西宁居然会有你的浙江同乡，而且不止一人，可见，世界有时也不是很大的。张琴秋笑了笑，说，假如不是做了俘虏，我真是不会认识这些远在西宁的同乡。

李晓钟很快言归正传，他说，张部长眼下的处境自然是不幸的，如果张部长不认为李某是别有用心，鄙人很愿意帮助摆脱目前的窘境。

张琴秋说，作为军人，兵败被俘当然是最为尴尬的，远不如战死沙场。但虽身陷囹圄，可杀而不可辱。蒙李处长有解救之意，自然不胜感激，不知李处长……张琴秋很想搞清楚李晓钟的真正意图，话到嘴边，又觉得问得过于直白。李晓钟又不是傻瓜，他怎么可能实言相告？

李晓钟沉吟片刻，说道，这件事，还得等待机会。张部长先不要着急，暂时还得先委屈着，千万不能走漏了风声，一旦让马步芳有所察觉，不仅不能脱身，还会惹来杀身之祸的。我李某男子汉大丈夫，既有为张部长谋划之意，就一定说

话算数，会寻找一切机会，把张部长救出青海！古人云，“青海长云暗雪山”啊！你在这里，也是苦海无边哟。

张琴秋和李晓钟的这次会晤，使杨绍德无比高兴，好像是实现了她的某种设想。以后，她经常把张琴秋和吴仲廉叫到她家里吃饭，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似乎感到她现在的身份和这两名俘虏的来往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卢澄对于张琴秋和吴仲廉也没有表示反感，似乎抛却了政治派别，有时几个人还凑在一起搓搓麻将。从张琴秋和吴仲廉的角度，难免有点逢场作戏，可当时的境况，也只有表现得随遇而安。他们都不提关于逃离的话题，在心里却是最为关注的。

机会终于来了。

1937年夏天，李晓钟和卢澄被派往庐山集训，刚好中山医院院长谢刚杰的女儿谢宗珞和侄女谢宗番在西宁度完暑假，也要返回上海，两个女孩儿路上有诸多不便，谢刚杰就托李晓钟和卢澄沿途照应。这样一来，张琴秋和吴仲廉就可顺便伴做两位小姐的佣人，随同上路。临行，张琴秋带上了陶万荣。

那天天刚蒙蒙亮，张琴秋和陶万荣就跳窗子出了医院，悄悄来到杨绍德的家里。这时，吴仲廉已经先到了，她住在罗医生家，行动比张琴秋自由得多。对于她们的行动，李晓钟和卢澄已经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李晓钟临行前还有必要的官场应酬，马步芳召集了省内的党政要员，为李晓钟饯行。卢澄则按时领着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从他们家出发，与李晓钟约定妥了，午饭后在小峡口会合。

杨绍德那天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席间，杨绍德劝吃劝喝，她自己却不动筷子，流露出依依惜别的感情，她说，你们这一走，我在这里就孤单了。过会儿，又说，你们回到了红军，还会记得我吗？

张琴秋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也将是她自己将要面临的问题。真的，倘若她三人果真回到了红军，回过头又将如何看待杨绍德这个人呢？她和吴仲廉对望了一眼，吴仲廉故意开玩笑地对杨绍德说，看你说的，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难道在你的眼里，我们就那么忘恩负义？卢澄刚想说什么，杨绍德笑笑，多少有点自嘲的意味。她自己先转移了话题，说，不说了，快吃，多吃一点，路上要走好几天呢。

吃了饭，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三个人就上了夹窝子。夹窝子是青海人常用的一种放在马背上的轿子。杨绍德站在夹窝子边上，表情带着几分难掩的凄

然，她说，一路保重，回去后，有机会的话，给我捎个信来。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卢澄责怪说，看你婆婆妈妈的。她们留在这里，总是你的一块心病，巴不得她们早一天离开，现在真要走了，你又这个样儿。卢澄说着就上了马，领着夹窝子上路了。张琴秋和吴仲廉朝杨绍德连连挥手，只见杨绍德从衣襟里抽出手帕连连擦拭眼睛。

谢宗珞和谢宗番姐妹从另一条路上也来到小峡口。临行前，谢刚杰就对女儿和侄女进行了交待，说，与你们一路的还有几个女红军，其中一个红军里的女将领，在苏联留过学，懂得好几国语言。她们名义上是随从你们的佣人，只要掩护她们出了青海省境，你们就算完事了。

马步芳目送着李晓钟打马而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天送走的还有他千方百计想抓却一直没有抓到手的那个张琴秋。这事直到大约一年之后，黄光秀在一次闲谈中说漏了嘴，马步芳简直不敢相信，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李晓钟啊李晓钟，马步芳被一种上当的感觉啃噬着心灵，他由此对李晓钟恨之入骨，但只因李晓钟是南京派来的，马步芳对他又无可奈何。他后来终于找了个借口，迫使李晓钟辞去了在青海的职务。那次闲谈过去不久，黄光秀就被秘密杀害了，死得很惨。

夹窝子到了小峡口，几路人马才汇合到一处，按照事先的安排，张琴秋、吴仲廉和陶万荣下了夹窝子，步行在谢宗珞姐妹的车后。出了牢笼的张琴秋，深深呼吸着山野间清新的空气，脚步十分轻快。

由于预先知道了这几个人的来历，谢宗珞姐妹起先一两天没有多说话，却在暗中打量着这几个女红军，并忍不住对她们充满了好奇。后来见张琴秋既和气亲切又有学问，料定她就是那个红军女将领，谢宗番忍不住开口与她攀谈起来。她问张琴秋，你真的去过苏联吗？

张琴秋回答说，去过。她料到这姐妹俩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再说，既然这姐妹俩在上海念书，对中国的事情也不会很闭塞，所以也无须对她们遮遮掩掩，隐瞒什么。

谢宗番继续问道，那，你会说俄语吗？能不能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张琴秋想了想，说，我唱支俄罗斯民歌，给你们解解闷儿吧。

张琴秋轻声地唱了起来。由于山谷的扩散效果，也由于俄罗斯民歌独特的旋

律，谢氏姐妹被张琴秋的歌声深深地吸引住了，觉得她唱得是那么好听。可是她们听不懂俄文，张琴秋就为她们翻译了歌词大意：

我们杜娘好像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儿真漂亮，

啊，杜娘，杜娘啊，

温存活泼的杜娘啊，

温存活泼的杜娘……

谢家二位小姐终于忍不住从夹窝子里钻了出来，她们对张琴秋的好感太强烈了。在学校里，她们也曾听说过红军，但大多是被歪曲了的形象，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里竟然有张琴秋这样有学识的女性，这使她们既震惊又对张琴秋由衷敬佩。她俩和张琴秋她们一起步行，觉得她们身上有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张琴秋劝她俩还是坐回到夹窝子里去，跟在马车后面步行是很辛苦的，弄不好，脚上还会打起血泡来。谢宗珞上车去了，谢宗番执意要随她们一起走一程，她感到这趟旅程真是太有意思了。张琴秋不时地关照着她们，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上前搀扶她一把。

从西宁走了大约一个星期，到了兰州，谢氏姐妹住到了兰州市电话局长的家里，那是私人关系，而张琴秋她们则和李晓钟等人一起住进了一家牧场的驻兰州办事处，张琴秋她们明知道兰州已经成立了红军办事处，但李晓钟不仅没有送她们去的意思，还告诫她们，千万不要外出，兰州这里仍然是马步芳的天下，若走漏一点风声，后面的事情就难办了。听了这番话，张琴秋和吴仲廉对李晓钟的用心又一次产生了怀疑，张琴秋再次想到，李晓钟为什么要解救她们？这个最初就曾困惑过她的问题，再一次困惑着她。可想摆脱李晓钟，看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她们三人悄悄商定：要谨慎，要小心，见机行事。

据说经营牧场办事处的这个人，是蒋介石的侄女婿，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对张琴秋她们几个倒表现得尤其客气，不仅在招待上竭尽周到，还给她们每个人送了几块大洋，让她们当零花钱。

信神就有神，怕鬼就有鬼。当天晚上，兰州市公安局长马志超不知怎么就知

道了李晓钟“携带女共匪”的事情，他把李晓钟“请”到了公安局的楼上，当然不属于正式传讯，因为马志超还没有那个资格。在座的，还有兰州农民银行经理顾祖德。马志超很客气地请李晓钟坐下，上了一杯茶，试探性地说道，李先生这次东去，颇有收获哇！

李晓钟听出了话里有话，心里暗暗吃惊，表面只佯作不知，低头呷了一口茶。

马志超紧追不舍，又说道，怎么样，能不能把你手里的几个女共匪给我们留下啊？

李晓钟心中忐忑，却正色回道，志超兄言重了，哪有什么女共匪，都是朋友的几个亲戚眷属。

马志超见李晓钟不买他的账，心中甚为不乐，不过，李晓钟属于上面派下来的，又在青海供职，再怎么着，和他也是井水犯不着河水，他没法拿他怎么着，只是绵里藏针地撂下一言，说道，还望李先生好自为之，只怕你走得 outcomes 兰州，也是走不出西安啊！

真是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马志超的出现，改变了李晓钟的行动计划，加上谢氏俩姐妹也急于要去上海，李晓钟便决定带着她们先乘飞机离开兰州，张琴秋她们三个，就由卢澄和随行人员带着，乘长途汽车奔赴西安。

○ 李晓钟神秘失踪显原形，张琴秋致信肖克求救

汽车破旧，天又下着雨，从兰州到西安，别提那山路是怎样的盘盘旋旋，曲曲折折，车只有不断地停下来，不是这里坏了，就是那里有毛病。好容易到了平凉，车子就走不了了，需要修理，旅客们骂骂咧咧，不得不暂时住进一家小旅店。

因为黄昏细雨中刚刚翻过了荒寒突兀的六盘山，张琴秋夜里怎么也不能入睡，迷迷糊糊的，她想起了父亲五相公，而且想起了小时在书柜边翻一本什么发黄的《××××笔记》里的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位姓杜的客商，刚劲有胆，所经荒宅空祠，动不动铺被独宿。有一年偶尔行经六盘山，日色将暮，就进入一座废堡里的破屋，从四周拾了枯柴点一堆火御寒，自己钻进了被窝里，行将迷糊时，忽听到低低的哭泣声，仔细倾听，哭声似在屋后，又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硬柴火烧得红如木炭，破屋里仿佛点着一盏熠熠的明灯。杜商从被窝里侧转身子，握刀等待。那哭声渐近，好像到了窗口，仍旧呜咽不已，杜商沉着地发问：“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鬼的样儿，你可以进来说话。”窗外暗中有应答之声：“我是个年轻女子，身上一丝不挂，没有脸与你相见。”

杜商喝道：“那你在我屋外呜呜什么！”

“我有冤屈，赴诉无门，知道你是个侠义之人，想对你申诉苦情。”

“那你就说说吧，我听着呢。”杜商的声气和缓下来。

窗外说道：“这个堡子里原先住了一群强盗。我偶然独行时，被他们劫持到这里，扒光了衣服，肆意侮辱后，又将我捆起来扔进了深涧之中。后来强盗被官府抓去杀掉了，这里荆棘丛生，成了废墟，我死在深涧之中，夏天浸泡在冰凉的泉水里，冬天被积雪掩埋，被厚冰封冻在水下，痛苦难言。今天空谷足音，得见你这样的人，我求你买一薄棺，帮我移骨平原……”梦刚到这儿，张琴秋“呼”地醒了。

天已放亮，张琴秋坐起身来，连连揉着眼睛，又不断地拍打脑袋……

中午，旅客们在旅店里休息，张琴秋和吴仲廉出了店门，她们越来越感觉到李晓钟和卢澄行动诡秘。平凉的街市上行人不多，突然，她俩眼睛一亮，街上有一个红军战士，那一身灰色军装和军帽上的红五星令她俩的精神为之一振，赶紧迎了上去。

这个红军名叫朱兆林，是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队的副队长，红三十一军被编入了援西军，得到西路军覆没的消息后，便驻守和平泉镇上。此次朱兆林来平凉，是和几个战士一起，来购买乐器和一些宣传用品。他们正从一个商店里出来，准备到对面的书店去买口琴，就看见两个女人径直朝他们走了过来，开口便问他是哪个部队的？其中年纪稍大一点的那位，问得更细，不仅问他们驻守在哪里，还问负责人的姓名。

朱兆林警觉起来，反问她们道，你们是什么人？

他打量着张琴秋和吴仲廉，突然发觉这个年纪大些的女人，实在眼熟，他仿佛在什么报纸上见到过她的照片，对，猛然间想起来了，这人莫非就是张琴秋！这样一想，朱兆林不觉吃了一惊，问，你们不是被俘了吗？怎么……

张琴秋与之对视一眼，感到一言难尽。朱兆林告诉她们，红三十一军军长是肖克，政委是郭述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张琴秋和吴仲廉巴不得现在就跟着朱兆林一起走，可陶万荣此时还在旅店里，因为太累，加上晕车，她一到旅店倒头便睡。如果她俩现在跟着朱兆林走了，丢下陶万荣一个人怎么办？都是历经生死的战友，不能就这样把她一个人丢下呀！可要是眼睁睁就这样与自己的队伍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张琴秋和吴仲廉又是多么的失悔啊！不管李晓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几个总算是逃出了青海，脱离了马步芳的虎口。张琴秋想了想，要了纸笔，当即给肖克和郭述申写了一张便条，说明了她们所处的状况，现在正被押往西安，请他们一定设法跟国民党交涉，救她们出来。她把便条交给朱兆林，嘱咐他一定要捎带回去，当面交给军长和政委。

张琴秋和吴仲廉回到了旅店，见陶万荣已经醒来，吴仲廉悄声说道，要不是因为你睡着，我们就回到部队去了。我们见到了咱们红三十一军的人。

陶万荣嗔怪道，回去多好，为什么不回来叫我一声？

吴仲廉说，要是让卢澄发现了呢？

……就这样，她们眼睁睁错过一次天赐良机。

可能是她们仍然想得太简单了，进入西安，预想的情况并未出现，没有谁来营救她们，而且，再也没见到李晓钟的踪影。她们被安排住进一家旅馆以后，连卢澄也不见了。正在纳闷，来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官兵，自称是国民党西北行营派来的，不由分说，将她们三人押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陶万荣咒骂李晓钟，说是我看他就不是个好东西。张琴秋却在思谋，她写的那张便条，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朱兆林确实捎回了便条，肖克和郭述申看到了那张便条，没敢怠慢，他们谁不知道张琴秋呢？郭述申是从鄂豫皖出来的，对张琴秋更为熟悉。可当时，红三十一军没有和西安办事处直接联系的通讯方式，他们只好用紧急电报的方式报告了驻扎在陕西泾阳县云岗镇的红军总部。总部相当重视，立即发电报通知了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可遗憾的是，还是落在了时间后面。西安办事处也没有耽搁，得到消息就派人赶到汽车站、火车站，各处全都落了空。西安办事处猜想一定是去了南京，又赶紧与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通知那边：张琴秋三人很可能已被国民党押往南京。

那么，国民党西安行营为什么能够忽然插手呢？

李晓钟之所以有心要解救张琴秋，说白了，他是想到南京去向蒋介石邀功。兰州马志超的出现，使李晓钟警觉起来，他乘飞机先行离开，到了西安。刚在西安饭店住下，就有一个自称姓熊的宪兵便衣前来拜访，来人开门见山，开口便询问他携带女共党之事，李晓钟立时意识到这是马志超所为，但他矢口否认了便衣宪兵的说法，说是哪有什么女共党，只不过是朋友的眷属而已。你们不要疑神疑鬼，到处捕风捉影。便衣宪兵不肯罢休，可李晓钟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从李晓钟的角度，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张琴秋她们拱手交出去，他能把她们从青海带出来，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个功劳怎么可能轻易让别人抢了去呢？在他的周旋之下，便衣宪兵暂且退去。李晓钟又开始担心起来，从西安到南京还路途遥遥，难保不会再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万一他果真应付不了呢？这时，他想到了西北行营，李晓钟和西北行营的政训处秘书田毅安相熟。李晓钟便把张琴秋她们的情况向田毅安作了说明，要求将她们迅速送往“首都反省院”。田毅安嘴上答应下来，心里却怪李晓钟多事。而且这样的事必须要得到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的许可，顾祝同这时恰巧又不在西安，田毅安只有请示了代理主任谷正鼎，予以批准后，才有了武装押送张琴秋她们一事。

○ 周恩来说，终于找到你们了！叶剑英悄悄塞给了张琴秋一张纸条

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到达南京的那一天，正好是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8月14日，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上海，上海军民奋起反抗，激荡得全国民众沸反盈天，“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成为压倒一切的滔天吼声。国民党政府就在张琴秋她们到达的这一天发表了声明，号召民众“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在这样一个举国上下白热化的时刻，谁还能顾得上从西北送过来的几个女俘呢？张琴秋她们被送到之时，并没有达到李晓钟设想中的预期效果，只是被悄无声息地送进了“首都反省院”而已。

反省院和国民党一般监狱的不同之处在于，里面关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物质生活条件相对比较优越，两个人一间房，一日三餐，午餐四菜一汤。反省院对关押人员主要以感化为主，不施行暴力，根本目的就是唤醒和恢复在押人员对国民党的信心，使其脱离共产党，自觉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张琴秋她们进去时，反省院里已经关押了40多名政治犯，他们完全与外界隔绝，不知道外界的任何消息。张琴秋就把沿途的见闻告诉他们，特别是她所感受到的爱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红军驻南京办事处这时已经接到西安的电报，并很快了解到张琴秋她们的下落。8月18日，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来到反省院，周恩来向全体被关押的同志作了形势报告，通报了国共两党将要顺利实现第二次合作的消息。他说，我党与国民党正在进一步交涉，要求他们释放所有政治犯，大家要坚定信心，你们很快就能够回到抗日前线去！周恩来和每一个同志都深情握手。终于，他见到张琴秋、吴仲廉和陶万荣，他说，终于找到你们了！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一直从西宁找到兰州，从兰州找到西安，现在又找到了南京……

张琴秋她们禁不住热泪滚滚，想到西路军过了黄河以后的东征西突，想到她

们被俘以后的那些日子，她双手握着周恩来的手久久不肯放松，想说的话却哽咽在喉头……

这一次，张琴秋她们仍然没能跟着随周恩来和叶剑英离开反省院，反省院的理由是，这三个人是西北行营送来的战俘，释放她们，必须得到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的批准。叶剑英悄悄往张琴秋手里塞了一张纸条，叫她们再耐心等待几天，会有人来接她们的。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张文彬和钱之光来到了反省院，他们是专门来接张琴秋、吴仲廉和陶万荣的。张文彬紧紧握着张琴秋的手，感慨地说，我们又见面了，你们总算回来了！至此，张琴秋才总算结束了半年多的颠沛流离，回到了党的怀抱。

此时的南京，抗日呼声正高，共产党的态度坚决、明朗，毛泽东在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表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张琴秋热血沸腾，她要求马上去延安，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在办事处，张琴秋才了解到，陈昌浩也已经到达延安，可他没有和徐向前一起奔赴延安，而是因病先回了一趟湖北老家，回到延安是前不久的事情。

南京的逗留，陈昌浩也有了消息，又勾起张琴秋对沈泽民的追忆和怀念，就是在南京，她和沈泽民的爱情才由朦胧到清晰。而如今，故地重来，泽民已是葬身他乡，张琴秋的心里感慨万端，涌起感情的万丈波澜……在她心里，沈泽民不仅仅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良师益友，是沈泽民使她找到了党，引导她一步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否则，像她这样的人，在侵略者践踏我们土地的时候，在国民党与自己人自相残杀的时候，至多只能局限在家庭的牢笼以内，绕着鸡毛蒜皮，充其量不过是一名贤妻良母而已。尽管在革命的征途上，张琴秋历尽艰难，以至于当了敌人的俘虏，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屈服过，并把一切都看做是对革命者的考验。

南京离上海不远，张琴秋又想到了茅盾和沈姐，日本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上海，她不知茅盾一家现在的情形是什么样的？于是，情不自禁拿起笔来，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茅哥、沚姐：

很久没有和你们见面了，而且很久没有和你们通信了。我心中时常想念你们，时常打听你们的消息，问及你们的近况。但是，始终没有得着你们真实的情形和探得你们的通讯地址。今天遇见王君烈文——他是我过去的同学，谈到了你们的近况，得着了同你们通讯的机会，真使我兴奋万分！据王君说，二月前曾经在沪看见过你们，曾到过你们的家。

我知道你们也在问及我，关心我。你们或许已经在报上看到，知道我已被杀死，因为这个消息是传得很普遍的。不错，我此次能来南京，确实是死中逃生。我于今年四月中旬在甘北被马步芳的军队所俘，当时被俘去男女几千人，杀死者过半。被俘后解送青海西宁，易名隐匿，帮人煮饭，有三月光景。后觅得同乡一名，才把我设法带至西安，抵西安后由西北行营押送到南京，中央党部送我们入反省院，住了两个星期。最近有周先生把我保出来，才得着了自由，准备明日起程归家。

我最近半年来经过的大概情形就是如此，本想到沪上来看你们一次，奈因战争关系交通不便，同时经费亦是艰难，所以只能作罢论。日后有机会还是想来看你们的。

母亲在沪抑在乌？她老人家的身体是否强健？阿桑、阿南等都长得很大，一定不认得我了？我很想念他们！

民的消息，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吧！可怜他的一生，为解放人类的痛苦而奋斗，历尽艰苦，抛弃了私人的利益，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辞我们而长逝了。唉！我没有见他最后的一面，实在使我心痛！

以后有机会，我可寄相片给你们。

到达家乡后再给你们写信。

沪上战况很紧急，你们一定是受惊吓了吧？

祝你们近好！

凤生 27号夜于南京

上海危急，茅盾夫妇正准备举家逃难，张琴秋的信是那么突如其来！正像信

中所写，他们真的以为张琴秋早已经魂游陇上，谁能想到，她居然幸存下来。孔德沚擦着眼泪连连说道，还好，还好，琴秋还活着，还活着呀！对于信中提到的周先生、归家之类的隐语，茅盾一看即知，是指周恩来，和去陕北根据地。

他望着信连声说道，好啊，好啊，泽民以及千万个像泽民这样的志士的牺牲，总算换来和点燃了抗日的烽火！

第十二章

○ 总算回到了延安，张琴秋最难洗刷的是向张国焘“告密”之嫌

1937年10月，张琴秋到达延安，她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而欣喜，正是一滴水回归大海的畅快感觉。秋高气爽，你看那一孔孔褐黄的窑洞，你看那明净的蓝天！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可张琴秋这样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几天，渐渐就被阴影笼罩起来了。早在3月间，中央就召开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而张国焘却没有悔改的迹象，于是，中央清算其错误的斗争也就没有停止。这情景使张琴秋感到，她的归来，并不是荣归故里，终归是辗转而至的被俘人员，她因此进了中央党校短训班，接受理所当然的政治审查。

这还不算什么，因为被俘期间的事情，她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地方，况且不少其他被俘的同志也陆续来到延安，可以为张琴

秋提供证明。然而，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名重要干部，张琴秋另外还面临着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进一步清算。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另立中央，已经构成了他的严重错误，那么，张琴秋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加上陈昌浩对张国焘的死心塌地是人所共知的，张琴秋又是陈昌浩的妻子，于是这个张琴秋的政治立场就很值得怀疑。有人说不能便宜了张琴秋，得给她好好补补课。又有人说，对其他人可以不整，可对这个张琴秋却不能轻饶。这样，张琴秋一回到延安，就陷入一片声讨之中，甚至有一度受到粗暴的对待。

陈昌浩更加不能幸免，他于6月回到延安，正赶上揭批张国焘的又一个高潮。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一度成为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的重要学习内容。当时，抗大的第三期学员中有不少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在揭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他们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一个个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许世友即是其中之一，他气愤不过，萌发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念头。暗地里联系了五个军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和二十多个团级干部，并对他们说，我们走！就是回到大巴山去打游击，也比在这里受人歧视强。大巴山那里还有刘子才的一支队伍，是红四方面军留在那里的。按照许世友的想法，要离开延安，去“再打出一块根据地来给他们看看！”想不到事情败露，他们不仅没有走成，许世友还因此被撤销了军长职务，开除了党籍，判刑一年。倘非毛主席出面，及至性命难保。受到这件事牵连的有三十几个同志，均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之罪名，统统被逮捕关押。

红四方面军的人遭受到普遍的不信任。陈昌浩作为西路军的败军之首，更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节。张琴秋的归来，给这场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她要说清楚的东西更多，更复杂，更麻缠。包括她为什么丢下沈泽民离开鄂豫皖，在曾中生事件之后为什么会重新被张国焘启用，还有与陈昌浩的征途联姻，有人怀疑陈昌浩、张琴秋之联姻是老谋深算的一步棋，是一场政治上的阴谋。而且，对于张琴秋被俘后的经历，也是许多人能够充分发挥想象的地方，有人直言不讳，为什么你张琴秋不是从敌人的枪口下逃脱出来，而是通过了什么李晓钟、卢澄等人的周旋相救，这起码能说明你对敌人抱有希望，将生的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这和变节、失节究竟有多大的区别？

在一次一次的会议上，张琴秋不仅要说明自己，还要和张国焘、陈昌浩三头对面，那实在是很难堪、很尴尬的局面。但张琴秋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发生过的事情，对于张国焘和陈昌浩，她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有些事情，即便张琴秋浑身是嘴，也很难分辨得清。其中就有曾中生事件，为什么那些当事人死的死，关的关，而只有张琴秋仅仅只是降职使用了一段时间？她简直洗刷不了向张国焘“告密”之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傅钟与张琴秋同学。1930年回国后，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政委，第十师政治部主任。他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保安后，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写信给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特嘱：什么话都可以和傅主任说。幸而有傅钟站出来为张琴秋在四方面军里的一系列情况作证，才大大地缓解了张琴秋一时之窘。

张琴秋不袒护自己，而且很严肃地反省自己，承认自己也有过附和张国焘的时候。但从根本上，她认为自己并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忠实捍卫者。对于陈昌浩，因为涉及个人感情，张琴秋不能说得更多，但她坚持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陈昌浩与张国焘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陈昌浩也认识到了张国焘路线对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特别对西路军的失败，他承认，作为一军之统帅，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万多官兵啊，陈昌浩痛哭流涕，极为痛心。他说，即使到了阴曹地府，我也感到没法向这些官兵做出交待。

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察微知著，迅速察觉到对张国焘的批判出现了“扩大化”的苗头，毛泽东联系到以许世友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认为张国焘的错误仅代表他个人，不应由红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来承担。毛泽东亲自去看望了被关押在狱中的许世友，并郑重宣布，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许世友这些同志丝毫没有关系。不久，党中央就撤销了对许世友党内外的一切处分决定，他重新被派往抗日前线去了。

张琴秋在党校短训班的生活也将结束，张闻天作了结论发言，他赞扬了张琴秋勇于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并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他就此相信，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这场斗争，已经坚定地站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了，全党的团结已经得到空前的加强。

张琴秋被留在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对她被俘的这段经历，经过组

织上的严格审查，也做出了“大节是好的”的结论。张琴秋总算吸进了一口清新的陕北空气，这才真正感到了沁人肺腑的甜润。陈昌浩也被安排到中央宣传部工作，还时而到陕北公学、抗大和马列学院去讲课。

○ 王明总抱以怀疑的眼光，时时提防着努力工作的张琴秋

在经历了战败、离乱以及一场针锋相对的路线斗争以后，陈昌浩和张琴秋的夫妻感情明显冷却下来。对于从石窝分手以后，张琴秋这半年来所经历的一切，陈昌浩几乎没有问及，自从到了延安，他从没有表露过作为丈夫所应有的对妻子的关怀和抚慰。

有一次张琴秋问他，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倘若我确实已经死在那里了呢？陈昌浩想了想才回答，那是很有可能的。就这七个字，语气轻淡冷漠。谈话因此而进行不下去，张琴秋只好转了话题，问陈昌浩家里的情形如何？陈昌浩家里有妻子，张琴秋是知道的，但陈昌浩并没有主动告诉张琴秋他直接从战场上未回延安先回家的事。见张琴秋这样问，陈昌浩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还好。”陈昌浩本是个热情奔放的人，他对张琴秋曾有过一阵强烈的热爱和眷恋，那时候，他在张琴秋面前总喜欢滔滔不绝，你想知道和不想知道的，他都一股脑儿倒出来，现在的情形刚好相反，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张琴秋察觉到了陈昌浩的这种变化，她思忖了一番，以为更大的因素来自政治环境。不过，这样的阴影迟早会过去的。张琴秋想，陈昌浩总有一天会逐渐恢复他原本火热的性情。

在中央党校的时间不长，张琴秋就被安排去了安吴堡。

安吴堡在离西安不远的泾阳县境内，传说当年慈禧太后为躲避八国联军，在逃往西安途中曾“驻跸”于此，安吴堡因此有了点风水。

193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随着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威望日渐升高，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纷纷投身到延安来参加革命，共产党敞开了胸怀，来者不拒，但为了使这些青年更快地成长，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青年人先进行一段时间从时势政治到起码的军事知识的集中培训。由于安吴堡是必经之路，于是就在安吴堡竖起了一块牌子，上写“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

班”，张琴秋担任了这个青训班的生活指导处处长。

教务处长刘瑞龙和张琴秋是老搭档，他是原西路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与张琴秋同时随干部支队转移，部队打散后被俘，一直关押在张掖监狱，经过两党交涉，通过正当渠道获释。战友重逢，格外亲切，在工作上，张琴秋和刘瑞龙的配合十分默契。

由于人多，青训班的任务很重，每天都有入学的青年，每个月至少培训六七百人，旺盛的时候达到千余人。通过在青训班的学习，再根据个人意愿，这些青年男女有的被介绍到延安抗大或陕北公学去进一步深造，有一些就直接被派往了抗日前线。

张琴秋在青训班工作了一年多，据刘瑞龙后来回忆，生活指导处其实就相当于政治工作处，张琴秋的工作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她认为，战时教育的目的，不在于造成多少架服务抗战的机器，而在于造成真正英勇而有才干的民族解放干部。因此，张琴秋灵活运用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又结合青年的特点，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她很急迫地感到，千百青年来到我们面前，等待着武装他们的意识，锻炼他们的意志，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养成战斗的和科学的、热情的和实际的大智不疑、大仁不扰、大勇不惧，还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生观，这是一宗无比神圣的使命。张琴秋根据当时所能有的条件，适时适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不仅很受欢迎，也对培养和锻炼青训班学员起到了好的作用。

青训班办到第十期的时候，张琴秋奉命回到延安，原因是抗日军政大学的人数日渐增多，仅女学员就达到600多人，学校决定把女学员单独编成第八大队，张琴秋被认为是领导该大队的最合适人选。张琴秋奉命就又回到了延安。

陈昌浩的弟弟陈昌俊带着陈昌浩的次子陈祖涛从湖北老家来到延安，这为张琴秋和陈昌浩的生活里增添了些新的内容，往日的沉闷有了些许改观，但夫妻间根本上的冷淡却是一日甚似一日。张琴秋仍然照常地料理着一切，热情地招呼陈昌浩的弟弟和儿子。陈祖涛小名洋生，年方10岁，却是聪明懂事。张琴秋就把祖涛带在了自己身边，送他进了干部子弟学校念书。

不久，中共中央采纳毛泽东的倡议，决定创办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大队全体学员悉数编入女子大学。该女子大学由王明兼任校长，王明当时的职务

是中央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他的妻子孟庆树被任命为女子大学的政治处处长，张琴秋为教务处处长。

虽然，由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缘故，张琴秋被一些人认为是王明路线的成员之一，在实际上，张琴秋并非王明的亲信人物，而且王明还嫉恨张琴秋在红四方面军所取得的成绩和地位。女子大学的工作刚刚展开，各路人马正陆续报到，王明就对大家打了预防针，说，张琴秋这个人是四方面军来的，参加过张国焘的伪中央，和她在一起工作要提高警惕，要特别小心，有什么事，要随时向我报告。

张琴秋却是竭尽全力想把工作干好，不管别人怎么说，她主观上认为，一个学校的教务是龙头，而把她放在这里，是组织上的安排，足以见得党对她的信任，至于个别人的成见，甚至工作上对她的刁难，她尽量做到忽略不计，不放在心上。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这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带头把他们担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的薪水主动捐献出来，为女大购置图书，其他同志也纷纷以他们为榜样，林伯渠捐了一批煤油灯，秦邦宪（博古）赠了一块大礼堂用的幕布，邓小平代表八路军捐赠了一批马匹，张鼎丞代表新四军送来了一些战利品，叶剑英和李克农等都积极去为女大募捐，女大相当于吃着“百家饭”，这使张琴秋更加感到，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干好。

女大的学员由于年龄、出身和经历参差不齐，文化程度也很不一致，根据这个特点，张琴秋广泛征求了周围许多同志的意见，请教当时延安有经验的专家、学者，又根据党中央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原则，决定设立普通班、特别班、陕甘班和高级研究班。

普通班的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70%以上具有中学文化程度。普通班的学员人数比较多，对她们的教学要求是文化上深一些，政治理论循序渐进。

特别班学员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个别甚至是文盲，可她们大都有些革命资历，有的参加过长征，还有一些是来自大城市的平民，对她们的教学，偏重于文化扫盲。

陕甘班学员几乎都是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女干部，有实际工作经验，缺乏理论基础，文化程度偏低，对她们的教学，既有文化扫盲，又有适当的政治理论知识。

高级研究班的学员都有一定文化水平，又有过工作实践，对她们的教学，重点在于培养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人才，辅助以一定的文化教学。

女大还把一些职业技术作为选修课目，除了与生产劳动相关的，还包括医药卫生、妇幼保健之类。高级研究班还规定必须选修俄语。

王明和张琴秋都兼任了政治理论课的教员。张琴秋通过对妇女教育系统性的总结和研究，写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中国妇女》杂志上。王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张琴秋的看法，仍然抱以怀疑的眼光，时时提防着张琴秋，并在言语和行动时不时地流露出来。

张琴秋不是个轻易灰心丧气的人，但如此境况，遇上这样个领导者，有时也难免引起内心的波动，感到一种莫名的怅惘。

张琴秋过去在上海爱国女校的同学陈学昭，经过在法国的两度留学，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这时来到延安，以记者的身份，想在这里写点东西。当年，她和张琴秋是很要好的朋友，曾在张琴秋新婚的家里借住过，她一直很感激张琴秋和沈泽民在那段时间对她的关照。

来到延安后，见到的张琴秋，使陈学昭大吃一惊，没来之前，她听说了很多关于张琴秋的传奇，但张琴秋本人却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而是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性格也深沉了许多。当陈学昭了解到张琴秋这些年的经历，特别是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陈学昭不禁为她的好友感到愤愤不平了。陈学昭的身份相对自由，而且可以采访的名义和党中央领导有所接触，她就想利用这层关系，替张琴秋在领导面前抱打不平，在她看来，张琴秋是很了不起的，在革命的延安，为什么还要让她遭受这样的委屈呢？

这一天，陈学昭得知一个消息，周恩来由于从马上摔下来伤了右臂，将要去苏联治疗。陈学昭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赶紧跑来告诉张琴秋，让她也找一个借口，争取跟着周恩来出去散散心，顺便在苏联看看已经阔别多年的女儿玛娅。

其实，张琴秋已经得知周恩来要去苏联的消息，可她没有把这件事同自己作任何联系，陈学昭这么一提，张琴秋的心也动了一下。玛娅这么多年远离父母，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撂在国际儿童院，作为母亲，她何尝不想去看看她呢？陈学昭说，你和周恩来又不是不熟，你这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要求，再说，周恩来一向待人很好，你要是觉得开不了口，我去替你说。张琴秋想了想回答，还是算了吧，

这时候走了，不太好。陈学昭说，你就是死脑筋，你在这里净是出力不讨好，在王明手下，你就别想有出头的那一天，他随时随地都给你穿小鞋，这一点别人都看在眼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不如趁这个机会出去走走，回来后换一个轻松点的环境。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呢？

张琴秋理解陈学昭，有些事情，自己也感到实在委屈，可她又觉得，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在工作中证明她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过去跟着张国焘，难免说过错话，也可能做过些糊涂事，但那绝不是她存心的。现在好不容易才跟党中央在一起，她觉得这才是她真正能够证明和展示自己的好机会，她舍不得在这个时候离开延安，即使现在还有人对她并不理解，甚至对她仍然抱着排斥和打击的态度，她也觉得那总是暂时的，她相信，自己一片忠忱，最终总能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接纳和认可。

陈学昭满腔热情而来，却悻悻然地离去。

○ 陈昌浩对延安没有什么留恋，别时只留给她一句“多保重”

面对这件事情，陈昌浩和张琴秋的态度却完全是两回事。当陈昌浩得知周恩来要去苏联的消息时，连忙不失时机地向党中央提出他要去苏联治病，他的要求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陈昌浩在家里提出要把小洋生也一同带走，张琴秋没有表示反对的意思，但她在心里，却隐隐地预感到了什么，不禁又多看了陈昌浩几眼。

陈昌浩对于这次能去苏联感到意外，这份意外也带给了他突如其来的欣喜。这样的好心情，是他在延安从未有过的，自从来到延安，他就活得十分压抑。特别是张国焘公开背叛而逃离延安后，无疑也给了他沉重的一击。错误归错误，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可一背叛，性质就变了，陈昌浩不得不重新认识张国焘其人，也重新审视自己，即使在梦中，他也没有能够畅快地舒过一口气。

张琴秋深知陈昌浩的处境和心理，所以对于他的走，也能给予一定的理解，但对他要带走儿子的想法，虽然嘴上没表示什么，心却往下沉了又沉。陈昌浩有他的理由，说儿子是他的，如果他把对儿子应负的责任也一股脑儿推给张琴秋，那不仅是对儿子的不负责任，对张琴秋也是不公平的。张琴秋默许了陈昌浩的选择。

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专门为周恩来派了一架飞机，同机去苏联的除了陈昌浩，还有一些别的同志。这架飞机只送他们到新疆，然后他们还要换乘别的飞机。

这是1939年的8月，走的那天，在飞机场，张琴秋再次为小祖涛理了理衣领，抚摸着他的头，张琴秋从心里喜欢这孩子。陈祖涛的五官端正清秀，虽然稚气未脱，却很懂事，他拉着张琴秋的手，很有几分眷恋的意味，他说，妈妈，你等着，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张琴秋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想要抱抱这孩子，但是她竭力地忍住了，只是略微用了点力气摩挲着陈祖涛的小手，对他说，倘若见到玛娅，就对她说，妈妈很想她……张琴秋还有许多想对女儿说的话，可

是，小祖涛记得住吗？

陈昌浩没有那么婆婆妈妈，无论对延安还是对妻子张琴秋，他都没有更多的留恋，他对张琴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多保重”。然后就拉起了儿子的手，显得有点急不可耐的样子。

陈昌浩朝着飞机走去，走得那么义无反顾。

飞机升空之际，张琴秋仰望着空中，她忽然想到了平凉夜宿的那个晚上，她为什么没来由地想到了父亲的一本笔记里的那一段记载，似梦非梦，两个年头都过去了，至今也闹不清那一缕神秘而离奇的思绪为什么会在六盘山下梦一样飘忽而临，又悠然而逝……

○ 陈昌浩的发妻寻到延安，张琴秋与她结下了深情厚谊

陈昌浩走了没多少天，他的结发妻子刘秀珍就从湖北老家来到了延安，带着他们的长子陈祖泽。可是陈昌浩已经去了苏联，刘秀珍千里迢迢地扑了空，不觉滴下泪来，想道，这下可怎么办哪？她一个女人家，从来也没出过远门，这次先从湖北老家乘船到重庆，又走陆路，千里跋涉来到延安，没想到却扑了空。陈昌浩去了苏联，她也不知道陈昌浩的弟弟现在在哪里，除此而外，再没有一个可信可托的人，难道她再带着孩子回去不成？刘秀珍被安排在招待所里先住了下来，见刘秀珍为难落泪，招待所的同志也替她着急，将这事通知张琴秋吧，又怕张琴秋为彼此的关系感到尴尬。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心想还是试探一下吧，就从电话里把刘秀珍的情况告诉了张琴秋，问她想见还是不想见？

张琴秋却没有想那么多。一听陈昌浩的前妻来了，就说，哪有不见之理？还说，请告诉刘秀珍，让她在招待所等着，我马上去接她！

张琴秋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了招待所。她想的是，不能因为陈昌浩走了，就让刘秀珍母子受冷落。当她笑咪咪地出现在刘秀珍母子面前时，慌得刘秀珍一时手足无措，她已经知道了张琴秋和陈昌浩的关系，这个时候，反而对自己的出现感到不好意思。

招待所的同志陪着张琴秋，怕万一出现僵局，他们可以从中周旋、解围。张琴秋亲切地叫着陈祖泽的小名：柏生，你是叫柏生吗？柏生诧异地点点头，看着张琴秋，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张琴秋笑道，不光是你的名儿，我知道的还要多呢。

张琴秋的态度，迅即消除了刘秀珍的戒备和拘谨，她拍着床沿对张琴秋说，来，坐。张琴秋坐了下来，刘秀珍却站在那里，张琴秋笑了起来，说，干脆，咱们都别坐了，你俩都跟我走吧。她说着，顺手就把刘秀珍的蓝布包袱挎在了肩上，牵起陈祖泽的手。刘秀珍还有点迟疑，陈祖泽却喊开了，妈，走吧，还等什

么？！

招待所和女大隔着延河，河上没有桥，要涉水而过，好在河水不深。见张琴秋挽起了裤腿，柏生也三下两下脱了鞋袜。刘秀珍却现出为难的样子，她是小脚，就这样脱鞋袜显然不方便。张琴秋就对她说，你别脱了，我先把柏生送过去，再过来接你。张琴秋就一手搀扶着柏生，另一个肩上挎着包袱，慢慢地涉水而过。不一会儿，她就返了回来，在刘秀珍面前一转身蹲下身子，说，来，我背你过去。

这怎么行？刘秀珍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她怎么能让张琴秋背着自己过河呢？在招待所，她就听人说了，这个张琴秋不是一般的人，是个难得的好干部，本事如何了得，有文化，打仗又英勇，现在一看，虽则三十大几了，还是那么一副俊俏模样，她就想，怎么世上的优点都让她给占全了。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连一点傲气也没有，还在她面前蹲下了身子，要背她过河，她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不，是难以担当。张琴秋催促道，快，柏生还等着呢。柏生也在那边岸上喊，妈，快点，你快点。刘秀珍还在推辞，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脸都涨红了。张琴秋仍然蹲在那里，说，你要是不上来，我就蹲在这里，不起来了。刘秀珍怎么也拗不过，只得让张琴秋背着过了河。

艳阳高照，映衬着河对岸的宝塔山，刘秀珍在张琴秋的背上感到了延安的美丽，山美水美，山上还流动着白云一般的羊群。在这样的一片天地里，她从心底里感到张琴秋的可亲可信。

张琴秋就把刘秀珍母子安置在了自己的窑洞里。先让柏生进学校念书。刘秀珍也想有个事干，就由张琴秋安排她先到妇女识字班去学习，后来又介绍她到儿童保育院去当了保育员。刘秀珍忖度，就是陈昌浩在，尽心尽力也不过如此，因而，她把张琴秋看做亲人一般，柏生亲切地把张琴秋称做张妈妈。

刘秀珍虽不识字，却也是个要强的女人，尤其觉得张琴秋对她这么好，使得她干什么都想干好，不愿给张琴秋丢脸。有一次轮到她站岗，她查路条查得非常认真，竟把朱德总司令挡在女大校门口，说什么也不让进去。当然，朱总司令后来表扬了刘秀珍，夸奖她工作认真负责。而当刘秀珍知道自己挡住的居然是朱德总司令时，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骂自己真是不长眼。下决心要多向别人学习，不能总是个愣头愣脑不开窍的乡下妇女。

张琴秋除了女大的工作，还是延安许多社会团体的积极分子，参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在由丁玲、丁雪松等人发起成立的延安妇女界促进会上，张琴秋被选为理事。她还作为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可谓是一次盛会，延安当时知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音乐家、诗人、画家、新闻记者、包括医生都出席了会议，吴玉章、王明、洛甫、艾思奇、周扬、李维汉都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600多名代表都被他精辟、生动的语言所吸引，所感染，听得屏息凝神，心潮澎湃，会场上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那天，毛泽东穿一身灰棉军装，红光满面，神采飞扬，张琴秋这是第一次听毛泽东讲话，她和所有的代表一样，心情激动，受到极大的鼓舞，后来，她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同志提到这次会议，每次提起时都说，毛主席的演讲真是太精彩了，你不能不受到鼓舞。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张琴秋当选为边区文协委员。

○ 她一身红妆和稻草人演了一场精彩的交谊舞。与茅盾一家延安相逢，她禁不住热泪横流

1940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延安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女大成为庆祝的中心。按照议程，上午是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林伯渠、李富春、邓发、谢觉哉都出席了大会，张琴秋致开幕词，朱德、林伯渠在会上讲了话。下午举办了各种体育比赛，晚上是文艺会演。整整一天，大家沉浸在节日的欢快之中。

文艺会演时，张琴秋表演交谊舞，只见她穿着一身红衣裤上场了，男舞伴却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稻草人。张琴秋就带着这个稻草人翩翩起舞，只见她左旋右转，舞之蹈之，把个稻草人摆弄得有模有样，招招式式如同真人。场下一片欢腾，观众直笑得前仰后合。交谊舞在当时的延安还是个洋玩意儿，何况一身红妆的张琴秋带着个稻草人，人们可算是开了眼界。张琴秋的表演为那一年的“三八”节增添了少有的情趣，人们也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张琴秋，她如此多才多艺，如此矫健活泼，不愧是位巾帼女英。

5月里，茅盾一家四口也挣脱了军阀盛世才的魔掌，从新疆辗转来到延安。上海沦陷后，茅盾曾一度携妻子儿女去了香港，1938年底，又应邀去新疆学院任教，并主持该地的文化协会。由于难以忍受新疆督办盛世才的黑暗统治，茅盾决定再度迁徙，带领着全家投奔延安解放区。茅盾早年就从事革命，解放区是他理想的境地。他对延安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比他想象得还要好，处处都那么欣欣向荣，军民举手投足无不洋溢着高涨的革命热情。茅盾先生受到了强烈感染，他的《白杨礼赞》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茅盾一家的到来，使张琴秋喜出望外，尤其她和孔德沚的相见，感觉格外不同。这对少时的伙伴，后来的妯娌，分别将近十年，这十年之间发生了多少事啊，有了多少变化，沈泽民不在了，而张琴秋所经历的一切也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孔德沚对张琴秋永远有着大姐一样的情怀，什么时候都使张琴秋感到一种不

似家庭而又胜于亲情的宽厚和温暖，在她面前，张琴秋自然而然地袒露着一切，不知不觉地热泪横流。孔德沚说，你真是受苦了。

阿南长成了大姑娘，阿桑俨然成了翩翩少年，不由人不感慨时光荏苒，岁月如流。这两个孩子对延安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不住地叫着婶婶，问这问那。孔德沚免不了又想起了远在天边的玛娅，张琴秋已是多少年没有见着自己的孩子了，这对于一个女人，是灵魂深处的一种煎熬，哪个母亲不想念自己的孩子呢？

茅盾到达延安的消息，惊动了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他亲自点将，指名要茅盾到重庆去工作，认为茅盾在那里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张闻天拿着周恩来的电报来找茅盾，向茅盾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茅盾虽然很喜爱延安，但对周恩来的安排还是欣然从命，不过他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他的两个孩子，阿南和阿桑，能继续留在延安接受教育。他俩现在一个进了女大校园，另一个进了陕北公学……张闻天听了这个要求爽然一笑，干脆地答应下来，说，你把孩子留在延安是好事啊，革命又多了继承人。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

临离开延安之前，茅盾夫妇一起来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见到茅盾很高兴，说，你这样的大作家，解放区需要，国统区也需要，你说怎么办啊？周恩来要你去，是有他的考虑的，你要好好利用你的身份和名望，在重庆开展工作。茅盾又一次提到孩子的事，他说，我们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党，留在延安，请党来教育他们吧。毛泽东亲切地笑道，你是把包袱全甩到了这里，你就可以轻装上阵了。不过，你放心，孩子在这里，一定会好好成长的。茅盾和孔德沚忍不住笑了起来。

1940年10月，茅盾带着夫人离开了延安，沈霞（阿南）和沈霜（阿桑）在各自的学校，每到星期天，他们就回到婶婶的窑洞，如同过去念中学每星期都回家一样。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而张琴秋每次都设法用白面馒头、红烧肉为他们改善生活，他俩和婶婶的感情很融洽，尤其沈霞，什么话都跟婶婶说。张琴秋也很喜欢他们，每到星期天，都盼着他们归来。她还不断把沈霞、沈霜的情况，通过书信告诉茅盾夫妇。两个孩子给父母的信也都由张琴秋负责传递，通常是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往来延安办事时捎带回渝，那面由“周先生”或“超姐”转递。

张琴秋告诉他们：“霞仍在学习外国文，各方面都有进步，增进了许多新知

识。这些知识是过去没有学到过，而且是不可能学到的。以前依靠妈妈的许多事情，现在都是自己动手来做，做得也好。劳动的结果，不仅能独立生活，而且把身体锻炼好了。霞、霜自你们走后，没有大病过，身体长高了，长胖了（尤其是霞），假使你们见了的话，一定会高兴的。我和霞见面的时间多些，霜因为住的远一些，我们能够谈在一起，玩在一起。”

○ 得到陈昌浩与波兰籍女子同居的消息，这个从刀刃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刚强女人，有一种被深深伤害的难言的痛楚

转眼间，陈昌浩已经走了一年多了，黄鹤远逝，没有任何消息，也从来没给张琴秋来过只字片言，他仿佛有意要让自己如同一片风地里飘零的秋叶，消失得无踪无影，无声无息。可这是不可能的。这时延安却有了关于他个人生活的风言风语，张琴秋听见装做没听见，她也从没有和刘秀珍进行过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沟通，一来，她不愿意捕风捉影，二来，在她和刘秀珍之间，这个陈昌浩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顺畅自然的话题。

而事实终归是事实，张琴秋终于得知陈昌浩已和一个波兰籍女子公开同居的消息，有人善意地把这个无情的事实告诉了张琴秋，并且初步判断说，看样子，他陈昌浩是不打算回国了。张琴秋表面上是冷静的，传递消息的人走后，却怎么也忍不住浑身瘫软，她不能不面对这个冷酷的既定事实，她实际上是被陈昌浩无声地抛弃了。

张琴秋很少有不上班的时候，但那天，她在窑洞里整整睡了一天，没吃也没喝。她是个从刀刃、鲜血与烈火中走过来的刚强女人，但在失败的爱情面前，她仍然感到束手无策，并且，有一种被深深伤害的难言的痛楚。现在，她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自己和陈昌浩的这段婚姻了。当初，为了这段婚姻，她曾受到一些人的冷眼和攻击，但她自认为她是感情至上的人，她相信陈昌浩也是这样的，而且，她多么愿意通过他们的行动来逐渐证明他们爱情的纯正。然而，曾经信誓旦旦的陈昌浩背叛了初衷，张琴秋不禁疑惑，难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假的？不可信的？难道从一开始陈昌浩就带着很大的欺骗性？不，不，张琴秋很快就否认了这一点，不管陈昌浩现在怎样，可当初，他对张琴秋的感情是认真而执著的，不容怀疑的。后来的出走和变化，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却唯独不能成为陈昌浩

背叛爱情的理由。张琴秋更加明白的是，陈昌浩出去治病完全是一个借口，他是为了脱离当时的窘迫环境。现在，张琴秋彻底看出了他这个人性格深处的软弱，也看出了他的动摇和利己。说到境遇，张琴秋是和他被一条绳索同时捆绑在耻辱柱上的，作为丈夫，决意出走之时，他有过一点点要为张琴秋分忧解难的意思吗？也许从祁连山分手的那个时候起，陈昌浩就已经起了负心的萌芽，已经不再珍视患难中的爱情。去苏联对他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既摆脱了政治上的逆境，又跳出了感情上的樊篱。陈昌浩的背叛，真如风刀霜剑，极度残酷地伤害了张琴秋的感情，现在再回想她在倪家营子突围时的那次悲惨的生产，简直太不堪回首了，她真不知道该如何认识陈昌浩这个人……

阳光从墙上一点一点地移动着脚步，天色慢慢暗了下来，张琴秋仍然蜷曲在床上，她不想点燃油灯，就让自己在黑暗中品尝无边的苦寂。有一个人走了进来，悄没声息来到她的身边，在张琴秋炕头上悄悄地坐了下来。张琴秋感觉到来人是刘秀珍，刘秀珍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说，我都知道了，外面的人都在说呢。张琴秋心头一颤，一酸，又猛地一热，她把刘秀珍的手抓在自己手里，张琴秋的泪再也止不住了，她从炕上坐了起来，和刘秀珍面对着面。刘秀珍也是泪光闪闪，说，我俩都是苦苦命！往后去，我只有把柏生好好带大。

张琴秋一句话也说不出，她这时的感情相当复杂，她想到在她点头顺从了陈昌浩，而陈昌浩又一下子将她置于马背上的时候，实质上也是如何严重地伤害着刘秀珍啊。可刘秀珍却没有恨她，现在反而来安慰她，这使她感到刘秀珍的淳朴和高尚。女人啊女人，这就是女人的天性。

刘秀珍说，我早看出来了，从我一到延安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是这世上少有的一个好女人，那么能干，干什么都行，心眼儿又好，我一点也没怨恨过你，真的，一点儿也没有。张琴秋更是无话可说，她两泪长流，只是把刘秀珍的手抓得更紧、更紧。

刘秀珍对张琴秋说，往后日子还长，身子骨要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说着，站起身来点亮了油灯，窑洞里有了温馨和光明。

○ 中央批准了她与陈昌浩的离婚申请。她提醒自己，婚姻爱情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

张琴秋随即向党中央递交了离婚申请，经批准，解除了她和陈昌浩的婚姻。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分离，忘却，有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张琴秋的身心仍然很疲惫。

张琴秋的不幸，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特别是原红四方面军她的那些老战友、老同志，他们亲眼所见了张琴秋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故。而在政治上，张琴秋也同样经受着挫折，那时候张国焘不信任她，用另一种方式打击报复她，而在经历被俘之灾后，她死里逃生，来到延安，却同样受到许多目光的怀疑，受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牵连。女大特别班的学员，不少来自原红四方面军，她们与张琴秋曾经休戚与共，出生入死，对张琴秋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排遣张琴秋婚姻失败后的落寞和孤寂，常常结伴来到张琴秋的窑洞。当然，她们谁也不会提到陈昌浩，坐在一起，张琴秋也从不流露她个人心里的苦涩，她们的话题就会扯得很远很远，尽拣有趣的事儿述说。

每当扯远了时，张琴秋却要把话题拉近，说到她们在女大的学习。别看这些过了雪山草地流血流汗却很少流泪的女战士，她们也有苦恼，扛枪扛炮不要紧，可小小笔杆到了她们手上，就重似千斤。在课堂上，又要听课，又要记笔记，她们常常忙得满头大汗，往往还是顾此失彼，事倍功半。张琴秋没少帮她们想办法，她们也对张琴秋说，看着别人能写会画，心里不是不羡慕，可她们就是学不会，有时真的都想打退堂鼓，回到部队去。张琴秋对她们说，学习，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呀，想想咱们在鄂豫皖，在通南巴，天天都打仗，哪有时间坐下来学习呀。只有到了延安，到了解放区，我们才能有这么好的条件，党中央专门创办了女大。你们不要以为只要能打仗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将来革命成功了，需要我們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没有文化怎么行呢？你们还都比我年轻，只要下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我就不相信，你们是学不出来的！

张琴秋窑洞里的灯光经常亮到很晚，熄灯号早都吹过了，她还在小油灯下伏案忙碌着。个人的不幸，使她把所有精力都投放到了工作上，她告诫自己，婚姻爱情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而仅仅是一部分，一个很小的部分，更大的快乐是工作，是为革命事业锲而不舍地工作。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对张琴秋满怀善意，张琴秋的痛苦，也使有些人幸灾乐祸，女大校园就在这时流传出一股谣言，说女大教务处的人作风不正，一个个都有问题，因而对教务处持怀疑态度。教务处的同志听了非常气愤，跑来告诉张琴秋。张琴秋知道谣言的出处，也知道造谣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主要是冲她而来的，她就安慰同志们道，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我是教务处的负责人，这些话与你们无关，你们完全可以充耳不闻，更不要放在心上。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照常做好自己的工作，对学员们负责。

1941年秋天，中国女子大学奉命停办，张琴秋被重新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王明被免去了妇委书记职务，张琴秋总算松了一口气。妇委书记由蔡畅担任，邓颖超担任了妇委副书记，除张琴秋外，其余的委员还有帅孟奇、张秀岩、苏华、区梦觉。张琴秋来妇委报到的时候，蔡畅见了她非常高兴，说，好啊，你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正有许多工作，需要有丰富的妇女工作经验的同志来帮助我。你发表在《中国妇女》杂志上的文章，我都看了，你这个人真不简单。我对这次新的妇委成员感到很满意，我相信我们能合作得很好，也能切切实实为中国妇女做点有益的事情。张琴秋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王明主持妇委工作期间，推行的那一套完全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提出了一些诸如“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之类的口号，而对广大妇女的实际生活问题视而不见。新一届妇委要克服这些缺陷，主动去贴近妇女，立足于把广大妇女发动起来。于是，中央妇委和中央西北局联合组织了一个妇女生活调查团，兵分两路，下到延安地区及其附近农村，张琴秋分管一个调查团，在下面跑了将近半年。团里不少同志来自城市，不了解农村，与农村妇女感情上有隔阂，工作起来就感到困难，听不到这些妇女的真心话。张琴秋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召开会议，她说，搞这种农村调查，完全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肯定搜集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必须首先在感情上和所到之处的妇女们融洽起来，设身处地，替她们着想，帮助妇女们解决实际困难，否则的话，别人

凭什么把心里话掏给你呢？以后，调查团的工作就从帮助妇女们做家务开始，参加妇女们的日常劳动，与她们增进了解，建立感情，以拉家常的方式，了解到了许多真实的情况。通过调查发现，妇女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革命力量，现在还远远没有发动起来，这和当时的斗争需要不相协调。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国民党政府的军饷，还有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赠。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解放区，加上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上日渐困难，中共中央动员军民大生产，实行自救。毛泽东在这时敏锐地注意到了妇女的力量，他说，“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上，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边区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这给妇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张琴秋的调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注意发现妇女参与经济的典型。

这天，张琴秋她们听说了一件事，延安南庄河村有个叫李国泰的农民，他妻子会纺纱，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牢记了毛泽东关于妇女参与经济的教导，他亲自上门，送去纺车和棉花，说，纺一斤纱可以挣一斤棉花，还能得到奖金。李国泰的妻子就安安心心纺了一年纱，果真得到了奖金，而且数额不菲，不仅用奖金买来了农具，还给李国泰做了一身新衣裳。李国泰逢人便夸奖媳妇能干，李国泰的媳妇以行动带动了整个村子38户妇女，人人都学起了纺纱，有的还学会了织布。

张琴秋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以极大的热情帮助总结了南庄河村的经验，通过妇委加以推广。一时边区纺纱织布蔚然成风，各部队、机关、学校的女同志们都学起了纺纱织布，边区还办起了纺织厂。不到三年，包括军需和民用布匹，基本做到了边区自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正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妇女由于参加了劳动，有了经济基础，在家里和社会上的地位都有了提高，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纺纱要考核，互相之间还要有个比较，于是要记录棉花的用量和纺纱的数量，可许多妇女不识字，给她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由此她们感到识字的重要，不仅自己积极地去参加识字班学习，还主动送孩子上学，以往的落后观念不知不觉地在发生着意想不到的变化。

蔡畅对张琴秋的工作十分满意，人前人后地夸奖她。

第十三章

○ “两个老家伙，一对新夫妻”，第三次婚姻来之不易，周恩来、邓颖超特意请他们吃饭

苏井观和陈昌浩、张琴秋都是老熟人，老战友。不久前，苏井观也去了一趟苏联，对陈昌浩在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知道陈昌浩现在的妻子叫格兰娜，也是陈昌浩在中山大学时的同学，看样子他与她生活得还算美满。苏井观回到延安后，得知张琴秋已经主动要求、并经组织批准和陈昌浩解除了夫妻名分，他竟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了什么。

在苏井观心目中，张琴秋是女红军中的佼佼者，包括对个人生活的处理，也是那么慎重，又那么果断，勇于面对自己衷心爱过的负心男子，这不是每个女人都有勇气做得到的。苏井观对张琴秋的倾慕由来已久，那是他心中一块圣洁的高地，他仰视着她，却从没有过丝毫非分之想。现在，当陈昌浩背弃张琴秋而去，苏井观忽然感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开始有意识地向张琴秋靠近。他琢磨，是的，张琴秋固然刚强，可再刚强的女人，在苦难之中，心灵深处也还是需要一个男人的疼爱 and 呵护。而他那么些年，朦朦胧胧，似有若无，仿佛等待的似乎就是这么一种机缘，作为男子汉，他认为自己的给予，非张琴秋莫属。

张琴秋对苏井观印象素来很好，这些年里，他们已经打过

多次交道，苏井观为人正派而坦诚，和苏井观在一起，张琴秋感觉到总是很自然也很随意，不用有半点矫饰或做作。苏井观从苏联回来后，当即就来看望过张琴秋，后来的节假日，只要张琴秋有空儿，苏井观就让自己的警卫员骑着马，去把张琴秋接到柳树店，那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卫生部所在地，苏井观在那里工作。

张琴秋去了几次，每次去，苏井观都显得由衷地高兴，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流露出真诚和喜悦、爱慕和激情。张琴秋感觉到了苏井观这种内在的燃烧，这使她有些胆怯，便开始有意回避这样的聚会，毕竟，她是有过两次婚姻的女人，特别是陈昌浩在她心灵上烙下的伤痕过于深重，她不能带着如此的伤痕伤痛再去面对别的男人，那样的话，对苏井观是不公平的。她不能把这样的不公平转嫁给一个好人。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苏井观发出的邀请，都被张琴秋找各种借口婉言谢绝，她硬着心肠，把自己一个人关闭在窑洞里独自痛苦，不再去见苏井观。

既然请不来她，苏井观就给张琴秋写信，三天一封，五天一封，每封信都写得真情而炽烈。张琴秋一封封一遍遍读着这些来信，心里不由得被打动，可一想到自己已不再年轻，而是一个经历过太多曲折的中年女人，一下又灰心了，她怎么忍心带着自己的过去，再去和比她年轻几岁的苏井观一起去憧憬美好的未来？

张琴秋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虽然，谁也不能否认张琴秋在红军中的女将领地位，可在感情上，她毕竟是女人，又是个非常不幸的女人，因而，当第三次爱情又向她显露出曙光时，她是那么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她怎么也拿不准她该怎么办。

蔡畅和帅孟奇大概是出于女性的直觉，看出了什么，又不便直说，就怀着一番美意，对张琴秋旁敲侧击，鼓励她对待生活也要像对待工作一样，要树立信心，要自己解放自己，可不要错过良机哟。张琴秋从二位大姐话里也听出弦外之音了，她未置可否地笑笑。

苏井观一点也没有松懈他真情的攻势，给张琴秋的信仍然一封又一封，络绎不绝。张琴秋感到她再也不能就这么下去了，这是对苏井观的轻视和不恭，她觉得她也应该给苏井观回封信，可写什么呢？提起笔来，纸上却落下了这么两行字：“祁连山下若能同行，今日情况恐又不同，至今想来，确是憾事。”

在祁连山之石窝，三个支队分手之时，张琴秋看出来，是苏井观向李先念

政委建议的，让她与三十军之余部一块儿行动，及早脱离险象环生的祁连山。张琴秋的纸上突然落下这么两行字，也并非从空而降。可她细看这两行字时，自己也闹不明白，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简直是词不达意、牛头不对马嘴么。张琴秋丢下笔，觉得应该鼓起勇气去找苏井观，把想说的话和该说的话，都对他说说清楚，总这样规避着，也不是个事。

终于，张琴秋又去了一次柳树店，苏井观高兴得不知所措，看着张琴秋一个劲嘿嘿地笑，都忘了该去干什么了。张琴秋陶醉在他这温暖的笑容里……

记不清楚话是怎样开的头，张琴秋感觉就跟写信一样，表达很困难，总是表达不出心里要说的话。苏井观一直是那么随和耐心，他似乎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就把张琴秋给击中了，他说，人啊，要往前看，往前走，不能老拿自己的过去折磨自己，再说，那又不是你的错，用得着用那些事与自己过不去吗？！张琴秋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而且禁不住潸然泪下。她在苏井观面前什么时候都是坦坦然的，这是她预先准备、最想掩饰的一次，可眼泪偏偏不听话，一个劲儿往下掉。张琴秋知道那是软弱的体现，她不想让苏井观看见，就把脸转向一边。苏井观却把一条毛巾近近地递了过来，张琴秋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泪流得更加凶猛。苏井观捏起毛巾，轻轻替张琴秋揩去泪水。

张琴秋战胜了自己，终于又一次进入了恋爱季节。

她开始给苏井观写信，有一封是这样写的：

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确，别后快一星期了，尤其下雨天，时间感到格外慢些，不知道你是否同感？

虽则我们不是初恋，虽则我们都已半老，然而奇怪，这种感情不知从何而来，有时我觉得好像是不应该的。可是我又不愿意放弃人生的快乐，我应该找我的知音。我相信我们能得到幸福，而且能幸福到底，不会中途起变化。万一发生了意外，不让我们活在世上，那是无法，不然决不会有所变动。

我翻开破皮包，数了你的信，有四五页，写得又细致，又讲究，满纸涂着真诚，到处可以感到温暖，它给我的精神帮助很大，使我从孤苦烦恼中找到快乐。啊！可见世界上的情深似海是真的。我现在真正尝到了这种滋味，它超过了山珍海味，也超过了葡萄酒。

不错，我们人生为革命更重要，我们的事业更伟大。可是，除此以外，注意一点私生活，只要不妨碍我们的事业，我想没有什么不好的。有了真诚的爱，有了精神上的愉快，可以增强工作效能，相互鼓励，相互帮助，这不是坏事，是好事。

我们并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否则，我们就可以不顾一切，也可以不做工作而整天来谈恋爱。我们决不敢轻易放松我们的事业，我们也不会妨碍工作，我们只在业余时间来深思和偶尔的会谈，我们亦能彼此鼓舞着鞭策着上进。

张琴秋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她和苏井观的通信，共50余封，全都是这一时期写的。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悉数拿走，上边的这封信，是作为张琴秋的反党罪证才得以保存下来，其中有些片断已经残缺不全。造反派当年所认定的张琴秋的资产阶级情调、反对革命的爱情，不过尔尔。

张琴秋和苏井观经过一年多的恋爱，婚姻水到渠成，也可说是瓜熟蒂落。不过，张琴秋有一点难以启齿的隐痛，她在倪家营子突围时的那次生产，使她得了一种严重的妇科病，每次发作起来，腹痛难忍，她只能卧床不起，她怕自己再没有生育能力了，而苏井观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苏井观却答道，对于真正相爱的两颗心、两个人，那些都是不重要的。1943年的春天，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二人正式结为夫妻。

那一天，苏井观的窑洞里喜气洋溢，热闹非凡，窑洞前的柳树刚泛出嫩嫩的新绿。张琴秋和苏井观两个单位不少人都赶来助兴，原红四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也来祝贺，其中就有徐向前。徐向前此时已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司令员，不过他还和从前一样，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张琴秋和苏井观的婚事感到满意和高兴。卫生部政委饶正锡夫妇，美国医生马海德、苏菲夫妇也来参加了婚礼。

新房布置很简朴，一张木板床上铺了一些新谷草，被子、褥子都是旧的，枕头则是用几件衣服叠在一起。最引人注目的是门上的那副对联，诙谐幽默，那是红四方面军老战友们的杰作：

两位老家伙，
一对新夫妻。

徐向前望着满面春风的张琴秋，笑着拍了拍苏井观的肩。

张琴秋这位38岁的新娘，确实不能算年轻，苏井观比她小三岁。可他们的新生活伴着圣地春风的拂动，才刚刚开始。大家都频频举杯，聚过来向他俩表示祝贺。苏井观也放开了酒量，来者不拒，以至喝得满面红光，飘飘然然。不过他感觉很好，合不拢嘴而又收不稳脚，正是纯粹的新郎官的感觉。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赶上这大好的日子。7月间，周恩来和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特意把张琴秋和苏井观叫到一家饭馆，请他们吃饭，还请来陈学昭作陪。周恩来从心眼里为张琴秋的归宿高兴，他说，在一起生活，彼此真诚是最可靠的。陈学昭此时婚姻已经破裂，一个人独处。周恩来还顺便批评陈学昭，说她什么都好，就是不善于处理个人问题。对于周恩来的善意，陈学昭点头承认。

周恩来离开的时候，又替张琴秋给茅盾夫妇捎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现在我家有了，我的朋友是个医生，以后霞和霜有什么病痛，都可以好好帮助治疗，医药也可以找到。他们生活上的一切照顾，都由我负完全责任，请你们不必远念！”

○ 苦闷中想起了王泉媛。毛泽东带头鼓掌赞赏傅钟的发言，让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延安的这个时候，张琴秋才总算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虽然，延安当时的条件还甚为艰苦，但相对而言，毕竟有着难得的远离战争的宁静与和平。

苏井观对张琴秋关爱备至，体贴入微。爱情使张琴秋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工作上也更加不知疲倦，成为蔡畅的得力助手。在党的“七大”筹备选举中，张琴秋被陕甘宁边区推选为正式代表，可她却没能通过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这就说明，她还没有完全得到党的信任。这使张琴秋的政治热情受到又一次打击，她不得不再次回头审视自己：还要怎样做才好呢？难道她对党的忠诚就永远得不到证明了吗？

她又一次陷入苦恼之中。在她看来，人的政治信仰也和生命同等重要，不，甚至比生命还为重要，可她却是不受信任的，作为党员，却不被党组织所信任，这比什么都更令她感到沮丧、难过、灰心，她为此去找党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询问情况。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却受到这位负责同志的鼓励，要她以共产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不属于自己考虑的问题，就不要考虑得太多。张琴秋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依然愁眉不展，心事重重。

苏井观安慰她说，想想你在倪家营子突围的凶险经历，那时生孩子，可真是“马背骨血矣马蹄掩埋，风云万里兮一缕劫灰”；再想想王泉媛……至少，咱们现在还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还有党籍、军籍。可王泉媛受了那么大的苦难，现在有什么呢？什么都没了。当年那些事情，怎么能怪她呢？今天这事儿，能怪你么？！提到王泉媛，张琴秋的心忍不住咯噔了一下。

前面提到过，王泉媛是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在梨园口被俘，与100多名先锋团的干部战士被关押在凉州监狱。王泉媛和政委吴富莲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吴富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王泉媛为她向看守要药，看守看在她是团长的份上，

拿来一瓶鱼肝油，这在当时是好药。而监狱里的条件太差了，吴富莲的病也到了晚期，一瓶药还没有吃完，吴富莲就咽了气。王泉媛把她紧紧搂抱在怀里，这位与她朝夕相处的战友，这位才27岁的优秀的红军女指挥员，永远地闭上了她那美丽的双眸。

王泉媛被关押了几个月，马步青变换着各种手法企图治服这些被俘的女红军，以伪善的面孔给她们发衣服，时不时来给她们训话。马步青为进一步软化她们，削弱她们的意志，还把她们集中起来放映极为淫秽的电影，企图从另一个角度达到他的目的。夏日的一个下午，那时已是上海“八·一三”过后，敌人把女俘们全部押解到凉州城东的马步青花园，马步青脸上带着笑容，以悠闲的姿态出现了。他在女俘们面前来回踱着圈，说，眼下日军猖獗，国共两党已经再度携手，共赴国难，为表示合作的诚意，我们决定分批释放被俘人员。下面，我宣布释放名单，念到名字的，站到这一边。说到这里，他用手往左边指了指，大家同时看到的是，相对着的另一边，已经列队站了一排敌军官，马步青又对军官说道，听我念完一个女俘的名字，你们就过来一位，站到她旁边。大家明白了，这哪是释放，分明是在配对！于是女俘们愤怒了，李开芬首先跳了起来，高喊着，同志们，拼啊！马步青的花园里立刻一片混乱。可女俘们毕竟手无寸铁，扭打了一阵，有30多个女战士被强行掳走了。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马步青又把女俘们集中起来训话，他说道，诸位自诩是巾帼英雄，但巾帼毕竟是女人，女人嘛，古有明训，以做贤妻良母为本……

大家知道马步青的葫芦里又要卖什么药了，个个握紧了拳头，眼里喷射出仇恨的怒火。马步青继续说，你们都还年轻，我马某不想害你们性命，更想积点阴德，替你们从中做媒，让你们有个家室。

女俘队伍里立刻炸了营。马步青的副官凶相毕露地大声警告，这次谁再胡闹，我就抽了她的脚筋，分给我们的士兵们共妻，然后再吊死她！他一眼看见了王泉媛，就喊，王泉媛，你出来！王泉媛没理他。马步青对着王泉媛笑了笑，倒背双手走到她跟前，说道，王团长，你的部下苟兴才已经做了我的四姨太了，你要不要见见她？她现在活得可是比你滋润多了，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说到这儿，他突然脸色一变：照理说，你们这些人都该杀该刚，我的副总指挥和两个团长都在你们手下送了命，可我马某不计前仇，以慈悲为怀。现在，王团长，我已

经把你许配给了我的工兵团长，怎么样，团长配团长，也算门当户对了把？哈哈，你就给你的部下带个头吧！

王泉媛说，呸，要杀就杀，少来这一套！

马步青的话软中带硬，说道，王团长，我劝你还是不要任性，我的工兵团长不会亏待你的！

王泉媛站立不动。

马步青也觉得不能硬来，就撂下一句话，明天，我们正式迎娶！说完，甩手走了。

姐妹们都为王泉媛捏着一把汗，王泉媛横下一条心，大不了，还有一死。第二天，王泉媛被强行押往凉州新城，那里是工兵团长马进昌的巢穴。

马进昌身高不过五尺，须发精光，满脸横肉，带着一身匪气。他一见王泉媛，那双贼眼就像苍蝇一样盯在了她身上。王泉媛低下头来想主意，这个马进昌让她讨厌至极，她感到一刻也不能在这里呆下去，她要避开马进昌想一个逃离的办法，唯一的去处是上厕所。

马进昌准了。王泉媛进了厕所，不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女人，竟是妇女团战士，名叫沈春兰，上一次马步青把她分给了一个传令兵。她一直想跑，苦于没有伴，路径也不熟，看见王泉媛，沈春兰非常高兴，王泉媛拉起她说，走，出去看看。两人来到大门口，马进昌已经先一步站在了城墙上，他预料到王泉媛会来这一手。王泉媛被抓了回来。马进昌圆睁一双牛眼，说，你这共产女团长，原来是个贱坯子，那就别怪我马爷不客气！说着，他照王泉媛后膝弯处猛踹一脚，王泉媛双腿一屈，扑倒在地，马进昌举起碗口粗的棍子，雨点般落在王泉媛身上。棍子打断一根，又换一根，那天，马进昌一连打断了二十几根棍子，王泉媛始终没吭一声，马进昌累得直喘粗气，嘴里还骂骂咧咧，卫兵过去把王泉媛翻转过来一看，才知道她早已昏死过去。

马进昌认为只有暴力能够征服一切，包括女人。王泉媛在虎狼窝里难以自卫，她受到马进昌的野蛮毒打和疯狂蹂躏，浑身伤痕累累，同时她的倔强也使马进昌感到实在棘手，一怒之下，马进昌把她押送到了凉州以西100多里的永昌老家。

在一个名叫阿喜的女佣的精心照料下，王泉媛的伤势渐渐好转。王泉媛帮阿喜干活儿，和阿喜聊天，阿喜对王泉媛充满了同情。除了阿喜，王泉媛还努力争

取着她身边的其他人。有一个16岁的女战士，被俘后分配给了永昌县商会会长当丫头，王泉媛知道了，就想把她要过来，跟在自己身边。阿喜说，那还不是马团长一句话的事情。可王泉媛生就宁折不弯的性格，她不愿意向马进昌开这个口。阿喜就劝她，该低头时得低头，你如今被他捏在手里，要不然，又会吃亏的。

凉州离永昌一百多里，马进昌不是经常回来，不过自从人样清秀的王泉媛来到马进昌的老家后，马进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来看看。王泉媛仍然不正眼看他，阿喜趁机进了一言，说王泉媛很想要个勤务，看上了商会会长家的王秀英，她们以前在一起，用起来顺手。马进昌为讨王泉媛欢心，果真去把王秀英要来了，商会会长可不敢不买马团长的账，马团长无论要什么，他也不敢吝啬。马进昌得意洋洋地向王泉媛炫耀：怎么样，这下总该满意了吧？王泉媛只是白了他一眼，并没给个好脸。王泉媛对马进昌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厌恶，这令马进昌非常不快，王泉媛见了他就像见了鬼一样，这使马进昌气不打一处来，他抄起一张凳子就朝王泉媛砸去，王泉媛身子一偏，凳子砸在她腿上，王泉媛当即跌坐在地。

马进昌又一次回来的时候，给王泉媛带回来一件长袍，说是马步青特意给了十块大洋，要他给王泉媛做衣裳，马进昌兴冲冲地拿了衣服回来，非要王泉媛穿上让他看看。王泉媛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气得马进昌对她又是一顿毒打。横竖征服不了王泉媛，这使马进昌很伤脑筋，也使他感到威风扫地，王泉媛简直成了马进昌的一块心病。就这，他还不肯张扬，怕惹马步青以及同僚们笑话。

王泉媛每见马进昌一次，就增加一次逃跑的决心。王秀英跟她自然一个心眼。除了阿喜，马进昌手下的一个穆主任也被王泉媛争取过来，穆主任告诉王泉媛，兰州已经有了八路军办事处，王泉媛更加小心而又执著地做着逃跑的准备。1940年3月，也就是在王泉媛被俘的三年以后，马进昌带着他的工兵团要到别处换防，按规定不许带家眷，王泉媛就被留在了马进昌的老家。家里除了阿喜，另外还有马进昌的大老婆和几名卫兵。

穆主任设法弄到了一张从永昌到兰州的通行证，交给王泉媛，当晚10点，在阿喜的帮助下，王泉媛带着王秀英越墙而去。她们连夜脚不点地，往兰州方向跑了九十里，趁天还没亮，她俩搭上了一辆顺路的马车。没想到，马车翻倒在乌梢岭上，王泉媛当场摔昏，被路过的老乡搭救。老乡把王泉媛救回了家，施用当地土方，用烧红的石头放在尿里，将热尿给王泉媛灌了下去，她这才苏醒过来。

将息了几天，王泉媛感觉能走路了，便谢了老乡，又和王秀英一起往兰州赶。走了几天几夜，好容易与兰州隔河相望，别提王泉媛心里那个激动了。可黄河铁桥上盘查很严，王泉媛就让王秀英在一个杨家小店里住下等着她，自己只身一人去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可王泉媛刚上铁桥，就跟上来几个便衣，是马家军的。便衣来抓王泉媛，王泉媛把心一横，要跳黄河，她想好不容易来到了兰州，怎么能再让马家军抓回去？王泉媛的行为引来了许多群众的围观，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了，便衣不敢公然肇事，不甘心地悻悻离去。

王泉媛知道他们没有走远，还在不怀好意地窥视着她，她只好绕到黄河下游，搭乘了一个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摇摇摆摆，好容易到了河对岸，王泉媛步履匆忙地进了兰州城，下意识地回头看看，没发现便衣，她就按照穆主任提供的地址，边走边找。终于，她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肃办事处”的牌子，王泉媛忍不住泪水横流，她历经苦难，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她回来了，激动不已，不顾一切推门走了进去。

负责接待她的是一位年轻同志，王泉媛急不可待地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过。这位同志认真地听着，末了，他向王泉媛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政策：一年归来者，收留；两年归来者，审查；三年归来者，不留。王泉媛已经超过了三年。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问，她真的回来晚了吗？可是为了这一天，她几乎舍出了性命，她是多么执著的争取着这一天啊。接待她的同志发给王泉媛五块银元，尽管他个人对王泉媛充满了同情和惋惜，但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助王泉媛。王泉媛的心碎了，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这个刚强的红军女团长，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被俘后，她都从没有如此软弱过，她一贯昂着头颅做人，可她却从没有想过党组织和红军的大门会对她无情的关闭，这对她是再沉重不过的打击，她甚至想，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接待她的同志竭力劝慰着她。

王泉媛的故事，张琴秋也是后来听到的，命运对王泉媛不公，张琴秋不仅寄予同情，同时也寄予王泉媛以无限的崇敬，她认定王泉媛是党的好女儿，也是她的好姐妹。张琴秋不知道王泉媛后来去了哪里，但只要提起她，张琴秋眼前浮现出的仍是那位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团长。

苏井观说，想想王泉媛，我们就该知足，无论怎样，我们还能对党工作。至于其他的什么名分呀、地位呀，都不值得计较。

张琴秋若有所思，她对苏井观说，我也要学得豁达些，像你那样，可我总是免不了有庸人自扰的时候。

苏井观说，多拿自己的所得比比别人的所失，不平衡也许就会少一些。张琴秋点头称是。

出乎张琴秋意料的是，作为候补代表，张琴秋仍然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2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大会发言的最后一天，张琴秋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七大代表傅钟，走上讲台作了长篇发言。

傅钟发言的中心是：《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山头主义》。一开头，他检讨了在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上，对于党中央，尤其是对毛主席，那种极不尊敬的鲁莽态度”。

回顾四方面军的历史，傅钟指出，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后，单纯强调打仗，特别是肃反的扩大化，使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严重恶化，以致个别地区群众“反水”，喊张国焘为“张帝国主义”。随着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愈演愈烈，涂污了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直至他在长征中犯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罪恶。

傅钟以无比崇敬的激情赞颂孙玉清、董振堂军团长和杨克明、陈海松、熊厚发、曾日三、姜启化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英勇顽强、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浩然正气！当他提到，在西路军斗争中，一、二方面军的干部同样表现了英勇牺牲的精神，“四方面军的同志的鲜血与一、二方面军的干部的鲜血交流在一起”时，会场爆发的“大鼓掌”声，催人泪下，震人肺腑！

傅钟接着讲了加强团结要反对山头主义的倾向与情绪。他说，依靠党依靠人民，是稳如泰山，万事好办。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只说大山头、小山头，其结果把山头背在背上，山头是很重的，把自己压得又是驼子，又是瞎子，使得举步艰难，阻碍前进……

毛泽东带头鼓掌表示赞赏傅钟的发言。张琴秋更为激动，傅钟说出了她一直想说的话，直让她激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在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又说：“昨天傅钟同志在这里讲了一篇很好的话，我全篇都赞成……”

○ 茅盾夫妇痛失爱女，张琴秋无法原谅自己的失误，向周恩来请求处分

沈霞经常出入婶婶家，和苏井观的相处也和谐亲切。

张琴秋得知沈霞恋爱了，男青年名叫肖逸。张琴秋最先感到的是高兴，继而便又担当起母亲的责任，从各方面考察了男方。她觉得肖逸这孩子颇有文学才华，沈霞看中的，大约也正是这一点。其他方面，张琴秋也感到没有什么不合适。沈霞沉浸在甜蜜之中，和肖逸经常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张琴秋是过来人，她分享着沈霞的喜悦，同时也告诫沈霞，不要影响学习。沈霞脆生生的回答道，放心吧，不会的。

有段时间，沈霞病了，是严重的痔疮，医院的意见，最好割除。张琴秋想到她父母不在身边，一时拿不定主意。沈霞却是个果敢决断的姑娘，说，听医生的，割了算了。张琴秋还是犹豫不决，苏井观从医学生理的角度说服了张琴秋，他说，这不是什么大手术，张琴秋才总算同意了。沈霞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就被张琴秋接回了家，她不让沈霞下床，什么也不让她干，这样恢复了一段时间，沈霞健健康康地返校了。

沈霞后由女子大学转入一个俄语班去专攻俄语，这个俄语班由中央编译局主办，主要培养俄语专门人才。沈霞很喜欢俄语，是班上大家公认的高材生。张琴秋对沈霞也有个评价，认为她脾气爽直，像沚姐；智慧却很像冰哥，又能吃苦，能团结人。张琴秋在信中这样告诉茅盾和沚姐：每和她（沈霞）谈一次话，都使我感到她的突飞猛进。

1945年元旦，沈霞和肖逸举行了婚礼，张琴秋向茅盾夫妇去信叙述了这件事：

霞与逸已于阳历年放假时结婚，因为在乡下，我们都未去道贺。霞喜欢朴素，不愿铺张，故未在校举行婚礼。逸在离城十多里路之乡下做事，霞便下乡同

居。本来在此地对婚事是十分简单的，至多也邀些亲友团聚作乐庆贺一番罢了，没什么仪式。原曾邀她和逸到我家结婚，请些熟人玩玩，但霞不愿意，我也即随她的意。横竖重实际的人不在乎这些形式，只要他们感情好就好了。他们相识甚久，彼此了解，既志同道合，又有感情，我当然也赞成他们。肖年轻，聪敏，很可造就，体质较弱些，但没有什么病。前信说心脏扩大，那是早几年的事，现在早已好了，请你俩勿念。

这时日本侵华战争已至强弩之末，到了8月14日，日本政府即照会美、英、苏、中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毛泽东和朱德随即发表文告，号召解放区军民大反攻，一举收复日伪军占领的中国领土。编译局做出相应的决定，沈霞所在的俄语班将提前毕业，学员大部分被派往东北，配合苏联红军在广大东北地区的挺进。在这个节骨眼上，沈霞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沈霞在延安已经学习了五年，特别是俄语，笔译口译都很过硬，眼看自己的才华马上就有了施展的机会，这时候的怀孕是多么不合时宜呀！沈霞是个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姑娘，她和肖逸商量，想打掉这个孩子。肖逸很矛盾，一方面，他能够理解沈霞，可同时，他又不愿失去这个孩子，想来想去，肖逸为这事来找张琴秋。

张琴秋感到很吃惊，她问，亚南呢？她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以往，沈霞有什么事情都会最先跑来找婶婶商量，这次是怎么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自己来告诉婶婶呢？张琴秋对肖逸说，你去，把亚南叫到我这里来！

沈霞和肖逸一起来到了张琴秋的窑洞，张琴秋注意到，沈霞的脸色泛黄，显得憔悴，她关切地问她，反应厉害不厉害？沈霞忍不住脸一红，羞涩地低下了头，她没有亲自告诉婶婶，大约也是由于不好意思。从少女到少妇，从生理到心理都需要一个过渡。

张琴秋有点埋怨沈霞道，是好事呀，是喜事，亚南，你怎么不告诉婶婶一声？沈霞低着头，轻声却坚决的表示，她不要这个孩子。她有她的理由，她说，现在抗战胜利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帮助我们，我是学俄语的，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可我这样去了，怎么能够开展工作呢？

说实话，张琴秋很喜欢沈霞的这种革命上进心，可是，她不主张沈霞把孩子作为牺牲对象，她劝沈霞把孩子生下来，说，孩子一旦出生，你就可以轻装上阵了，我可以把孩子交给你妈妈，或者由我来帮你带……

沈霞不同意，那得要等十个月，真是太漫长了。再说，到了东北还要行军、打仗，想想一个孕妇，会遇到多少不方便。

张琴秋不说话了，她是从战争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特殊女性，她太清楚其中之困难与艰苦。现在，沈霞这一代人倒不至于像她当年那样，再把孩子生在战场上，但上了前线，却同样要经受诸多痛苦和磨难。霞还那么年轻，她经受得了吗？

沈霞说，学校里也有人做过这种手术，只要休息两个星期，就没事了，比起十月怀胎，轻松多了。张琴秋也陷入了矛盾之中，她问沈霞，难道你不认为孩子是很宝贵的吗？沈霞说，我还年轻，以后再要也不迟。你说呢，婶婶？

当时的延安，施行人工流产并不普遍，张琴秋作为沈霞的直接监护人，她不仅有责任，也要担风险，她的考虑远比沈霞要复杂许多，她问沈霞，这种手术，可比割痔疮要难受、疼痛得多，你受得了吗？沈霞斩钉截铁地说，长痛不如短痛，那样一来，我不是一到东北就能投入工作了吗？

一旁的肖逸，眼看着如此执著如此坚决的沈霞，一筹莫展。

张琴秋还是下不了决心，她犹犹豫豫，使出了最后一招，对沈霞说，我做不了你妈妈的主，你须得征求了你爸爸妈妈的意见才成，否则……沈霞撒起娇来，说，婶婶，在延安，你和我妈妈有什么区别呢？你就是我的妈妈，你就同意了吧，啊？！

张琴秋慈爱地捋了捋沈霞额前的细发，可她毕竟不是沈霞的妈妈，她仍然感到为难，拿不定主意。张琴秋是过来人，为了生育，有过严酷的经历，作为女人她同情女人，可如果从大局与工作这一方面来看，沈霞的决断不无道理。这样想着，张琴秋默默地站起了身，沈霞和肖逸都紧张地注视着她，等着她拿出最后的主意来。

最终，张琴秋站到了沈霞这一边。

沈霞高兴地跳了起来，一下抱住了婶婶的双肩。张琴秋深知自己的责任，她必须保证手术的绝对成功。沈霞的婚姻生活才刚刚开始，她以后的日子还长，

决不能给她日后的生活留下任何阴影。延安的医院，当时对人工流产有着严格的规定，好在苏井观对医院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为沈霞选择了和平医院，这是当时延安地区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都相对比较好的医院，主刀医生还是那位给沈霞做过痔疮手术的鲁医生。手术的头天晚上，沈霞住在了张琴秋这里，第二天吃过早饭，张琴秋把沈霞扶到马上，派人把她送往医院。张琴秋则在家里买鸡、买红糖，为沈霞手术后的补养，细致地做着各种准备。

8月17日，鲁医生给沈霞施行了人工流产，第二天上午，张琴秋就去了医院。沈霞感到口干舌燥，状态不太好，她告诉张琴秋，说她呼吸特别艰难，肚子胀痛难忍。张琴秋给她喂了一些水，用热毛巾给她热敷腹部。张琴秋把沈霞的情况向鲁医生作了反映，鲁医生不以为然，说，这属手术后正常反应，过几天就会自然消失。鲁医生还批评沈霞，说她太娇气，连这点疼痛都忍受不了，今后怎么上前线开展工作？19日清晨，沈霞的病情突然加重，浑身发青，并出现间隙性休克。沈霞要求护士通知婶婶，让婶婶赶快来。张琴秋接到电话，拔腿就走。不巧的是，上游昨宵阵雨，延河陡然涨水，浊浪滚滚，她过不了河。张琴秋急得直跺脚，这河水早不涨，晚不涨，为什么偏偏赶在这时候涨起来了呢？

上午10点钟左右，医院再次来电话，催促张琴秋赶快些，说沈霞的情况相当危急。

张琴秋再次赶到延河边上，这次还有焦急的沈霜，可延河浊浪翻卷，比方才更凶猛，他和婶婶急得流下了眼泪。

又过了一个时辰，噩耗传来，张琴秋和沈霜是再也见不到沈霞了，可怜她只有23岁！张琴秋一下子呆了，懵了，怎么也不能相信这突然发生的不幸。肖逸和沈霜捶胸顿足，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张闻天得到报告，气得拍案而起，红了眼圈，他是答应过茅盾夫妇，要替他好好照顾他的两个孩子的，如今沈霞殁了，他如何向茅盾交待？他指示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可从编译局到俄语训练班的领导，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沈霞怀孕的事。张琴秋脱不了干系，是她私自帮助沈霞堕胎，及至捅下这么个天大的娄子。

沈霞的去世，对张琴秋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张琴秋的精神简直要崩溃了，“天哪！天哪！”她第一次这样呻吟，难道她这一辈子遇到的事情还少吗？

还不够悲惨吗？怎么什么天塌地陷的事都让她撞上呢？沈霞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就这样轻而易举断送了她年轻的生命，而张琴秋，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张琴秋不能原谅自己，她头疼得简直要炸裂开来。周恩来此时已经回到延安，张琴秋给周恩来打电话，哽咽着报告了事情的全过程，说到痛心处，直哭得说不下去。她向周恩来请求处分，无论从亲情上还是从责任上，她都无法向冰哥和沚姐交待，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痛最痛的一件事！

沈霞的尸体被做了解剖检查，结果确认，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手术前消毒不严，致使刀口感染上了大肠杆菌，后转为腹腔炎。而医生由于麻痹大意，发觉太迟。因此，医院负责人和主刀医生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行政处分。可对逝去的沈霞而言，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天过后，张琴秋带着肖逸和沈霜入殓了沈霞。编译局为沈霞召开了追悼会。沈霞被埋葬在清凉山对面的一座山头上，墓旁立着一块碑，上写：

沈霞之墓

编译局教职学员全体、琴秋、肖逸、沈霜同立

谁也不能准确感受到张琴秋此刻的心情，她悲痛，失悔，愧疚，自责，这是沈泽民的亲侄女呀，那么年轻，生命花朵一样艳丽，就这样折损在她的眼皮底下。肖逸和沈霜流着泪，往沈霞的墓上撒些花草。张琴秋的心揪在一起，完全是一种破碎的感觉，她在心里呼唤着沈霞，她有太多的话要对沈霞说。她想道，亚南呀亚南，你为什么要那么轻信婶婶呢？你会不会觉得是婶婶害了你？……张琴秋一头昏了过去，被身旁的苏井观一把抱住。

茅盾和沚姐都十分疼爱他们这两个孩子，沚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生命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丈夫和儿女。文化人的情感，更加纤细而柔弱，冰哥（沈雁冰）曾写过这样一首以《感怀》为题的旧体诗：

双双小儿女，驰书诉契阔。

梦晤如平生，欢笑复呜咽。

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

中夜起徘徊，寒蛩何凄切！

如今沈霞遭此不幸，又岂止是“契阔”之诉和“寒蛩”之吟呢？痛失爱女，茅盾夫妇将如何面对？

不久，周恩来再次去重庆，陪同毛泽东去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张琴秋和肖逸、沈霜各写了一封信，委托周恩来捎带给茅盾夫妇。几封信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对于沈霞的不幸，他们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叙述。但是这一次，他们的信件，被周恩来拒绝了。周恩来有周恩来的想法，沈霞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太意外，茅盾夫妇把孩子留在延安，是把孩子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用茅盾对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让党来培养他们，现在却出了这样怎么也想不到的事，虽然是意外造成的，但周恩来仍然感到，自己有对不住茅盾夫妇的地方。因此，他认为不能把沈霞的事这么匆忙而草率地告诉茅盾夫妇。他准备到了重庆后，亲自去见茅盾夫妇。茅盾去重庆工作，也是他亲自点的将，他要当面向茅盾夫妇表示他的沉痛心情。周恩来甚至还考虑到，把沈霜接到重庆去和父母在一起住一段时间，以缓解他们由于失去沈霞引起的精神上的伤痛。遗憾的是，周恩来所设想的这些，都没有能够做到，他一到重庆，重大事务缠身，面见茅盾的事情被耽搁下来了。

张琴秋是无法将沈霞的事情隐瞒下去的，她思前想后，还是给茅盾夫妇写了一封信，先寄给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征求周恩来的意见，请求周恩来如果“认为妥当适时”的话，再交给茅盾”。张琴秋非常信任周恩来。

周恩来考虑着张琴秋和茅盾一家的特殊关系。张琴秋现时的心情，周恩来当然理解，他看了张琴秋给茅盾夫妇的信后，自己也写了一封信，派人一并送给了茅盾。茅盾和以往一样拆开了信件，他首先看到了周恩来的亲笔，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的手颤抖起来。他继而看到了张琴秋的信：

让姐、冰哥：霞的不幸遭遇，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我没有照顾好，我非常对不起你们！

你们应该责备我，你们应该批评我，因为我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因此我心中更觉得难受。一方面，我痛惜她年轻夭折，她这样的女孩子，前途不可限量。特别是近年来的锻炼，修养得很好，她完全是循着你们的希望而前进着，发展

着，取得了大家对她的好感。她不该死，应该让我们较老的一辈死才好啊！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不起你们！你们走了，离开了边区，把他们姊弟俩留在边区，一切都由组织上照顾，此外还有许多朋友的关怀照顾（如周副主席、超姐、两位大张先生及其他人），但是，他们都比较忙，所以平时，他们姊弟俩的进步和身体健康等问题，我有责任帮助照顾他们，哪知出了这样大的岔子？……总之，我没有尽到责任，在这点来说，也是使我日夜不安而特别难受的，但求你们不要过分伤心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那我亦会稍安……

茅盾和孔德沚心里难过至极，尤其孔德沚，哭了一遍又一遍，但他们却没有丝毫责怪张琴秋的意思。张琴秋和周恩来的两封信，都被茅盾完整地保留下来。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茅盾和孔德沚联名给张琴秋写信，劝慰她不要过分自责。张琴秋泪往心里流……沈霞的不幸，使张琴秋的性格郁闷而压抑，她因此疝气发作，住院开刀，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

张琴秋在延安生活了十年，延安是她终身难忘的地方，那是因为她在这里留下了太为沉重的人生悲欢，张琴秋吞咽着一切酸甜苦辣，她如同一块海绵，从里到外被泪水浸得透湿透湿……

第十四章

○ 刘少奇见到她非常高兴，当年认识时，张琴秋还是个热情洋溢的学生。刘少奇说，这些年有点对不起

张琴秋于1947年随中央妇委撤离陕北，转移到了冀中解放区。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如火如荼。这一年的夏秋之季，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一场变革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群众运动很快在各个解放区开展起来，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妇委在代理书记邓颖超的主持下，就妇委当前的方针任务作了讨论研究，由张琴秋形成正式文件后，上报中共中央。不久得到批示，在《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妇女工作方针及目前妇女中心工作给颖超、琴秋、之华、克清、秀岩的复示》中，进一步强调了妇女参加土改和生产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妇委就搬到土改运动中去了”，妇委的同志分头参加了冀中土改工作团，组成了工作组。张琴秋率领的工作组前往山东渤海解放区，来到阳信县南张家集村。这个工作组里有六个人，毛岸英从苏联刚回来不久，化名杨永福，也在这个工作组里。

康生是当时山东省委和渤海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土改不彻底现象和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

严重，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左”倾现象，将政治态度、思想作风、生活水平统统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有些该定为中农的被定为富农、地主，土地被大量平分，公粮摊派过重，部分中农的利益也受到侵犯。对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与非恶霸也不加区分，一律采用斗争方式，不给生活出路，甚至发生一些乱打乱杀的现象。张琴秋对这些做法有自己的看法，在一次干部会上，她直言不讳提了出来。毛岸英也认为，虽然都是地主，但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这些意见引起了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的极大不满，康生愤怒地斥责毛岸英说，你个毛头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只会跟着瞎说！康生对张琴秋的态度更为蛮横，甚至揭她的老底，警告她别把张国焘的那一套错误带到这里来！工作组的工作陷入了被动状态，可张琴秋不怕康生，坚持认为，康生他们的做法有问题。

其他地方也或多或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在政策和策略上迅速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和完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篇文章，都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党中央还公开发表了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不久，毛泽东又亲自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中原局书记邓小平的两份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转发各地，对纠正“左”倾错误、扭转当时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康生这才对张琴秋的态度有所缓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张琴秋的个人成见有什么根本性改变。

工作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张琴秋回到了冀中解放区。有一天，晴空万里，一碧如洗，张琴秋碰巧遇上了刘少奇。刘少奇见了她非常高兴，因为刘少奇和张琴秋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认识张琴秋时，张琴秋还是个热情洋溢的女学生，现在已是人到中年了。刘少奇一直认为，张琴秋是很能干的，这些年来做了不少事情。在这之前，刘少奇也对苏井观说起过：这几年没有给琴秋安排合适的工作，有点对她不起。四方面军的错误，怎么能由她来负责任呢？苏井观在给张琴秋的信中说到过这件事情。张琴秋着实感激刘少奇对她的理解。这次见面，在攀谈中，张琴秋告诉刘少奇，妇委的工作环境很好，她自己的心情是舒畅而快乐的。

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夺取全国胜利的日子越来越近。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张琴秋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她不愿再呆在后方机关，而渴望重新到前

方去。她向组织递交了请调报告，要求到大别山去，那里曾是她战斗过的地方，自从1932年她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后，那里留下了太多的悬念。至今，沈泽民的遗骨还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大别山里。

刘少奇了解到张琴秋想去基层的愿望，表态说，就是到下面去，也要给她一定的任务。

张琴秋的要求很快得到组织上的批准，中央妇委专门为张琴秋开了欢送会，代理书记邓颖超在会上讲了话，对张琴秋的工作和表现作了简要评价。她说，从妇委来讲，是需要张琴秋同志的，她在妇委工作最久，工作得最多，而这些年，也受了委屈，我同意她到基层去，但有个条件，出去要做妇女工作，三年后再重新回到妇委来。

然而，这件事最终却被搁置下来，因为大别山刚刚解放，基层政权还没有普遍建立，刘邓大军十多万军队的粮食、弹药供应已经很紧张，再增加人员，显然不合时宜。张琴秋未能如愿。

○ 她问玛娅，你怨恨妈妈吗？母女俩坚信，再相会之日为期不远

1948年5月，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中国组成了由蔡畅、张琴秋、区梦觉、丁玲等13人参加的妇女代表团，前往匈牙利参加这次会议。代表团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时，张琴秋终于见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女儿玛娅。

张琴秋充满怜爱地端详着玛娅，玛娅也深情地注视着母亲，张琴秋将女儿一把揽进自己的怀里。这么多年，她没有一天不感到对女儿的愧疚，愧疚自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她问玛娅，你怨恨妈妈吗？

玛娅说，妈妈是为了中国革命。

张琴秋鼻子发酸！

玛娅四岁就进了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应该说，苏联政府为在这里的孩子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教育，对这里的孩子进行完全的苏联式正规教育。苏德战争爆发后，玛娅和小伙伴被转移到离莫斯科三百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战争带来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大贫乏，儿童院的孩子们每天早餐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粥，午餐和晚餐也只有一片面包和几个土豆。由于供暖不足，教室和宿舍的墙上经常结着二指厚的冰。有时夜里醒来，被子竟和墙上的冰结在一起。儿童院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自己动手，开展了开荒种菜和到森林伐木之类的自救活动，另外，还学会了救护伤员、缝制军衣和使用一些常规武器。有段时间，大批伤员被送到伊万诺沃，儿童院变成了临时医院，玛娅和她的小伙伴都志愿参加了护理工作，在孩子们小小的心灵里，就对血火与战争有了直观上的认识。

玛娅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国际儿童院，她整个儿童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儿童院度过的。进入大学一年多以前，茅盾带着孔德沚到苏联访问，那是玛娅第一次见到国内的亲人。茅盾后来这样描述了他们和侄女的这次见面，他写道：

“一个矮小的中国姑娘走了进来，原来是玛娅！……德沚见到玛娅就哭了起来，她一定想起了泽民，也想起了亚南。德沚抱住玛娅细细端详，又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可是玛娅不懂，她一句中国话都不懂。这就难了。我问她懂不懂英语，她也只摇了摇头。这时又无处找翻译，急得德沚只好打手势。我急中生智，翻出那本尚未用过的《俄英、英俄两用字典》，先从英文中找一个字，让玛娅看俄文解释，再由玛娅从俄文里找出一个答复的字，我看英文解释。这样，虽然十分艰难，总算弄清了一些最简单的事情，譬如她如今20岁，在上大学，学的是无线电，还没有男朋友等。她也了解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如祖母去世了，姐姐（沈霞）也去世了（亚南生前用俄文给她写过信），哥哥（沈霜）在解放区等。至于她妈妈的消息她是知道的，琴秋给她写过信。这样谈话毕竟太吃力，许多内容无法传递。她就通过字典说，下次她带个翻译来……到了中午，我们留她吃午饭，她不肯，似乎有什么规定，但我和德沚不管，硬拉她去餐厅吃了一顿法国大餐。看着她吃得那样津津有味，我们打心眼儿高兴，显然，这样丰盛的法国大餐她有生以来还从未享受过。

“第二天一早，玛娅果然带了两个小伙子来，一位是张太雷的儿子（张知春），另一位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有了两个翻译，我们谈话的内容就丰富多了，不仅充实了昨天所谈的细节，并且还谈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学习，谈到我们的家族，我们这些年的经历，泽民的一生，以及当前国内的形势。”

后来，玛娅又去看望茅盾夫妇，这一次带的翻译是陈祖涛。茅盾和他们一起上街，拍了几张照片。

玛娅这次和母亲相见，在语言上轻松多了，不需要字典，也不用翻译，她们完全可以用俄语交谈。虽然母女俩已是18年未见，但感情十分融洽，张琴秋后来通过书信把她们这次母女相见的情形告诉了茅盾和孔德沚，她写道：“她没有使我失望，总算学习得不错，性格上有许多地方像她父亲，如刚毅、钻研业务等。玛娅在苏联长大成人，受了这样好的教育，将来多少有些用处。我应当感谢那些教育她的人啊！我没有尽到母亲之天职，这是我应该承认的。”张琴秋鼓励女儿好好学习，尽可能多的掌握科学知识，将来回去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然而在茅盾心目中，“玛娅是很可怜的。她刚出世，父母因要回国搞革命，不能带着她，就把她一个人留在苏联，送进国际儿童院，等于是孤儿”。不过玛

娅没有养成孤儿似的自怜和怪癖，却在国际儿童院养成了许多良好的品质，她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她还擅长游泳、滑冰、滑雪，爱好下棋，她下棋，很少有人能赢她。玛娅的健康成长，使张琴秋感到快慰。但张琴秋在莫斯科的停留毕竟是短暂的，当母女俩依依惜别之时，便又都盼望着再一次相会。母女俩都坚信，她们不会再彼此等待18年。

○ 开国大典，走向天安门的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张琴秋。 她是共和国第一位女副部长

从匈牙利回来后，随着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中共中央机关的各项工作基本上都围绕着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中央妇委也不例外，积极投入到全国第一次妇女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之中，张琴秋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和帅孟奇一起，利用三个月的时间，组织起草了大会报告、妇联章程、开幕词和主要发言等文稿，还为这次大会召开，组织编辑出版了10种《妇女丛书》。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集会，也是解放区妇女和国统区妇女的胜利会师，体现着妇女的翻身解放，标志着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会议气氛热烈而感人。在这次会上，张琴秋当选为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并被任命为妇联生产事业部部长。在同年召开的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上，张琴秋作为全国的15名妇女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盛会，当选为政协委员。张琴秋早就想到基层去做点实际工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转到经济建设岗位上去的干部，也是全国第一个女副部长。

张琴秋喜不自胜。

纺织工业部部长当时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曾山兼任，另一位副部长是钱之光，主要工作实际由钱之光负责。张琴秋直率地对钱之光说，我在你的领导下，做点实际工作好不好？钱之光由衷地表示，欢迎，欢迎！张琴秋从南京反省院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前去接她的人当中就有钱之光，虽然在以后的工作中，没有多少接触，可彼此并不陌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张琴秋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她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走过来与代表们一一

握手致意，毛泽东一下就认出了张琴秋，他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道，你是张琴秋同志喔，浙江人，我记得的……随即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

三时整，毛泽东向全世界发出了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张琴秋的心情和广场上亿万人的心情一样，波澜起伏，壮怀激烈，多少人为此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呵，她作为幸存者，更有一番不同于人的感慨在心头……来之不易啊，而这又无疑是一个新的起点，建设祖国的担子正沉甸甸地压在了肩头。

第十五章

○ 陈明义将军代表西藏军区向张琴秋行了一个军礼

全国解放后，全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毛泽东适时昭示全党，“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还发出号召，“要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张琴秋对纺织工业的了解，除了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当过几个月的织布工，再就是当年搞工人运动时跑过上海当时的几家纺织厂，现已过去了许多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再说，新中国的纺织工业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起点，因此，她感到一切都得从头学起。纺织工业部机关的学习风气也很浓厚，举办了不同类型的各种补习班，张琴秋还找来一本《棉纺织工艺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学习。

纺织工业部里汇集着国内纺织工业界的专家、学者，张琴秋经常去向他们请教，她认为，在他们那里所得到的东西，比在书本里得到的还多，于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张琴秋就基本掌握了纺织工业的各个环节，了解了棉、毛、麻等原料的生产特点。

丰云鹤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个将麻类植物用新法脱胶制成了优质麻纤维，并把这类纤维用来织布，取得了成功的女科学家。她带着这个新兴的科研成果，谢绝了德国专利局的挽留和资本家

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到祖国。可国民党政府的冷漠伤透了丰云鹤的心，她愤而辞去了为她虚设的官职，继续热衷于对麻纤维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丰云鹤博士的技术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重视和关怀支持，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张琴秋每次出差路过上海，都要挤出时间到丰博士那里去看望、问候。在丰云鹤博士的实验室里，张琴秋看到了经过脱胶处理后的各种种类的麻纤维。杰出优秀的女人更容易相通吧，张琴秋和丰云鹤两个人一见如故，丰云鹤的执著坚韧和张琴秋的谦逊随和都给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彼此的谈话无拘无束，轻松自在，丰博士指着那些瓶子告诉张琴秋说，这是苕麻，这是黄麻……

张琴秋就向丰云鹤请教苕麻和黄麻有什么不同，以及二者在我国的主要产区。丰云鹤一一作答。

张琴秋突然问道，那么用这两种麻织出来的布，成本各是多少呢？

这个问题倒是丰云鹤博士从未想过的，她只管用麻织布，成本不属于她的研究范围。张琴秋提出的问题给了她很大的启示，她后来对她的助手说，我们的研究也得有经济眼光，否则，即使成功了，也难以得到推广应用。我们的祖国还贫穷落后，我们的研究更应该注重价廉物美。在丰云鹤博士的主持之下，第一批麻纺产品推向了市场，张琴秋听说后，立即让秘书铁英萼去买了来，她自己 and 铁英萼一人做了一件短袖衬衫。后来她就穿着这件短袖衬衫去见了丰云鹤，对丰云鹤而言，还有什么比纺织部副部长穿着她的产品更好的嘉奖呢？她高兴地拉着张琴秋左看右看，问凉爽程度怎么样？舒适程度怎么样？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改进？张琴秋笑着说，多培养几个助手吧，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一个丰博士是太少太少了！

在60年代初期那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中，丰博士病倒了，被送到北京住院治疗，张琴秋赶到医院去探望，她对秘书说，别买鲜花了，现在市场供应这么困难，连饭都吃不饱，想一切办法多买些鸡蛋和别的营养品，钱由我付。丰云鹤博士十分感动。张琴秋对她说，你的身体不仅对你个人，对我们国家也很宝贵，国家亟须你这样有创造性的专家呀！

从医院回来，张琴秋的办公室里正有一个人在等着她，原来是西路军的一位老战友——陈明义将军。西路军失败以后，陈明义负责护送徐向前和陈昌浩先行离开了祁连山，他现在在西藏军区工作。他说话开门见山，说此番是来向张琴秋求援的。他告诉张琴秋，西藏刚刚结束农奴制，一切都很落后，人民的生活贫

苦，工业几乎是等于零。可西藏却有着那么好的纺织原料，羊毛、牦牛毛都是内地所没有的，西藏军区很有决心要为西藏人民办一件好事，想在当地建一座毛纺厂，已经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现在的问题是，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他这次来找张琴秋的目的，就是想请纺织工业部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建一座西藏自己的毛纺厂。张琴秋说，这是件好事呀。她随即请示了部长蒋光鼐。蒋光鼐从1952年开始担任了纺织部部长的职务，他是民主人士，张琴秋非常尊重他，她把陈明义将军的来访向蒋光鼐作了详细汇报。纺织工业部很重视这件事，部党组和部长办公会都对这件事专门进行了研究，根据党中央沿海城市要大力支援内地建设的指示，做出具体决定，将上海纬纶毛纺织厂整体迁往西藏。这件事责成张琴秋组织实施。

陈明义将军首先代表西藏军区“啪”地一声向张琴秋行了一个军礼，可张琴秋知道，要如此长途搬迁一个拥有几百名职工、具有一定规模的纺织厂去西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是上海与西藏相比，各方面条件差距都太大，上海纬纶厂这几百名职工会怎么想呢？张琴秋先与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交换了意见，接着又与西藏自治区工委和西藏军区进行联系，张琴秋还为此走访了公安部，经过多方面的协调，最后形成了基本意向，上海毛纺厂主要担负帮助建厂，并培养藏族熟练工人和厂内管理人员，一旦能够独立工作，生产转入正常，原毛纺厂人员即可返回上海，重新安排工作。因此，这个厂的职工只需迁移临时户口出沪，在西藏工作期间，除享受原工资待遇，另外还享受边疆补贴。女职工援藏期间怀孕，可回上海生孩子……

毛纺厂建在了林芝，西藏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藏族同胞踊跃报名到毛纺厂来当工人，这成了西藏开天辟地之举。从建厂到投产只用了一年多时间，这是很出乎人们想象的。陈明义将军把新厂投产的消息激动地告诉了张琴秋，并邀她什么时候到西藏去看看。张琴秋也很高兴，她说，好啊，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这座西藏第一座毛纺厂。请转告藏族同胞，要充分利用高原上得天独厚的珍贵资源，生产出第一流的毛纺织品，尽快缩短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为祖国建设服务。

○ 苏井观和张琴秋有了一个难得的六口之家，这是今生今世弥足珍贵的幸福时光

玛娅于1950年学成回国，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结束了异国他乡孤独的游子生涯。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国土。

在北京，玛娅又一次见到了妈妈，同时也见到继父苏井观。苏井观在解放后担任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职务，他对玛娅和蔼可亲，担负起了父亲的职责。可是玛娅的汉语能力实在很勉强，她和母亲的交流基本上使用俄语，为了能够适应在国内的工作和生活，她不得不先到北京大学去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学习。

苏井观也从老家接来了两个侄女，苏玉雪和苏桂芳。1952年，张琴秋在阔别了近30年后，和苏井观一起回到了故乡石门镇。他们不是特意回家探亲，而是碰巧都出差到了杭州，张琴秋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怀乡之情，拉着苏井观登上了火车，然后又转乘小火轮。途中，他们在长安镇中转，张琴秋就领着苏井观和他们的四位保卫人员一起去逛街，品尝江南小吃。张琴秋对什么都感到亲切，她买了几只猪肉馅的粽子，这对她来说，简直是美味无穷，可苏井观却享受不了，油腻得简直难以下咽，看着张琴秋吃得津津有味样子，苏井观摇头苦笑。张琴秋说，我已有28年没吃上家乡的粽子了，真的太好吃了。一扭头，看到苏井观为难的样子，她说，你怎么不吃？多吃几口，自然就吃得惯了。

他们乘上了小火轮，张琴秋欣赏着两岸风光，想到儿时的许多事情。石门镇很快就到了，可石门的老家已衰败得不成样子。老屋被日本人拆除了，原因是挡住了日本哨兵的视线，原本的地基上现在杂草丛生，只残留着一小截低矮的墙根。

石门镇上唯一与张琴秋血缘最近的人，就是侄女张锦华和张克宁。张克宁是张琴秋的妹妹张兰的女儿。尽管张琴秋早期从事革命工作一直隐瞒着家人，姐妹俩居然还是殊路同归，信仰上走到了一起。张兰在家乡参加了党的早期工作，是桐乡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桐乡县政府公开悬

赏缉拿张兰，并几次派人到她家里去搜查、抄家。当时，张琴秋留学苏联，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行踪，多年音信杳然。而张兰又亡命他乡，不知落脚何处，她们的父母为两个女儿的命运担惊受怕，忧心如焚。母亲终于一病不起，父亲也抑郁寡欢，不久，二老便先后撒手人寰。

张兰最后是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那天，36岁的张兰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乡亲们看到，她仍然身着那件瓦蓝旗袍，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地走过南皋桥，沿途不停地向父老乡亲们做着最后的告别，她的英勇表现一直令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念念不忘。当张兰在刑场上站定时，她环顾四周，一大片荒滩芳草茵茵，她的身后是一条涓涓流淌的小河。她脸上微带笑意，似乎感觉到这地方不错，便对行刑者大声地说，你们开枪吧，怕死的不配做中国人！行刑者心虚胆怯，朝她连开两枪，都没有打中。张兰爽声大笑，继而骂道，“笨蛋，把活做得好一点！”

监刑的头目一把夺过枪去，朝张兰开了第三枪，张兰倒下了，倒在血泊之中。流着眼泪的人们朝前蜂拥着，恰在这时，一声开天裂地的炸雷，大雨倾盆而下，乡亲们都说，上苍有眼，也为张兰之死而悲愤、怒号、哭泣。

张锦华的母亲吴巧娜早年病故，父亲张桐也在一次霍乱流行中不幸身亡，留下继母羊寿生。张兰被日本人杀害后，羊寿生就收留了5岁的张克宁，三个人靠祖上留下来的七八亩地，勉强维持着生计。

张琴秋对着家乡的亲人们，百感交集，她决定带走张克宁，她要让张克宁在她身边读书、受教育。她征求苏井观的意见时，苏井观说，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再添一个又有何妨？

张琴秋这次回来，在石门停留的时间满打满算还不足二十四小时。临行前，她嘱咐张锦华和羊寿生道，把祖坟平掉，将遗骨深埋，立几个小石碑作标记就行了。张琴秋就这样又一次离开了石门，她回头望去，心头怅惘若失，记忆中平添了田间水畔的几许乡情。

苏井观和张琴秋有了一个六口之家，他们总说他们有四个女儿，尽管没有一个是苏井观亲生，但一家人仍然相处得其乐融融。张琴秋和苏井观恩恩爱爱，唯一的一件憾事，就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孩子，对此，苏井观豁达大度，他笑着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况且我这身边又有了四个女儿，还不够么？

孩子多了，张琴秋对苏井观更加体贴，吃饭时，总不断给苏井观夹菜，苏井观说，你怎么越来越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张琴秋就笑指着几个孩子，说，老小，老小，我怕你年纪大了，动作比不上她们姊妹几个，烧点好菜，总怕轮不到你吃。姊妹几个一听，直笑得前仰后合……

玛娅在苏联养成的生活习惯一直保持着，她喜欢游泳、滑冰、打猎，还喜欢听古典音乐。苏井观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她，有时干脆陪着她一起去玩儿。玛娅在苏井观这里，得到了父亲无微不至的关爱。

玛娅在北大进修了一年汉语后，被分配到哈尔滨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去工作，其实，她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可玛娅和张琴秋都不愿意这样做，于是玛娅最先离开了父母。玛娅在哈尔滨一呆13年，这期间她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玛娅的第一个孩子刘竞鸣出世后，有一段时间她回到北京，新一代又为这个家庭增添了新的喜悦，张琴秋和苏井观下了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争着去抱外孙女，他们看着、逗着，喜不自胜，天伦之乐乐无边，这是他们一生当中弥足珍贵的幸福时光。

第十六章

○ “沈泽民同志之墓”，单是这“同志”两个字，就使她热泪涟涟，泣不成声

1963年，沈泽民去世已经整整30年了，张琴秋却意外地接到通知，要她去参加沈泽民的遗骨迁葬仪式。正是清明时节，张琴秋和女儿玛娅一路风尘，赶往湖北红安县。一路上，张琴秋默默无语，胸中却心潮起伏，怎么也难以平静。自从离开鄂豫皖，她还是头一次再回到这个地方，这个有如故乡一样的地方，留下了多少她难以忘却的记忆。这使她想到成仿吾写的一首诗：“三年战斗在此地，劫后重来无故人。多少英雄尽瘁去，山河依旧露深情。”她的心头不时漫过当年的烽火硝烟……

沈泽民的墓落成于红安县烈士陵园。这座陵园建成于1958年，是专门为在鄂豫皖牺牲的烈士们修建的。可对沈泽民的迁墓立碑之事，党内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有人认为他是王明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于是在烈士陵园建成之时，沈泽民仍然寂寞地被扔在天台山上。这在张琴秋心中是一道很深的伤痕。但无论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沈泽民在张琴秋心目中，永远都是那个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沈泽民，她有着对他的永久思念。

踏上了红安的土地，张琴秋走进烈士陵园，她看到了由董必武亲自题写的墓碑——“沈泽民同志之墓”。单是这“同志”两个字，就足以使张琴秋热泪涟涟，泣不成声。这也就是说，沈泽

民的历史终于得到了澄清，沈泽民的功绩终于得到了承认，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抚慰更让张琴秋感慨万千呢？手抚墓碑，张琴秋在心里悲怆地呼唤着沈泽民的名字，泽民，泽民啊，你看到了吗？这“同志”二字，总算对九泉之下的英魂有了一个结论，一个莫大的告慰！

玛娅站在母亲身边，默默地掉泪。父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苏联，离开了她，对父亲的印象她已经无从记忆。但她知道父亲是怎么样一个人，是为什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父亲是她永久的骄傲，她紧紧地搀扶着悲痛欲绝的母亲。玛娅能够理解，坚强了一生的母亲，今天为什么浑身颤抖得这么厉害。

从陵园出来，张琴秋指着四周的土地对玛娅说，这就是鄂豫皖的一部分，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你明白根据地的意思吗？唉，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总之，为这些土地，我们肯为之以鲜血、以生命为代价，在转移的时候，你父亲说什么也不走，死也不走，你父亲……实践了他的诺言，为保卫根据地，献出了生命。

回北京的火车上，玛娅问母亲，你为什么不为我父亲写一本书呢？张琴秋说，我也是这样想的，等我退了休，闲下来了，我是要写的。她还说，你父亲影响着我的一生，他对党的事业非常忠诚，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有着许许多多值得记取的东西……

○ 苏井观被确认患上绝症的那些日子，每时每刻她都承受着心似刀剐的痛苦

张琴秋刚刚擦干为沈泽民淌下的热泪，苏井观又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苏井观是医生，他从自己的感觉和医院对自己的治疗方式，基本确定了自己的病症，但他瞒着张琴秋，装得若无其事，说他很快就会好的。

张琴秋和苏井观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见苏井观病得如此严重，眼见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眼窝塌陷下去，她心急如焚。问大夫，究竟这是什么病呢？主治大夫脸色严峻，只是摇头。

苏井观的肝癌被确诊以后，大夫才通知了作为家属的张琴秋。张琴秋当时就懵了，像挨了当头一棒。癌症不啻于就是死亡的代名词，还能有救吗？还有多少日子？张琴秋这样问着大夫时，泪水已经顺着脸颊滚了下来。大夫说，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张琴秋并没有得到安慰，她懂得大夫这句话沉重的含意。

在外面站了好一会儿，张琴秋才回到病房，但她已经在外边擦去泪水，也和苏井观一样，装得若无其事。她和苏井观说笑着，和往常一样，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异样，在给苏井观削苹果吃时，背过脸去，她就想流泪，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几天。苏井观和张琴秋就这样互相隐瞒着，内心忍受着极其痛苦的煎熬。张琴秋一离开病房，就显得失魂落魄。苏井观则独自对着墙壁喃喃自语，琴秋不能没有老苏啊！对于苏井观，死亡并不可怕，战争年代，死亡的机会真是不知有多少，他都有幸活了下来，能够活到现在，已是必然中的偶然，他是幸存者，也是幸运者，况且又和心仪已久的张琴秋朝夕相处，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他的生命又不只是他个人的，他放心不下张琴秋。这么些年，作为丈夫，他深知自己在张琴秋心目中的位置，一旦失去他，那对张琴秋将是多么惨重的打击，她的一生坎坷至极，现在又突然丧偶，她今后靠什么来支撑呢？政治固然是生命，是灵魂，可对张琴秋，怎么说呢？

苏井观的病情一日重似一日，身子和精神都在不可遏制地萎靡下去，即使这样，只要张琴秋来到病房，苏井观仍然竭力表现出轻松，总是对张琴秋说，好多了，也许就快出院了。听了这话，张琴秋实在难以忍受，她偷偷地背过身去抹眼泪。她从苏井观这里所感受到的，决不仅仅是一个爱字，她更感佩于苏井观坚韧的意志，坦荡的襟怀，高尚的人格和他对爱情的珍惜。

对于苏井观这样的部级领导，医院集中了北京市最权威的医生来为他会诊，用当时最好的药物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但也不得不承认，病魔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比什么都要顽固而残酷，苏井观的痛苦越来越深重，但他仍然顽强地和病魔进行着最后的抗争。

在临去世的最后三个月，苏井观既不能进食，又无法睡眠，生命对于他，只剩下疼痛。张琴秋真恨不能代替他承受一切，她的手总是被苏井观紧紧地攥住。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苏井观还在下意识地念叨着，琴秋不能没有我老苏啊！

张琴秋泪水横流……

但张琴秋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为了不影响工作，她白天照常上班，派一名公务员守候着苏井观，一天分数次向她报告病情。而一下班，她就直奔医院，苏井观的每声呻吟都牵动着她的心，她感到了人的渺小和生命的束手无策，她没有任何办法减轻苏井观的痛苦，苏井观最后的日子，每时每刻都是张琴秋心上刀剐似的痛苦。

1964年5月26日，苏井观长辞而去，这是他怎么也不情愿的。张琴秋悲痛不已，她想起他俩在延安时的约定，我们要永远地好下去，直到安息为止。现在苏井观先一步走了，实现了他的诺言，却给张琴秋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痛苦。

苏井观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以后，每一年的清明和苏井观的忌日，张琴秋都要领着他们的四个女儿，带领着她们一起前去祭奠。她对着苏井观的骨灰深深地鞠躬，再献上一束美丽的鲜花。张琴秋总是对女儿们喃喃地说，你们要学习你们的爸爸，掌握好一门专业技术，他就是从当一个合格的医生开始，几十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实施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一生对革命的贡献比我大。

张琴秋写了一篇怀念苏井观的文章，发表在《健康报》和《人民日报》上，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表达了她对苏井观的深厚感情：“井观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二十多年来，我从未看到他愁眉苦脸过，什么艰难困苦，他都

能忍受得住。别人有苦恼，经过他的开导，往往如释重负，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张琴秋最后一次来到苏井观的骨灰前，是文革中她被隔离审查以后。

那天，既不是清明节，也不是苏井观的忌日，而是一个难得准许她回家的星期天。她当时不可能再把几个女儿召集到一起，只是在张克宁一个人的陪同下，租了一辆车。文革以来，特别是被隔离审查以后，张琴秋心里连续产生了更多的想法和看法，有了更多的感触，那是除苏井观而外，再没有人可以帮她排解的。虽然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反复地锻造了张琴秋刚强的性格，但不能否认的是，有的时候，她仍然不可避免会现出女性本有的脆弱和温柔。文革中，她所面临的冲击一次比一次严峻，一次比一次更带杀伤力，每当这时，她对苏井观的怀念就更是刻骨铭心。她在精神上，对丈夫苏井观有着恒久的依赖和信任，那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

那一天，张琴秋久久地伫立在苏井观的骨灰盒前，泪水长流不止，她不想伸手揩去，也许已经料想到她不再会有更多的机会来这里看望苏井观了，腿都站麻了，开始发颤了，她也不肯就此离去。那一刻，只有张克宁竭尽全力地搀扶着母亲，痛苦地搀扶着……

○ 历经13年异域风霜的陈昌浩向她道歉：“琴秋，我对不起你！”天下大乱，陈昌浩自觉地结束了生命

陈昌浩1952年结束了长期的浪迹生涯，携带着他的苏联妻子回国，他不可能受到国内怎样的欢迎，显得有点狼狈。徐向前以个人名义，邀请了在京的一些原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在他的寓所设宴，对陈昌浩的归来表示欢迎。

13年的异域风霜，在陈昌浩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不仅失去了当年将师风采，也失去了英俊潇洒的蓬勃精神，他与大家一一握手。这些他昔日的部下，现在都已是新中国的将军、部长级干部了，再回头看看自己，满腹是说不出来的感触。当陈昌浩握着张琴秋的手时，他久久不放，涨红着脸连连说道，琴秋，我对不起你，是我让你受苦了！

陈昌浩的工作，党中央迟迟未作安排，这使陈昌浩的情绪一度十分消沉，对今后的何去何从，在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陈昌浩来到张琴秋家串门，苏井观和张琴秋都对他以礼相待。当年的西路军政委，张琴秋在莫斯科时的同学，在长征途中的丈夫，不仅政治理论上有一套，更难得的是每次指挥打仗，总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四方面军中的许世友、王建安、陈再道、程世才这班名将，没有不服从他的。现在过了14年，一下子变成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完全没有了以往的风度。真真是岁月不饶人呀，张琴秋在心里颇生感慨。而苏井观对陈昌浩仍然很尊重。陈昌浩见他们不将自己当外人，也就对他们敞开肺腑，谈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苏井观和张琴秋以他们现在的身份，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陈昌浩的情况，并将陈昌浩的想法转告有关负责同志。后来，陈昌浩被安置到马列学院任副教育长，之后又调任马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对陈昌浩能有这样的安排，显然与苏井观和张琴秋的奔走有直接的关系。夜深了，陈昌浩心里对他俩满是感激之情，反思自己在祁连兵败后之背弃张琴秋，终夜愧疚，无以成眠……

文革开始后，陈昌浩的境遇可想而知。他一直惴惴不安，神情惶惑，担心有一天更大的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来。特别是当他看到连彭德怀都被揪回北京游街示众，残酷批斗时，陈昌浩不得不摒却一切侥幸心理，他彻底绝望了。纵观中国革命史，能有几个彭德怀啊，其下场不过如此，他陈昌浩还能指望什么呢？他本身就是个有罪之人，那成千上万葬身河西的西路军将士就是他永远也洗刷不清的深重罪孽，更何况他又滞留苏联许多年，还带回来一个苏联妻子，先是背弃刘秀珍，又进而背叛张琴秋……

陈昌浩越想越觉得心乱如麻，在这个世界上，他对得起哪一个人呢？他说不清的地方简直太多了，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面前，更感到天地难容。于是，他服下了大量安眠药，自觉地结束了生命。

第十七章

○ 张琴秋步履有点蹒跚，将她逼上绝崖的岂止是笔记本上那八个字

1968年4月20日这一天下午，中央专案组的五个人来到纺织工业部大楼，他们进了355号房间。

不一会儿，张琴秋也被带了进去，她的步履有点蹒跚，连日的逼供，严重地摧残了她的身体和精神，她目光有些呆滞地把屋里的几个人巡视了一遍。这五个人威风凛凛，陪审的还有纺织工业部专案组几个主要成员。他们齐齐地逼视着张琴秋，一张张脸上带着如临大敌的表情。张琴秋捋了捋头发，她在心里迅速调整了一下自己，提醒自己要振作起精神，不能萎靡不振。她想到了当年她写在笔记本毛主席肖像上方的“夜郎自大，好大喜功”，但她仍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写那八个字的真正动机，中央一级的专案组，是不是会通情达理些呢？她这样想着。

出乎张琴秋意料，这一次他们对那八个字反而问得轻描淡写。中央专案组毕竟代表着中央，无疑是要站得高一些。实际上呢？在他们眼里，那八个字已是铁证如山的东西，压根儿没有必要再使劲纠缠，不管张琴秋本人的态度如何，随时都可以据此定性、定案、定罪，有什么必要再浪费时间呢？这五个人的出现，带着康生的直接旨意，比那八个字更有意义。于是他们作了如下的开场。他们先请张琴秋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然后说，我们知

道，你对苏联有着特殊的很深的感情，除了你本人曾在那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你的孩子张玛娅相当于苏共的孩子，得益于苏共的培养和教育，因而你对苏共敬仰之至，感激涕零，这些表现在你对苏联专家的立场和态度上。张琴秋张大眼睛望着他们，她一时没有明白这番话的意思。

中央专案组的人继续说，你还装什么糊涂呢？任何蒙混过关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你仗着工作之便，把我国纺织工业部的统计资料拿去给在部里工作的苏联专家看，难道你不知道统计资料有保密性质？你的行为本身，就有里通外国之嫌疑！

张琴秋通晓俄语，所以曾一度分管纺织工业部的苏联专家方面的工作。可是那时候，我们对苏联没有秘密，这是当时的外交政策。毛主席在1958年的一次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就曾这样说：“我们对你们没有秘密。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所以毛主席的这番话成了我们各部门工作的指南。张琴秋平静地回答。

中央专案组的人却说，你这是拉大旗做虎皮，推卸自己的责任。毛主席在宏观上高瞻远瞩，这是他老人家站得高、看得远。凭这几句话，难道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叫你把统计资料拱手送到苏联专家手里去的？一句话，问得张琴秋瞠目结舌。

50年代的中国，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方针，一切倾向于苏联。谁知到了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两国不再是亲密兄弟与友好邻邦，相互间却成了最危险最眼红的敌人。这样一来，衡量事物的标准整个就变了，不分时势，拿现在的尺度强行衡量，张琴秋当初的行为就有了问题，她被认定泄露了国家机密，诬她拿给苏联专家的资料之后又被苏联驻华使馆经济联络局所掌握。

张琴秋有些不知所措。

接下来，专案组的人按照他们的提纲，又要张琴秋回答和王明、陈昌浩、杨之华等人的关系以及交往情况，说这几个人都和苏修曾经过从甚密。

张琴秋想，这些关系其实都很明了，组织上也早有掌握。她和王明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谈不上多少私人交情。和陈昌浩曾经是夫妻，但早在延安他去了苏联另组建家庭后，就已经宣告结束。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她和张琴秋学生时代就在上海相识，从工人罢工开始，就一起共同从事革命事业，以后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经这一提醒，张琴秋才突然记起，前不久杨之华曾来看

望过她，但专案组没有允许她二人见面，杨之华只好给她留了一张纸条托看守转交。纸条上并没有写别的，就是要她多保重之类，像一封平常的家信，但张琴秋懂得文字后面的殷殷深情。看张琴秋半天没有反应，专案组提醒道，先说说和王明的关系。

张琴秋回答说，她和王明就是在中山大学同学，后来他一度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就是上下级关系，谈不上任何私交。他去苏联之后的情况，张琴秋一无所知。

专案组的人说，他在苏联写了很多反党文章。

张琴秋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那就说说陈昌浩吧，想必你不能说不知道。

陈昌浩曾经是张琴秋的第二任丈夫，他后来去苏联又重新组成家庭，张琴秋就主动提出申请，经组织批准后，与他解除了婚姻关系。陈昌浩在苏联一呆就是13年，直到1952年携苏联妻子一起回国，在徐向前元帅邀其夫妇和红四方面军在京的老同志聚会时，张琴秋才与其重新见面。但往事已经淡去，张琴秋以大度的胸怀，和陈昌浩以同志、朋友相处，再没有更多的联系。专案组的人不满意张琴秋的态度，为了有效地刺激张琴秋，就说，陈昌浩在自绝于人民之前，我们与他有过接触，他揭发过你，揭发材料已经为我们所掌握。他从苏联回国后，你又四处活动为他安排工作，这些情况，我们也掌握着。现在，就看你本人的态度老实不老实，不要抱任何蒙混过关的企图。

张琴秋不禁思量，从大别山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再到西路军踏上不归路，她和陈昌浩不仅有过许多共同战斗的经历，而且结下了革命情谊，在甘孜地区结成夫妻，相互间不能说不了解。但要说到陈昌浩检举揭发了她什么，实在没有什么可能，也没有什么根据。陈昌浩的职务一直比张琴秋高，要说张琴秋有什么方向路线上的错误，那她充其量也只是个执行者，决策者的错误不可能要她来承担。陈昌浩有过极为对不起她的地方，而她却绝对对得起陈昌浩，这些也只是感情上的事情，难道几十年以后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居然还会卑鄙到要无中生有地去出卖她张琴秋么？从陈昌浩的人格上来看，再怎么着也还不至于如此下作。于是，张琴秋坚决地回答说，可惜陈昌浩不在了，否则，我们可以三头对面！

专案组的人轻蔑地一笑，说，行啦，要面对面的话，还是等你们都到马克思那里去面对面吧，我们现在没有仲裁的兴趣。然后，他们突然话锋一转，问张琴

秋，你认不认识克雷莫夫？

张琴秋对这个问题感到诧异，但她随即回答说认识，可也同样并没有多少交往。她思忖的是，现在问起这个人来干什么呢？

克雷莫夫是个中国人，原名郭肇堂，是张琴秋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又都是浙江同乡。在上海大学期间，郭肇堂和沈泽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又继续和沈泽民在一起，还和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是同学。毕业后，郭肇堂没有回国，苏联那时候也经常留用中国留学生。以后，郭肇堂就和一位有着波兰血统的姑娘结了婚，加入了苏联国籍。谁能想到，1938年苏共为了排除异己，搞“大肃反”，郭肇堂被以“国际间谍”的罪名逮捕，无端发配到北极煤矿服了17年苦役，直到1954年才平反获释，回到莫斯科，任苏联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专案组的人显然来了兴趣，继续问道，那么，这么些年，你和这个人都有些什么更深的往来？

张琴秋说，没有。他蒙冤那么些年，失去了人身自由，哪还能有什么来往呢？

在1957年，你们曾见过面，这是事实吧，怎么可以推脱得那么干净？

见张琴秋无言，专案组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别的暂且不谈，就说说你们1957年的那一次见面吧。

1957年，郭肇堂确是回来过一次，那是周恩来总理的私人邀请，他带着他的妻子女儿一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他见到了张闻天，自然就想到沈泽民，可沈泽民早已魂归大别山，这是郭肇堂没有预料到的。他沉默良久，叹息了一声，说道，唉，世事变迁，故人已无缘相见。于是就提出要见见沈泽民的遗孀张琴秋，这个要求自然得到了周总理的允许。张琴秋是在青岛接待郭肇堂的，当时她正在那里疗养。久别重逢，彼此既亲密又都有几分陌生，当然，还是免不了说了许多话，内容无外乎各自的经历、见闻。当时，苏井观在场，在场的还有女儿玛娅、女婿刘钟邠，张琴秋还用俄语同郭肇堂的妻子女儿进行了交谈。

专案组的人穷追不舍，追问谈话涉及了哪些政治内容。

张琴秋说，基本是叙旧，老朋友多年不见，有许多话要说，哪顾得上什么政治。

中央专案组的人和纺织部专案组的人异口同声都认为不可能，说道，你们的一切遭遇都与政治有关，荣辱兴衰都是政治，政治是你们的生命线，是你们的灵

魂，你们的谈话不含政治含什么，难道还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谈天说地，扯吆牛耕田么？

张琴秋这时候倒真的希望自己是普通老百姓，她确实想不起来当时的谈话有什么政治内容在里面。

专案组的人反复提示，问，苏井观说了什么？张玛娅又说了些什么？

苏井观没说什么，他以前和郭肇堂根本不认识，能说什么呢？苏井观是个谦恭随和的人，一直友好地微笑，倾听着他们的交流。玛娅倒是能用俄语和郭肇堂的妻子女儿进行随意的交流，她多半是在了解苏联近况，毕竟她是在苏联长大的，又离开了苏联许多年。

张玛娅和苏联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专案组的人这句话说得别有用意。

张琴秋听出了专案组的人的话外音，回答道，毕竟，她是在苏联长大的。

这时专案组的人有一个起身给张琴秋倒了一杯水，说，再好好想想当时你们的谈话内容，这也许对你很重要，明白我的意思么？

可张琴秋仍然想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使专案组的人失去了耐心。当然在有的时候，耐心也许是一种钓饵。

张琴秋，你的态度很有问题，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才来问你，告诉你，对你的问题，我们早就了如指掌，来问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你的俄语说得极好，早在苏联中山大学时，你就是优等生，照片张贴在校园中央的橱窗里。克雷莫夫是有名的国际间谍，谁会相信一个国际间谍回国找一个精通俄语的人，仅仅是探亲访友？骗鬼去吧，你们之间相互勾结，里通外国！

不可能。我没有……

当那些专案组的人把里通外国这个罪名终于强加在张琴秋身上时，张琴秋真是有口难辩了。她知道这个罪名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同时她也知道，这个罪名一经强加于你，你就是浑身都长了嘴，也无法洗清自己。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被扣上了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主要根据就是说他在访问苏联期间深得赫鲁晓夫赏识，与赫鲁晓夫、苏联国防部长等人打得火热，谈话非常投机。苏联当局把彭德怀抬得很高，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和评论。可彭德怀却感到实在是冤屈，他为自己申辩说，我连一句苏联话都听不懂，投机不投机，你们可以去问问翻译。而这个翻译不是别人，正是这个郭肇堂啊！翻译又不是彭德

怀指定的。但不管彭德怀怎么表白，没有人跟他认这个理。现在，这个翻译又被像一条绞索一样，被人强行套在了张琴秋的脖颈上。

专案组的几个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一个个都那么器宇轩昂。审讯记录已经密密麻麻记了整整八页纸，时间也从下午2点50进行到了6点40，但实质进展与他们的预期目标有着很大的差距。临出门时，他们好像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那样，要求张琴秋就今天提的问题进一步写出书面交待材料，不要避重就轻，要彻底讲清楚写那八个字的思想根源和心里动机。还有，你在西路军被俘后的情况。想当年，你张琴秋可是很风流的呀，在杭州女子师范时，就有“小美人”之称；在上海女校，你的能歌善舞也是出了名的。

见张琴秋闹不清说这句话的意思，专案组的人进一步挑明：你被俘之后，有骨气的女兵都被杀被害了，唯独你被人救了出来，这是什么缘故，你难道不清楚吗？！和你一起从西宁逃出来的还有两个女的，她们有人揭发你，在西宁就和国民党有不正当的关系。

张琴秋说：在西宁我就没有和敌人接触过。

专案组的人说：敢说没有接触过吗？有个叫李晓钟的，我想你不会忘记吧！他不是敌人是什么？你要交待你和李晓钟的见不得人的关系，不要怕丑，要详详细细地写出来。

张琴秋分辩：延安审干时，中央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肯定我“大节是好的”。

大节是好的不等于小节也是好的，你和那个李晓钟的关系，能说是“小节”吗？！另外，还有，就是和王明、陈昌浩、克雷莫夫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最后强调：中央这次对你的问题是很有决心的，不达目的，决不会收兵。

张琴秋一言没发，直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感到自己眼前连连发黑……

○ 怎么办？流水落花春去也。翌日凌晨，张琴秋没有了

第二天恰好是个星期天，整个纺织工业部大楼悄然寂静，除了张琴秋和轮流值班的看守，大楼里空荡荡的。

张琴秋有家难回，在351号房间里寂然枯坐。她眼圈青黑，对着桌上一叠稿纸发呆。她实在再也想不起来还能坦白出什么新鲜东西，而坦白不出来，两级专案组又如何能放她过关呢？

她和看守人员一同去打了开水，又认真地洗刷了自己房间的地板。看守她的人觉得张琴秋那天的表现很奇怪，她请求他们替她去买糖果，糖果买回来了，却没有见她动一粒。她显得烦躁不安，一会儿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会儿若有所思眼望窗外，一会儿，又在抽屉里不停地翻找什么。一个看管人员进来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她答非所问，说，没什么，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不会害你们的。

晚上，张琴秋又似乎很有说话的欲望，她对着看守说呀说呀，她说她明明记得那八个大字就是一次内部讲话其中的内容，她就随手记了下来，其实只要动手查一查，是一定可以找到那份讲话的，为什么没人去做这个工作呢？就是繁琐一些，并不难，而这却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呀，不该那么潦草从事的。谁又会把这几个字同下面的毛主席像联系在一起呢？她从来也没有反对毛主席的心思。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什么不测之心，能把那八个字写在那么个位置吗？在那儿写那八个字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她又说到王明和克雷莫夫，还是她和专案组的人已经说过的那些话，没有别的内容。她说她从学生时代起就从事革命工作，错误不可避免，可她对党的耿耿忠心苍天可鉴。再说到西路军兵败河西的时候，张琴秋的情绪激动起来，她说有多少同志牺牲了，特别是那些女战士，都很年轻，只有少数几个快上了三十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最小的才九岁。牺牲了的，还被敌人将浑身剥得一丝不挂，有的被割去乳房，有的……真是太惨了、太惨了。回到延安的是极个别的。张琴秋还说，想想他们，她很知足，自己有幸活到了今

天。特别是解放后，她经常在夜里想起那些姐妹们，想起她们就只想拼命地工作，她是想替她们多干点什么，因为她的生命是替她们在活着……

张琴秋那晚的话说得很动情，脸色泛红，眼里不时有泪光在闪烁，她沉浸在对往事和故人的追怀之中。看管人员从来没见过张琴秋这般模样，加上西路军女战士的悲壮，看管人员也受到感染。她们劝张琴秋早点歇息，说今天是星期天，材料可以明天再写。

10点40左右，张琴秋服下了一粒安眠药，很长一段时间了，张琴秋的睡眠必须靠药物才能维持。看守她的人破例没有像往常那样锁上她的房门，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要在极度的严酷之中给这个不幸的老人一丝人间温情。

意想不到的事却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第二天凌晨，看守人员醒来后第一个惊异的发现就是351号房间空空如也，张琴秋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两个看管人员急忙楼上楼下分头去找，直到发现张琴秋横躺在大楼西侧墙根的水泥地上。她们连忙奔过去，喊了几声，没有回应，上去推推，身体已经僵硬，张琴秋不知何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去了。这一天的日历上写着：1968年4月22日。北方的春天，正悄悄地大幅度地拉开了序幕。

她们立刻报告了中央专案组。然后，公安来了，法医来了，尸检报告是这样的：尸体头南脚北，侧身下去，右臂先着地。骨折，大骨折已穿到衣外。面色苍白，下侧有红斑。口唇青紫，口腔出血……

中央专案组又随公安和法医一起在楼内进行了勘察，最后从363号男厕所窗户上灰尘的痕迹和张琴秋下落的地面位置推测，张琴秋就是由此处坠楼身亡。同时做出结论，属自杀。

这一点也从张琴秋留下的那份还没有上交的思想汇报里找到了注脚，上面写道：“交不出思想，谁也不会相信，结果还是不老实，死顽固。怎么办？这样只剩下一条路了。”然而，最后这一句话那最末一个字又被重重地划了出去，那划出的形状直如一袭蓝色的瀑布，扑下了万丈悬崖……

谁也无权责怪张琴秋竟是如此草率地结束了自己，其实就连她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对家人和朋友乐观地表示过，她不会轻视生命。然而她最终还是做出了如此选择，她有自己的苦衷，自己的隐痛，也包含着她的不屈，她的刚正。就在她从六楼的窗口纵身跳下的那一瞬间，襟怀里有着一不可名状的悲哀，有着难以忍受的

伤心，或许，还有着极其痛快的淋漓与酣畅，正像巨大瀑布从万丈悬崖飞扑而下时那样，这是为求得自由所做的最后一搏，由此往后，她将到达另一重天地另一重境界，在那里，她将不再受到这样那样是是非非的纠缠……

○ 玛娅在绝命书中写道：“反正这样坚持真理而死比虚伪地活着好！”母女俩是一样的刚烈

张玛娅远离母亲在哈尔滨工作生活了13年，于1964年调到北京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

在苏联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玛娅，性格当中充满了俄罗斯式的真诚和坦率，她有话说在当面，有事做在当面，直通通地从不知道拐弯抹角。她的这种个性，既有可爱的一面，也有让人接受不了的一面，她得罪了人，自己往往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她的同事对她都非常放心，就是不用担心她在背后打人的小报告。在国际儿童院，打小报告是最让人不齿的一种行为，不仅受到同学的蔑视，也得不到老师的赞许。

玛娅和人相处，也和小时候在国际儿童院一样，信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一年，天气已经冷了，她见一位同事穿得还很单薄，就把自己刚织好的毛衣脱下来，让给这位同事穿，她自己则穿棉衣。同事为此感到很不好意思，玛娅却觉得很自然。玛娅在家里也是这样，四姐妹当中，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张琴秋的亲生女而感到位置特殊，张琴秋和苏井观有时对她有所偏爱，单独给她买件衣服什么的，她却坚持要让给张克宁和苏玉雪，说她们都比她小，是妹妹。张玛娅从哈尔滨调回北京的那一天，张琴秋派了一辆车去火车站把她的行李取了回来，没想到却惹恼了玛娅，她气冲冲地来到母亲办公室，说母亲公私不分，利用职权办私事。玛娅本来汉语表达就不很流利，一急起来，更是词不达意，她就干脆用俄语。这次在办公室里，玛娅嗓门很大，引来了机关里不少人，但却听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只见玛娅脸红耳赤，张琴秋轻拍着女儿的肩膀，显得凝重而亲切。当他们弄清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都笑了起来。张玛娅的正直率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琴秋在文革中不幸被迫害致死，没有人把这一噩耗及时通知给玛娅——她

唯一的亲人，那是上级的有关指示。玛娅和她的丈夫刘仲郇却因张琴秋一案遭受到长达两年的隔离审查，玛娅被折磨得神经错乱，听觉失常。在这期间，玛娅受到徐向前元帅和伯伯茅盾一家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她一生都难以忘怀的。

玛娅受到的更为致命的打击是在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发生举国震惊的天安门事件，当权者做贼心虚，各单位各部门都紧张地进行着所谓肃清流毒工作。许多人都看透了“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但迫于形势，又都保持着沉默。玛娅却做不到这一点，她是个表里如一的人，极不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她同情“四五”运动，在单位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她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玛娅太单纯了，她根本看不出会议主持者的阴险，当她说完之后，会议主持人似乎态度和善地说，玛娅同志，你能把你的发言再重复一遍吗？有些地方，我没有听清。玛娅连想都没想，就重复了她的话。她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去给敬爱的周总理送花圈，朗诵诗词，悼念周总理，我看没有什么错，是正义的行为，阻止和镇压这种行为，才是别有用心……

这就已经足够了，到会的同志谁都听得清清楚楚。第二天，玛娅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现行反革命，她第二次遭受到“专政”的暴行。侮辱她的大字报贴满了机关，对她的批斗会接二连三。上一次没能整倒她的人，这回更加猖狂。“四人帮”中某个成员对张玛娅的问题直接就定了性，说道，张琴秋的女儿，决不会是个好东西！

玛娅的个性比母亲还要刚烈，她有了第一次被审查的教训，这回再也不愿甘受其辱，她吞服了大量安眠药。送往医院后，她的大女儿刘竞鸣赶来看她，玛娅已经苏醒过来，护士说，按住气管切口处的纱布，就可以说话。但玛娅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紧紧握着女儿的手。因为玛娅被一群专案组的人监视着。那些人坚持要把玛娅转到他们系统的医院里去，负责抢救玛娅的医生不同意，认为病人没有脱离危险。但那些人不由分说，粗暴地拔掉了玛娅身上的各种管子，硬把玛娅抬上了车。不一会儿，残存在玛娅体内的药性再度发作，重新进行抢救时，已经回天无力，倔强的张玛娅停止了呼吸。

人们发现了她留下来的绝命书：

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也无法用虚伪的检查去保全自己

的名声和家里的安定，党性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交易。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他是坚定不移的。那么，我到底怀疑谁？不相信谁？反对谁呢？这就是江（青）、张（春桥）两个人。我反对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搞私活、搞极“左”。

他们两个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勾结起来整我们亲爱的周总理的材料，就是他们两个反对周总理，就是他们俩阴谋策划了《大参考》和《文汇报》的反总理事件……

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没有勇气活着说出自己的这些观点，因为在同志们面前第二次以反革命分子的面貌出现，这是最难受不过的了。活着没有勇气讲，死了起码应有这个勇气讲吧！反正这样坚持真理而死比虚伪地活着为好。

我死后我的名声扫地，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党组织能恢复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誉。

我的家，我的孩子无罪，希望加以保护。

张玛娅的刚直和正义在一年之后得到了人们的理解，1977年8月30日，张玛娅所在单位为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已是80高龄的茅盾老人，在搀扶之下，参加了侄女的追悼会。只见他对着玛娅的遗体鞠躬志哀，可谁又知道这位老人此时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和玛娅一起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小伙伴，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由于和玛娅有着相同的经历，也就有着相同的体会，他在一本书上这样写道：“我们总是想回避政治，但不知道为什么政治总要把我们推向那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着从那边走过来，其中有刘允斌（刘少奇的儿子）和张玛娅，刘允斌和张玛娅永垂千古。”

第十八章

○ “愿她在天有灵，保佑我们大家吧！” 杜师傅说的话让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

张琴秋离去十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可张琴秋的问题没有得到落实，在重新做的审查结论中，她仍然被定性为“反党分子，清除出党”，维持着原来的结论。

徐向前、康克清、黄杰、王定国他们纷纷挺身而出，通过各种途径，为张琴秋仗义执言。直到1979年4月，在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下，才推翻了强加在张琴秋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张琴秋得到平反昭雪。

纺织工业部党组拟以该部名义为张琴秋召开追悼大会，该部由当时的部长、部党组书记钱之光主持大会，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胡明致悼词。报告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作了如下批示：

“徐帅对琴秋同志了解，也一直很关心。因此，悼词和追悼会的参加者，均须请向前同志核定。如果向前同志愿意主持这个追悼会，则改由他主持，并相应改钱之光同志致悼词。”因为在胡耀邦心目中，张琴秋不仅仅属于纺织工业部，她还是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女将领。

徐向前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见。同时，徐向前还考虑到，张琴

秋一生和茅盾一家关系特殊，渊源深远，便又在报告中批道：“沈雁冰（茅盾）是否需要参加追悼会，请考虑。”

在筹备召开追悼会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人知道张琴秋的骨灰在哪里。因为张琴秋去世后，没有通知家属，遗体火化后，更没有人去领取骨灰。据说，当时将张琴秋送去火化时，中央专案组的人曾嘱咐办事人员，要将骨灰保存起来。可已经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谁都无法记忆这件事情。张克宁、刘仲郁、刘竞鸣他们只有到火葬场去碰碰运气。

他们向火葬场办公室的人说明了来意，办公室的人告诉他们，文革期间，阶级阵线分明，因此存放骨灰分“正式存放”和“暂存”两大类。“正式存放”的骨灰，必须凭借合法证件，证明死者不是阶级敌人，然后由寄存室编上号码，放上骨灰架。而“暂存”者，大多数属于阶级敌人，或者身份不明，性质未定，往往就被放在墙角边，时间长了，放的多了，无人认领，就被视为无主骨灰，火葬场只有将其集中起来，找个地方掩埋了事。

张克宁、刘仲郁和刘竞鸣不知道张琴秋的骨灰当时作了如何处理。骨灰厅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庭院，外面松柏掩映，他们刚刚走进去，只见一位年约五十来岁的工人师傅迎了上来，对他们说，你们是来取张琴秋骨灰的吧？

几个人立时愣住了，他怎么知道？但又来不及细想，忙回答说，正是，正是。

张琴秋，女的，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是吗？

是，是！

来，你们随我来。

转过几个弯，这位师傅从柜橱顶上取下一只小木箱，小木箱上盖着一张文革时的旧报纸，拂去灰尘，果真露出“张琴秋”三个字。

张克宁顿时放声痛哭，妈妈，妈妈在这里！妈妈，我们总算找到您了！

刘仲郁和刘竞鸣都很激动，他们只顾抱住骨灰盒哭泣。那位师傅红了眼圈，悄然退去。

几个人回到家才突然发觉，连这位好心的师傅姓甚名谁都忘记问了，不知他何以保存了张琴秋的骨灰？

后来张克宁和刘仲郁打听到师傅姓杜名尚，他们就专程找到杜师傅家，去向杜师傅表示谢意。

杜师傅这才告诉他们，在那个疯狂的日子里，每天都有像张部长这样的老干部遗体被送到火葬场来，有的投河，有的上吊，有的吃安眠药，有的干脆就是被人活活打死的。那天，我清楚地记得，又有一具尸体送到化尸炉来，我无意间揭开白布看了一眼，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是张部长吗？

张克宁问，你怎么会认识我母亲呢？

杜师傅说，我早几年就认识张部长了，张部长的丈夫苏部长，也就是你父亲吧？卫生部的，对不对？苏部长病故时，张部长请我们为他做了一个骨灰盒，张部长看了，特别满意，这么着，互相就认识了。张部长是那么平易近人。看见她的遗体，我就在想，张部长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坏人。可心里又纳闷，怎么没见过她家属来领骨灰？单位倒是来人了，急急忙忙吩咐完就走了，压根儿没说骨灰如何处置。我知道，照张部长当时的情况，她的骨灰不会有人重视，我就悄悄存放起来，想着总会有那么一天，会有人来认领的。

张克宁和刘仲郇都被杜师傅的朴实真诚打动着，再一次对杜师傅千恩万谢。

杜师傅说，啥话都别说了，现在张部长平反了，昭雪了，这就好啊，这就叫好人不会埋没，好人终有好报。张部长一生干了那么多大事，我能为她身后做这点事，太应该了。愿她在天有灵，保佑我们大家吧。

刘仲郇想了想，又问道：那天上午一进骨灰厅，您怎么就知道我们的来意呢？

杜师傅说：你们来的前一天晚上，我这个从来不做梦的人做了个怪异的梦，梦见我点燃一堆硬柴火夜宿在荒山破寺里，张部长突然出现了，在亮亮的火堆旁，不言不语，对我点了点头，一转身又消失了。干我们这一行的，经见得多了。做这样的怪梦，我平生还是第一回。醒来后，想了好大工夫，我才估摸出，可能明天有张部长的亲人要寻收她的遗骸。

刘仲郇和张克宁听了这话，面面相觑，半晌无言。

○ 张琴秋逝世11年后，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79岁的徐向前主持，83岁的茅盾为她送行

1979年6月23日，张琴秋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张琴秋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摆满了苍松、翠柏、花圈。

据《人民日报》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王震、余秋里、陈锡联、胡耀邦、徐向前、谷牧、宋任穷、康克清、荣毅仁、黄火青、薄一波等参加了追悼会。中央各部门以及张琴秋的生前友好参加追悼会的有：钱正英、罗长青、程子华、韩光、周子健、秦基伟、冯文彬、曾志、莫文骅、郑天翔、柴树藩、帅孟奇、傅钟、曾传六、宋侃夫、郭述申、黄杰、罗琼、徐以新等。茅盾也来为张琴秋送行。

陈昌浩的两个儿子陈祖泽和陈祖涛也专程从外地赶到北京，他们被列入张琴秋的生前友好，可兄弟俩无论如何也要加入到亲属的行列，他们含着泪说，张妈妈和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她对我们跟母亲一样亲。她是我们的恩人，请一定给我们这最后一次机会，允许我们以她亲属的名义，表达我们对她的怀念之情。陈祖涛说，母亲刘秀珍临去世时还对我们说，张妈妈是个天下最好的人啊，要是没有她，我们一家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你们决不能忘记她对我们家的恩德！

他们被允许站在张琴秋亲属的行列里。

参加张琴秋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共800多人。叶剑英、乌兰夫、邓颖超、蔡畅、彭真等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徐向前主持。钱之光致悼词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无产阶级杰出的女战士、优秀的共产党

员、原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琴秋同志。

张琴秋同志是我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从事过地下活动、武装斗争、妇女运动、工业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是我党一位优秀的女领导干部。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不幸于1968年4月22日含冤逝世。终年64岁。

张琴秋同志于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早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24年4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勇敢机智，不畏艰险，积极推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发展、壮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和罢工斗争。1925年底，党组织派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1930年回国。

1931年，党分配她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之后，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她在鄂豫皖苏区时曾任彭杨学校政治部主任、苏维埃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73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第四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到达川陕苏区后任四川红江县委书记、后方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政委、团长、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她对敌斗争坚决，作战英勇，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战斗。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深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爱戴。

抗日战争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张琴秋同志在延安，积极从事于党的妇女工作和培训干部工作。她曾先后担任过安吴青训班生活指导处处长、抗大女生大队大队长、中国女子大学教务处处长等职务。她工作勤奋，埋头苦干，密切联系群众，处处以身作则，为培养干部，特别是党的妇女干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解放战争期间，她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曾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1947年至1948年，她还深入雁北、冀中、渤海等地的农村，参加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

全国解放以后，她从事经济工作，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在工作中，她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发展纺织工业，繁荣经

济，解决人民穿衣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深入具体；对待同志热情体贴，谦虚诚恳。她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善于做思想工作，深受广大群众的尊重。

张琴秋同志参加革命40多年来，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她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以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她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忘我地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张琴秋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和迫害，含冤而死，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她的不幸逝世，是我们党的一个损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追悼会，彻底推倒强加于张琴秋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为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为纺织部门失去了一位老的领导干部，而深感悲痛和怀念。在悼念张琴秋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她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大公无私，坚持原则，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学习她识大体、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质；学习她勤奋学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发扬民主，关心和爱护干部的优良作风。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工作着重点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加快发展纺织工业，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张琴秋同志，安息吧！

填海精卫秋风里，补天女娲雪浪中。张琴秋在天有灵吗？愿她英灵有知。她的一生与松柏长青，与山河同驻。

后记

张琴秋为著名的红军女将领，60余年的生命艰难曲折，极尽坎坷，其跋涉的历程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版图上的投影十分切近。

出于对张琴秋的怀念与景仰，李蕾、杨雪燕分头执笔，决意完成一部人物传记。历经数载，听取各方意见，由我反复修改，在长征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此书终于得以问世。

张琴秋若还在世，应过100岁了。在这100年里，中国土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终于变成为一尊矗立于东方的历史巨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个积弱甚久的民族为什么能顽强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读了这部传记，或许能从中领悟到几丝深邃而真切的历史消息。

在新的世纪里，此书之成功德无量。我从心底感谢长征出版社。至于作者的辛勤耕耘，有书为证。

杨闻宇

2005年5月1日